武俠世界

獅　　斧（民初俠情技擊倫理）　龍乘風・文

一代梟雄，本是黑道風雲人物，忽然南下豹隱，十載後捲土重來，却已形勢大變，陷入四面楚歌窘境。他能否扭轉乾坤，恢復昔年「雄獅之威」？請閱本文，保証令你有蕩氣迴腸，痛快淋漓之感。佳作當前，敬希萬勿錯過。



$4.00

第24年
13
革新號

編者話

「獅斧」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由龍乘風撰著。是篇內容和主角人物均以民初時代作背景，描述當時天津和上海灘及至南方的廣州市黑道人物橫行稱霸，互相火併事蹟。本故事就是叙述一個黑道上的風雲人物，由於某一件事的關係，突然南下豹隱，直至他十年後捲土重來，發現自己的事業及一切形勢大變，而且陷入四面楚歌困境，於是……欲知他能否重振雄風，怎樣運籌帷幄和突出奇謀？請參閱今期本刊第三頁。

** ** **

超人故事集「馬國風雲」今期已經完結，這個屬於成年人的童話故事是反映時下社會的百態，題材與內容十分中肯正確，警世惕人。下期起，作者繼續爲本刊撰寫另一新篇：「假面人」，愛好刺激閱讀的讀者們幸勿錯過，多多捧場！

** ** **

下期除了上述的超人故事首期刊出外，還有雲劍飛的盤龍刀故事集之：「壯士悲歌」、西門丁的「雙鷹」故事「虛無宮」、太空科技搜秘錄「大漠飛鷹」……林林種種，非常豐富，敬請留意。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13期
（總號119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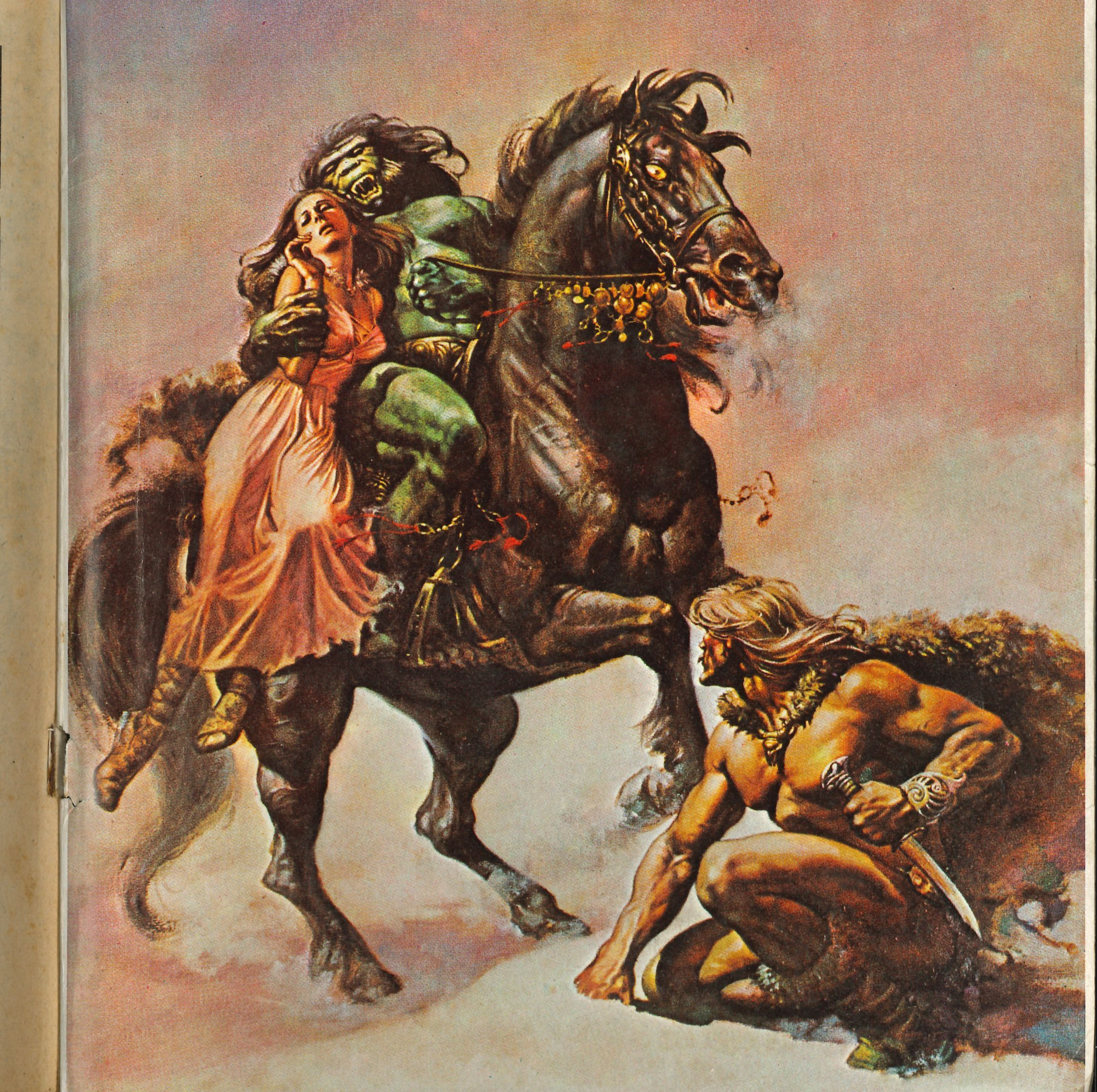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猩猩王朝彩圖說明之一

非洲剛果以北的十萬大山，猛獸如雲，無人胆敢闖入，料不到黑猩猩已經進化到變成「猩猩人」，强擄婦女淫慾，羅馬艷星莎蓮娜被擄去，震撼整個非洲，前往剛果拍戲的電影圈，感到十分狼狽。



初俠情技擊倫理

獅斧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四大鐵衛　心腹手下

（一）

五月廿五日，廣州有雨，傾盆大雨。

謝帥山帶着霹靂熊、關大猛、雷滾、尹錚四人，乘坐火車，北往天津。

火車將於上午八點三十分開出。

謝帥山站在月台上，臉色灰暗，就像是今天早上的天氣。

他五十二歲，濃眉大目，威嚴十足，在他眸子裏射出來的寒芒，往往比左手無名指上的巨型的鑽戒還更光亮。

雖然他在南方已居住了十年，但仍然不會說粵話。

他來自天津，三十五歲的時候，曾被人稱爲「天津雄獅」，無論黑白兩道，誰都不敢招惹這位「謝帥爺」。

他在天津稱雄七年，正是如日方中之際，忽然無緣無故，在天津銷聲匿跡。

當然，那並非眞的是「無緣無故」，只是一般人不知道，那究竟是甚麼緣故而已。

其時，謝帥山的手下，少說也有數百人，但一起陪他「神秘失踪」的人，却只有四個，就是霹靂熊、關大猛、雷滾和尹錚。

霹靂熊是個孤兒，在天津最貧窮的地區長大，他粗壯、勤力，但却經常給人欺負。

欺負他最「落力」的，是一個叫「芝蔴餅」的流氓。

芝蔴餅常騙他的錢，後來騙不成了，就恐嚇、強搶，還糾衆痛毆霹靂熊。

霹靂熊一直都處於下風，他畢竟勢孤力弱，只有一個人。

但有一次，他忍無可忍，終於在一條窮巷裏，把芝蔴餅推到牆邊，用膝蓋大力撞他。

霹靂熊並不想殺人，只是要吐一口烏氣。但他這一撞，力道猛得出奇，而且正好撞在芝蔴餅小腹下的要害。

第一下，已撞得芝蔴餅連眼淚水都迸了出來。

再撞幾下，芝蔴餅的頭已垂了下去，而且以後永遠也再抬不起來。

霹靂熊殺了人，大是驚惶。

他到處躲藏，但最後還是給芝蔴餅的夥伴找到，在街頭展開一場惡戰。

霹靂熊又傷了數人，但他背上也挨了一刀。



他拚命闖出重圍，但跑不了多遠，就已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他沒有死，也不是暈迷過去。

他仍然睜大着眼睛，看見幾個亡命之徒，手持利器，凶神惡煞地向自己衝了過來。

他暗叫一聲：「完了。」

但也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眼前出現了一雙擦得很光亮的皮鞋，一條熨得筆直的褲子。

那幾個亡命之徒才衝過來，穿着這雙皮鞋的人突然連環閃電般踢出了十幾腳。

霹靂熊看得連眼都花了。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那麼厲害、那麼兇狠的脚法。

那些流氓，不消三幾個回合，就已一個一個痛苦呻吟。

霹靂熊聽見一連串骨頭斷折的聲音。

他們傷得實在不輕。

接着，他給人拖上一輛汽車裏。

他被延醫診治，經過了半個月的休養，終於檢回了一條性命。

× × ×

關大猛的名字看來很粗魯，和他的外型一點也不相襯。

他面色白中透紅，雖然體重不輕，但由於身材頗高，看來還是給人一種略嫌瘦削的印象，他喜歡穿乾淨而整齊的西裝，皮鞋經常保持烏黑光亮。就像他的頭髮一樣。

他看來是個文明人，斯文有禮的文明人。

但文明人也往往有粗暴的時候。

他很少打架，但一動起手，就絕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

當年在街頭痛擊流氓，救回霹靂熊一命的人，就是這位關先生。

但霹靂熊並不欠他一條命。

因爲他也在兩年前，把關大猛從死亡邊沿搶救回來。

那一次，是在一個暴風雪的晚上，天氣很冷，冷得連街上的行人都少得可憐。

霹靂熊買了兩瓶陳年的白蘭地，兩隻烤鴨，去找關大猛。

關大猛未婚，獨居，寓所內外却經常打掃得乾乾淨淨，看來一點也不像是個獨身漢。

可是，那一天從窗子裏望進去，霹靂熊發現屋子裏竟然亂七八糟，就像是曾經有一支軍隊衝進過去似的。

霹靂熊大感奇怪，再瞧一瞧，不由臉色大變。

他目睹了一件從來沒有親眼見過的事情。

他看見兩條穿着筆挺西褲的腿，脚上的皮鞋烏黑明亮，而這一雙脚，已踏在一張圓椅子之上。

霹靂熊沒有看見甚麼，只是忽然看見這雙腿一蹬，椅子立刻倒下。

而這雙腿，却在半空中虛懸着，不斷的蕩來蕩去。

那是甚麼事？

霹靂熊臉色大變，匆匆敲門。

他敲了三下門，又暗罵自己笨蛋，裏面的人分明是在上吊了，再敲門又有甚麼用？

他用力扭門，但門却已緊緊的鎖着。

他大急，向後倒退逾丈，深深吸一口氣，然後整個人有如炮彈般向大門撞了過去。

這一撞之力，實不尋常，堅固的大門立刻被撞開。

關大猛果然自萌短見，上吊了。

「你娘怎麽養得你這麽蠢！」霹靂熊大罵，手忙脚亂的，總算把關大猛救活過來。

「你爲甚麽要尋死？」這句話，霹靂熊沒有說出來。

他知道，關大猛一定受到很沉痛的打擊，否則絕不會自殺。

在關大猛的身上，霹靂熊嗅到了一股酒氣。

「你喝了多少？」

「三瓶！」關大猛苦澀地一笑：「但你別問我爲甚麽要死！」

霹靂熊道：「好，我答應你永遠不問你這一點，但你却要答應我，以後再也不做這種傻事。」

關大猛摸了摸脖子：「上吊原來並不有趣，他媽的很辛苦，我以後再也不會做這種傻事了。」

第二天，關大猛復原了。

他的脖子沒事，他的人也好像以前一樣，該說話的時候就說話，該笑的時候就笑。

但他爲甚麽曾經一度要死？

霹靂熊不知道，他也沒有問，更加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

× × ×

雷滾是武夫，原是跑江湖賣藝爲生的江湖人。

他養了一隻很會演戲的猴子。

有人說，要訓練一隻畜牲演戲，往往要用殘酷的方法來使牠服從主人的命令。

但雷滾從來沒有虐待過猴子。

他用的不是暴力，而是耐心和友情。

他視猴子如摯友，與其猴子挨餓，倒不如自己把褲帶收緊一些。

有一次，猴子病了，他把自己最心愛的一把刀賤價賣掉，聘請大夫治好牠。

他是武夫，但却比書生還更多情。

他生平只鍾愛過一個女人，那是和他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叮叮。

但叮叮已嫁作商人婦。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沒有勇氣反抗，只好默默接受長輩安排下來的命運。

但她的命運却未免被安排得太灰暗一些。

她所嫁非人，丈夫酗酒、好嫖、嗜賭如命。

叮叮終於投井，隔了兩天才被發現屍體。

雷滾聞訊，氣病了。

他病了八天，這八天簡直連粥水也不想喝，若不是給一對農村夫婦悉心照料，早已「去也」。

他沒死，叮叮的丈夫就倒楣了。

雷滾在一間妓院裏找到了他，不由分說，一爪就插入他的胸膛。

雷滾練的是神鷹爪，就算是一塊硬的磚頭，也會給抓穿五個深洞。

叮叮的丈夫，他的胸膛當然不會比磚頭更結實。

但自此之後，雷滾就不再跑江湖賣藝了，他把猴子托付給一個老朋友照顧，獨個兒來到了天津。

在天津，他認識了謝帥山。

謝帥山很欣賞他，不到一年，就成爲手下「四大鐵衞」之一。

× × ×

尹錚有「冷血金剛」之稱，他的一張臉總是青青白白的，就算是喝了酒也是一樣。

他平時沉默寡言，不大喜歡說話，就算別人談得口沫橫飛，他也絕少發言，所以，有人曾經謔稱他是「半個啞子」。

但說這句話的人，現在却啞了。

尹錚找了一劑毒藥，冲水強逼這人喝掉。

這人喝掉這一劑毒藥後，就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他變成了一個啞巴。

在「四大鐵衞」之中，他跟隨謝帥山的日子最長久，謝帥爺打江山的時候，他是開山劈石的先鋒，也是殺人不眨眼，出手毒如蛇蝎的一流殺手。

在謝帥山的事業裏，似乎少不了這個人。

但在十年前，謝帥山和這四個心腹手下，離開了天津，在廣州一獃就獃到了現在。

（二）

火車已開。

謝帥山坐在車廂裏，神情肅穆地看着窗外的雨景。

尹錚在他身旁，不斷地用一把很鋒利的剪刀在修理指甲。

他的指甲很乾淨，根本就不需要修理，但這却已成爲他生活中的一種習慣，就像是女人總喜歡在空閒的時候塗抹胭脂，酒些香水在身上一樣。

車行大概二十分鐘，關大猛忽然從另一節車廂走了過來，在謝帥山的耳朶邊輕輕的說了幾句話。

謝帥山臉上木無表情，直到一分鐘後才說出了三個字：「叫他來。」

尹錚收回了剪刀，把額上的一頂毡帽拉得很低。

三分鐘後，關大猛帶着了一個年青人，來到了謝帥山的面前。

謝帥山緩緩地抬起頭，盯着這個年青人。

這年青人大概只有二十五六歲，穿一襲整齊的白布衣裳，眸子漆黑明亮，相貌堂堂，看來還相當英俊瀟洒。

謝帥山看了他半天，才慢慢的說：「你叫甚麽名字？」

「方律。」年青人回答。

「籍貫？」

「上海。」

謝帥山凝視着他，皺眉道：「你知道我是甚麽人？」

方律點點頭：「你就是當年威震四方的『天津雄獅』謝帥山先生。」

謝帥山瞳孔裏發出了光：「當我還在天津稱雄稱霸的時候，你還只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

方律道：「十年人事幾番新，十年前我也許甚麽也不懂，但現在，我已是一條狡猾的狐狸。」

謝帥山忽然笑了：「你爲甚麽這樣形容自己？」

方律道：「在你的面前，我不想隱瞞甚麽，是狐狸就是狐狸，而且，做狐狸最少比做豬好得多。」

謝帥山笑容很快就已收斂，他冷冷的瞧着這個冒昧而來的年青人：「在廣州，認識我的人很少，知道我今天要離開廣州的人更少，但你却在這裏找到了我，這是甚麽緣故？」

方律聳了聳肩，道：「在廣州，要找謝帥山的確很困難，但要找丁鴻運，却太容易了。」

謝帥山臉色一寒：「你怎會知道『矮脚老丁』這個人？」

方律道：「丁鴻運是我的舅父。」

謝帥山一怔：「你是上海人，怎會在廣州有個舅父？」

方律道：「我父親是上海人，但母親却是從南方移居到上海的。」

謝帥山默然半晌：「你不遠千里而來找尋謝某，是爲了甚麽事？」

方律道：「在下也想知道，謝先生忽然北上天津，又是爲何緣故？」

謝帥山臉色一沉：「方律，這與你完全沒有半點關係！」

方律道：「本來是沒有關係的，但現在情況却又大不相同。」

「爲甚麽？」

「那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方律緩緩道：「因爲現在你回天津，相當危險，可能剛下火車，就會給人殺掉！」

謝帥山冷冷一笑：「謝某是死是活，從來都沒有放在心上。」

方律道：「我也久聞謝先生是個不怕死的好漢，但死有輕於鴻毛，也有重於泰山，倘若連正點子都沒沾上邊角兒，就不明不白死在亂斧之下，那可寃枉萬分！」

謝帥山的瞳孔已瞇成一條綫：「是誰這樣關心謝某？」

方律沒有說話，只是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個色澤猩紅的錦盒。

他把錦盒遞給謝帥山。

謝帥山接過錦盒，又看了方律一眼，才緩緩地把它揭開。

盒子裏的是甚麽？

一隻鑽戒？一條項鍊？還是一顆珍貴的夜明珠？

× × ×

錦盒揭開，謝帥山的眼色忽然變了。

他的手一向很穩定，無論在任何環境下，這雙手總是堅定如磐石。

但當他看見錦盒裏那件事物後，不但眼色變了，連手也在發抖。

過了好一會，他才回復過來。

他神情略顯緊張地問：「這東西你是從哪裏得回來的？」

方律道：「既非偷，也非搶盜，是謝夫人親手交給在下的。」

謝帥山長長的吸了口氣：「她有甚麽話跟你說？」

方律道：「她知道你一定會回天津，所以叫我來阻止你。」

謝帥山用力地搖頭：「她不瞭解我現在的心情！」

方律道：「這句說話却錯了，她是太瞭解你，知道你一定會回去，所以才派我來找你。」

謝帥山盯着他，嘆道：「沒有人能阻止我這份決心，就算是死神站在我的面前，也同樣攔阻不住。」

方律道：「謝夫人不要你死，他要你活下去。」

謝帥山突然揑緊雙拳，霍聲站起：「小伙子，你知道個屁！」

方律神色不變，緩緩道：「我也許連個屁都不知道，但謝夫人却會對我說，倘若整個世界，只有一個人可以讓你爲他而死，那麽這人一定就是沙玉伯。」

謝帥山突然笑了，笑聲中充滿澀苦之意：「你說的不錯，但我沒有爲沙玉伯而死，倒是他在洞山樓中，給斧頭黨那夥王八羔子砍成肉醬！」

方律道：「沙玉伯已死了，你是不是一定要爲他報仇？」

謝帥山瞪着他，冷冷道：「這簡直是多此一問！」

方律道：「既要爲他報仇，你就不能回到天津白白送死！」

謝帥山怒吼一聲：「小伙子，你太看輕我這個老人家了，雖然離開天津已十年，但我的弟兄仍在，朋友仍在，只要我回去，我還是一條雄獅！」

方律嘆了口氣：「你還在懷念着昔日的輝煌，那實在是可悲復可憐的事。」

謝帥山的臉色陡地發白，坐在他身邊的尹錚却突然閃電般站起，修剪指甲的剪刀已抵着方律的咽喉。

他冷喝一聲：「你找死！」

方律却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只是冷冷的盯着他：「你可以殺了我，但這樣只會對你的主人有害而無利！」

尹錚一怔，不由一陣意外。

他的利剪鋒利異常，只要輕輕向前一送，就可以制人於死命，但想不到方律却還是如此的鎮定。

謝帥山拍了拍尹錚的肩膊：「你坐下來，讓我問他一句說話。」

尹錚立刻收回剪刀，霍聲坐下。

謝帥山凝視着方律，良久才道：「天津現在的情況，你知道多少？」

方律沉默片刻，道：「當年跟你出生入死的武狀元李夢樓，八臂猿譚德，不是瞎子丁若盲，他們都已離開天津，回到他們的故鄉去。」

謝帥山一怔而嘆道：「樹倒猢猻散，那是我對不起他們。」

方律道：「唐澤森是你一手提拔出來的，他對你很忠心，但是你一走，他就完了。」

謝帥山說道：「我知道，他已病死天津。」

「不是病死，而是給人毒死！」方律冷冷一笑：「雖然他一直身體不大好，但還不會病死得那麽快，他是給人下毒害死的！」

謝帥山聽得臉色一變，問道：「你怎會知道？」

方律道：「是謝夫人說的！」

謝帥山的手又在發抖了：「阿森，他

是個好人！」

方律又說道：「楊蛟生、萬定謀、禤卓，秦廳子，他們已倒戈相向，加入斧頭黨！」

謝帥山的臉色更難看。

方律又說：「沙玉伯往關東避了八年，兩年前改名換姓重回天津，初時還沒有人認出他，但最後還是給禤卓識破其廬山眞面目，終於在洞山樓中把他擊殺。」

「禤卓！」謝帥山的指骨在勒勒作响：「這混蛋好大的胆子。」

方律道：「有斧頭黨這樣強大的勢力作爲靠山，他的胆子又怎會不大？」

謝帥山恨恨道：「只恨當年一念之差，離開了天津，才鑄成今日之大錯。」

方律道：「一山不能藏二虎，昔年謝先生悄然引退，那全然是爲了謝二小姐，可是，謝先生的妹夫婿也未免是太不知足了，你退一尺，他却再侵一丈！」

謝帥山臉色煞白：「別再說下去！」

方律却沒聽從，依然接道：「爲了遷就謝二小姐，你犧牲太多，你要離開天津，謝夫人堅決反對，但你仍然堅持己見，結果，你還沒有走，她已比你更早消失了踪影。」

謝帥山嘆口氣道：「她一向比我還更倔強。」

方律道：「但她却還是很關心，也很瞭解你，她知道，你悄然引退，並不完全因爲遷就謝二小姐，同時也是因爲不想手下與斧頭黨展開慘烈的火併。」

謝帥山黯然道：「我是不是太軟弱了一點？」

方律道：「謝夫人曾對我說，你雖然被人稱爲『雄獅』，但却是個古道熱腸，外剛內柔的人，你根本就不適合在人生舞台上，扮演黑社會大亨這個角色。」

謝帥山苦笑一下：「她也許說得對，我若眞是個梟雄，當年就不該退讓。」

方律道：「據謝夫人估計，那時候你若硬拚斧頭黨，最少有七分勝算。」

謝帥山默然半晌，才道：「今日又如何？」

方律道：「時移勢易，謝先生若回天津，只是送死！」

關大猛忍不住說道：「你太小覷咱們了。」

方律搖搖頭：「在下全然是站在客觀的立場發言，是耶非耶，各位都是明白人，應該想得出來。」

關大猛沒話說了，一張臉不由沉了下去。過了很久，謝帥山才說：「小方，你認爲咱們應該怎樣？」

方律道：「別往天津，去上海！」

謝帥山目光一閃：「上海？」

方律道：「不錯，那是洋場十里的大都市，謝先生要重振雄風，首先要在這裏建立穩固的基礎。」

謝帥山皺着眉，忽然點點頭：「這也不無道理。」

方律道：「而且，在上海，最少有一個人可以給你大力的支援。」

「你在說誰？」

「方國亨。」

「雄霸市北二十七條大街的方四爺？」謝帥山眼睛裏閃過一絲奇異的光芒：「你也姓方，你和方四爺有甚麽關係？」

「他老人家是我的叔父。」方律淡淡的說：「而謝夫人，也一直居住在上海，在叔父的勢力範圍下，還沒有甚麽人敢碰她一根汗毛。」

謝帥山怔住。

「你是方四爺的侄兒！」他喃喃地說：「難怪人才如此出衆……」

方律緩緩道：「叔父與謝夫人，本是同鄉，而謝夫人對在下，也向來備極關懷，她是女中豪傑，我跟隨着她，學會了不少武功，以及處世、行走江湖之道。」

謝帥山道：「她已知道我在廣東？」

方律道：「不，她也是在幾個月前，才知道謝先生的下落。」

謝帥山道：「她爲甚麽不來找我？」

方律道：「她喜歡上海，她希望能在上海與你復合。」

謝帥山沉默了很久，才終於說：「好，我跟你到上海去！」

沒有人反對。火車繼續前進。

天津在北方，上海灘也在北方。

北江之狐

（一）

巳是凌晨一點十五分，女神夜總會剛剛打烊。

周經理帶着興奮的心情，踏出夜總會大門外。

在很久以前，他就很想擁有一部汽車，現在，他終於得償所願。

夜總會的董事長，在兩小時之前親自到此，把一串鑰匙交給他。

「阿周，你的表現很好，夜總會這兩年來賺了不少錢，」董事長滿面笑容地說：「我知道你已看上了一部車子，我已買下，就算是送給你的生日禮物好了。」

周經理接過鑰匙，受寵若驚。

最令他想不到的，是董事長居然知道明天就是自己的生日，而這份生日禮物，也的確是太寶貴了。

他感激得幾乎想跪下來。

但董事長却已走了。

× × ×

若以凌晨作爲一日之始，那麽今天已是周經理的生日。

他才踏出女神夜總會門外，就已看見了一輛簇新的汽車。

那正是他夢寐以求的車子，目前，在整個上海裏就只有五輛這樣的汽車而已。

它不算最名貴，但能擁有一輛這樣的汽車，對周經理而言，那已經是很够體面的事。

他用讚羨的目光，欣賞這輛汽車足足五分鐘之久，才小心翼翼地打開車門。

一切都是那麽理想，周經理忍不住發出一下哨子聲响。

從現在開始，他就是這輛汽車的主人了。

這是一個最值得高興的快樂生日。

× × ×

街上很靜，汽車行走時也很寧靜。

可愛的車，可愛的夜上海。

一切都是那麽完美。

周經理決定永遠效忠於董事長，以報

其知遇之恩。

他回到了寓所，在進入屋子前還不斷再三欣賞那輛美麗的車子。

這一晚，他很興奮，直到差不多天亮，才能入睡。

當他醒來時，已快中午。

他一爬起床，立刻就抓起浴巾，準備洗個冷水浴。

但在淋浴之前，他還是沒有忘記自己的車子。

他吹着哨子，打開了大門，向門外一瞧。

車子仍在，但四週却圍滿了人。

這些人，大部份都是年紀由七、八歲至十多歲的兒童，也有幾個老人，和四五個正在指手劃脚、吱吱喳喳說過不停的婦人。

周經理一怔，暗道：「車子有甚麽好看？」

他皺着眉，走了出去。

當他越過人叢，接近車子的時候，他的臉色忽然變得一片蒼白。

車子仍在，但却已不成車形。

車廂扁了，玻璃窗子全粉碎了，汽車胎有三條爆掉，座椅似被撕成粉碎。

這還算是一輛汽車嗎？

周經理差點沒哭了出來，這是他最珍貴的生日禮物啊，他還打算今天找露絲一起試新車，然後向她求婚！

但現在，他還能開着這輛車子去找露絲小姐嗎？

他哭笑不得，又驚又怒地接近車子，一雙手顫抖得有如正在害了大病似的。

這是誰幹的？

他發誓一定要找到這個可惡的傢伙，重重的教訓他一頓。

在他的四週，仍然圍滿了人，他們都用好奇的眼光瞧着他，其中一個十二三歲左右的少年笑咪咪的對他說：「這輛車子是不是你的？」

周經理瞪着眼，大聲說：「不錯，這是我的車子，是不是你把它弄成這副樣子的？」

這少年看見他兇巴巴的樣子，不禁大吃一驚，連臉色都變了，連忙搖手不迭：「別誤會，我怎會有這麽大的胆子？就算胆子眞的很大，也沒有這麽大的氣力，把這輛汽車弄成這副模樣。」

周經理想了想，覺得很有道理。

這少年解釋一番後，匆匆走了，但其餘的人却還是很熱鬧地包圍着他。

忽然間，「波」一聲响，有人給嚇了一跳。

原來是另一輛汽車駛了過來。

這輛車子很殘舊，但却駛得很快。

車子在周經理的身邊停了下來，駕駛汽車的是一個頭髮花白的中年人。

周經理不認識這個人，但這人却向他微笑，道：「周經理，這輛汽車是不是你的？」

周經理臉色一沉，問道：「是的，你是誰？」

中年人微笑着說：「我是露絲小姐的朋友，她知道你有一輛新車，所以叫我來看看。」

周經理道：「她怎會知道我有一輛新車？」

中年人說道：「是霍醫生告訴她知道的。」

「霍醫生？甚麽霍醫生？」

「是僑民醫院的霍守坤醫生。」

「僑民醫院？露絲現在在那裏？」

「就在僑民醫院裏。」

「她發生了甚麽事？」周經理臉色驟變。

中年人淡淡一笑：「你不必担心，她只是受了一點輕傷，不會死的。」

周經理怒道：「她怎會無緣無故受傷的？」

中年人微笑道：「你何不去醫院裏問她？」

周經理呆了一呆，道：「你能不能載我到醫院去？」

中年人道：「當然可以。」

周經理吸了口氣，打開車門，迅速鑽入車廂裏。

× × ×

車子開得很快，不到十分鐘就已來到了醫院。

那中年人自稱姓游，叫游中樞。

這名字對周經理來說，也是相當陌生，在他的記憶中，他所知道的人，甚至沒有一個是姓游的。

游中樞帶周經理來到了一間病房裏，病床上躺着一個女郎，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目光呆滯而全無生氣。

周經理的臉色也蒼白了，他走到露絲的身邊，沉聲說：「露絲，妳……妳怎樣了？」

露絲是一個極漂亮的女郎，她是一間豪華地下賭場的女荷官。

周經理追求她已兩年了，她是唯一可以令他神魂顛倒的女人。

這時候，露絲躺在病床上，大半截身子都被雪白的被子遮蓋着。

露絲好像沒有聽見他的呼喚。

她沒有回答，一雙眼睛只是直勾勾地向上望。

周經理抽了一口冷氣，又問：「游先生說妳受了傷，那是怎麽一回事？」

露絲總算轉側了臉，目光怔怔地看着他。

「阿周，是你！」她有氣無力地。

「是我，」周經理握着她的手：「妳沒事罷？」

露絲凄然一笑：「我沒事，我不會死掉的。」

周經理猛然回頭：「醫生在哪裏？我要問他！」

露絲道：「你要問甚麽？是不是想問，誰在我肚子上刺了一刀？」

周經理大吃一驚：「是刀傷？」

露絲點點頭：「不錯，是刀傷。」

周經理怒道：「是誰這麽狠心？」

露絲沒有回答，却反問他：「你的車子怎樣了？」

周經理不由大感奇怪：「妳怎會知道我有一輛車子？」

露絲的聲音有點嘶啞：「我還知道，你的車子，不到二十四小時，就會給人惡意毀壞！」

周經理更是呆住，過了很久才說：「

妳知道其中緣故嗎？」

露絲嘆了口氣：「我一切都很清楚，只怕說出來，你不會相信。」

周經理忙道：「不，妳說，我一定相信妳的說話。」

露絲忽然用力地握着他的手：「把車子送給你的人，是不是方國亨？」

周經理一怔：「正是方董事長，妳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露絲冷冷一笑：「我還知道，他把這輛車子送給你之後，第二天就會派人把它毀爛！」

周經理雙眉緊皺：「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露絲咬着嘴唇：「這是一個陰謀，他要讓別人以爲，你跟某一方面的惡勢力結下樑子！」

周經理臉色一變：「這是不可能的，他爲甚麼要佈下這種局勢？」

露絲道：「因爲他準備殺了你！經過這麼一件事，別人就算再想三十年，也不會懷疑到他的頭上去。」

周經理搖頭不迭：「露絲，妳一定是誤會了，他絕不是那種人，而且，他根本就沒有謀殺我的動機。」

露絲嘆了口氣：「阿周，你太單純了，你看不見方國亨的眞面目。」

周經理道：「他待我很好……」

「在他的心目中，你只是一個跟班！」露絲咬牙說道：「像你這種手下，他是可有可無的！」

這是很傷人的說話，就像是鋒刀、尖針！

但周經理沒有怪責她，只是仍然在爲董事長爭辯：「就算我只是一條狗，他也不會無緣無故的宰了我……」

露絲不等他說完，就已打斷了他的說話：「但有一件事，你一直都不知道！」

周經理一楞：「是甚麼事？」

「他很喜歡我，一直都想佔有我的身子！」露絲激動地說道：「但我並不是那種水性楊花的女人，我既然已決定了要和你在一起，又怎能跟他偷偷摸摸的暗中鬼混？」

周經理立刻全身冰冷。

他盯着露絲，過了很久才迸出一句：「是眞的？」

露絲沒有回答，只是低着頭在啜泣。

周經理面如土色，突然重重一拳擊在牆上：「方四！你好陰險！」

露絲吃了一驚：「你別胡來！」

周經理輕撫着她的臉：「是他刺傷妳的？」

露絲沉默了半响，才道：「是的，昨天晚上，他想強姦我，我寧死不從，還摑了他一記耳光，他很生氣，就用刀子刺我肚子！」

「這老混蛋！」周經理無名火起三千丈，喝怒道：「虧我一直還以爲他是個好人！」

露絲道：「他現在大概還不知道你已看穿了他的廬山眞面目……」

周經理咬了咬牙，道：「妳說得對，我要趁他還沒有防備的時候，殺了他！」

露絲忙道：「不！這樣太危險了。」

但周經理已像旋風般衝了出去。

（二）

下午兩點五十三分，上海的方四爺正在弈棋。

與他對弈的，是一個濃眉大目，左手無名指上戴着巨型鑽戒的男人。

他們對弈的地方，就在方公館寬敞華麗的大廳裏。

周經理却在這時候求見方董事長。

× × ×

方四爺沒有拒絕，而且還暫時停止棋局，接見了周經理再說。

周經理神情肅穆，欲言又止。

方四爺看見他這副樣子，不由眉頭一皺：「阿周，出了甚麼事？」

周經理吸一口氣，忽然說：「我是來殺你的。」

方四爺楞住，還沒有弄清楚是怎樣一回事，一道寒光已迎面向他的咽喉飛擊過去。

那是一把刀，飛刀！

× ×

致命的飛刀已發出，誰也看不出，這位周經理居然有這麼厲害的身手。

方四爺顯然也大感意外。

然而，最令他想不到的，還不是這一手飛刀功夫，而是他根本就沒有想到，周經理竟然會向自己施辣手。

在那刹那間，他唯一能做的事，並不是閃避，而是等死。

等三十年是等，等一刹那間也是等。

在刹那間，他必然已是個死人，在那短短的時間內，他連閃避的機會也可說是完全沒有。

那個手指戴着巨鑽戒的男人，他的臉色也在那短短的刹那間變了。

然而，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另一道寒光也同時飛了過來。

叮！

周經理的飛刀居然給撞開了。

撞開飛刀的，是一個比拳頭細小一半的銀球。

方四爺陡地大喝道：「把這個叛徒拿下！」

周經理怪叫一聲：「你這假仁假義的惡賊，我做鬼也不饒你！」

他拚命向方四爺撲過去，手裏又已握着一把鋒利異常的短刀。

他是有備而來的，而且抱着必殺方四爺的決心。

但他這一刀還沒有刺出去，第二個銀球又已向他射了過來。

他急忙閃避，却閃不開去。

銀球擊在他的後腦上，他悶哼一聲，就歎着身子倒了下去。

方四爺臉上陣紅陣白，怒道：「這厮一定是瘋了。」

一個年青人，緩緩地走到周經理的身邊，俯身拾回兩個銀球。

他就是方律。

方律已和謝帥山等人，來到了上海。

× × ×

方四爺不怕流血。

無論是敵人流血，還是自己流血，他都不怕。

但他却不喜歡看見自己的手下、朋友流血。

周經理倒下去的時候也沒有流血，可是却已死了。

方四爺很生氣。

他並不是在生別人的氣，而是在自己生自己的氣。

「我爲甚麼一直都沒有看出，阿周竟然是一個這樣的人？」他在怒吼不已：「我待他不薄，一直都希望他可以扶搖直上，但你們瞪眼瞧瞧，他竟然要殺我！我不怪他，只怪自己有眼無珠，看錯了人！」

他在大廳裏氣得團團亂轉。

方律却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是我錯了。」

方四爺一怔，盯着他：「你做錯了甚麼？」

方律凝視着周經理的屍體，我不該用銀球的[illegible]已太重，殺傷力太強……」

方四爺截然道：「你沒有錯，我也不是在護[illegible]，在剛才那樣的情況下，他不死，我這條老命就完了！」

方律說道：「但他死了，綫索也就斷了。」

方四爺道：「綫索？甚麼綫索？」

方律道：「他剛才眞的是要殺你，但我們却不知道，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方四爺呆了一呆，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儘量讓自己的頭腦冷靜下來。

過了很久，他才點了點頭，說：「對！他一直是給人唆擺、利用！」

方律把銀球搓來搓去，忽然說：「這件事，就讓我來調查，希望能弄個水落石出。」

一直緘默着的謝帥山忽然緩緩地從沙發裏站了起來，說：「我有個預感。」

方四爺道：「謝兄有甚麼預感？」

謝帥山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斧頭黨已知道我們到了上海。」

方四爺瞳孔射出了冷酷的光芒：「他們敢在我的地方撒野，我就要他們永遠的後悔！」

方律默然。

現在並不是說話的時候，他們需要的是準確的消息，和適當的行動！

（三）

六月十五日，天氣很好。

上午十點二十五分，雷滾在看戲。

他看的是猴子戲。

一個年紀已六十多歲的賣藝人，在街角一塊空地上，和一隻猴子在表演。

圍觀者不少，但付賞錢的人却不多。

賣藝老人顯然很落力，猴子亦然。

這已是他們唯一能賺錢的方法。

看見銅盤上少得可憐的賞錢，雷滾忽然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激動。

他以前也曾經是個賣藝人，也曾經和一隻猴子相依爲命。

賣藝生涯的辛酸，他早已嚐透。

現在，他不再靠賣藝爲生，但却仍然忘不了昔年那一段艱苦的日子。

那段日子雖然充滿辛酸和艱苦，但他却還是很緬懷那種流浪的生活。

——當時，一人一猴，穿州過縣，四海爲家。

他們所賺的錢，雖然僅可糊口，但却苦中有樂。

最少，猴子是他最可靠的朋友。

× × ×

猴子在跳舞，老人在敲鑼。

賞錢却還是那麼稀少。

雷滾很瞭解老人的心情，他就像個對大海滿懷希望的漁夫，但撒網後所得回來的收穫，却只有幾尾細小得可憐的魚兒。

雷滾忽然悄悄的掏出一疊鈔票，全部都放在那銅盤裏。

他沒有繼續逗留，他不需要老人向自己有任何感激的表示。

聖經上說：「施比受更爲有福。」

他也不是想自己日後得福，他只是覺得，這些錢放在那銅盤上，遠比放在自己的口袋裏還更適當。

他正是雷滾，雷滾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可是，他轉身離去後還沒有走遠，就已聽見人羣傳出了一陣哄然之聲。

他還是沒有回頭。

但忽然間，他聽見了猴子的吱吱怪叫，而這種叫聲，既像是驚惶，又像是十分憤怒。

雷滾的眉頭緊皺了，他突然用最快的速度折回去。

然後，他立刻就看見了一件令他無法忍受的事。

他看見了三個大漢。

一個穿黑褲白衫的大漢，按着賣藝老人的肩膊，臉上的表情就像隻兇猛的野獸。另一個禿頭、滿臉痲子的大漢，正在把銅盤裏的鈔票全部拿起。

還有一個牙齒焦黃，膚色黝黑的大漢，他揪着猴子的衣衫，桀桀怪笑。

「猢猻子孫，居然也穿起衣服，眞他娘的混帳！」

但這大漢剛說到這裏，一隻鐵鎚般的拳頭已打在他的嘴角上。

他疼得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伸手一摸，立刻就摸出了滿手鮮血，還有四枚焦黃的牙齒。

其餘兩大漢臉色齊變，不由分說，雙雙向雷滾撲了過去。

看他們的動作，顯然都是曾經習武的會家子。

他們出拳剛勁有力，速度也是相當矯捷。

可是，雷滾的動作，却比他們更兇悍，更快速。

雖然對方總共三人，但雷滾只是三拳幾脚，輕描淡寫的，就把他們打得抱頭鼠竄。

衆皆喝采。

雷滾搶回了錢，走到老人面前，把鈔票塞進他的口袋裏。

老人看着他，顫聲道：「你太好了：：老夫能不能請你喝杯酒？」

雷滾吸了口氣，終於點頭：「好，咱們現在就去喝個痛快。」

× × ×

雖然是大白天，但在那條窄巷裏，却還是顯得很陰暗，在它四週，不是垃圾，就是汚黑的渠溝。

在這種地方，你能體會得最親切的只有一個字，那是：窮！

只有貧窮的人，才願意住在這種惡劣的環境裏。

——就算不願意，他們也得住在這種貧民窟裏，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別的地方可以選擇。

那賣藝的老人，和那隻深懂人性的猴子，就住在這條窄巷裏最靠近溝渠的小木屋裏。

這屋子很簡陋，甚至連木板門也已破爛。

屋子裏只有一張床，一張木桌。

猴子在跳來跳去，老人却行動遲緩，很吃力才能從床底下拉出一個木箱子。

雷滾的鼻子一向不太靈，雖然附近環境惡劣，空氣腥臭，但他一直也不覺得怎樣。

再腥臭的地方，他也居住過。

但這箱子一拉出來，他的鼻子就彷彿變成獵犬般靈敏。

老人用一根鐵枝把箱子撬開，裏面有兩個酒罎。

酒罎的泥封拍開，那酒香立刻撲鼻而來。

「這是汾酒！」雷滾捧起其中一罎，讚不絕口：「好香！好香！嘿！眞的香極了。」

老人拿出了兩個粗糙的瓦碗：「一直以來，老夫捨不得喝，也許等待的就是你這麽樣的人，這麽樣的一天。」

雷滾拍了拍胸襟：「那麽，我不客氣了！」

他說完這句話，在不足十五秒之內就已喝了一碗酒。

× × ×

常言道：「酒醉三分醒。」

雷滾現在正是這樣，他有了七分醉意，一張臉已變成了紫紅之色。

兩罎汾酒，他最少喝了一大半。

老人也喝，但喝得很慢，喝得很少。

雷滾有酒量，但却很少大醉。

現在他也不算是大醉，最少，他仍然可以牢牢的抱着酒罎。

猴子忽然跳了過來，吱吱喳喳的在亂叫。

雷滾伸手抓住牠，在毛茸茸的猴子臉上吻了一下。

他忽然嗆咳。

猴子却沒有逃避，只是用一種好奇的眼光瞧着他。

猴子瞧着人，人也瞧着猴子。

老人忙喝道：「小花，別弄髒了人家身上的衣服。」

雷滾搖頭不迭：「不要緊！不要緊！老丈，你可知道，我以前也養過猴子？」

老人點點頭：「知道！知道！」

雷滾哈哈一笑，醉態可掬地：「你怎會知道？」

老人道：「老夫本來不知道，但現在你說了出來，自然就知道了。」

雷滾又是一陣大笑：「不錯，咱們都是同行，相逢又何必曾相識？」

老人又點點頭：「你說得很對，咱們的確是同行，老夫帶着猴子演戲，你也是一樣，但還有一件事，你却不曾知道。」

雷滾雙目一睜：「是甚麽事？」

老人道：「老夫養的這一隻猴子，喜歡蹲在別人的頭上撒尿。」

雷滾笑道：「不妨！不妨！猴子尿是瓊漿玉液，切莫忘了，牠的祖宗在花果山水簾洞裏，吃過不少天宮蟠桃哩！」

老人嘆了口氣：「你醉了！」

「我沒有醉，快叫這猴子爬到我的頭上撒一泡尿！」雷滾哈哈一笑。

老人又嘆息一下，終於叫道：「爬上去！」

猴子很聽話，眞的在雷滾臉上爬了上去。

就在猴子遮着雷滾臉龐，他只能看見猴子肚子的時候，忽然間，一陣奇寒澈骨的感覺，從他胸腹間散發開來。

他臉上的表情突然清醒了，清醒而僵硬。

他不可置信地瞧着眼前的賣藝老人。

老人也瞧着他。

老人在笑，神態不再像個潦倒的跑江湖賣藝者，而是像一個經驗豐富、狡猾如狐的殺手！

× × ×

猴子蹲在雷滾頭上不斷的吱吱怪叫。

牠沒有眞的撒尿，但老人却已把握着那一瞬間的機會，一刀刺入雷滾的胸腹。

雷滾的臉上終於露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表情，也不知是驚懼？還是憤怒？

過了很久，他才慢慢的說：「我現在總算明白，咱們眞的是同行了。」

老人點點頭，笑了笑。

他的笑容殘酷如食屍鷹，他說：「咱們不但是同行，而且是『雙重同行』，你會要猴子戲，也會殺人，和老夫完全沒有半點分別。」

雷滾的額上已滲出了黃豆般大小的汗：「你早已知道我是甚麽人？」

老人道：「當然知道，而且，在街頭表演猴子戲的時候，就已算準了以後將會發生的每一件事。」

雷滾喘息着：「那三個混蛋，當然也是你的人了？」

老人道：「他們只是小脚色，但却很管用。」

雷滾臉色已漸漸變得蒼白：「前輩殺人，眞够心思。」

老人微笑道：「殺人，其實也是一種藝術，就像荊軻刺秦皇，雖然那一擊在最後關頭失敗了，但除此之外，它簡直就是刺殺案中的第一流傑作。」

雷滾道：「我不是秦皇，你也不是荊軻。」

老人獰笑：「所以，我沒有失手，而你，只好到陰曹地府去見閻王了。」

雷滾咬着牙，狠聲道：「我還不知道你是誰？」

老人道：「老夫姓聶。」

雷滾的眼色又變了：「『江北之狐』聶獵？」

老人莞爾一笑：「你說對了。」

他在笑中抽刀。

刀鋒一離開雷滾的胸膛，他就同時向老人撲去。

但這老人是聶獵，名震天下的第一流殺手「江北之狐」。

就算雷滾沒有受傷，要一擊即中，也絕不容易。

又更何況是現在？

所以他這一撲雖然拚盡全力，但也徒

然是無濟於事的垂死攻擊而已。

× × ×

聶獵終於殺了雷滾，兩天後，附近的居民才發現了這具屍體。

(四)

六月十八日，清晨七點正，雷滾已埋在黃土下。

謝帥山站在雷滾的墓前，默然無語。

在他的身旁並不是沒有人，但却全都像是變成了木頭人。

霹靂熊、關大猛、尹錚、方律，還有方四爺，他們全都神情沉肅，沒有人願意說話。

周經理和雷滾的事變相繼發生，無異是風雲變色的警號。

他們還能說些什麽？又應該說些什麽呢？

忽然間，一朵雲從他們的頭頂飄過。

那是一朵很大的黑雲。

黑雲來了，雨也來了。

但他們還是像木頭人般屹立在那裏，連方四爺也是一樣。

驀地，霹靂之聲大作，雨點下得更大了。

這一場雨來得很突然，彷彿是妖魔施法弄成的。

謝帥山忽然面對面的瞧着方四爺：「很抱歉，我們才來了幾天，就已天翻地覆，鷄犬不寧。」

方四爺搖搖頭：「現在還不算天翻地覆，只不過是正在下雨而已。」

謝帥山嘆了口氣：「難道你不認爲，我們在這裏，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

方四爺道：「你們若同到天津，那更危險。」

謝帥山道：「我說的危險，並不是指我們自己，而是……」

「你錯了，」方四爺的聲音堅定而冷靜：「斧頭黨不是因爲你們才在上海發動血腥攻擊，就算沒有幾位，他們也同樣會對付方某人。」

謝帥山默然。

方四爺緩緩接道：「在上海，斧頭黨早已暗中樹立了他們的勢力，三年前在法租界那裏發生的一場大火併，鐵環幫五大巨頭全部慘死，正是斧頭黨的傑作。」

謝帥山嘆了口氣：「天津雖好，又怎及得上海那般多姿多采？」

方四爺道：「所以，咱們現在正是敵愾同仇，帥爺的事，也就是方某的事。」

謝帥山吸了一口氣，正想說話，忽然看見一輛黑色的轎車，正在緩緩地駛了過來。

轎車裏有兩個人，坐在前列的是汽車司機，坐在後排的，是個穿着黑紗衣裳的婦人。

這婦人的臉龐很美，美而蒼白。

汽車司機匆匆下車，張開了一把雨傘，護送着少婦下車。

謝帥山沉着臉，目光却有點異樣。

黑紗婦人走到他面前，昂起了臉盯着他：「你眞的到了上海？」

謝帥山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妳還是沒有忘記我這個兄長。」

這女人，原來竟是謝帥山的胞妹，也是斧頭黨首領的妻子謝翠花！

寃寃相報何時了

(一)

謝翠花的眼睛裏，似乎總是帶着一種濃濃的，化不開的哀傷。

「我們總是兄妹，當我還很小的時候，你一直都很疼我。」

「現在已非少年時。」謝帥山微喟。

「但你還是我的兄長，我還是你的妹妹。」謝翠花說：「無論怎樣，我們不該成爲仇敵。」

謝帥山道：「我們當然不會是仇敵，但邱泰却一直把我當作眼中釘。」

謝翠花道：「他本來不想對付你，是沙玉伯挑起的戰火……」

「別再提沙玉伯！」謝帥山忽然大吼起來：「誰都知道，在天津，沙不離謝，謝不離沙，但妳的好丈夫邱泰，却殺了沙玉伯！」

「不殺也已殺了，而且這也不能全怪阿泰！」謝翠花嚷叫起來。

謝帥山冷冷一笑：「這十年來，我一直退避，就是不想看見自己的兄弟流血，但到最後，却連老沙的性命也丟掉了，妳想想，我是錯得多麽厲害？」

謝翠花的臉更蒼白：「你眞的要跟阿泰對抗？」

謝帥山咬了咬牙：「形勢如此，誰也沒法改變大局。」

「連我也不能？」

「沒有任何人能！」謝帥山凝視着她：「妳可以跟着邱泰，也可以跟着我，但却不可能停止這一場紛爭。」

謝翠花黯然地登上汽車。

車子在雨中離去。

謝帥山的臉在發青，也不知道自己這個決定，是不是眞的錯了。

但誠如他自己所說：「形勢如此，誰也沒法改變大局。」

他只好接受挑戰！

(二)

同日下午，雨未停，風却更大了。

在一幢美麗的屋子裏，姚老媽子把廳中的每一件傢具都打掃得一塵不染。

她是個很好的褓姆。

露絲就是她一手養大的。

下午三點正，門鈴響動。

姚老媽子打開了門，看見鐵柵外站着一個陌生人。

這人很年青，年青而英俊。

「你找誰？」姚老媽子打量着這年青人，目光銳利有如狼犬。

「我姓方，方律。」這人很有禮貌地回答：「我是來拜候倫小姐的。」

露絲姓倫，只有很熟悉她、很清楚她的人，才知道她這個姓氏。

姚老媽子牢牢的看着方律：「你在這裏等一等，待我叫她出來。」

兩分鐘後，露絲出來了。

她穿着一襲輕便的長裙，臉上神態懶洋洋的，彷彿還沒有睡醒。

方律站在鐵柵外，露出了柔和的微笑：「是倫露絲小姐？」

露絲仰起頭，聳了聳肩道：「你叫方律？」

方律點點頭：「是的。」

露絲看着他：「我們似乎素未謀面，但你却知道我姓倫。」

方律道：「我還知妳眞正的名字。」

露絲皺着眉：「你說出來聽聽。」

「倫艾芝。」方律微微一笑：「我沒有說錯罷？」

露絲眞的有點詫異了：「你怎會知道的？」

方律揚了揚手：「我和周經理是好朋友。」

露絲冷冷一笑：「他已好幾天不見人了，別再提他。」

方律道：「妳想不想見他？」

露絲搖搖頭：「不想，就算他一輩子不來找我，我也絕不稀罕。」

方律道：「但他却很想見妳。」

露絲的臉色變了：「你這句說話是甚麽意思？」

方律瞧着她，淡然道：「妳爲甚麽這樣緊張？他又不是個鬼。」

露絲吸了口氣，突然冷冷笑道：「方先生，明人不說暗話，你到底是有甚麽目的？」

方律道：「我已說過，周經理很想見妳。」

露絲怒道：「我不去！」

方律道：「爲甚麽？你們以前不是經常在一起嗎？」

露絲挺起了胸膛：「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他年紀比我大得多，根本就不適合我。」

方律嘆了口氣：「年紀大一點，並不是主要的問題，而最重要的，是他已經死了。」

露絲冷冷地看着方律：「他活着也好，死了也好，跟我都沒有甚麽關係。」

方律道：「這可不能這樣說，妳現在最少也該去弔祭一番。」

露絲道：「我若不去，那又怎樣？」

方律的目光也變得冰冷如雪，他盯着露絲，過了很久才說出一個字：「死！」

——不去弔祭周經理，你就得死！

——但去弔祭周經理，她就能活下去嗎？

露絲不是儍子，當然知道，此刻若跟着方律出去，後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的。

她還年輕，正値花樣年華，她怎麽肯在這個時候，跟這個花花世界告別？

她已決定把大門關上，然後再搖電話找人帮帮忙。

但正當她想把大門關上的時候，她僵住了。因爲她忽然看見了一支漆黑的槍管，已對準着她豐滿而堅挺的胸脯。

「妳若關門，子彈就會穿過妳的心臟！」方律警告她。

她不敢輕舉妄動，方律的說話，絕不是嚇人的。

她屏息呼吸，半晌才說：「你要我怎樣？」

方律冷冷道：「打開鐵柵，走出來，和我去弔祭周經理。」

她嚷了起來，委屈地說：「這怎麽可以？我還沒洗臉！」

方律冷冷道：「不必了，妳現在的臉很乾淨。」

露絲皺着眉：「就算不洗臉，最少也該換件像樣點的衣服才能出門罷？」

「妳這件衣裳也沒有甚麽不妥。」方律盯着她：「但妳仍然有另一個選擇的權利。」

露絲說：「你肯讓我換件衣服？」

「不！」方律搖頭說：「妳可以不穿衣服，一絲不掛跟我走！」

露絲的臉紅了，而且眞的生氣起來：「姓方的，你太過份了！」

方律冷笑道：「倘若和妳利用周經理的手段相比，却是微不足道。」

露絲怒道：「我怎樣對付周經理？」

「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方律沉聲道：「妳現在甚麽都不必說，打開鐵柵，然後就跟我走！」

姚老媽子看得呆住了。

她不知道究竟出了甚麽事，但在手槍的指嚇下，她也不敢輕舉妄動。

(三)

方律的汽車，早已停泊在路邊。

露絲一出門，方律就把手槍收回。

她嘟起了小嘴，哂然說道：「你不怕我逃脫？」

方律冷冷道：「在獵人的槍彈下，再狡猾的狐狸也跑不了多遠。」

露絲哼的一聲道：「你在罵我是狐狸精？」

方律道：「妳只是一個有點小聰明的女人，怎能算是狐狸精？」

露絲瞪了他一眼。

方律又說：「也幸好妳不是狐狸精，否則……」

「否則怎樣？」露絲鼓起了腮。

方律眨了眨眼睛，慢慢的說：「我喜歡強姦狐狸精，而且，她若不讓我滿意，就殺了她洩忿！」

露絲沒有吃了一驚，只是冷笑着說：「你爲甚麽把自己說得那樣可怕？」

方律淡淡道：「倘若我把自己形容得很可愛，妳更加要當心了。」

露絲忽然「噗哧」的笑了起來：「很抱歉，我現在正覺得你這人有點可愛。」

「可愛？」

「嗯，」露絲點了點頭：「你就像個佻皮的小伙子，喜歡戴着魔鬼的面譜來嚇人。」

方律面色一寒，打開車門，喝道：「進去！」

露絲吃吃一笑，故意扭動着誘人的臀部，慢慢的鑽進汽車裏。

方律也坐上汽車，把車子開動。

他把汽車駛往江邊。

天仍在下雨，他倆的衣裳，已在上車前濕了一大半。

方律的臉色有點青白嘴唇也在發黑。

露絲的身子，却微微的在顫抖。

她的頭髮濕了，嘴唇也濕了。

濕濡而誘人。

方律沒有看她。

他彷彿已把全部精神，注意着道路的情況。

× × ×

道路情況不算糟。

但方律身體上的某部份却有點不妙。

也許不是不妙，而是很妙。

那是每一個生理正常男人面對美色的正常反應。

因爲露絲的身子，越來越挨近他，而且還有一隻又軟又白的小手，悄悄的伸在他大腿上。

方律的身子漸漸開始發抖，連臉都漲紅了。

他忽然一掌重重摑在她的臉上。

也在這一瞬間，車子同時失去了控制，撞向一道石牆。

只聽得「轟隆」一聲，方律眼前一黑，昏倒過去。

× × ×

倘若昏迷有分「大」或「小」，那麽方律這一次的昏迷：只能算是「小昏迷」吧了。

他只昏迷了兩分鐘，就已漸漸清醒過來。

他仍然在汽車裏，露絲仍然在他的身邊。

但他的手槍却已落在一隻又柔軟又雪白的小手裏。

「開車！」露絲冷冷的發出命令：「否則開槍！」

方律摸了摸腦袋，很疼。

「別弄花樣，我可不是那種連宰鷄也手軟的女人！」露絲咬着牙說。

方律嘆息一聲：「妳認爲這輛車子還開得動嗎？」

露絲冷冷一笑，道：「開不動再算，快！」

方律却聳聳肩，說：「但我爲甚麽要聽從妳的命令？」

露絲把手槍一揚：「你以爲我不敢開槍殺你？還是以爲我不懂得開槍？」

「這都不是原因，」方律淡淡說道：「最主要的理由是：槍膛裏根本就沒有子彈。」

露絲臉色一變，正要拉開槍膛，方律又笑了笑：「我又說錯了，這支手槍不但沒有子彈，甚至連槍膛也沒有。」

露絲氣得連臉都白了。

這手槍竟然是假的。

她「呸」的一聲，用槍柄用力敲方律的腦袋。

但方律很輕易地，就把手槍搶了過來，而且還制服了露絲。

露絲瞪着他，狠狠的說道：「我是個狐狸精，你爲甚麽不殺了我？」

方律冷冷道：「在殺死狐狸精之前，我必會將她強姦！」

露絲咬着牙，道：「你不是個人，是條豬！是一隻衣冠禽獸！」

方律的手已揑着她的脖子：「妳嘴裏若還再不乾不淨，我就不再客氣！」

露絲昂起了臉，冷笑着說：「我嘴裏不乾不淨，你的嘴又怎樣了？」

方律怒瞪着她：「周經理死了，妳爲甚麽一點也不感到悲傷？是不是妳害死他的？」

露絲冷冷一笑：「我承認，是我挑撥離間，讓他去對付方國亨的，方國亨沒有死，那是他的福氣，但周經理死了，我也同樣痛快！」

方律吸了口氣：「妳和他們之間有甚麽深仇大恨？要這樣對付他們？」

「你想知道？」

「想！想得要命！」

「女神夜總會以前叫甚麽名字，你可知道？」

「不大清楚。」

「那麽我現在告訴你，它從前並不叫女神，而是叫碧華夜總會。」

「這跟妳有甚麽關係？」

「碧華夜總會的老闆，是個女人，她的名字就叫上官碧華。」

「上官碧華和妳有淵源嗎？」

「她是我的母親！」露絲的聲音忽然充滿怨毒之意：「是方國亨和周經理設計陷害，把她殺死了，然後把夜總會奪取過來！」

方律冷冷一笑道：「妳以爲我會相信嗎？」

露絲瞪着他：「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我已落在你手上，就算你把我放進鍋子裏煮熟，我還是這樣說！」

方律的眸子在發光：「這件事，我會慢慢的去調查，妳若說錯了一個字，下一次就不會這樣好運氣。」

露絲一怔：「你不是要帶我去見周經理嗎？爲甚麽還會有下一次？」

方律瞧着她看了半天，忽然說：「妳走罷，我現在不想看見妳，也不想跟任何人談話。」

露絲有點意外：「你眞的讓我走？」

方律嘆了口氣：「我很疲倦，想休息一下，求求妳別再騷擾我好不好？」

露絲皺了皺眉：「現在連我也分不出，到底是你騷擾我，還是我騷擾你了。」

她看着方律，終於說：「算了，我是個狐狸精，男人碰上了我就註定要倒霉，再見了。」

她打開了車門，截停了一輛黃包車，臉上木無表情的坐了上去。

× × ×

六月二十一日，偶然有陽光。

中午十二點零八分，正是今天陽光最燦爛的時候。

方律喜歡陽光，也喜歡陽光館的湯飽子和雙脆麵。

當他從燦爛陽光下進入陽光館的時候，心中只有一個念頭。

這是每一個飢餓的人共同的慾望——吃！

方律很幸運，自出娘胎以來，很少捱餓。

但他也曾經有過一次捱餓的經驗。

在他十五歲那年，他跟隨着幾個少年朋友，到荒郊狩獵，但途中他失散了夥伴，被遺棄在一座石林裏。

最要命的，是石林沒有水源，也沒有可以充飢的食物，而他又迷了路，走了兩天，還沒碰着人，也沒有看見可以充飢的食物。

他以爲自己快要餓死了。

但就在他幾乎絕望的時候，他聽見了一個人呼喚自己的名字。

「律兒！律兒！」

他精神大振，急叫：「我在這裏！」

他終於獲救，那是他的叔父，親自來到這裏找尋他。

他發誓，以後一定要對叔父好好的孝

順。

他從來沒有想過，要背叛方四爺。

這種事，不但不能做，甚至連想一想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過。

× × ×

十二點三十分，載滿湯飽子和雙脆麵的兩個碗子，都已變成碗底朝天。

他很滿意。

陽光館大廚子親自泡製的飽點和麵，功夫確有一手。

但這時候，却有一個令到方律很不高興的人，走了進來。

這人是個無賴，自稱「大蛇頭」，平時除了吃喝玩樂之外，最大的嗜好就是東鑽西鑽，多管閒事。

江湖豪俠，往往給人形容爲「多管閒事」，但他們却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絕不會欺凌弱小，嘩衆取寵。

但這位大蛇頭，却絕不是甚麼俠士。

他喜歡佔便宜，以衆欺少，以強凌弱，有機會可以賺錢的時候，往往不擇手段，而且六親不認，無論是誰都不肯賣帳。

但這位大蛇頭，也的確有眞實的本領，他拳脚功夫了得，手下全是亡命之徒，據說，連斧頭黨的人碰見他，都不敢輕易造次。

但方律却只當他是個「隱形人」。

他付了帳，視如不見地在大蛇頭的身邊走出門外。

他的汽車，就停泊在陽光館的側邊。

雖然在兩天前，這輛車子已碰撞得變了形，但却仍然機件良好，行走如常。

他打開車門，正準備登上汽車，大蛇頭却出現在他的眼前。

「方少爺，等一等。」大蛇頭叫住了他。

方律雙眉一皺：「甚麼事？」

大蛇頭淡淡一笑：「我是來跟你談生意的。」

方律冷冷的看着他，臉上連一點表情也沒有：「我看不出，在我們之間，有甚麼生意可談的。」

大蛇頭眨着眼睛，嘿嘿笑道：「你是不是很想知道，女神夜總會的歷史？」

方律的臉色變了，他突然揪住了大蛇頭的衣襟：「是誰說我在查女神夜總會的事？」

大蛇頭面不改色，淡然道：「我知道你一定會這樣問，我也不必隱瞞，是鄧快腿說的。」

「你把鄧快腿怎樣了？」方律怒叱。

「鄧快腿在帮你調查女神夜總會的事，很不幸，給我的手下抓住，結果，在嚴刑逼供下，他甚麼都說了出來。」

方律臉色鐵青：「你這樣幹，對你有甚麼好處？」

大蛇頭瞧着他道：「你先放開手好不好？」

方律放開了手，沉聲道：「鄧快腿在哪裏？」

大蛇頭嘆了口氣：「很不幸，他已經挨不住，死掉了。」

方律大怒，一拳重重捶在大蛇頭的小腹上。

大蛇頭挨了一拳，居然還是面露笑容：「方少爺的拳頭果然很够勁兒，但頭腦却不够精密，你若把我打死了，誰來供給你所需要知道的消息？」

方律盯着他，冷冷道：「女神夜總會的事，你知道多少？」

大蛇頭撫摸着肚子。「那要看你願意付出多少，付出越多，那麼我說得也越詳細。」

方律吸一口氣，把一叠鈔票塞到他手上：「這够了罷？」

大蛇頭把鈔票數了一下，涎着臉笑道：「方少爺果然是疏財仗義的人物。」

「別廢話，快說！」方律不耐煩地說道。

大蛇頭把鈔票收藏好，才緩緩道：「女神夜總會，以前本是碧華夜總會，老闆是個女人，道上的朋友，都叫她『上官貴妃』。」

「是上官碧華？」方律瞳孔收縮。

「正是上官碧華。」

「她現在怎樣了？」

「早已化作寃魂，死在刀下。」

「兇手是誰？抓住了沒有？」

「抓住了，而且當場給活活打死，」大蛇頭說道：「他是個小白臉，聽說跟上官貴妃有一手，但這小子沒良心，老是覬覦着她的珠寶首飾，有一天，他盜走了首飾，但却給上官貴妃及時發現，雙方纏鬧起來，那小子發起狠性，就把她一刀做翻了。」

方律道：「後來怎樣？」

大蛇頭道：「那小子拚命逃，但却給一羣大漢追捕，終於在街頭，給亂棍活活打死！」

方律道：「那羣大漢又是甚麼人？」

大蛇頭道：「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但那小子是殺人盜寶的兇手，却已證據確鑿，不容爭辯。」

方律道：「上官碧華死後，夜總會就給人接收了？」

大蛇頭道：「不錯。」

方律道：「在她還沒有遇害前，可曾發生過甚麼特別的事情？」

大蛇頭說道：「這一點我可就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誰會知道？」

「你可以去找金菩薩。」

「甚麼金菩薩？」

「她是上官貴妃生前的好姐妹，以前碧華夜總會裏，最能拉攏熟客的，就是金菩薩。」

「她在哪裏？」

「這個……」大蛇頭抓抓下巴，東張西望的。

方律又把一叠鈔票塞在他的手裏。

大蛇頭嘿嘿一笑，立刻說：「她已嫁給了王師長，從良去也！」

(四)

王師長雖然姓王，但却並非眞的是甚麼師長。

他從來沒有參軍，也沒有打過仗。

但是他的容貌，却和一位吳師長很相似。

有一次，吳師長無意中遇見他，不禁大爲驚奇，頻頻道：「你像俺！俺也像你！有趣！有趣！」

吳師長是眞的師長，他參軍十八年，

打過不少仗，殺過不少敵人。

但自從那一次相遇後，老王也給人叫成王師長了。

他不在乎，無論別人叫他甚麼，他都不會計較。

他是個很隨和的人，金菩薩嫁給他，總算沒有看錯了對象。

× × ×

王師長住在錦雲大路的一幢房子裏。

當方律來到這裏時，他已在門外。

說清楚一點，該是一半身子在門外，而另一半身子，却在屋子裏。

方律的臉色變了，因爲王師長的背上，正插着一把刀，而鮮血仍然不斷的向外流。

「王師長！」方律扶起了他，「振作點！」

「不……不中用啦……」王師長長長吐出口氣，「快去救……救那婆娘……」

「金菩薩？」

「是的……她給兩個……幪面人擄去了……」王師長向西方一指，「你快去……追……」

說到這裏，王師長的頭已垂了下來。

方律握緊雙拳，眼睛裏似有火焰在燃燒。

他立刻開動車子，向西方疾馳。

兩分鐘後，他果然發現一條偏僻的小巷裏，有兩個幪面大漢，挾持着一個女人，他們似乎正在逼供。

方律立刻跳下車，狂衝過去：「你們是甚麼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強搶良家婦女？」

兩個幪面大漢森冷的目光，同時盯在方律的臉上。

那婦人大概四十多歲年紀，雖然不再年輕，但却是徐娘半老，姿色仍在。

只是，她已給嚇得魂不附體，「風韻猶存」這四個字，此刻怎樣也用不上了。

兩大漢互望一眼，突然不約而同，揮刀疾上。

方律冷笑，雙手一揚，兩個沉重的銀球同時脫手飛射而出。

兩個大漢還沒有看見那是甚麼東西，只見銀光一閃，就已同時給銀球撞爆了額角。

其中一個忍痛狂奔，而另一個却傷勢較重，連站也站立不穩，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那婦人渾身顫抖，突然掩面痛哭。

她哭得好傷心。

方律揪起那幪面大漢，把他面上的布巾除下。

這大漢已暈迷過去了，他看不見方律，但方律却認得他。

他叫林宏魁，是方四爺的親信手下。

方律的手一陣冰冷。

林宏魁！甚麼會是林宏魁？

沒有方四爺的指使，他怎麼會到王師長的家裏做案？他爲甚麼要這樣對付金菩薩？

這豈非是欲蓋彌彰？

金菩薩已哭得像個淚人兒。

方律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死，但却最怕女人哭，一遇上這樣的情況，他就會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他只好等待她停止了哭聲再說。

過了幾分鐘，金菩薩才停止了哭聲，叠聲說：「他們殺了王師長！他們殺了王師長！」

「我知道！我知道！」方律兩手不斷揮動着，「善惡到頭終有報，殺人者死，他們絕不會逍遙法外的。」

金菩薩怔怔的瞧着他：「你是誰？」

方律道：「我姓方。」

金菩薩吃了一驚：「哦？你就是那個方律？」

方律一怔：「妳怎會知道我就是『那個方律』？」

金菩薩向躺在地上的林宏魁一指說：「剛才他們就是逼問我，有沒有跟你接觸過？」

方律道：「妳怎樣說？」

金菩薩說道：「我否認，他們就打我了。」

方律皺着眉：「我問妳一聲，妳必須老老實實的回答。」

金菩薩道：「是甚麼事？」

方律道：「妳還記得上官碧華嗎？」

金菩薩的眼睛又紅了，她嗚咽着說：「怎會不記得？她是我最好的姐妹。」

方律道：「她是怎樣死的？」

金菩薩道：「是給人害死的！」

方律道：「兇手是不是個小白臉？」

金菩薩抬起頭，咬着牙說：「你在哪裏聽回來的？」

方律道：「妳不必管，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眞實情況！」

金菩薩長長的吸一口氣，才道：「殺她的，確是個小白臉，但碧華姐是怎樣的人，我比誰都更加清楚，她絕對沒有跟任何男人鬼混。」

方律道：「但那小白臉……」

金菩薩冷冷一笑：「那小白臉我也見過，他輕佻浮燥，自以爲潘安再世，但碧華姐見了他就討厭，就算殺了她，她也不會跟這個臭小子上床。」

方律道：「那麼，這小白臉只是個賊！也是個殺人兇手！」

金菩薩點點頭道：「不錯，但這小子也不得好報，立刻就在街上給人亂棍打死了！」

方律道：「打死這兇手的到底是甚麼人？」

「不知道，」金菩薩道：「治安局初時也派人查了好一陣子，但後來還是不了了之。」

方律道：「在上官碧華沒有被殺之前，可曾有過甚麼特別的事故？」

金菩薩想了想，搖頭說：「我記不起來了。」

「不，妳慢慢的想，仔細的想，」方律沉聲說道：「這是很重要的關節！」

金菩薩沉默了很久，忽然失聲說道：「我記起了，在她遇害前三天，她在帳房裏跟兩個男人發生爭吵。」

方律忙道：「他們是誰？」

金菩薩想了想，說道：「我只記得其中一個，他姓任，叫任南。」

方律臉色一陣煞白：「他是不是只有一隻耳朵的？」

金菩薩連忙點頭：「你說對了，他只

有一隻朵，是左耳！」

方猛然吸一口氣：「他們在爭吵些甚麼？」

金薩道：「後來，當這兩個人離開夜總會，碧華姐就對我說：『想吞掉老娘的江，可沒那麼容易！』」

方的身子忽然抖了起來，全身都抖個不停

他明白了一切！

——上官碧華之死，是一個陰險的謀殺佈局——方四爺和周經理要謀取夜總會，不惜殺她，然後再把兇手殺人滅口！

——任南綽號「一耳聽八方」，是方四爺麾的殺手，雖然在組織中甚少露面，但身不凡，地位頗高，而且極得方四爺的信•

——露絲是上官碧華的女兒，她自然要對方爺和周經理加以報復！

——周經理雖然也是個老江湖了，但他根本不知道露絲就是上官碧華的女兒，所以會給她騙得團團亂轉，居然胆敢行刺方爺！

所，方律的結論是：叔父幹得太過份了，絲的報復行動，是情有可原的！

× × ×

黃，夕陽金黃，晚霞却如血。

露打開木門，拉開鐵柵，正準備出門的時，忽然看見方律站在門外的一株小樹下

陽斜照在他臉龐上，看來不但瀟洒英俊，添增了幾分神秘的魅力。

她有大吃一驚，但總是難免覺得有點意外。

方律站在那株子樹下，沒有動。

他在等她走過來。

她沒有逃避，把門和鐵柵關好，然後一步一步的向他走了過去。

•

少女情懷總是詩

（一）

「你找我？」

「是的，我已在這裏站了兩小時二十八分。」

「你為甚麼不敲門，是不是怕吵醒了我？」

「是的，我知道妳每天很晚才能夠入睡。」

「不是很晚，而是很早，」露絲苦笑一下：「當別人大清早爬起床的時候，我就開始睡覺。」

方律嘆了口氣：「這種生活，對身體並不太好。」

露絲冷冷一笑：「在賭場裏工作，對甚麼事情都得要忍耐，和加以習慣！」

方律道：「難道妳已沒有別的工作可以選擇？」

露絲看着他，忽然笑了笑：「你是不是要我去賣笑？」

方律忙道：「妳誤會了，我絕不是這個意思……」

「除了出賣自己的青春之外，相信沒有任何一份工作，可以比我現在的入息更好，」露絲盯着他的眸子，一口氣的說下去：「你是個大少爺，當然不會明白窮人的苦衷！」

「倫小姐……」

「對不起，」露絲板着臉，冷笑道：「我是個狐狸精，男人碰上了我就準要倒霉，你若不想自己霉氣十足，又不想姦殺我的話，那麼我要上班了。」

方律本來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但此刻却似已變成了一個措詞笨拙的呆子。

等到她站到路邊，準備截叫一輛黃包車的時候，他才走上前，用誠懇的聲音說：「妳能不能賞臉，坐上我的汽車？」

「不能！」露絲斷然拒絕，「我不想你的腦袋再碰在駕駛盤上。」

一輛黃包車拉了過來，在露絲的面前停下。

露絲頭也不回，就踏上了黃包車。

車伕一直戴着一頂很闊邊的毡帽，方律看不見他的原來臉孔，但等到他看見這車伕是誰的時候，他的臉色立刻變得一片蒼白。

他同時大叫：「小心——」

露絲似乎還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也就在這一瞬息間，車伕的手裏，突然掣出一把尺來長短、鋒利無比的鋼刀。

「颯！」

致命的一刀已刺出，狠狠地刺向露絲的胸膛。

露絲已被嚇得花容失色，竟連呼喊聲也叫不出來。

但方律的反應，却比常人最少要快十倍。

刀光一閃，他的銀球也已閃電般激射出去。

「叮！」的一聲，尖刀落地，那車伕的手軟垂了下去，面上露出苦痛已極的神色。

方律一聲大喝，像出柙猛虎般衝前，連環八拳，把這車伕打得滿臉都是鮮血。

「不要再打，」露絲忽然叫了起來：「再打下去，恐怕要弄出人命了。」

方律冷冷一笑，揪住這車伕的衣衫，喝道：「彭錦，是誰指使你來行刺露絲小姐的？」

那車伕咬緊牙關，一言不發。

他叫彭錦，是上海黑社會中著名的暗殺好手。

方律面露殺機：「你以為我眞的不敢殺你？」

彭錦已被打得全無反抗之力，他看了方律一眼，終於說：「我若說了，你怎樣對付我？」

方律沉吟半晌，才道：「看在露絲小姐的面上，饒你一次！」

彭錦吸了口氣：「你要遵守諾言。」

「少廢話，快說。」

「是方四爺的主意。」

方律眼色驟變，道：「混蛋，你不想活了。」

彭錦苦着臉，嚅嚅道：「實在是方四爺的主意，我已說了老實話，你別再逼我好不好？」

方律的手在發冷。

方四爺，眞的是他的主意！

「滾！你馬上給我滾開，滾得越遠越好，再也不要讓我碰上你！」方律倏地大喝！

彭錦當然走了。

他留下兩件東西，那是一把刀和一輛黃包車。但除此之外，他還給方律留下了無窮的煩惱。

（二）

天色已晚了，露絲沒有上班。

她搖了一個電話給賭場，說今天有事，請了一天假。

賭場沒有拒絕，她今晚是可以自由自在，欣賞一下夜上海的景色了。

她坐在黃包車，險些送掉性命，到最後，她還是要坐在方律的車子裏。

上海夜色迷人，露絲美人如玉。

方律駕駛着汽車，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

他忽然把汽車停了下來，怔怔的瞧着她。

「妳是不是還在感到害怕？」

「別為我担心，」露絲把頭髮梳撥着：「我並不是那種胆小如鼠的女人。」

方律沉吟半晌。「很對不起，以前，我一直對妳產生了誤會。」

「不必道歉，」露絲忽然轉側臉，凝視着他：「我現在還要多謝你，剛才救了我的性命。」

方律揑着拳頭，嘆道：「想不到四叔會是一個這樣的人，我以前，一直還是很尊敬他。」

露絲淡淡的說道：「你是應該尊敬他的，無論怎樣，他總是你的叔父。」

方律咬了咬牙，道：「可是，他却太讓我失望了。」

露絲嘆了一口氣，道：「但你却不能讓他失望，否則，你就不配在他的組織裏立足。」

方律冷冷一笑，說道：「我不喜歡暗箭傷人，也不喜歡為了謀取利益，就不擇手段。」

露絲沉默着。

方律又說：「為了調查女神夜總會的事，四叔一定會很不滿，他也會殺我。」

露絲搖搖頭：「你這倒是杞人憂天，方四爺就算再不擇手段，也不會不念及親情。」

方律苦笑一下，道：「但我不禁懷疑，他是不是一直都在利用我，來鞏固他的江山。」

露絲緩緩地說道：「你的確是個很傑出的人材，方四爺用人行事，自有他的一套。」

方律嘆了口氣：「妳認為我應該回去嗎？」

「當然。」露絲肯定地說。

方律默然半晌，終於說：「也許我眞的應該回去，我要他好好解釋女神夜總會的事。」

但他忽然又用力地搖頭：「不行，他剛才還派彭錦殺妳，我若丟下妳而不顧，那是相當危險的。」

露絲淡淡一笑：「你別担心，我會回到賭場去，在那裏，誰都不敢動我一根汗毛！」

方律皺了皺眉頭，又問：「妳下班後又怎樣？」

露絲說：「我可以暫時不回家，到朋友的家裏暫住幾天。」

「朋友？甚麼朋友？」

「女朋友。」露絲盯着他：「你為甚麼這樣問？是不是怕我跳進狼窩裏去？」

方律的臉忽然一紅。

露絲不等他開口，又已接着說：「你放心好了，我是個狐狸精，就算是眞的跳進狼窩裏，吃虧的也不一定是我。」

方律忽然握住了她的手：「別再說『狐狸精』這三個字，倘若妳能夠把這三個字變成毒藥，我願意把它全部吞進肚子裏去。」

露絲怔住。

她沒有掙脫他的手，只是用一種奇特的眼神看着他。

「你……你是認眞的？」

「我從來都沒有比現在更加認眞。」

「你不再痛恨我？」

「我沒有資格痛恨你，」方律漆黑的眸子裏光芒動人，「甚至周經理也沒有這種資格，因為他本來就是罪有應得。」

「方律……」露絲喃喃地，低聲說：「我們為甚麼會是敵人？」

「我們怎會是敵人？」方律的臉對正着她的臉，「從現在開始，只要妳願意的話，我們在一起共同進退！」

「我們在一起？……」她的聲音有點興奮，但又好像有點疑惑。

「妳討厭我嗎？」方律皺上眉。

「不，」她睜大雙眼，「我怎會討厭你？但……」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他的唇已印在她的唇上。

「你——」她在掙扎。

但在短短一瞬間，她掙扎的意圖已完全消失了。

方律緊緊擁住她，吻她，有點像瘋狂了的野獸。

他的兩條手臂強而有力，動作雖然粗野，但却也絕不會令人感到窒息。

她接受了。

她不但接受，而且似已被陶醉。

少女情懷總是詩。

方律本來就是一個很討人歡喜的男孩子。

× × ×

夜色更迷人。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們才在擁吻中分開。

他們就在這迷人的夜色裏，互相默默地凝視着。

天上有星，每一顆都在閃爍着耀目的光芒。

他們已在一起，共同進退。

（三）

黑夜雖然漫長，但方律却是覺得還是太短促了。

他們就在汽車裏，渡過了一個甜蜜的晚上。

方律沒有過份越軌，只是擁抱着她，在她耳朵邊輕輕歌唱，說一些美麗的神話故事。

車廂裏是那麼恬靜，彷彿已和外邊世界完全隔絕。

方律眞希望永遠如此。

他們不會再被騷擾，不會再為名利而煩惱。

但人總不能永遠脫離現實，永遠匿藏在那狹窄的車廂裏。

她終於還是要回到賭場。

她不能回家。

她還要派人到家裏把姚老媽子也一起接入賭場，暫作躱避。

× × ×

上午八時正，方律進入方公館，求見方四爺。

方四爺很快就從臥室走出大廳。

方律開門見山，把這幾天以來，所遇見和所查到的事，直說出來。

方四爺沒有作聲，只是靜靜地側耳傾聽。

等到方律一口氣說完所有事情後，方四爺笑了。

他只是淡淡的說：「唉！你給人愚弄了。」

方律很生氣，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

方四爺終於嘆了口氣：「你必須冷靜下來，人若太衝動，頭腦就一定會變得昏亂。」

方律冷冷道：「我現在很冷靜，我要求你作出合理的解釋。」

方四爺搖搖頭：「我不能解釋甚麼，只能說，你所查到的事，和遇見的事，都是荒謬的！不可置信的！」

方律怒道：「我親眼看見彭錦行兇，若不是我及時出手，露絲早已死在他的刀下！」

方四爺道：「這一點，我倒提醒你別忘記，周經理是給她害死的！」

方律說道：「我看，這不是主要的理由！」

方四爺兩道花白的眉毛一揚：「你太放肆了，那婊子是我們的敵人，你不但偏袒着她，還要和她一起跟我作對，實在不成體統！」

他的語氣已漸漸轉趨嚴厲，目光也森冷起來。

方律却是全然不懼。

他據理力爭：「碧華夜總會怎會變成女神夜總會？上官碧華爲甚麼會死？那兇手又爲甚麼會被殺滅口？」

方四爺臉色鐵青：「這全是毫無根據的事，你簡直是給那狐狸精迷住了。」

方律的臉色也在發白。

他振臂高呼：「她是個好女孩，不是甚麼狐狸精。」

方四爺瞳孔收縮，突然一記耳光摑在他臉上。

「畜牲！你瘋了！」

「我是瘋了，你最好殺了我！」

方四爺的臉色變得更難看，氣得不斷的在喘氣：「你……你滾，馬上給我滾出去！以後再也不要回來。」

方律冷冷一笑：「我當然會走，以往的事情，我不再追究，但以後，誰敢碰露絲一下，我絕不客氣！」

方四爺大怒。

他突然抓起一張椅子，用力向方律擲過去。

方律已轉身，椅子擊在他的背脊上。

「叭」的一聲，連椅背也折斷了，但方律的腰還是伸得筆直。

他頭也不回，直向門外走了出去。

× × ×

一小時後，方公館中氣氛異常沉肅。

方四爺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方律忽然改變態度的事。

參加這一次會議的，全是方四爺的親信手下，還有謝帥山，關大猛，尹錚和霹靂熊。

方四爺用黯然神傷的聲音說：「方律已被敵人所煽動、利用，從現在開始，他已成爲咱們的敵人。」

一個只有一隻耳朶、身穿金黃短褂、氣派不凡的中年人說：「方少爺只是一時受愚，將來必會明白是非曲直。」

這人叫任南，人稱「耳聽八方」，在方四爺的組織裏，他的說話極具份量。

他這番說話出口，有人不斷點頭，也有人毫無反應。

方四爺却嘆了口氣：「若在平時，也還罷了，但這個把月以來，咱們已陷入動蕩的局面，斧頭黨野心勃勃，隨時隨地都打算把咱們毀滅，方律雖然是方某侄兒，但却也萬萬不能因此而疏於防範，給予敵人有乘虛而入的機會。」

他目光一轉，落在謝帥山的臉上，又說：「別的不說，謝帥爺的愛將雷滾，就已給斧頭黨暗算了一把，唇亡齒寒，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現在是絕不能有半點鬆懈！」

另一人叫道：「雷滾是條好漢子，咱們要爲他昭雪寃仇！」

此言一出，衆皆附和。

謝帥山却在這時不斷揮手：「大家靜一點，靜下來。」

等到大家平靜下來，謝帥山才接着說道：「雷滾之仇，確然非報不可，但目前，咱們該以大局爲重，決不可爲一時之意氣，亂了陣脚，否則，其後果更加不堪設想。」

方四爺緩緩接道：「殺害雷滾的人，已被查出，乃『江北之狐』聶獵。」

聽見聶獵的名字，每個人的臉色又變了。

方四爺環視衆人一眼，又說道：「斧頭黨是有備而來，連方律也已給狐狸精露絲迷住，所以，方某宣佈，從今後起，與方律脫離叔侄關係！」

謝帥山皺眉說道：「四爺，這又是何苦？」

方四爺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在江湖上也有江湖人的原則，方律既然不再與大家在一起，就不是弟兄們的朋友，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謝帥山嘆了一口氣：「眞有如此嚴重嗎？」

方四爺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除此之外，我已沒有別的路可走！」

方公館中，每一個人都表示願意支持方四爺的決定，士氣相當不錯。

方四爺忽然走到一個老人的面前，問：「顏先生，對於這件事情，你老人家的看法怎樣？」

這老人顴骨高聳，臉色青白，但却目光炯炯，他一直紋風不動的坐在一張高背靠椅上，從未開口說話，也沒有任何動作的表示。

他曾經是姑蘇城著名的名士，現在却是方四爺的智囊人物，也是方公館裏的帳房先生。

他叫顏穩。

他以穩字爲名，行事作風也是一貫以穩重爲主。

雖然方四爺站着，但這位顏先生却仍然老實不客氣的坐在椅子上。

他瞇着眼睛，從身邊的几子上拿起一杯巖茶，喝了兩口才慢慢的說：「我們已在陣上。」

「陣上？」方四爺眉心一聚：「是甚麼陣？」

「當然是戰陣。」顏穩說。

「陣上無父子。」方四爺的拳頭已揑起。

「方少爺雖然並非存心背叛，但在妖精煽惑下，無論甚麼事情也可能出現。」

方四爺說道：「所以，我們不能不防備！」

顏穩點點頭：「以方少爺一人之力，當然不可能對四爺產生巨大的威脅，可是，我們萬萬不可忽略了畫眉。」

「畫眉？」方四爺的眉頭彷彿打了個結。

顏穩點點頭，說道：「畫眉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現在還不清楚，只知道這人叫畫眉，他統領着的帮會，也就叫做畫眉帮。」

方四爺道：「顏先生忽然提起畫眉帮，未知是何所指？」

顏穩輕輕捋着顎下的鬍子，半晌才道：「方少爺雖然年紀輕輕，但却手段不凡，交遊廣闊，據老朽所知，方少爺與畫眉的交情，相當不錯。」

方四爺眼色一變：「顏先生是說，方律會和畫眉帮聯合起來，對付方某？」

顏穩淡然道：「方少爺血氣方剛，年少氣盛，敵人既然已把握着他的弱點，自然會按步就班，利用他和畫眉帮的關係，來對付我們。」

方四爺面色一沉：「先生果然智深慮遠，倘眞如此，我們的處境就會更加不利了。」

顏穩道：「常言有云：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四爺是明白事理的人也該明白老朽的意思了。」

方四爺沉吟着，他已明白。

謝帥山却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欲言又止。

(四)

六月二十八日，大安路一間茶館子裏，忽然傳來陣陣厮殺之聲。

十六個孔武有力，手持利器的大漢，追殺一人。

他們要殺的人，就是畫眉。

這人身手敏捷，武功厲害，但却身陷重圍，無法殺出一條血路。

殺不出一條血路，那就是等於無路可逃。

所以他只有死，死在血肉模糊之中。

他的半邊臉龐，幾乎變成了爛柹子一樣。

× × ×

一小時後，方律看見了這條可怕的屍體。

好殘酷的手段。

方律只覺得手脚冰冷，彷彿丢掉性命的並不是這個死人，而是他自己。

方律當然認得這個死人是誰。

他叫丁騰，是畫眉帮中最够義氣，最够朋友的好漢。

但他却不是畫眉。

畫眉並不姓丁，而是姓方。

方律就是畫眉！

祇羨鴛鴦不羨仙

(一)

七月二日，夜風温柔。

方律躺在柔軟的綠茵上，仰望穹蒼。

穹蒼無語，既無月色，也沒有一顆星光。

此刻，天地間唯一陪伴着他的，只有一人。

露絲就在他身邊，他躺着，她坐着，兩人都是那麼沉默，沒有融融細語，只有如膠似漆的目光，牢牢黏在一起。

世事如謎，他做夢也想不到，爲了周經理之死，他居然會愛上了「周經理的情人」。

周經理！

他怎配得上露絲？

不但周經理不配，世間上絕大多數人都不配。

她是那麼的高貴、勇敢、令人不敢逼視。

方律配嗎？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現在已失掉太多太多。

四爺不再承認他是方家的人，丁騰也已遠離自己，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他不再是方少爺，他也不再擁有丁騰那種難得的朋友。

現在，上天給他剩下來的，就只有露絲。

她的存在，甚至已比他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

這就是千古以來，人們一直歌頌和讚美的戀愛。

戀愛是神聖的。

但神聖的事不一定能令人感到愉快。

所以，戀愛往往也給予人類帶來無窮的痛苦。

但方律絕不計較，無論是苦是甜，他都願意嚐試，甚至死而無悔。

× × ×

夜風雖然温柔，但到了夜深時候，還是令人感到有幾分寒凉之意。

露絲的手有點冷了。

方律輕摟着她，問道：「妳是不是餓了？」

露絲說：「有一點點。」

方律凝視着她：「妳想吃甚麼？」

「椒鹽肉排麵。」

「那一家館子泡製得最好？」

「我的館子。」

「妳的館子？它在那裏？」

(二)

露絲的館子，就在她的房子裏。

她搬了，悄悄的搬了。

她搬到一座很偏僻的房子裏居住，在哪裏，方四爺的手下絕不容易找得着。

面。

她也沒有再去上班，沒有在賭場裏露面。

姚老媽子也回鄉下去了，是露絲趕她回去的。

上海不適合她這個胆小的褓姆。

所以，要吃椒鹽肉排麵，就得靠親自己動手。

在廚房裏弄了大半天，總算「泡製成功」。

麵很香。

酒更香。

他們吃麵、喝酒，然後緊緊擁抱。

燈光昏黃，細小的客廳裏有一張柔軟的沙發。

方律的臉龐很熱，全身上下似有火焰在燃燒。

他擁抱着露絲，兩人已緊貼在一起。

但他的一雙手還是很規矩，沒有再進一步侵犯她。

露絲却忽然輕輕解開襟前兩顆衣扣。

他看見了她半截雪白、堅挺、豐滿的乳房。

他怔住了，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忽然觸電。

柳下惠坐懷不亂，深獲世人讚頌。

但方律不是柳下惠再生，他也是個凡人。

他無法再規規矩矩了，他的手終於滑入露絲兩條修長而結實的大腿裏。

她的腰肢在扭動，看來就像是春泥上的一條蛇兒。

方律控制不住。

他終於粗野地撕開她的衣襟，瘋狂地抱住了她。

露絲穿的本來就不多，她腰肢下的藍裙，已褪落在地上。

她很快就完全赤裸。

方律伏在她胸脯間，吮啜她敏感的地方。

她的反應是熱烈的，她在呻吟，愉快地呻吟。

他也已像缺了堤的洪水，一發不可收拾。

他高踞臨下，已準備把她完全佔有。

但就在那刹那間，她側開了身子，拚命的搖頭。

方律的身子突然發抖：「妳……不喜歡我？」

「不！」她更用力地搖頭：「我喜歡你，我願意爲你做任何事。」

「那麽，現在給我，我需要！」他的聲音已接近乎哀求。

「我願意給你，但是，我們還沒有結婚。」

他吸了口氣，全身熱力已冷却下來。

「妳說得對，我們該結婚。」他凝視着她，緩緩地說：「我聽妳的說話，剛才的事，我很抱歉。」

露絲却掩住他的嘴唇。

她用的不是手，而是她的嘴。

她擁吻他，不讓他再說下去。

夜已深，閨中無語。

情到濃時，無聲勝有聲。

× × ×

他又熱了，全身每一寸地方都熱了起來。

和他熱吻着的，是他傾慕的女孩子。

他擁抱着的，是健康雪白，而且全身已赤裸的美麗胴體。

誰能在這種情況下，坐懷不亂？

他不能。

她也忽然彷彿控制不住，沒有再拒絕他。

誰也沒有勉強誰。

他們畢竟都是年青人，世間上又有誰能制止得了年青人的慾望和衝動？

× × ×

窗外透射進燦爛的陽光。

陽光漸漸照射到方律的臉上，他睜開眼，立刻就看見露絲清新甜美的美容。

「我已發現了一個秘密。」她在他的額上輕輕的吻了一下。

方律微微一笑：「是不是我睡覺的時候會打着鼻鼾？」

她睜大了眼睛：「哦？你怎麽會知道的？」

方律說：「是另外一個女人告訴我知道的。」

她皺着眉，鼓起了腮：「她是誰？」

「我的老媽子。」他一本正經地。

她跳了起來，大嚷：「你好壞！你好壞！」

她一面叫嚷，一面拳如雨下。

她的拳頭居然也眞有點力，方律疼得叫了起來：「妳快要打死老公了。」

「老公？」

「老公就是丈夫，妳不要我這個丈夫了？」

「丈夫有什麽了不起，你再胡說八道，我把你吞進肚子裏當作早餐！」

方律大笑，忽然抱起了她：「妳捨得嗎？」

「爲甚麽不捨得？我現在就先吃掉你的鼻子！」她居然眞的一口向他的鼻子咬下去。

方律嚇了一跳，連忙放開了她：「我的鼻子太軟，莫眞的咬掉下來。」

露絲吃吃一笑，說：「別杞人憂天，你的鼻子一點也不好吃，若眞的用它當做早餐，我不吐個半死才怪。」

方律雖然給她咬了一口，又給她拳如雨下打了一頓，但他還是很愉快。

他從來沒有這樣愉快過。

× × ×

露絲已準備了早餐。

那是一份洋化早餐，包括熱奶、煎蛋、火腿、還有牛排。

方律的胃口很好，很快就把桌上的食物灌進肚子裏。

露絲眯着眼，說：「好吃嗎？」

方律微笑：「好極了，比我的鼻子還好八百九十九倍。」

露絲也笑了，她看來也和方律一樣，感到很愉快。

但就在他們感到幸福已在眼前的時候，有人敲門。

露絲有點緊張。

方律盯着她：「誰知道妳在這裏？會不會是姚老媽子？」

露絲吸了口氣：「不會是她，她已回鄉下去了。」

方律臉色一沉，終於還是打開了門。

門外看不見人，只有一個麻布袋。

露絲的面色有點異樣：「那……那是甚麽東西？」

方律搖搖頭：「不知道。」

露絲說道：「我們必須打開它看一看嗎？」

方律道：「當然要看看，說不定是財神爺把一袋黃金送給我們。」

他的說話很輕鬆。

但他的神態却一點也輕鬆不來。

他終於打開了蔴布袋，把裏面的東西傾倒出來。

然後，他的臉色就變得比白紙還要蒼白。

露絲更忍不住尖叫起來。

蔴布袋裏只有一件東西，那是金菩薩的人頭！

(三)

方律是畫眉帮的首領，連方四爺也不知道，他就是畫眉。

這本來並不是方律的行事作風。

他一直沒有把這個秘密告訴方四爺，是因爲他曾經答應過一個人，絕不向外界洩露這一個雙重身份。

即使是方四爺，也不能說。

因爲創立畫眉帮的，並不是方律，而是方律的授業恩師。

師父要他成爲畫眉帮的帮主，他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够在上海灘佔一席重要的位置。

方律只服從兩個人的命令。

第一個就是方四爺，第二個人就是師父。

但現在，他簡直已無法容忍方四爺的暴行。

金菩薩之死，分明是方四爺手下的傑作。

這是一個警告。

一定是方四爺在警告他！

方四爺要他屈服下來，但方律却絕不是那種容易被屈服的人。

他決定去找師父！

× × ×

方律的師父，是個木匠。

他並不富有，但也不算太窮。

他現在已七十多歲了，但仍然和以前一樣，自食其力，每天都勤力工作。

他造出來的椅、桌、床、茶几，甚至是枴杖，都很好看，也很實用。

他叫歐忠恕，性情平易近人，絕少人知道，他曾經跟清兵打過仗，是個不怕死的革命份子。

他要推翻滿清，結果終於親眼目睹，中國的男人不必再拖着長長的辮子。

他本來大有機會，可以在軍政界大展身手，但他却悄悄地離開了戰場上的同伴，過着平淡而刻苦的生活。

然而，他畢竟還是江湖人。

他認識的江湖人，也爲數不少。

所以，雖然他是個木匠，但仍然時常和江湖中的人有所往來。

八年前，他收了方律爲弟子。

等到方律二十一歲的時候，歐忠恕告訴他，一個新的帮會已在上海成立，名爲畫眉帮。

畫眉帮有個空缺，這空缺居然就是該帮的帮主！

於是，方律成爲了一帮之主，而且在帮會中的綽號，就叫畫眉。

即使在畫眉帮中，也絕少人知道，方四爺的侄兒，就是帮主畫眉。

丁騰却是少數知道這秘密的人。

他尊敬歐忠恕，也尊敬畫眉帮的帮主畫眉——方律。

他的確是一條好漢，但這好漢子已慘死在別人的圍攻下。

再加上金菩薩之死，方律實在無法容忍下去。

他必須找師父，向他說明一切。

× × ×

歐忠恕是個出色的木匠。

當方律來到他屋子門外的時候，就已聽見鐵鎚敲釘子的聲音。

對於歐忠恕來說，這是世間上最美妙的音樂聲响。

方律敲門，但裏面仍然在鎚打釘子，沒有人把門開啓。

方律把門輕輕一推，却推開了。

他看見了一個人，正在拿着一柄鎚子，不停的在釘釘子。

方律臉上的血色忽然在刹那間褪得乾乾淨淨。

這人並不是歐忠恕，他也不是釘製木器，而是把一口一口長長的棺材釘，釘在一副漆黑的棺木上！

× × ×

棺木嶄新，而且還是漆好不久的。

在師父的家裏，怎會出現這麽一個人？怎會運來這麽一副棺木？

他陡地怒喝道：「停下來！你是甚麽人？」

這人全不理會，甚至連看也不看他一眼，仍然不斷的在釘棺材。

方律怒視着這人。

這人一直背向着他，等到方律終於向他撲過去的時候，他才冷笑回頭，一鎚向方律的臉上飛擊過去。

方律眼明手快，手一抄，已把鐵鎚抄接下來。

這人盯着他，冷冷說道：「方少爺，四爺正等着你回去！」

方律臉上的表情忽然僵硬。

這人只有一隻耳朵，正是「一耳聽八面」任南。

任南怎會在這裏出現呢？師父又在那裏？

方律想到這裏，再看看那副陰森可怖的棺木，忽然感到手足冰冷如雪。

「你……殺了師父？」方律的額上出現青筋，聲音顫抖得很厲害。

他並不是那種遇事慌張的人，但這時候，他却是驚怒已極，無法控制澎湃如怒濤的情緒。

任南笑了笑，就像隻狡猾的狐狸：「老歐身手不凡，我怎殺得了他？」

方律怒道：「他在哪裏？」

任南伸手向棺木一指道：「他躺在裏面。」

方律的臉色蒼白得可怕：「你果然殺了他！」

任南搖搖頭：「我早就說過，我沒有殺你的師父。」

方律眼睛裏滿佈血絲：「你沒有殺他，他爲甚麼會躺在裏面？」

任南淡淡道：「天下間會殺人的高手，絕不只是我一個。」

方律走到棺木前，用力把棺蓋移開。棺中有人，死人。

這死人果然正是歐忠恕。

一把鋒利銀亮的剪刀，仍然插在他的胸膛上。

這是致命傷，擊中的正是心臟，由此可見，兇手的確是個擅於殺人的高手。

方律的目光，凝注在那剪刀上。

他把剪刀拔出，看了好一會，忽然說：「這是廣東名匠何六公鑄造的。」

任南道：「我從來沒有到過廣東。」

方律道：「是尹錚！他常用這把利剪來修理手指甲！」

任南微微一笑：「你現在總算明白，我不是殺你師父的兇手了。」

方律冷笑：「是你唆擺尹錚這樣做的嗎？」

「你太看得起我了，」任南搖搖頭，說：「在組織裏，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脚色，尹錚是謝帥爺的人，沒有謝帥爺的意旨，他敢在這地方上胡亂殺人嗎？」

方律咬着牙，道：「沒有四爺的撑腰，謝帥山也同樣不敢在這裏大開殺戒。」

任南把棺蓋重新蓋好，說：「這副棺木，是我的小小心意，希望你們兩師徒不要嫌棄。」

他說完就離開這屋子。

方律大叫：「你們不要得意得太早，總有一天，你們會後悔莫及！」

任南的大笑聲，却也在這時候傳了過來。

（四）

露絲又換了居住的地方。

她並不太窮，短短時間內搬遷兩次，還是可以應付裕如。

但方律却還是很担心，他害怕有一天，方四爺會把她抓住，甚至殺死。

在方四爺的心目中，露絲是個歹毒的女人，是個狐狸精。

她若落在方四爺的手裏，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但在不久之前，方律怎樣也想不到，四叔父居然會是一個如此心狠手辣的人。

金菩薩、歐忠恕，還有露絲的母親，都死在方四爺恐怖手段之下。

他絕不能讓露絲也重蹈覆轍。

× × ×

晚膳並不算太豐富，但却很精緻、很可口。

方律尤其欣賞露絲泡製的葱爆肚片和生炒黃蟮。

「想不到妳的厨藝功夫這樣出色。」方律由衷地稱讚。

露絲看着他，臉上綻出了動人的微笑：「我厨藝功夫了得，又有甚麼用？」

「爲甚麼沒有用？」方律一怔。

「厨藝功夫再好，也不能用來打架，而你却有一手厲害的拳脚加夫，有甚麼爭執起來，我還不大大吃虧嗎？」露絲委屈地說，但忽然却又忍不住「哧」的一聲，嬌笑起來。

方律忙道：「我發誓，絕不會欺負妻子。」

露絲白了他一眼，道：「誰是你的妻子？」

「當然是妳嘛，」方律抱住了她的腰：「除了妳之外，我還會娶別的女人做妻子嗎？」

露絲瞪着他：「你要娶別的女人，誰管得着？」

「妳若對我存有半點懷疑，我們明天就結婚。」方律很認眞地說。

「你眞的要娶我？」

「當然是眞的，難道直到現在，妳還不肯相信我？」

「不！我相信你，但是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就算結婚，又有甚麼用？說不定我們還沒有完成婚禮，就已給人殺掉！」露絲長長的嘆了口氣，一臉無奈、悲觀的神色。

方律冷冷一笑：「惡勢力雖然圍繞着我們，但我有信心，可以把它消除。」

「不！這樣太危險了，」露絲關切地說：「我不要你冒險，我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繼續活下去。」

「妳眞是一個傻鴨子，可知道，在我們的面前，本有一條康莊大道，但却有一塊大石頭，阻攔着我們，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踢開！」

「你若踢不開它，脚會很疼的，甚至可能會跛掉。」

「我不怕！」

「律，我知道你是個英雄人物，但我們可以走另一條道路，避開這塊大石！」

「我不懂妳在說甚麼？」

「我是說，我們離開這裏，到南方去，」她的眸子裏閃動着美麗的光芒，「我有一個姨母，她住在江南一條幽雅恬靜的鄉村裏，她常常寫信給我，要我同去陪着她……」

方律在她臉上輕輕一吻，柔聲說：「我們一定會同去見她，但却不是現在。」

「爲甚麼現在不能去？」

「難道妳已忘掉母親是怎樣死的？還有金菩薩、丁騰！」方律的聲音充滿了仇恨：「丁騰是個好人，倘若可以改變，我寧願代替他死！」

「不！我不要你死！」露絲抱得更緊，似乎很恐懼眞的會失去他。

「我怎會死？」方律牢牢地盯着她的臉：「如果我運氣不錯的話，說不定在妳的肚子裏，已經有了我的骨肉，我的孩子呢。」

露絲嚷叫起來：「我不來了，你原來是個壞蛋！」

方律笑了笑：「大壞蛋生個小壞蛋，一定很有趣。」

「你再笑，我給你生一條豬出來！」她用力地在他的手臂上扭了一下。

「只要是妳生的，就算是隻河馬，也可以姓方，叫我一聲父親！」

露絲忽然痴痴的看着他：「不，我們生下的絕不會是豬，也不會是河馬，他一定是個強壯的男孩。」

「男孩！妳喜歡男孩？」

「嗯，而且越多越好，我的姨母有十一個孩子，只有兩個是女的。」

「十一個？」方律嚇了一跳，「這豈

不是很熱鬧嗎？」

「你不高興？」她仰着臉看他。

「不！」他的呼吸漸漸開始急促，「只要妳高興，三十個也無任歡迎。」

露絲甜蜜地一笑：「原來你也是個傻鴨子。」

他不再說話，輕輕地褪下她上半截的衣裳。

膚色賽雪，軟玉温香。

他還須說甚麼？又該說甚麼？

她闔上了眼睛，兩人的身子緊緊地貼在一起。

清門理戶除叛徒

（一）

每天晚上九點開始，就是雅月樓漸漸熱鬧的時候。

雅月樓是高樓，樓高五層，佔地廣闊，修飾華麗。

這不是酒樓，是青樓。

酒樓有酒，青樓也有酒。

但酒樓通常都不供應女人，對於好色之徒來說，當然不及這裏多姿多采了。

男人好色，那是天性，就像貓必定吃魚的道理一樣。

賣淫本來就是人類最古老的行業，只要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這種買賣就一定會存在。

雖然，不論古今中外，禁娼的論調和法例，經常存在，但禁者自禁，暗中達成交易者，仍然觸目皆是。

這是誰的錯？

傅權說：「誰都沒有錯，只要不是強姦，一個付出錢，一個付出勞力，又有誰錯了？」

他常說：「女郎們是要付出勞力的，不是白賺的。」

這兩句話，已成爲雅月樓的口頭禪。

× × ×

傅權是個圓頭大耳，鼻上有顆大黑痣的關西大漢。

他是雅月樓的「大保鏢」。

他威武壯大，嗜酒如命，甚至經常在雅月樓中，喝得爛醉如泥。

但在雅月樓，只要老闆不管他，誰也管他不着。

老闆很少管他。因爲這裏的老闆是方四爺，方四爺平時絕少會來到這裏。

他畢竟在社會中還很有點身份。

他甚至從不向外人提及，雅月樓是屬於他的。

× × ×

九點二十五分，傅權又有點醉了。

但幸好他只是略有醉意，還不算是酩酊大醉。

他在薔薇廳裏，遇見了一個人。

那是尹錚！

從七八天前開始，尹錚每晚都在雅月樓。

初時，他還找一兩個女人陪着，但後來却只是東逛西逛，直到天亮才離去。

傅權雖然常醉，但却並不糊塗。

他知道，這個姓尹的，是來跟自己爭吃這口飯！

他是這裏的「大保鏢」，手下十餘人，全是一流好手，誰想在這裏撒野，都一定要付出流血的代價。

尹錚憑甚麼在這地方上立足？

是方老闆的主意？

但即使是方老闆授意，尹錚要在雅月樓混飯吃，還不容易。

最少，他必須闖過關西鐵拳這一關！

傅權的拳頭，可不是開玩笑的，他曾經只用一拳，就把一個和他同樣粗壯的大漢，活活打死。

這並不是吹牛。

若不是爲了這椿命案，他也不會來到了上海。

他能夠獲得方四爺的重用，也不是全靠僥倖。

他曾經爲方四爺賣命，把他的仇家趕出上海。

那一役，他幹得很漂亮，尤其是他那

方律見到這陌生人，怒喝道：「你是什麼人？」

種悍然不懼，勇敢非凡的狠勁，更令到方四爺大爲讚賞。

在那時候，他的確需要這種人，來爲他押穩陣脚。

於是，傅權就在雅月樓，成爲「大保鑣」。

大保鑣自然有大保鑣的職責，但他也同時有更多的威風。

在雅月樓，不論上下諸色人等，又有誰敢對大保鑣無禮？

但這尹錚，却簡直沒有把他放在眼內，就算迎面相遇，也沒有向大保鑣點點頭，打個招呼。

這算是甚麼？分明是找樑子！

傅權決定要給這人重重的敎訓！

× × ×

薔薇廳是傅權最喜歡的一個地方，他認爲這裏够氣派，也够幽靜。

現在，這裏眞是靜得可以，沒有女人，也沒有人客，只有那可惡的尹錚。

傅權盯着他，冷冷道：「這幾天晚上，你老是陰魂不散的在這裏走來走去，可知道相當碍眼？」

尹錚淡淡道：「我知道。」

「既然知道，識相的就快點滾出去。」傅權絕不客氣。

尹錚道：「我不知道怎樣才叫『識相』，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會離開這裏的。」

傅權裂嘴獰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齒：「是方老闆叫你來的？」

尹錚却搖搖頭：「不是方老闆，是謝帥爺。」

「謝帥山？」傅權差點沒跳起來，「俺操你娘，他算是老幾？」

「老大。」

「大個鳥！大個狗屁！」傅權冷笑不迭：「他連天津的地盤都守不住，在上海還能有甚麼機會？照老子看，他連替俺抹脚也不如！」

尹錚冷冷地道：「你這番說話，若傳到方老闆的耳朶裏，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呢？」

傅權獰笑，喉嚨裏發出一種可怕的低嘯聲：「他不會聽見的，因爲你根本就沒有機會可以活着離開這裏。」

尹錚面不改色，只是淡淡說：「我知道你早就想殺了我，可是，我們之間，眞正有非殺對方不可的深仇大恨嗎？」

傅權嘿嘿一笑：「誰說殺人非要有深仇大恨不可？只要俺高興，俺要殺誰就殺誰！」

尹錚忽然嘆息着，道：「你雖然沒有大醉，但却不是一塌糊塗，又怎能當此重任？」

傅權道：「你果然是存心把我一脚踢走。」

尹錚道：「實不相瞞，這地方已易主了。」

「易主？」傅權臉色一變，「你在胡說甚麼？」

尹錚又嘆了口氣道：「謝帥爺既然已到了上海，自然要在這裏建立一番事業，而恰好方老闆早就想放手，不再經營雅月樓，試想，這樁交易，還不是水到渠成的嗎？」

傅權怒道：「你放屁！方老闆絕不會放棄這裏的，你們休要做夢！」

尹錚道：「你何不去問方四爺？」

傅權臉色鐵青：「俺會問，俺一定會問，但現在俺先要殺了你！」

就在這一剎那間，他的人突然有如豹子般躍起，向尹錚撲了過去。

他雖然身材魁梧粗壯，但動作之快，却是令人難以想像。

他的拳頭已擊向尹錚的胸膛。

但也在這剎那間，尹錚的脚已飛起。

傅權的拳頭雖然已幾乎打在他胸膛上，但這一脚却後發先至，踢中了傅權的左腰。

傅權身材粗壯，肌肉結實，但挨了這一脚後，居然連續向後倒退三步。

他的臉色變了。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他早已知道尹錚身手不弱，但還是想不到，尹錚的脚法竟然這樣厲害。

傅權猛吸一口氣，只覺得左腰疼得很厲害，差點連站也站不穩。

尹錚冷冷的看着他：「別再來了，我不想殺你。」

傅權怒道：「你不殺俺，但俺却要殺你！」

他又撲上去，但突然眼前一花，一個人攔住了他的去勢。

傅權一怔，瞪着這人。

這是一個年青人，他英俊不凡，但却面罩寒霜，目露逼人殺氣。

傅權突然心中一陣寒冷。

幸好這人的目光，並不是盯着他，而是看着尹錚。

尹錚目光也如刀。

「是你？」他冷冷的說出了兩個字。

「不錯，是我。」這人冷冷的回答。

傅權吸一口氣，道：「你是誰？」

尹錚覺得有點意外：「你居然會不認識他？」

傅權道：「我爲甚麼會認識他？」

尹錚道：「你跟着方四爺這許多年，却連方少爺也沒有見過，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方律？」傅權吃了一驚，怔怔地看着這個年青人：「你就是方四爺的侄兒方律？」

這人冷冷一笑：「本來是的，但現在已脫離了叔侄關係。」

傅權道：「這消息俺也聽過，爲甚麼會弄得這樣糟的？」

方律道：「很多事情，局外人是無法瞭解的，就像你居然會不認識我，在別人的眼中看來，眞是一件怪事。」

傅權道：「方四爺平時已很少到這裏，你更是從未到此。」

方律道：「但我現在來了。」

傅權道：「是甚麼緣故，令你忽然到此一遊？」

方律道：「爲了找人。」

傅權道：「找俺？」

方律搖搖頭：「我不是想找你，而是想會一會這位尹先生。」

尹錚目光收縮：「聽方少爺的口氣，似乎對尹某有着成見。」

方律忽然掏出了一把利剪，剪上赫然

染着血跡。

他把剪刀拋在地上：「你不妨仔細瞧清楚，這是不是你的東西？」

尹錚只是隨便的看了一眼，就已點了點頭，說道：「不錯，這是我在幾天前失去的。」

方律冷冷道：「是你把它失掉了？」

尹錚道：「它又不是甚麼無價之寶，失掉了也不必心疼。」

方律冷冷的看着他：「怎麼了？你殺了人，不敢承認？」

「殺人？」尹錚笑了笑，「我一生殺人無算，却不知道你在說我殺了誰？」

方律怒道：「你殺了我師父！」

「你的師父？」尹錚皺着眉：「你師父是在甚麼地方被殺的？」

「當然就在上海！」

「那麼，你找錯人了，」尹錚搖搖頭，「在天津，我曾殺人，在廣東，也曾殺人，但在上海，我連一隻螞蟻也沒有踩死過。」

方律冷冷道：「你以爲我會相信你的說話？」

尹錚沒有開口，却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

方律看着他，臉上完全沒有表情。

這兩人就這樣靜靜的對峙着，尹錚沒有動，方律也沒有動。

金碧輝煌的薔薇廳，變得靜寂有如墳墓。

傅權已遠遠的站開，他的酒意已被廳中的殺氣驅散。

也不知過了多久，方律突然從衣袋裏拿出兩顆銀光閃閃的銀球。

「哦？這就是你的武器？」尹錚終於說。

方律說道：「它們有個名字，就叫公道。」

尹錚問道：「公道？你要向我討回公道？」

方律點點頭：「是的。」

他說到這裏，尹錚的左肩突然微微移動。

見微知著，方律在那剎那間，已看出尹錚要動手了。

他還沒有動，尹錚整個人已向他飛撲過來。

方律身子立刻蹲下，擊出其中一顆銀球。

尹錚的脚同時飛起，銀球被踢出去，擊中一盞宮燈。

「波」的一聲，美侖美奐的宮燈，居然立刻四分五裂，散落在地上。

尹錚一脚踢開銀球，方律的拳頭已突然打向他的鼻樑上。

尹錚從來沒有遇上比方律更快的拳。

但方律也從來沒有遇上比尹錚反應更敏銳的高手。

就在這短短一瞬間，尹錚的臉側了開去，拳頭在他的左頰擦過。

方律這一拳，雖然使尹錚受到一定程度的痛楚，但却已不可能將他擊倒下去。

高手相爭，受傷在所難免。

而眞正的高手也深懂「挨揍之道」。

「挨打功夫」，往往比「揍人功夫」還更重要。

尹錚的左頰雖然疼極了，但戰鬥能力却完全沒有減弱，他甚至把握着這一個機會，欺身向方律纏了過去。

方律手上還有一顆銀球。

這種武器，其實也就是暗器。

雙方的距離若縮短了，方律的銀球，就沒有甚麼用處。

尹錚武功固然高强，臨陣搏鬥經驗尤其豐富，他這種打法，正是針對了銀球攻勢的弱點。

挨身肉搏戰，講的是氣力，但招式的變化，更能決定勝負存亡。

尹錚是摔跤高手，少年時就已在蒙古，把當時極負盛名的「摔跤王子」耶里沙擊敗。

他母親是蒙古人，直到尹錚十八歲的時候，才讓他回到父親的身邊。

這時候，正是尹錚施展摔跤技術的大好時機。

方律終於給他摔倒，背脊重重跌在地上。

這一摔之力，當然也不是開玩笑的。

但尹錚却沒有高興，而且連臉都變了顏色。

因爲方律雖然被摔在地上，但當他摔下的時候，尹錚的左手居然也已被方律反鎖住。

方律摔下，尹錚的人也同時被帶動，滾跌在地上。

這是敗中求勝的絕招！

尹錚怎樣也想不到，方律的招式居然會如此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但他也有敗中求勝的絕招。

當他和方律一起跌下的時候，雖然左手被制被反鎖着，但他的右手向衣襟內一伸，已多出一柄寒光四射、鋒利無匹的鋼刀。

他也許不想眞的殺了方律。

雖然方律已跟方四爺翻臉，但畢竟還是方四爺的侄兒。

尹錚若親手殺了他，無論如何絕不會是好事。

但方律却一定要殺他，而且他已無法逃避。

在這種情況下，他只有一個選擇。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 × ×

鋒刀已從尹錚脅下空檔處反手刺出。

雖然尹錚背對着方律，但這一刀他已算得很準，必定會插入方律的胸膛。

他並不想這樣做。

但他若手下留情，死在薔薇廳裏的人就，一定是他自己。

他還想活下去，在這洋場十里的大都市裏，幹出一番驕人的業績。

殺了方律雖然並不是一件好事，但總比自己先倒下去好得多。

但他這一刀却刺空了。

方律鎖着他左手的手，竟已鬆開，尹錚背後壓力驟減，但心頭却是一寒。

他怎樣也想不到，方律居然會在這時候鬆手。

他忽然發覺，自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他以爲貼身肉搏，會對自己有利，却沒料到，方律比自己更擅長此道。

這萬無一失的一刀刺空了，後果自然是不堪想像。

他巳把全副精神集中在這一擊。一擊不中，方律的殺手鐧也巳使出。那是歐忠恕的絕技——鑽穴神拳。拳如雨下，拳拳剛勁、兇猛。

方律一口氣在尹錚的身上，連續重擊二十五拳。

尹錚的右手巳軟垂，刀也巳鬆跌在地上。

他嘴角吐血，眼神散渙，戰意巳完全崩潰下來。

方律揪起了他，嘶聲道：「姓尹的，你為甚麼要殺我師父？」

尹錚氣若游絲，慘笑着說：「方少爺，你……殺錯人了，我……我眞的沒有殺你師父……」

「可惡，」方律臉色如醬，怒道：「你快要死了，為甚麼還不肯承認？」

尹錚又是一聲慘笑：「你說對了，我若眞的殺了你師父，到了這種地步，又還何必……否認……」

方律看着他，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奇怪：「眞的不是你？」

尹錚沒有回答。

他的頭垂了下去，呼吸巳完全斷絕。

方律的手忽然有點發抖，他喃喃地說：「不是你，是誰？不是你又是誰？」

那柄利剪，眞的是他失掉，然後被人利用，作為殺人兇器的？

方律盯着尹錚的屍體，忽然有點後悔了。

他不該下那麼重的拳，把尹錚活活打死的。但是，這時候才後悔，當然是巳經太遲了。

傅權忽然走了過來，拇指一豎：「方少爺不愧是方少爺，俺衷心的佩服，這姓尹的傢伙，不自量力，該死，該死！」

他忽然走到尹錚的面前，一腳踩了下去。

但他這一腳還沒有眞的踩下去，足踝就巳給一隻手扭曲。

那是方律的手。

傅權驚呼起來：「方少爺……」

他只是說出這三個字，方律巳把他拋了出去。

「好好殮葬他，若再欺負死人，我就要你陪他一起到地府裏！」

傅權本來是雅月樓中權勢最大的大保鑣。

但這時候，他却連自己也保不住。

他只好點頭不迭：「俺知道，俺一定照辦。」

方律不再看他，急步離開薔薇廳。

廳外有長廊，長廊外可見夜空。

空中明月巳升起，風中却帶着一種令人從心底冷出來的寒意。

其實今天不但不冷，而且還相當燠熱。也許冷的不是風，而是人的心。

哀莫大於心死。

方律的心沒有死，他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必須親自進行和完成。

但現在他的心却眞的很冷。

誰能讓他的心重新得到溫暖？

（二）

明月皎潔，星却不多。

謝帥山就在明月下，默默的站立着。

他沒有憤怒，只是覺得黯然神傷。

他只知道，一個跟隨着自己身邊巳十多年的手下，忽然死了。

兇手是方律。

方四爺的侄兒方律。

謝帥山並不討厭這個年青人，以前如此，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他知道，方律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

雖然他在黑道出身，但却有江湖義氣，有正義感。

他絕不會為了自己的利害關係，濫殺無辜。

尹錚之死，謝帥山居然不問情由，就巳原諒了他。

「我原諒方律」這句說話，他沒有說出口，但却是心中由衷之言。

他相信，無論在怎樣的情況下，方律殺尹錚，都一定會有某種逼不得巳，或者是無法控制的理由。

然而，這並不是說，方律沒有錯。

但就算方律錯了，謝帥山仍然願意原諒他。

因為他認為，這年青小伙子的本性實在不壞。

人誰無錯，只要不是存着歪心，即使是犯了嚴重的錯誤，又何妨給他改正的機會？

謝帥山就是這樣想。

但方四爺的火氣却比他大得多了。

× × ×

任南在大廳裏，給方四爺罵得體無完膚，狗血淋頭。

「我知道你曾經見過方律，為甚麼你放走了他，」方四爺氣得直跳腳：「現在，他又攪事了，雖然這一次死的不是咱們的兄弟，但謝帥爺那方面，又怎能向他交待？」

任南垂下頭，不敢反駁。

方四爺在廳中踱着方步，忽然下了一個命令：「我要抓住方律，而且不論死活，還有那個狐狸精，她是個婊子，這兩個狗男女都萬萬不能放過。」

任南吸了口氣，道：「殺那個女的，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方少爺……」

「方少爺方少爺，方他媽個屁！」方四爺又罵了起來，「這畜牲根本就不配姓方，你若再為他說話，以後再也不要來見我。」

他說得斬釘截鐵，毫無轉圜餘地。

任南不敢再說甚麼，方四爺又道：「這小子在外面，和畫眉帮的人有所勾搭，你可曾聽到甚麼消息？」

任南遲疑着，欲言又止。

方四爺臉色一變：「為甚麼裝啞巴？是不是我給你的錢不夠用了？」

任南大吃一驚，忙道：「四爺千萬別誤會，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只是……」

「只是甚麼，」方四爺沉聲道：「現在是甚麼時勢了？有甚麼說話，不妨直說：隱瞞着對你對我對所有的兄弟，都沒有好處。」

任南吸了口氣，半晌才說：「屬下得到了一個消息。」

「是壞消息？」

「是的，」任南道：「咱們在昨天晚上，抓住了一個叫韓飛天的傢伙。」

「韓飛天？是甚麼人？」

「他是韓百翼的兒子。」

「『妙手三叔』韓百翼？」

「正是這位老神偷。」

「韓百翼不是巳經病死杭州嗎？」

「是的，但是，他的兒子一直都在上海。」

方四爺盯着他：「你為甚麼要抓住這個老小偷的兒子？」

任南道：「因為我們發覺，他原來是畫眉帮的一份子。」

「畫眉帮！」方四爺冷哼一聲，「你在他口中問到些甚麼？」

任南道：「他巳供出帮主是誰。」

方四爺道：「快說！」

任南嘆了口氣，說道：「畫眉來自廣東。」

「廣東？」方四爺神色一變，「廣東的人，怎會在上海組織帮會？」

任南道：「畫眉原本也不在廣東，是從天津飛到廣東的。」

「天津！」方四爺瞪着眼睛：「你是說謝帥山？」

任南點點頭：「正是謝帥爺。」

「混帳！你給人愚弄了！」方四爺用力搖頭道：「十年來，謝帥山一直都在廣東，怎可能在千里迢迢之外，組織畫眉帮呢？」

任南道：「這正是謝帥爺城府深沉之處，雖然他的人遠在廣東，但這十年來，他不斷把錢送到上海一個人的手上。」

「送錢到上海？為了甚麼？」

「要組織一個勢力龐大的帮會，最艱難就是開始的時候，可說在在需財。」任南道：「他把錢送到上海，就是要成立畫眉帮。」

方四爺臉色一沉：「他連天津的江山都不要，為甚麼却要來上海弄鬼？」

任南說道：「在天津，他不想跟斧頭黨硬拚，因為他的妹妹，畢竟巳經嫁了邱泰。」

方四爺道：「但他却還是不甘就此沉了下去，所以人在廣東，心在上海？」

「不錯，這正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任南緩緩道：「而且，他早巳暗中跟邱泰勾結，先殺沙玉伯，造成緊張氣氛，引誘四爺入彀。」

方四爺點點頭：「為了要找帮手對付斧頭黨，我一定會把謝帥山招引過來，以為可以同仇敵愾，誰料却是引狼入室。」

任南道：「這正是邱泰和謝帥爺的計劃。」

方四爺凝視着他：「這些事，你巳查得很清楚？」

任南道：「錯不了。」

方四爺又點點頭，目露深思之色。

他忽然輕輕的揮了揮手，說：「這件事我會小心處理，我現在想一個人獨自靜下來。」

任南退下。

等到他的影子巳消失在門外的時候，方四爺忽然冷冷一笑，說：「他的說話，你都巳聽見了？」

大廳東方角落裏，緩緩地出現了一條人影。

這人赫然竟是謝帥山！

× × ×

方四爺倒了兩杯酒，一杯給謝帥山，另一杯給自己。

他從不為敵人斟酒。

但他却把一杯陳舊香醇的白蘭地酒，遞到謝帥山的面前。

謝帥山一口氣就把它喝光，然後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他默然不語。

方四爺盯着他：「你為甚麼毫不考慮就喝了這杯酒？」

謝帥山淡淡道：「我為甚麼要考慮？」

方四爺道：「你不怕杯子裏的酒有毒嗎？」

謝帥山道：「你也許會毒死別人，但却絕不會毒死我。」

「你有這份自信？」

「沒有這份自信，我早巳活不到二十歲。」

「我為甚麼不會毒殺你？」方四爺皺着眉頭，「難道你沒聽見任南剛才所說的話？」

「他說的每一個字，我都很清楚。」

謝帥山摸了摸鼻子，手指上的鑽戒閃動着刺目的光芒。

方四爺道：「你可知道，他說的事情，對你來說，是何等嚴重？何等不利？」

謝帥山道：「剛好相反。」

方四爺道：「我不懂你在說甚麼。」

謝帥山道：「任南剛才那些說話，的確很傷人，可惜他這一次傷害到的並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

方四爺忽然笑了，他把杯中的酒蕩來蕩去：「這是甚麼道理？」

謝帥山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你比誰都更清楚。」

方四爺哈哈一笑：「我當然很清楚，但別人却不知道，我們在穿開襠褲的時候，就巳一起到處闖禍。」

謝帥山道：「巳經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我深知你的為人，你也是一樣，知道我絕不喜歡偷偷摸摸行事。」

方四爺道：「但任南却在中傷你。」

謝帥山道：「謠言止於智者，他故意編造這樣的故事來誣陷我，就是要我們這兩副老骨頭內鬨！」

方四爺道：「他若說你是隻老鵝，也還罷了，但說你是畫眉，無論怎樣也騙不到我。」

謝帥山道：「這人不可靠。」

方四爺冷冷一笑：「我早就知道這混蛋心存大慾，野心勃勃，他殺人功夫不錯，挑撥離間的本領，更是高明。」

謝帥山道：「可是，他這一次却錯了，無論他以前掩飾得怎樣好，現在一下子就巳把狐狸的尾巴完全露了出來。」

方四爺終於把杯裏的酒一仰而盡。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任南畢竟跟隨我這許多年，現在要殺了他，當眞有點不捨得。」

謝帥山道：「我知道你向來念舊。」

方四爺冷笑了一下：「是新人也好，舊人也好，只要是叛徒，就得死！」

謝帥山沒有再說話。

他是方四爺的多年老友，自幼青梅竹馬一起長大。

他巳知道，該怎樣去處理這一件事。

（三）

長夜漫漫，對於一個睡不着覺的人來說，的確是一件難熬的事。

任南今晚睡不着覺。

他很興奮，因爲他的計劃，巳漸漸進入成功的階段。

「哼！方國亨老了！」他心裏這樣想：「人老了，就會變得沒有主見，變得糊塗。」

「老糊塗！」他忍不住心底裏笑了出來。

他在床下找出一個皮袋。

皮袋脹卜卜的，裏面全是大額鈔票。

錢！是多麼可愛！多麼美妙！

這是邱泰給他的，是斧頭黨的頭子邱泰！

爲了這些錢，他出賣了方四爺！

他要製造混亂，儘量使方四爺的內部分裂，完全分裂！

那個手上老是戴着巨鑽戒的謝帥山，任南一看見就覺得討厭！

這老混蛋，今次可有得瞧了。

他越想越得意，興奮地爲自己斟了一杯酒。

那是名牌子的酒，酒質很不錯，但他却還嫌太辣了一些。

他發誓，以後除了一等一的好酒之外，稍次的酒絕不沾唇。

他有了錢，自然應該要好好的享受一下。

酒入愁腸愁更愁。

但任南肚子裏的並不是愁腸。

他很愉快，嘴裏不斷的哼着小曲。

酒精的力量，漸漸使他亢奮起來。

他忽然打開了皮袋，在裏面取出一叠鈔票，然後就離開了寓所，叫了一輛黃包車。

他要車夫送他到丁曼春的家裏。

× × ×

丁曼春也睡不着覺。

當任南敲門的時候，她很快就打開了門。

「喲！怎麼又是你！」她眼波蕩漾，一臉風騷地。

她確是一個很騷的女人。

她有丈夫，但這個丈夫却是個胆小鬼，老婆的事，他從來不管。

甚至自己的頭頂巳變了顏色，他也不管。

因爲他本來就是一個靠老婆混飯吃的人。

丁曼春也確有天賦的本錢，她肌膚雪白，身材成熟誘人。

她迷住男人的功夫，更是一般女郎望塵莫及。

這幾天晚上，任南不斷「登門造訪」，就是想一親香澤。

但一連三晚，他都吃了閉門羹。

她說：「我老公快要回來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盾牌，一下子就把任南擋了回去。

雖然她不怕老公，任南更不怕，但這種事，還是寧讓人知，不讓人見的好。

但是，這却不啻是等於吊着任南的胃口了。

天下間的男人，都是這般德性，得不到手，越是窮追不捨的。

任南知道丁曼春絕不是甚麼三貞九烈的良家婦女，他知道只要下一番功夫，一定可以如願以償。

所以，今天晚上，他又來了。

× × ×

這一晚，他的運氣似乎很不錯。

他沒有再吃閉門羹，丁曼春把他帶進屋子裏。

「妳不怕老公回來嗎？」任南把身子挨近她，面上堆着笑容。

丁曼春拋了他一個媚眼：「他不中用，我把他趕走了。」

任南眉飛色舞地笑道：「妳眞的够狠心！」

丁曼春吃吃一笑：「若不是你老是纏着我，他也不會給我趕走。」

「這就對了！」他在她臉上親吻一下，「妳幹得很出色，妳老公不中用，就讓我來代替他。」

丁曼春把他一推，笑罵着說：「男人嘛，本來就是多半中看不中用。」

任南道：「我却例外，瞧！」

「呸！瞧甚麼！難看死了，我不看！」她急急轉過臉。

任南哈哈一笑：「妳以爲我把甚麼東西給妳瞧？大驚小怪的。」

她總算回過頭來，一瞧之下，連眼都花了。

她看見了一叠大額鈔票，在面前幌來幌去。

「這是不是眞的？」她睜大了眼睛。

「當然是眞的，」任南的左手巳開始有點不規矩，在她的大腿上摸索着，「難道妳以爲任家大爺，會用僞鈔來哄騙女人嗎？」

丁曼春却忽然冷冷一笑：「就算是眞的又怎樣？又不是全都給了我！」

任南盯着她豐富的酥胸，微笑着說道：「只要妳這裏裝得下，全部給了妳又如何？」

丁曼春瞟了他一眼：「大丈夫言出九鼎，說過了可不能不算數。」

任南哈哈一笑：「我甚麼時候騙過女人來着？」

不等他說完，丁曼春巳悄悄解開了衣襟。

她露出了上半截乳房。

任南呆住了。

她笑瞇瞇的，在他手上取過鈔票，然後全部塞進乳溝裏。

任南連呼吸也屏息了。

他又看見，這騷娘子在輕輕的解開褲帶。

「傻子，你還等甚麼？」她忽然像一條春情勃發的雌貓，向任南的身子挪動過去。

任南摟住了她的腰。

她的眼睛是水淋淋的。

但他的眼睛却彷彿巳快將噴出火來。

慾火固然可怕，慾火也往往同樣一發不可收拾。

任南的慾火巳燃起，他在她的臉上狂

吻，一雙粗糙的手不斷地在她身上摸索。

她軟綿綿的躺在地上，呻吟着叫：「你是不是眞的要强姦我了？」

任南巳埋首在她的兩乳間，鈔票一張一張在她乳房邊四散開去。

他再也豎不住了。

但就在這最要命的時刻裏，他聽見了一種極罕見的聲音。

然後，他的慾火就在一兩秒間，化爲烏有。

（四）

人類是萬物之靈，但却也有獸性。

當獸性一發，甚麼事情也可以幹得出來。

每天晚上，風流快活的人極多，就像是吃飯一樣，極之平常。

但在一億個風流快活的人裏，恐怕也沒有一個人，會曾經有過任南今晚這種遭遇。

——當他正要大展身手，向丁曼春「大擧進襲」的時候，他的屁股竟然中箭！

× × ×

箭長七寸五分，入肉却巳兩寸。

任南中的不是一箭，是兩箭。

兩邊屁股，各中一箭，這滋味也絕非旁人所能體會得到的。

更尤其是他中箭的一瞬間，本正是最銷魂蝕骨的時候。

他疼得連臉都白了。

他站直了身子，驚怒的程度巳達到了頂點。

屋子裏面居然還有人，而且是三個男人。

中間一人，身材矮小，模樣也長得有點古怪。

他看見任南屁股中箭，立刻鼓掌大笑：「射得好！射得精采！」

任南怒道：「你是誰？」

「丁曼春的合法丈夫朱雄是也！」這人哈哈笑道：「你要强姦我妻子，可不容易！」

「這算甚麼强姦！」任南怒叫起來。

他的確憤怒，但却是不敢輕擧妄動。

在朱雄左右，有兩個黑衣漢子，他們都蒙住臉孔，手裏却又弓又箭，活像狩獵的獵人。

但他們的弓箭都很短小。

只聽得左邊一人桀桀怪笑：「我射得比你準！」

右邊的一人却說道：「我射得比你强勁！」

朱雄道：「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射，射斷它！」

任南嚇得魂飛魄散，手掩要害，跳出窗外。

他跳得很快。

從這窗子跳出去，該是公路。

而這裏是地下，跳出去絕不會摔死。

但任南才跳出去，就巳看見一個彪形大漢正在窗外等着他。

一把兩尺長的尖刀，毫不留情地穿過了他的小腹。

大漢怪笑：「你本是『一耳聽八方』，但在色慾頭上耳朶就一點也不靈了。」

任南慘笑：「霹靂熊，你罵得對！」

他說完之後，就仆倒下去。

他的屁股上仍然插着兩支短箭。

方四爺的私生女

（一）

八月三日，上午天陰。

九點十五分，劉醫生從「小暖窩」奶白色的木門裏走出來，他臨走時不斷警告方律，一定要好好保護妻子，別再讓她幹粗重的工作。

「小暖窩」就是方律和露絲的家。

他們叫這屋子「小暖窩」，是在三天前才決定的。

到了前天，露絲不舒服，頭暈、嘔吐、胃口欠佳。

方律今天一早，就帶着這位劉醫生回來，爲露絲治病。

但一經檢查，就知道那不是病，而是懷孕了。

方律很興奮。

「我們終於有了孩子！」他眉飛色舞地說。

「瞧你這副樣子，要不要在報章上刋登出來？」露絲笑罵着。

方律在她的肚子上吻了一下：「乖乖，別鬧彆扭，你喜歡用甚麼名字？」

露絲笑道：「你在跟誰說話？」

「當然是我的孩子！」他神氣十足的說：「他也姓方，就叫方世玉好不好？」

「你簡直是個混蛋，將來生下來不論是男是女，就叫方混蛋好了。」

「方混蛋！這名字好極！但若一胎弄出兩個小靈精，另一個又叫甚麼？」

「荒謬！」

「對！就叫方荒謬！方家荒天下之大謬！」他抱着露絲，心情愉快極了。

這時候，外面忽然下起雨來。

雨點不斷打在窗子上，「小暖窩」顯得更寧靜，更可愛了。

× × ×

十一點五十八分，方律在厨房裏大罵混蛋。

他親自到菜市場裏，買了六隻鷄蛋回來，居然有五隻是壞的。

劉醫生說：「別讓她太勞碌。」

於是，他親自下厨，但還未大展身手，就巳發現鷄蛋不爭氣。

露絲看着那些鷄蛋，笑了。

「待妳老公去找那王八旦算帳。」

在小暖窩住了一段時日，他彷彿巳變成了一個平常的男人。

他抹窗、掃地、燒菜、甚至有時候親自動手洗衣服。

但這也是一種樂趣。

爲了幾隻微不足道的鷄蛋，他也居然會罵人。

露絲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說：「爲了避免再買幾隻壞蛋回來，這一次該由我親自出動。」

「我反對！」方律說：「醫生說，你不能太勞碌。」

露然笑了笑：「買鷄蛋這種事，你本來就不在行。」

方律說：「這一次，我學乖了。」

「怎樣乖法？」

「我們現在需要的，總共是六隻好蛋，對不？」

「但是你買回來的，却佔了五隻是壞蛋。」

「換而言之，六隻蛋當中，就有一隻好蛋，那麼，我現在買它一大桶回來，豈非一定可以挑選到六隻好蛋？」

露絲看着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你果然是很聰明，最少比公豬聰明兩三倍。」

方律一笑，抓起一隻桶子，就出門去了。

× × ×

十二點十八分，方律回來了。

他眞的買了一桶鷄蛋回來。

小暖窩的門沒有關上，他突然感到一陣寒意。

他加快速度，進入屋子裏。

露絲不在，屋子裏只有一封信。

他急拆閱，兩手已冰冷。

「黃沙碼頭，候教高招。」信上只有八個字，沒有上欵，下面也沒有任何人的簽字。

他氣得快要瘋了。

露絲在那裏？向自己挑戰的，哪又是誰？

現在，他唯一可以追查下去的辦法，就是到黃沙碼頭去！

(二)

黃沙碼頭是三教九流中人薈聚的一個地方。

當方律來到這裏的時候，不少人向他投以注視的目光。

他是方四爺的侄兒，有人一眼就已認出了他。

方家叔侄不和，消息靈通者也早已知曉。

但這些人只是好奇地瞧着他，沒有任何人和他接觸。

方律東張西望，忽然看見了一張印象深刻的臉孔。

關大猛！

× × ×

關大猛神色冰冷，目光有如刀鋒般盯在方律的臉上。

方律向他走了過去。

「是你擄走了露絲？」

關大猛搖搖頭：「我從來沒有擄人勒索的習慣。」

方律道：「你爲甚麼會在這裏？」

關大猛冷冷道：「因爲我知道你會來到這裏，所以就在這裏等你。」

方律道：「我要你先釋放露絲。」

關大猛冷笑：「我已說過，沒有擄走甚麼露絲。」

方律大喝道：「不是你擄走她，又是誰？」

關大猛道：「我不知道。」

方律目光一閃：「是誰告訴你，我會來到這裏？」

關大猛冷冷道：「你沒有知道的必要，我也沒有必要向你說出來。」

方律皺眉道：「你現在是不是要爲尹錚報仇？」

關大猛道：「不是爲了報仇，而是爲了要保護謝帥爺。」

「我不懂這是甚麼意思？」

「你是個危險人物，既然能殺得了尹錚，說不定總有一天，也能殺了謝帥爺和我。」

「所以，你現在就想先解決了我？」

「是的，」關大猛冷冷地說：「謝帥爺待我不薄，我不能讓你這個危險人物威脅着他的安全。」

方律嘆了口氣：「你們都錯了。」

關大猛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方律道：「四爺並不是那種值得你們信賴的人，他只是在利用你們，去對付斧頭黨！」

關大猛道：「但當日一力主張我們先到上海，投靠方四爺的人，却也是你。」

方律道：「只因爲當時我對四叔父的瞭解還不够深切。」

關大猛道：「現在又怎樣？」

方律道：「我已知道得太多，他令我這個侄兒大感失望。」

關大猛冷冷一笑：「你以爲自己眞的知道所有眞相？」

方律道：「是的。」

關大猛冷笑不迭：「果然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方律眼色一變：「你在說甚麼？」

關大猛道：「你對事物的觀察能力，比白痴還更不如，白痴雖然甚麼都不懂，但却也未必會顚倒是非，好歹不分。」

方律咬着牙，大聲怒喝道：「露絲在哪裏？」

關大猛道：「我沒有見過露絲，我不認識她，更不知道她在哪裏。」

方律臉色一寒。

關大猛又道：「我現在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殺了你！」

他眞的出手，突然像猛虎般向方律撲了過去。

他雙掌疾擊，拍向方律的面門。

方律以拳急擋，關大猛的脚忽然又已踢向了他的小腹。

極快的拳脚功夫！

若是換上了別人，這一脚必然是挨定了。

但方律却不是別人，他的動作和反應，絕不會比對方稍慢。

他以一脚還一脚，擋開了這要命的一擊。

兩人就在這碼頭旁邊，展開激烈的生死戰。

× × ×

關大猛越戰越勇，好像已把生死置諸度外。

這般氣勢，連方律也有所不及。

他心中畢竟還有牽掛。

他不能死，他必須要救回露絲。

就算是露絲已經平安無事，他也不能死。

他還要等待着自己的骨肉出生，他已經是別人的父親了。

孩子生下來又怎樣？是不是可以死了呢？

當然不！

他必須要負起做父親的責任，而且，他和露絲並不打算只生一個孩子！

這些事，無疑就像是沉重的枷鎖。

他知道這一仗自己必須要贏，但却絕不能死！

所以，他敗了。

——能贏大錢的人，通常都是賭得狠，甚至是孤注一擲，一副牌就全都押上去的賭徒。

——能够完成最艱鉅任務的刺客，往往也是亡命之徒。

因爲這種人不要命。

不要命的人，也就是世間上最可怕的一種人。

方律本也不怕死。

但那些無形的枷鎖，却把他這個人悄悄地改變了。

× × ×

方律的臉腫了，滿嘴是血。

他的肋骨也好像斷了幾根，連呼吸也感到困難。

他曾經使出鑽穴神拳，但這一次却不靈了。

關大猛終於把他擊敗，他躺在地上，已再無還手之力。

方律衣衫盡濕，臉上的表情就像隻鬥敗了的公鷄。

一把利刀，已抵着方律的咽喉。

方律眼睛裏掠過了悲哀的神色，覺得自己對不起露絲，更對不起還沒有出世的孩子。

關大猛目中殺氣正濃。

他冷冷的說：「再見了！」

然後，他仆倒了下去。

(三)

兩高手在碼頭決戰，一個敗了，一個死了。

死的居然不是方律，而就是穩操勝券的關大猛。

方律的臉色更蒼白。

雖然他沒有死，但這意外的發展，却使他大大吃驚。

當然，他若死在關大猛的刀下，也就不會吃驚了。

死人無所懼。

人們所恐懼的，是在還沒有死亡的時候，想到了死神的降臨。

等到眞的死了，一了百了，這個「怕」字也無從說起了。

他用了很大的力量，才能使自己站起來。

關大猛死了，他的背脊上，赫然揷着一柄鋒利的斧頭！

× × ×

殺人者已在人叢中消失。

方律沒有看見這個人，他只能看見那柄曾經救了自己性命的利斧。

這人是誰？爲甚麼會在這時候出手救了自己？

還有那柄斧頭……

難道是斧頭黨的人殺了關大猛？

想到這裏，他忽然手足冰冷。

他似乎隱隱感覺到，自己已犯了某種錯誤。

但這錯誤是甚麼？

他却是無法明確肯定出來，只覺得腦袋裏亂成一片。

就在這時候，一輛汽車在他的身邊停了下來。

一個人在車廂裏向他輕輕招手：「快進來！」

方律却沒有立刻上車，只是呆住。

汽車裏的人，居然是露絲！

× × ×

開車的是錢皮六，他是個身材普通，相貌也很平凡的人。

他在兩年前，正式成爲畫眉帮的一份子。

方律一跳上車子，忙問：「你在那裏找到露絲？」

錢皮六說：「找到她的不是我，是賴卓。」

賴卓是畫眉帮裏的一個出色人材。

方律道：「是誰擄走了露絲？」

錢皮六說：「是方國亨的人。」

「賴卓呢？」

「他……他幹翻了對方四個好手，把露絲小姐交了給我。」

「我是問，賴卓怎樣了？」

錢皮六的臉在發青，沒開口。

「他死了，」露絲忽然啜泣起來：「是我累了他，是我害死了賴卓。」

她伏在方律的膝上，哭得很傷心。

方律渾身在發抖，眼睛睜得比銅鈴還要大。

露絲抹了抹眼睛，說：「我們不要再逗留在這個鬼地方好不好？」

方律咬着牙，說：「我們一定會離開這裏，但必須先讓方四爺知道，他隻手不能遮天。」

他已經下了决心，要跟自己的叔父火併！

若是在兩三個月之前，有人告訴他會發生這種事，那麼他一定會認爲這人是個瘋子。

這簡直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但現在，這種事已眞的來臨了。

世事如謎，又有誰能知道明天的一切，將會變成怎樣？

(四)

下午五點正，方公館牆上的大鐘準時敲响五下。

這座大鐘看來像十年前一樣，沒有改變。

但在方公館裏而發生的變故，却是太多了。

謝帥山坐在沙發裏，手中捧着一頂帽子。

帽子已很殘舊，是十年前，他在天津送給關大猛的。

關大猛只戴了半年，就沒有再用。

廣東不冷，戴不戴帽子也沒關係。

但這十年來，他一直都把它存放得很好。

可是，從今後起，他再也用不着這頂帽子了。

謝帥山的手很冷。

在他身邊的人，現在就只剩下了霹靂熊。

× × ×

霹靂熊的眼睛，紅得就像是一團火。

但他甚麼也沒有說。

他不會流淚。

就算流淚，也不會在這種時候，這個地方。

但他却已隨時準備流血，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爲尹錚和關大猛報仇。

還有雷滾！

是誰把他們一個一個的害死？

斧頭黨？狐狸精露絲？聶獵？畫眉帮？方律？

統統都是兇手，統統都不能放過！

謝帥山忽然把那頂帽子遞給霹靂熊：「這是老闆的，你要不要？」

霹靂熊還是一字不說，但却毫不考慮的，就把帽子戴在自己的頭頂上。

他的頭太大，這頂帽子未免狹窄了一點。

但他不在乎，就算是帽子裏有條毒蛇，他也不會把它除了下來。

謝帥山凝視着這個巨人，忽然說：「我問你一件事，你必須老實回答。」

霹靂熊點點頭。

謝帥山道：「老闆曾經在天津自殺，有沒有這件事？」

霹靂熊聽得一怔，但隨即點頭說：「有。」

謝帥山道：「是爲了甚麼事？」

霹靂熊道：「當時我不知道。」

謝帥山道：「現在呢？」

霹靂熊默然片刻，忽然從衣袋裏取出一幅照片。

照片已很殘舊，連紙都已變黃。

謝帥山接過照片，看了一眼，忽然長長的嘆息一聲，道：「那時候，老闆還年輕，正是年少痴情，不知世途險惡，人心難測。」

霹靂熊道：「老闆是個好人。」

謝帥山看着照片，喟然道：「但和他一起拍照的女人，卻是個蛇蝎心腸的毒女人。」

霹靂熊道：「她叫金香華，是上官碧華的姐妹。」

謝帥山道：「金香華也就是金菩薩，當時她在上海有了麻煩，到天津暫避風頭，但老闆却很倒霉，遇上了她。」

霹靂熊道：「金菩薩年輕時，是個很騷媚的美人兒。」

謝帥山道：「她是歡場中人，對男人從來都沒有眞情眞義，但老闆却太認眞了，他給這婆娘迷得茶飯不思，最後却還是不歡而散。」

霹靂熊道：「那一次，他險些掉進枉死城裏。」

謝帥山道：「是你救了他？」

霹靂熊承認：「老闆對我恩重如山，就算我救他一百次，我還是一輩子欠他的情。」

謝帥山嘆了口氣：「金菩薩現在也已死了，但她的死，絕不簡單。」

霹靂熊道：「這是不是一個陰謀？」

「當然是陰謀，」謝帥山緩緩道：「但眞相如何，我們仍然不清楚。」

「帥爺有甚麼主意？」

「有，」謝帥山忽然拉着霹靂熊的手：「從現在開始，我命令你二十四小時保護着我，沒有我的准許，不得擅離職守，否則，你以後再也不要見我！」

霹靂熊呆住。

謝帥山從來沒有發出過這種命令。

二十四小時保護着謝帥山，霹靂熊並非不願意，但老是跟着帥爺，又怎能去找仇敵報仇？

他很快就明白了謝帥山的眞正用意。

帥爺並不是眞的要他日夜保護，而是不想他去冒險！

霹靂熊沒話說，只好點點頭，說：「我明白了。」

謝帥山看着他頭上的帽子，忽然又嘆道：「今日的方律，是否也很像當年的關大猛？」

（五）

八月六日，晚上十點二十五分，女神夜總會已高朋滿座，席無虛設。

自從周經理死後，這裏的經理就不姓周，而是姓郭。

郭仁本是女神夜總會的侍役領班，周經理逝世，由他繼任，那也是很適合的人選。

自他上任經理以來，生意比以前還好了一點。

郭仁當然很高興，但方四爺近來情緒惡劣，夜總會的生意是好是壞，他根本就沒有理會。

× × ×

台上的女歌手，是有「小黃鶯」之稱的沈貝珠。

她人美、嗓子更美，一曲「四季情歌」，博得滿堂熱烈掌聲。

郭仁從心底裏笑了出來，他對沈貝珠很滿意，對自己的手法更滿意。

——沈貝珠本是一家夜總會的女歌手，有她押陣，場子特別旺。

——那夜總會的老闆，當然是不肯放人。

——於是，郭仁就把這老闆的兒子，痛毆一頓，還把他的頭髮剃光。

——那夜總會的老闆大爲震怒，正要找郭仁算帳，家裏的黃狗忽然狂吠不已，他一看，不由面色大變，那黃狗的左後腿竟然不見了，滿地都是鮮血。

——那是郭仁的警告：再不識相，砍掉你兒子的腿！

結果，郭仁成功了，沈貝珠轉了場子，在女神夜總會主唱。

有沈貝珠在，自然少不了闊客捧場。

就像大銀行家姚萬富，他對沈貝珠可說是一往情深，聲言誓要追求到手，娶她爲妻。

姚萬富是很認眞的，他還沒有四十歲，仍然未婚，雖然不算怎樣英俊，但却也絕不難看，一般人都認爲，他很有希望可以贏得美人芳心。

他已囑咐郭仁，當沈貝珠唱完這一曲「四季情歌」後，就邀請她過來，喝一兩杯酒。

以往，沈貝珠都不會拒絕。

但這一次，她唱完之後，就回到化妝間裏，再也沒有出來。

姚萬富初時還沒有着急，很耐性的在等待。

但半小時過去了，沈貝珠還是沒有出來。

這位大富豪已等得有點不耐煩。

郭仁忙道：「姚先生，待我去催她一下。」

姚萬富沒有說甚麼，只是拉長着臉，

不斷的喝酒。

郭仁匆匆進入化妝間，東張西望，最後才在一張高背沙發裏找到沈貝珠。

「唉！姚董事長已等妳很久了，妳在這裏幹甚麼嘛？」他皺着眉頭說。

沈貝珠盯着他，冷冷的說：「今天我不想陪任何人喝酒。」

郭仁的臉一沉：「這是甚麼話？人家可沒有虧待妳，只要妳答應跟他在一起，我保證妳享盡富貴榮華，再也不必在這裏唱。」

沈貝珠嘿嘿一笑：「他給你多少好處？你居然會做起媒人來了？」

郭仁道：「他是個明白人，妳若嫁了給他，對咱們夜總會自然是一項嚴重的損失，我相信，不必郭某開口，他也會給咱們補償。」

沈貝珠冷笑着：「少打如意算盤，就算我肯，我的哥哥也不肯。」

「妳的哥哥？」郭仁一怔：「妳有個哥哥？」

「他叫沈正偉，他常常對我說道：城市裏的人靠不住，他要我嫁給鄉下裏的阿牛。」

「鄉下裏的阿牛！」郭仁陡地大笑起來：「這豈不是鮮花插在牛糞上了？」

「這是我的事，你少管！」

「胡說！妳哥哥簡直是個猪。是個蠢材！」

「你敢在他面前這樣說嗎？」

「爲甚麼不敢？」郭仁冷冷一笑：「他在哪裏？」

「你跟我走！」沈貝珠站了起來。

郭仁毫不考慮，緊跟着她，從夜總會的後門走了出去。

× × ×

女神夜總會的後門，很少人會從哪裏出入。

門外是一條小巷，在晚上，更是顯得深沉可怕。

郭仁忽然覺得有點不對勁：「沈貝珠，妳在攪甚麼鬼？」

忽然間，一道强烈的光綫，向他射了過來。

他連眼都睜不開，不由怒叫：「是甚麼人！」

但他得到的答覆，却是迎面而來的鐵拳。

「砰」然一聲，他的臉已被打得一場糊塗，鮮血四溢。

那一道强烈的光綫，仍然照射在他的臉上。

他又驚又怒，正要呼叫，一把明幌幌的刀子已抵着他的咽喉。

「我不想你死，但你若自己要找死，那可沒辦法！」一個人冰冷的聲音，在他的耳朵邊響起。

郭仁也不是沒見過陣仗的人，但這時候還沒弄清楚對方是何許人也，就已大大的吃虧。

雖然，他驚怒到了極點，但却不得不沉靜下來。

照在他臉上的光綫，是從一支電筒發射出來的。

對方有多少人，郭仁不知道，但最少也有兩個以上，那是可以肯定的。

因爲開着電筒的人，站的位置較遠，而一拳把他打得面上一場糊塗的人，就在眼前。

「你就是郭仁？」那是一個黑衣人，身材不高，但拳頭却很够勁。

郭仁點點頭：「我就是郭仁。」

黑衣人道：「你怎會成爲女神夜總會的經理？」

郭仁張大了嘴巴，却答不出來。

黑衣人冷冷一笑，說道：「是不是不敢說？」

郭仁抽了口冷氣，終於說：「是方老闆提拔的。」

黑衣人冷冷道：「閣下何德何能，方國亨居然會重用你？」

黑衣人在他的臉上捏了一下：「你不知道，我可清楚不過，方國亨重用你，是爲了要答謝郭大娘，而你也就是郭大娘唯一的弟弟。」

郭仁吃了一驚：「那又怎樣？」

黑衣人道：「方國亨沒有兒子，却有一個私生女，而且是個混血兒，她的母親是法國人，早已死了，她留下一女，方國亨不敢公開承認，就把她交給郭大娘，把她撫育成人！」

郭仁楞住了，半晌才說：「你們要怎樣？」

黑衣人說：「老實說，咱們也只是小脚色，當家的要咱們辦一件事，能否成功，就要看郭兄是不是願意合作了。」

「是甚麼事？」郭仁顫聲說。

黑衣人說：「咱們想知道你姐姐郭大娘的住址！」

郭仁吃驚道：「你們要對付麗娃？」

說到這裏，倏然住口，他不該把「麗娃」這兩個字說出來的。

黑衣人手裏的刀又在他咽喉上劃來劃去：「我們要怎樣幹，你最好不要胡亂猜測，你少担心別人，先顧着自己的性命好了。」

郭仁吸了口氣：「我若說了，你們是不是饒我一命？」

黑衣人道：「這個自然。」

郭仁道：「好，我說。」

黑衣人道：「咱們有車子，你跟咱們一起去！」

郭仁面色一變，但到了這時候，他已再無選擇的餘地。

他只好穿過這條小巷，在黑衣人的脅持下，登上一輛黑色的汽車裏。

獅斧鳥大火併

（一）

凌晨一點正，方公館中燈火輝煌，亮如白晝。

現在並沒有賭局，也不是在開舞會。

方四爺頹然地坐在沙發上，臉色難看到了極點。

他已接到消息，一個壞消息。

麗娃給畫眉帮的人帶走了。

在郭大娘的屋裏，方四爺的手下發現了兩具屍體，正是郭大娘和郭仁兩姐弟。

「畫眉帮！」方四爺忽然把手裏的一隻瓷杯子摔個稀爛，「這太過份，太放肆了！」

這時候，他再也無法掩飾自己和麗娃之間的關係。

他承認了麗娃就是自己的女兒。

可是，當他勇於承認這些事實的時候，麗娃却已成爲了敵人階下之囚。

他該怎辦？他是否已束手無策？

× × ×

在同一時間，方律也在大發雷霆。

他是畫眉帮帮主，而這時候，他已把畫眉帮所有的弟兄，都召集到一間大屋子裏。

一個黑衣人，正在給方律駡得狗血淋頭。

「你幹得太離譜了，我要的只是麗娃，並不是郭大娘和郭仁的性命！」

「郭仁是個壞蛋，殺之不枉。」這黑衣人正是錢皮六。

方律冷冷一笑：「就算郭仁殺之不枉，但郭大娘又怎樣？她只是一個手無寸鐵的婦人，你居然也下得了毒手！」

錢皮六吶吶道：「我們本來沒有傷害她的意思，但這婦人很兇，而且高呼大叫，所以……」

「所以你們就把她殺了！」方律怒氣上冲，「這算是甚麼英雄好漢？若是丁騰、賴卓仍然活着，他不揍扁你們的腦袋才怪！」

提起了丁騰、賴卓兩人，衆人都是黯然無語。

過了很久，方律才再開口：「麗娃是方四爺的女兒，她落在我們的手上，對我們來說，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但我們也切莫太高興，要擊敗對手，還要付出相當代價。」

「我們不怕！」錢皮六說。

「我們要爲丁騰和賴卓報仇！」又有人說。

「還有韓飛天，他也給方四爺的手下殺害了！」另一人說。

「大家冷靜下來！」方律沉聲說：「我已有了計劃，一定可以讓畫眉帮大振雄風！」

屋子裏立刻變得鴉雀無聲。

每個人都在等待着激烈的戰鬥來臨。

（二）

戰鬥終於爆發，地點就在一間已廢棄多時的鋼鐵工場內。

畫眉帮佔據地利，高居臨下，在一堆廢鐵上等待方四爺。

方四爺親自到場，他大駡方律大逆不道。

方律沒有開口說話。

麗娃在他的手上，方四爺是非拚不可的。

爲了丁騰、賴卓之死，方律也不能不拚。

但這還不是全部的原因。

也許他們之間最主要的衝突，就在露絲身上。

因爲方四爺不能容納露絲存在！

這是一個死結，是絕對無法打開的死結。

所以，他們只好在武力上解決。

× × ×

方四爺並不是那種好勇鬥狠的首領人物。

他喜歡以和平的手段，來解決紛爭。

但這也要看情況而定，當和平手段根本無法可以平息紛爭的時候，自然也唯有訴諸武力。

沒有人知道他心中的感受如何。

方律也不知道，他只知道，爲了露絲，爲了孩子，他不能不拚。

他認爲，這是逼虎跳牆。

一場慘烈的火併，就這樣展開了。

每一個人都在苦拚，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完全沒有半點轉圜的餘地。

這是以硬碰硬，誰也沒有甚麼便宜。

是誰造成這種局面的？

方律已無法清楚的加以分析。

還不到十五分鐘，雙方都倒下了不少人。

有人重傷，有人當場不治，死於武器之下。

活着的人，只要還能站着，就得苦戰到底，絕對不能有半點鬆懈。

因爲，一鬆懈就得死。

誰也不能在這種形勢下，稍有慈悲之心。

你若手下留情，那麼死的就不是敵人，而是自己。

他們簡直已變成了一羣野獸，瘋狂的野獸。

正當每個人都在苦戰不休，也無法休止下來的時候，忽然有人大聲嘶叫：「停下來，統統都停下來，聽我說幾句話！」

這聲音很响，也很震人心絃。

他們終於停下來，每一雙眼睛都看着那個人的臉上。

那人正是從天津南赴廣東，不久之前又再重回北方上海的謝帥山。

× × ×

鴉雀無聲，衆皆默然。

謝帥山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向方律走了過去。

「方兄弟，你能不能聽我幾句說話？」他神情肅穆地盯着方律。

方律吸了口氣，說：「到了現在這種時候，恐怕無論你說甚麼，都不會有甚麼用處。」

他說到這裏，嘆息一聲，緩緩地接道：「但我仍然想聽一聽。」

謝帥山把一張照片交給方律。

「你認得這兩個人嗎？」他問。

方律看了一會，眼色有點異樣，但終於還是點了點頭：「我認得，那是關大猛和金菩薩，只是，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他們還很年輕。」

謝帥山嘆道：「那已是十多年前拍攝下來的了，那時候，關大猛對金菩薩，可說是一往情深。」

方律說道：「這又對我們有甚麼關係呢？」

謝帥山道：「你是不是曾經向金菩薩問過有關女神夜總會的事？」

方律一怔，半晌才道：「是的。」

謝帥山道：「她怎樣說，我不必親耳聽見，也可以猜想出來，無論怎樣，她一定會對方四爺加以誣陷，說他是個心狠手辣，不擇手段的惡賊！」

方律冷冷一笑：「她爲甚麼要這樣？

她何必無緣無故中傷方四爺？」

謝帥山冷冷道：「你眞是個笨人，你可知道，她和上官碧華的關係？」

方律道：「她們是好姐妹。」

謝帥山道：「你又可知道，上官碧華是屬於那一個帮會的人？」

方律道：「她是甚麼帮會的人？跟我們都沒有關係。」

謝帥山道：「所以說，你眞是太糊塗了，上官碧華是邱泰的同黨，她也是斧頭黨的人！」

方律的臉一陣蒼白：「斧頭黨？」

謝帥山冷冷一笑，道：「不但她是斧頭黨的人，金菩薩也是一樣，十餘年前，金菩薩把關大猛弄得神魂顚倒，險些自殺身亡，若不是霹靂熊及時把他救活，世間上早就已經沒有關大猛這個人。」

方律的心忽然沉了下去。

倘若謝帥山說的都是事實，那麼，金菩薩的說話，根本就完全不能相信。

金菩薩是個怎樣的人，方律並不會放在心上，但露絲却曾指使自己去問金菩薩有關女神夜總會的事情，推算起來，露絲存的又是甚麼心？

但他馬上就否定了謝帥山的說話。

「王師長是金菩薩的丈夫，方四爺派人殺了他，他倆夫婦是受害者，這一切又該怎樣解釋？」

謝帥山嘆了一口氣說：「這也難怪，你在江湖上，畢竟還是個雛兒，根本就不知道世間上，有種人裝死的技術是第一流的。」

方律冷笑：「你是說王師長裝死？」

謝帥山道：「你以爲他死了，其實那只是僞裝的，他仍然活着。」

方律冷冷道：「除非我馬上看見他，否則你的說話，我連一個字都不能……」

但他只是說到這裏，他的嘴巴就僵硬了。

因爲他看見了一個絕不可能出現的人，正活生生的出現在這鋼鐵工場裏。

那是分明已經遇襲身亡的王師長。

（三）

王師長沒有死，最少，他現在還能走路。

但他的情況，相當不妙。

他的眼角給打腫了，身上也有被擊傷的痕跡。

但無論怎樣，他絕對沒有死。

那一天，他果然是在僞裝死去。

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理由大概有兩個：第一，他是在存心挑撥方律，讓他以爲方四爺是個心狠手辣的人。第二，他是要藉此製造形勢，使方律相信金菩薩的說話。

這眞是好絕的妙計。

——那時候，金菩薩的丈夫「遇襲身亡」，方律又怎會懷恨，金菩薩其實是在演戲，好讓他相信她所說的一切？

想到這裏，方律如墮千年冰窖，全身冰冷如雪。

金菩薩竟是這樣的女人。

露絲呢？她又在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呢？

她會是第二個金菩薩嗎？

方律不敢想下去，他幾乎忍不住要跪了下來

他似已無法支持下去。

只是，現在還不是跪下去的時候，無論露絲扮演的是一個怎樣的角色，他最少要弄個明白。

× × ×

王師長無精打采，像個待決囚犯般站在謝帥山的身邊。

謝帥山冷冷的看他，忽然大聲說：「你若還想多活幾年，就該老實一點告訴大家，你在斧頭黨已多久了？」

「六年？」王師長沒有遲疑，立刻就回答。

「金菩薩呢？」

「比我還久，但有多少年時間，我却不知道！」

「她是不是眞的嫁了給你。」

「半眞半假。」

「何謂之半眞半假？」謝帥山冷冷的問。

王師長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他沉默了好一會，才說：「在家裏，我是她的丈夫，在組織裏，她是我的上級，在外面，她有數之不盡的男人。」

沒有人發笑。

在場的人，剛才還在和死神搏鬥，現在還能呼吸着空氣，已經相當僥倖。

謝帥山沉下了臉，忽然問：「露絲的底細，請你說出來。」

王師長苦着臉，：「我知道的並不多，在斧頭黨裏，我只是一個小脚色。」

謝帥山道：「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首先，她是不是斧頭黨的人？」

王師長遲疑了一會，終於點了點頭：「是的。」

雖然只是短短兩個字，聽在方律的耳朵裏，却不啻有如晴天霹靂。

露絲！妳竟會是斧頭黨的人？

這怎麼可能？

他突然憤怒地向王師長撲了過去，揪住他的衣襟說：「你混帳，你說謊，露絲不是這種人，她絕不會和斧頭黨有任何關係。」

謝帥山拉開了他，沉聲喝道：「小方，你太衝動了，你已錯得太多，不能一錯再錯。」

「不，我沒有錯，露絲也沒有錯，若有錯，她不得好死，我也不得好死！」方律似已瘋狂。

謝帥山嘆了口氣：「你對這女人的瞭解，實在是太膚淺了。」

方律怒道：「也許我眞的不瞭解她，但她絕不會是金菩薩那種女人。」

謝帥山緩緩道：「你說的也許不錯，她和金菩薩的確有分別，因爲她比金菩薩更厲害百倍。」

「我不相信，打死了我也不相信？」

方律實在無法接受這種可怕的事。」

謝帥山忽然盯着王師長：「金菩薩後來也給人殺了，這是誰幹的？」

「是黨裏的刑堂堂主。」王師長說。

「她犯了甚麼罪？」

「她向首領勒索，要十萬塊！」

「她憑甚麼向邱泰伸手要錢？」

「她說，若不給她十萬塊，她就向方律告密，把露絲的身份揭穿。」

謝帥山嘆了口氣，道：「人爲財死，這句說話眞是一點也不錯，金菩薩以爲自已在上海還有點勢力，可以跟邱泰要錢，但她錯了，就算是十個金菩薩，邱泰又豈會寶她的帳？」

方律怒道：「我不相信，邱泰要殺金菩薩就是爲了這個理由？」

「理由當然不只這一點，」謝帥山淡淡道：「最少，他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把這筆帳算在方四爺的頭上，讓你以爲王師長、金菩薩都是方四爺一一害死的，你年少氣盛，自然又會對方四爺增加了怨恨之心。」

方律握緊雙拳，冷汗有如黃豆般從他臉上滾了下來。

他寧願給人刺幾刀，也不願意聽見這些說話。

他的心在刺痛，幾乎已無法支持下去了。

但他忽然看見遠處有條影子。

他立刻大聲嘶叫：「露絲，露絲！」

他一面嘶叫，一面飛奔。

那是他最心愛的女人，還有她腹中的孩子。

就算有人告訴他，他若跑過去就會死，他也絕不會停下來。

他要知道一個答案，而這個答案對他來說，也許是一生中最重要的。

他跑得很快，但當他停下來的時候，面色却不是一片嫣紅，而是一片蒼白。

「妳說過不會來的！」他揑着她的雙臂。

一陣風吹過，她的頭髮給吹亂了。

她把頭髮掠向頸後，淡淡的說：「但我現在來了，你是不是不高興？」

她的態度和聲音都很冷淡，但方律一點也沒有注意。

他只是關心那答案。

「妳是不是斧頭黨的人？」這句問話，他已準備一上來就向她提出。

但當面對着露絲的時候，他却說不出來。

「這裏很危險！」他說的是這種話，眼神裏也眞的露出了關切之色。

她笑了笑，推開了他的雙手：「在上海，又有甚麼地方是眞正安全的？」

方律楞住，直到這時候，他才忽然發覺，她眞的有點變了。

「露絲，妳怎麼了？我是妳丈夫！」

「丈夫，法律上承認嗎？」

「手續方面，我們隨時可以辦妥，而且我們一定會辦妥。」方律的聲音有點顫抖：「我們是夫妻，妳的肚子裏有我的骨肉，那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而且說不定是雙胞胎的。」

他的說話很痴。

他的眼神也是痴痴的。

但露絲的目光却不是這樣，她的聲音也漸漸變得冰冷如雪：「你疏忽了一件事了。」

方律皺上眉：「妳在說甚麼？」

「在那第一次的時候，你該知道，我已不是處子。」她眸子裏的光芒是清澈的，也是冷酷的。

方律怔了怔，但隨即說：「我不是不知道，但這又有甚麼關係？」

露絲冷笑着：「你是個男人，難道你一點也不在乎？」

「在乎？」我該在乎些什麼？」方律叫了起來：「我需要的是妳，而不是處子，妳以前有過別的男人，那是以前的事，我並不迂腐，也不是那種小心眼的人！」

「看來，你的量度眞還不錯。」

「露絲，看在孩子的份上，別再在這裏逗留，這裏的事，我一定可以把它順利解決。」

「你弄錯了，」露絲忽然在小腹上拍了幾下，「我沒有懷孕，你也別夢想可以做我的丈夫？」

方律的耳朵，忽然「嗡嗡」地響了起來。

這是甚麼說話？這會是從露絲口中說出來的？」

他不能相信。

他的臉色簡直已變得比死人還難看。

他幾乎想哭了，但露絲却忽然大笑起來。

他看見她一步一步的離開了自己，投在另一個男人的懷裏。

× × ×

一隻強壯的手，緊緊地摟着了露絲的纖腰。

手強壯，人也當然強壯。

那是一個年紀比方律大十幾歲，唇上有鬍子的男人。

他臉上露出了勝利者的微笑，腰帶上斜插着一柄斧頭。

斧頭黨的斧頭！

方律的噩夢，已變成了鋼鐵一般的事實。

他可以一頭撞死，但却絕對無法改變這種殘酷的事實。

他呆呆地瞧着那人。

那人也微笑地瞧着他，目光就像是瞧着一隻有趣的猴子。

方律沒有退縮，他又再向前逼近了幾步。

他目光一轉，凝視着露絲：「妳眞的沒有懷孕？」

露絲吃吃一笑，撫摸着那個男人的胸膛，慢慢的說道：「就算我要懷孕，孩子的父親也一定是他，而絕不會是閣下。」

「閣下，妳叫我『閣下』！」方律的情緒忽然激動起來：「我是『閣下』，那麼他又是誰？」

「我姓邱，」那男人終於開口：「我就是邱泰。」

邱泰！

斧頭黨的首領邱泰！

方律的腦袋，彷彿響起了一下「轟隆」之聲，身子跟蹌倒退三尺。

現在，他甚麼都明白了。

他對露絲付出了眞摯的感情，他一直拚命地保護她的安全，其實却只不過是人家股掌間的一隻小猴子。

他們要製造的，就是方四爺內部的紛亂和決裂。

畫眉帮火併方四爺，

這對斧頭黨來說，是何等有利的事。

丁騰、賴卓遇害，全部是斧頭黨一手策劃出來的陰謀。

那一次露絲失踪，其實並非被擄，而

只是藉此製造了機會，讓方律去對付關大猛。

結果，關大猛雖佔優勢，最後却死在一柄利斧之下。

那時候，斧頭黨絕不肯讓方律死在關大猛的手下。

因爲這個方少爺，還有極大的利用價值。

關大猛却不同，他是謝帥山的手下，殺了他，對斧頭黨肯定是有利的。

方律忽然想起了周經理。

周經理曾經給露絲騙得團團亂轉，這件事方律是知道的。

現在，他才知道，自己在露絲的心目中，其實只是另一個周經理。

方律對不起周經理，他本該爲他報仇的。

方律更對不起方四爺，方律是個罪人！方律該死！

方律也沒有再活下去的打算。

但他必須先殺了邱泰和露絲再說。

× × ×

方律的目光，充滿了仇恨，充滿了殺機。

邱泰看見，露絲也看得很清楚，但他的手還是緊緊摟着她的腰，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他們的確不在乎。

因爲方律還沒有動手，在他的身邊，已有無數的利斧，在閃動着令人心悸的鋒芒。

斧頭黨等待這一天已很久了。

方四爺，畫眉帮，甚至連謝帥山這條「天津雄獅」也將會被一網打盡。

一箭三鵰，又何樂而不爲？

（四）

方律面對無數強敵，無數鋒利的殺人斧頭，但却全然不懼。

他最懼怕的事情已發生。

那不是死亡，而是失去了露絲。

此刻，在他的生命中，再也沒有露絲了，更沒有他的孩子。

露絲根本未懷孕，她心目中的男人，居然是邱泰！

斧頭黨的邱泰！

連這種事都已發生了，方律又怎會在乎自己的一條性命？

他不在乎，但謝帥山在乎。

方四爺也不肯讓自己的侄兒，死在斧頭黨的斧下。

剛才還在互相拚命的人，現在忽然形勢一轉，變成聯手對敵了。

他們共同的敵人，就是斧頭黨的殺手們！

× × ×

火併又再展開。

現在，方四爺的手下，和畫眉帮的人，才知道剛才互相拚命，是何等愚不可及的事。

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故事，他們每個人都已聽過不知多少次。

沒有人希望自己會變成僵持不下的鷸和蚌，但這時候，他們却已無法改變這種事實。

斧頭黨以逸待勞，而且準備充份，自然大佔優勢。

邱泰臉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他相信，經此一役之後，方四爺轄下的地盤，就會變成是斧頭黨的。

就在這時候，一個老人，肩上蹲着一隻穿着花碌碌衣裳的猴子，來到了鋼鐵工場內。

他養的是猴子，而他自己却是一條老狐狸。

「江北之狐」聶獵也來了。

× × ×

聶獵是老狐狸，頭腦精明厲害，殺人手段花樣百出，堪稱一絕。

雷滾之死，可說是他近年來的一大傑作。

邱泰也很欣賞這老殺手。

「咱們又來了，未知來得是否着時宜？」聶獵笑瞇瞇的，瞧着猴子。

邱泰也在笑：「聶前輩來得正好，我們正在進行一次決定性的戰爭。」

聶獵看了他一眼，道：「你當然就是主帥。」

邱泰道：「主帥固然重要，但大將更不可少。」

聶獵嘆了口氣道：「只可惜我已經老了。」

邱泰道：「誰說你老了？你還是大將之材。」

「錯了！」聶獵搖搖頭，「老夫不是大將，而是老將。」

「小將也好，老將也好，就憑『聶北狐』這三個字，已可以讓方四爺的人全都躺下去。」

「你太看得起我這副老骨頭了。」聶獵呵呵一笑。

邱泰忽然嘆了口氣：「聶前輩，說句老實話，自從你幹掉雷滾之後，我一直都想拜訪你老人家，但我手下那一羣飯桶，却說你老人家已離開了上海。」

聶獵微微一笑：「我這副老骨頭，你還用得着嗎？」

「這是甚麼說話了？」邱泰道：「有你老人家在，我是如魚得水，你不在，我一直都在提心吊胆，唯恐支撐不住！」

聶獵哈哈一笑，說道：「小邱，你眞會說話，好！我這副骨頭雖然又老又殘了，但還是和年輕時一樣臭脾氣，向來吃軟不吃硬，你這麼說，老夫就算拚掉這條老命，也要把方四爺那羣兔崽子打得抬不起頭來。」

說到這裏，忽然又露出了有點爲難的神色，接道：「只是，老夫是個怎樣的人，你該淸楚罷？」

邱泰當然明白他的意思。

他立刻掏出一疊厚厚的鈔票：「這裏總共兩萬塊，你老人家先拿去用着。」

聶獵却搖搖頭。

邱泰眼色微變，但立刻又笑着說：「我知道這是不够的，但我身上現在就只有這麼一點點，待打發掉這些兔崽子後，我再給三萬！」

聶獵却還是搖搖頭。

這一次，邱泰的臉色眞的變了。

「聶前輩，你想要多少？」

「這一次，我不想要錢。」

「不要錢？」邱泰一怔，「不要錢要甚麼？」

「要人。」

「你想要誰？」

聶獵的目光，忽然落在露絲的臉龐上：「我雖然年紀不少了，但對美麗的女人，還是有很濃厚的興趣。」

邱泰眉頭一皺：「聶前輩的意思，是看上了露絲小姐？」

「你不捨得？」聶獵怪笑着。

「你眞的喜歡她？」邱泰反問。

「老實說，一般的妞兒，我老人家還不容易看得上眼，只是這位姑娘，老夫一看見就有點神不守舍。」聶獵的笑聲，越來越是淫邪。

露絲的眼色變了，一張臉龐也變得雪白。

她挨着邱泰，憤怒地嚷叫：「他太過份了，使我不能忍受！」

邱泰輕輕撫摸着她的臉：「別担心，他不會虐待妳的。」

露絲忽然一陣發抖：「你……這是甚麼意思？」

邱泰淡淡道：「聶前輩並不是尋常人物，他是個江湖英雄，妳豈非一直都很欣賞英雄人物的英雄氣概？」

露絲臉色大變，忽然掙開了他，一掌摑在他的面頰上。

「你瘋了？你竟然敢在我面前講這種說話？」她憤怒得有如遇襲受創的野貓。

邱泰給她摑了一掌，却沒有生氣，只是悠然地笑着說：「我知道妳會不捨得我，可是，我對妳的興趣，並不如想像中濃厚，而且，妳和方律有了這麼一手，我眞的又恨又妒。」

露絲臉如土色，她有着天旋地轉的感覺。

爲了邱泰，爲了斧頭黨，她不惜出賣自己的肉體，勾引方律，把他騙入萬刧不復的陷阱裏。

她已付出了一個女人所能擁有的全部了。

可是，她換取得到的，却是這種結果，她怎能嚥得下這口氣。

邱泰無情地，把她推向聶獵的懷裏。

「聶前輩，難得你這樣喜歡她，這是她的幸運。」

聶獵雖老，但身手却比肩膊上的猴子還更靈活。

他把露絲抱住，而且肆無忌憚地，在她的臉龐上用力吻了一下。

露絲突然全身冰冷。

令他全身冰冷的，並不是這老人可怕的吻；而是這老人手裏的一把刀！

× × ×

露絲的心冷了，而且很快就停止了跳動。

她想不到聶獵會向邱泰討人，更想不到聶獵得到她還不够十秒，就在她的背心上刺了一刀。

刀鋒從她的胸膛穿出，鮮血腥紅，露絲的臉却蒼白如紙。

邱泰也是一樣。

「聶老頭，你這是甚麼意思？」他咆哮起來。

聶獵輕輕一推，露絲已伏倒下去。

這老人的目光變了，臉上的表情也不再是那副色淫淫的樣子。

他並不是眞的需要女人。

他要的是露絲的命！

這變化實在連邱泰這樣厲害的人，也萬萬意想不到。

謝帥山這時候却走了過來，用力鼓掌：「聶北狐不愧是聶北狐，謝某的鈔票花得一點也不冤枉。」

邱泰沉着臉，看了看聶獵，又再盯着謝帥山。

他現在已發覺，自己剛才實在是笨得可以。

聶獵是個六親不認，見錢開眼的老殺手。

在他的眼中，怎會把女人看得比金錢還更重要。

在他年輕的時候，就已不能算是個好色之徒，現在年紀一大把了，又怎會眞的對女人有這樣濃厚的興趣。

露絲死了。

她死得實在是太冤枉。

當然，在謝帥山的眼裏看來，她是死有餘辜的。

× × ×

激烈的大火併，一直在持續着。

斧頭黨本來大佔優勢，但漸漸地，他們忽然發覺，敵人好像越來越多。

這是不合理的！

斧頭黨中，全是身經百戰，視殺人放火如家常便飯的亡命之徒，一經應戰之下，方四爺的手下和畫眉帮的人，已倒下了不少。

但他們怎會越變越人多的？

是魔法嗎？還是孫悟空的把戲，拔一撮猴毛輕輕一吹，就會弄出千百個猴王出來。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那麼，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有了援手。

這些援手是甚麼人？

邱泰已察覺到這種對斧頭黨大大不利的形勢。

他忽然用一種很低沉的聲音對謝帥山說：「十年前你離開天津，等的是不是這一天？」

謝帥山冷冷一笑：「你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昔年我遠離北方，是眞的存心忍讓！」

邱泰冷冷道：「但現在，你以前的手下，都已出現在這鋼鐵工場內。」

謝帥山道：「這是你逼出來的。」

邱泰道：「我不明白你在說甚麼。」

謝帥山輕輕嘆了口氣：「你殺沙玉伯，就是想我回到天津送死。」

邱泰道：「但你沒有回天津。」

「那全然是方四爺的照顧，」謝帥山緩緩道：「他知道，我若回到天津，一定鬥不過你。」

邱泰道：「所以，你到了上海。」

謝帥山道：「雖然我對上海並不怎樣留戀，但總比在天津安全得多，而且，就算我眞的要回天津，最少也該在這裏穩住自己的陣脚。」

邱泰道：「你果然是塊老薑。」

謝帥山道：「老薑雖然辣，但却不會咬人，只有別人咬它一口的時候，才會領略得到老薑的威力！」

邱泰冷笑：「我現在總算得到了一個教訓。」

聶獵嘆了口氣，緩緩道：「你不能怪我倒戈相向，因爲老夫本來就不是斧頭黨的一份子，而且殺了雷滾，多多少少也有點對不起謝帥爺。」

邱泰環顧四週一眼，臉色忽然又有點不好看。

謝帥山自從回到上海後，一直都處於下風。

在邱泰的連環毒計下，雷滾、尹錚、關大猛相繼遇害。

他以爲已孤立了謝帥山。

可是，他却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他以爲謝帥山離開北方十年，這一次來到上海，已很難有太大的作爲。

但事實上，謝帥山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已在上海暗中召回昔日的手下，重整雄師，隨時待命出發。

邱泰已成功地算倒了方四爺。

他利用露絲，把方律騙倒，從而挑撥畫眉帮與方四爺展開鷸蚌之爭。

當鷸蚌相持不下的時候，斧頭黨就出來收拾殘局，那眞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好辦法。

但他却還是輕視了謝帥山這條「老獅子」，他以爲謝帥山已勢孤力弱，却沒想到，在最後關頭，眞正可以撼垮斧頭黨的人，就是這位已褪色的「天津大亨」。

「隱藏實力」，在兵法上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你以爲我只有十個人，當你擊倒我九人後，就以爲穩操勝劵。

等到你發出致命一擊的時候，我的致命反擊也同時發出。

不是一人作困獸之鬥，而是背後還有一百人，要取你的性命！

× × ×

邱泰敗了。

他敗在謝帥山這塊「老薑」手下。

但誠如謝帥山說：「老薑雖然辣，却不會咬人。」

邱泰若不是先去咬它一口，也不會給這塊老薑活活辣死。

斧頭黨以爲可以雄霸上海，却沒料到，最後令這個組織潰敗的，並不是方四爺，也不是崛起不久的畫眉帮，而是那一條已經「沉了下去的老獅子」。

聶獵確是見錢開眼，六親不認的老殺手。

他殺了雷滾後，謝帥山很快就找到了他。

他沒有怪聶獵。

「你是個殺手，以殺人爲業，有人出錢，你就得殺人，不管對方是誰，也是一樣。」他對聶獵說：「所以，兇手不是你，而是邱泰，就算你不殺雷滾，邱泰也可以找另一個殺手把他擺平！」

聶獵聽見這幾句說話，很受用。

但他面上還是無動於衷。

他已不是小孩子，也不再年輕，他不太重視別人對自己的評價怎樣。

他最有興趣的東西只有一樣。

那是錢！

謝帥山當然明白，他說完這一番令到聶獵很受用的說話後，接着就給他一筆很可觀的金錢。

邱泰可以聘請「江北之狐」，謝帥山爲甚麼不可以？

但邱泰却怎樣也想不到，聶獵殺了雷滾，謝帥山居然聘請聶獵倒轉過來，對付自己！

能够令到敵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戰略，也是最有效的戰略。

謝帥山的錢沒有白花。

聶獵的武功，並未因爲年齡而退化。

他先殺露絲，最後邱泰也難逃一死，伏屍於聶獵的刀下。

邱泰完了。

斧頭黨也完了。

方四爺却還活着，方律也活着。

可是，活着又如何？

方律的心已死，他似已變成了一個呆漢。

（五）

鋼鐵工場一役後，方律不見了。

他似乎已不再在上海。

但謝帥山却知是他不會離開這裏。

他派霹靂熊，無論怎樣也要把他找回來。

× × ×

又是一個無星無月的晚上。

夜已深，這個大都市裏絕大多數的人，都已在夢中。

當然，也有一部份人，不到黎明時份，是睡不着覺，也不能睡覺的。

就像唐大胖子的「天亮酒館」，就是不到天亮，決不關上大門的地方。

唐大胖子其實不算太胖，但一張臉却太圓，令人看來覺得他眞的胖得很厲害。

他雖然是個賣酒的人，但從來却很少喝酒。

只是，這幾天晚上，他開始喝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喝得更多。

他並不是自己喝，而是陪着一個年青小伙子一起喝。

初時，他沒有理會這小伙子。

但漸漸地，他發覺這個年青人並不壞，雖然喝醉了，但却從不罵人，也沒有把酒館裏的東西加以破壞。

他要吐，也絕不在酒館裏吐。

當他要口吐黃箭的時候，他會爬到酒館外的一條溝渠旁，吐得乾乾淨淨，然後才再回來，向唐大胖子要酒。

唐大胖子不想他再喝，於是給他一瓶茶。

他也照喝，而且不斷笑着說：「好酒，好酒！」

當一個人連茶和酒都分不清楚的時候，他醉得有多厲害，實在不難想像。

唐大胖子很爲這個年青的醉漢惋惜。

在這裏，他見過無數醉漢，但很少人能够讓唐大胖子爲他而惋惜。

但這年青人却例外。

因爲唐大胖子知道，他就是方律。

而且，當方律第三次來到這裏喝酒的時候，他已知道這年青人的遭遇。

唐大胖子不禁暗罵道：「害人的狐狸精。」

從那一天開始，唐大胖子就陪着方律一起喝。

他並不希望方律大醉。

但每天晚上，方律必定醉得天昏地暗，到頭來又是連茶和酒也分不開。

唐大胖子担心了。

他怕這位方少爺會醉死在這酒館內。

到了第八天，有個巨人來找他，那時候還是大白天。

「方律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在這裏喝得酩酊大醉？」巨人第一句說話就問。

唐大胖子只好點頭。

巨人沉吟片刻，說：「你別告訴他，今晚我會再來。」

唐大胖子瞧着他，仍然一言不發。

巨人走了，但不旋踵又再回來，對他說：「你爲甚麼不問一問我是誰？」

唐大胖子道：「我雖然沒有見過你，但我巳知道你是誰，也知道你絕不會害方律。」

巨人一怔：「你眞的知道我是誰？」

唐大胖子微微一笑：「你是一頭巨熊，霹靂熊。」

巨人笑了：「我也知道，唐大胖子是個好人，你一直都不忍心看見方少爺喝得太醉。」

說完，他走了。

這一次，他沒有再回來，但唐大胖子知道，今天晚上，他一定會回來找方律。

× × ×

方律又醉了。這一次，他醉得比平時早。

唐大胖子巳準備了幾瓶濃茶，他知道，方律喝得差不多的時候，無論是茶是酒，他會照喝不虞。

方律又在吐了。

他吐在溝渠裏，臉色青白得可怕。

他巳幾乎要躺在溝渠上。

但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雙很大的脚，停在自己的身邊。

他沒有抬頭，就巳經知道來者是誰。

「你回去，不要再找我。」他忽然大聲說。

「我會回去，但絕不會單獨回去。」霹靂熊的聲音，充滿了摯誠。

方律猛然回頭，瞪着這魁梧的巨人：「我還可以再回去嗎？」

霹靂熊握住了他的右腕，他的手很冷，但霹靂熊的手和聲音却很溫暖：「誰說你不可以回去？四爺一直都在等待你。」

方律忽然跪了下來。

他跪下不是因爲醉，而是爲了心中的歉疚。

他淚流滿面，喉嚨巳咽哽：「我不是方四爺的侄兒，我不配！」

霹靂熊忽然放開了手。

方律的手更冷，身子更冷。

但就在這時候，另一雙手却伸了過來，把他扶起。

「律兒，誰說你不配？」那赫然竟是方四爺的聲音。

方律呆住。

他似在夢中。

而這幾天以來，他甚至在夢裏也不敢和方四爺面對面的站着。

他正要掙脫，奔跑開去，方四爺忽然一刀向他的臉上削過去。

方律怔住，他沒有閃避。

方四爺雖然老了，但刀法却還是那麼純熟。

一隻耳朵巳被割下來。

方律臉上血如泉湧，但他却好像一點也不覺得疼。

霹靂熊反而大吃一驚，連臉都青了。

方四爺却在微笑：「律兒，你雖然曾經犯了大錯，但這耳朵巳爲你贖罪。」

「四爺……」霹靂熊忍不住開口。

「這是帮規，律兒會明白的。」方四爺微笑着說。

霹靂熊忽然長長的吐出口氣，方四爺的意思，他也巳明白了。

「四叔父，謝謝你！」方律的眼眶裏淚光閃動，雖然臉頰上鮮血淋漓，但整個人却巳有了生氣。

他的心不再枯死。

人誰無錯？

他還年輕，而且這一次的錯，也並不全然是爲了迷戀女色。

露絲是在利用他的正義感，來煽動他去對抗「卑鄙的方四爺」。

由此可見方律到底還是個正直的年青人，雖然，他生活背景是黑暗的黑社會。

黑社會雖然黑暗，但偶然也有正直、光明的一面。

兩天後，方四爺宣告退休了，他渴望能過着恬靜的生活。

在他身旁，有聰敏的麗娃和正直的方律陪伴，他們在一個晴朗的上午，悄悄遠離上海，開始另一段平靜的人生。（完）

下期預告

雙鷹神捕故事之：「虛無宮」 西門丁·著

田家兄弟奔喪，半途遇襲，田敬莊的屍體不翼而飛，緊接着怪事連生，奇怪的長袍怪人頻頻出現……田家兄弟只好禮聘管一見出馬調查。可是，只一天，田家兄弟三去其二，最後一個連忙取消協定……虛無宮是個什麽地方？田敬莊又因何而死？五個長袍人、三個兄弟、一具屍體、兩個捕頭，構成一篇緊湊奇特一氣呵成的故事……

俠情倫理武俠短篇

石中火·文
黃耀基·圖

金絲甲

一時貪念起 最後終害己

一門三傑

蘇州城不但風景秀麗，園林雅緻，而且商業繁盛，是以街上行人如鯽，熱鬧非凡，儘管外地人與本地人雜處，但城內的治安却極好，這並不是官府嚴密防備之力，而是得力於城內的倪家！

黃昏前，遊人最多，街道上的行人却有點亂了起來，只聽有人喝道：「倪家大公子及二公子來了，請諸位讓一讓！」

有些外地來的遊人，心中都有點奇怪，心想：「這倪家大公子及二公子是什麼威風的人物？怎地比衙門出巡的氣派還大？」都站在路邊，引頸瞻望。

只見人羣中擁出一彪人馬，兩匹神駿無比的高頭大馬，上面坐着兩個壯年漢子，那年紀大的，看來年在三十六七，小的大約小三歲。

那兩個漢子，都是身穿錦衣，腰懸長劍，神采飛揚，不斷向人羣打招呼。

人羣中有人道：「左邊那個是倪家大公子，倪拓志；右首那個便是二公子，倪展志。」

外地人見本城百姓對倪家兄弟如此恭敬，都十分詫異。倪家不但是本城首富，也是附近窮苦百姓的救星，倪家每年捐出來做善事的錢便足够小康之家的人，一家人快快活活地過上幾世人，是以一般百姓對倪家父子都是當作活菩薩膜拜。

倪家兄弟馬前馬後都有不少壯漢，似羣星拱月般，把人羣隔開。

這兩天城內的人都有點奇怪，不知倪府爲何熱鬧起來，不少三山五嶽的人馬，紛紛登門拜訪，而府內的人亦出出入入異常忙碌起來，比較熟悉倪府的人，都猜想不出，倪府有何喜事要辦。

那彪人馬很快便擁到倪府門前了，倪府佔地極廣，大門外還有個廣場，四週的圍牆高逾二丈，增加幾分神秘及敬畏之感，好事之徒都紛紛跟在倪家兄弟後面，要看個究竟。

只見倪家大門上掛了一串長長的鞭炮，人一至，立即畢畢拍拍地響了起來，倪府內的人如遇喜事般，人人興高采烈，紛紛上前向倪家大少爺二少爺唱喏。

只聽有人道：「恭喜大公子榮登江南武林盟主寶座，二公子榮登江南武林右副盟主寶座。」

此言一出，其他家人也紛紛諂媚地祝起賀來，至此看熱閙的人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感恩於倪家的人都紛紛替倪家能一門三傑而高興。

倪家一門三傑，此話怎說？原來倪家一向是蘇州首富，也是江南武林世家，傳至倪天南這一代，聲威便更加顯赫了，二十年前倪天南終於登上江南武林盟主寶座，根據規定，盟主寶座每任五年，不得連任超過三屆，倪天南連任三屆之後，才由黎於明接任。由於兒子都巳長大成人，加上在自己担任盟主時，能從旁協助處理一

些武林糾紛，爲人做事均十分穩重，倪天南老懷安慰，交出盟主金牌之後，便養老在家，享享淸福。

料不到黎於明只做了一任，却因無辜傷了一個善良，而不能連任，却由倪天南的大子倪拓志繼任，更特殊的是本屆大會決定增加兩個副盟主，以協助盟主日益繁重的工作，及起監督的作用，恰好倪展志被選爲右副盟主，倪家父子三人，當眞是一門三傑。

倪家兄弟人未到，早有好事之徒，先來倪府報喜了，是以倪天南一早便在家內擺下幾席盛筵，一來接待來賀的各方英雄，二來爲兒子洗塵，想到高興處，倪天南這兩天，都喜得一張嘴闔不攏來。

倪拓志及倪展志能當上正副武林盟主，不但他兄弟事前連想也不敢想，而且連倪天南亦大感出乎意料，畢竟自己的兒子太年輕了。

江南武林的命運幾乎掌握在倪家手中，是以惹來不少黑白兩道的高手的羨慕及妒忌，但替倪天南高興的畢竟佔了多數。

當下倪家兄弟連忙下馬入府，早有府內的總管任雄，率領賀客迎於大廳階前，賓主寒暄一陣，便相偕入廳分頭坐下。

任雄却悄悄把一個跟着倪拓志回來的中年漢子拉到一邊去說話，此人姓兪，複名賜祥，入府十多年，去年已被提陞爲副總管，倪天南既不是喜其武功高絕，也非喜其名字含意吉祥，而是因爲兪賜祥辦事穩重仔細，而且對倪家父子忠心耿耿。

任雄聽兪賜祥把西湖武林大會的盛況簡略說後，也是十分高興，道：「左副盟主『一劍追風』廖大俠，年高德劭，大公子能居位其上，二公子能與其並駕齊驅，看來武當、峨嵋及點蒼等劍派，對咱倪家實是另眼相看。」

兪賜祥道：「首先提議的便是武當的青松道長，不料一呼百應，倒也順利得很，小弟事後，向武當派弟子打探，才知道松青道長有意扶掖後進，咱家大公子及二公子不但年紀輕，武功高，最難得的是一向給武林同道的印象是剛正不阿，是非分明，而且辦事十分穩重，可說具備了一切條件。」

「原來如此！」任雄道：「江南武林中若論武功及威望高過公子的，爲數不少，但論到年紀及辦事之沉着，便都有所不如了。」

一頓又問：「不知何日正式接任？」

「四月初一，由黎於明交出盟主金牌，另多鑄了幾塊銀牌，授與兩位副盟主使用！」

任雄吸了一口氣，道：「四月初一，距今只有四十多天，時間十分緊迫，要準備的事又多，只怕咱倆想偸閑一天半日也不得了。」

兪賜祥笑道：「雖然辛苦，但一門三傑這種事，從未曾有之，咱能躬逢其會，且忝爲半個主人，却是莫大的榮幸！」

任雄亦喜道：「一門三傑，父子三人同爲武林盟主，的確不曾有過，眞可比美當年的『三蘇』了。」

且不說兩個倪家總管的情況，廳內筵席已開，賓主都寬懷痛飲起來，一時之間，杯斛交錯，笑語滿堂，直鬧至二更才散席。

席後，倪天南把兩個兒子及兩個總管叫到自己的書房中。

「拓兒，正式接任盟主的大典是在何時？」

「大會決定在四月初一，地點則由咱們挑選，」倪拓志恭謹地道：「不知爹的意思如何？」

倪天南輕捋一下頷下的長髯，道：「爲父想在咱家舉行，不知青松道長及無垢師太等會否有意見？」

「青松道長臨行時對孩子說，地點任由孩兒挑選，但須在一個月前通知，依孩兒看，若是在咱家舉行，料沒什麼不妥之處！」

倪天南含笑道：「爲父決定在咱家舉行，還有一個用意，不知你們想不想得到呢？」

倪拓志及倪展志兄弟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齊聲道：「孩兒們愚昧，不知爹還有什麼用意。」

「爲父見你們兄弟年紀已不小，也能秉承庭訓，而且都有了成就，爲父老懷大慰，再無憂慮，是以想在你們接任盟主之後，立即當衆宣佈金盆洗手。」

倪展志說道：「爹今年才五十多歲，還……」

倪天南揮手截止兒子的話：「這兩年爲父對江湖上的事早已厭倦了，所以想退出江湖，頤養天年，到各處遊玩一下。」

倪拓志輕輕推了乃弟一下，道：「爹爲公爲私已辛苦了數十載，理該享享福！嗯，假如爹欲到各處遊玩，待孩兒屆時選幾個人陪陪您。」

倪天南笑道：「爲父既然金盆洗手，昔日的恩怨便當一切皆休，何必人多？何況爲父到各處遊玩，目的只是想享享淸福，人一多，又豈能淸靜？」轉頭望了兪賜祥一眼，「爲父只帶賜祥一人同行便可，只怕賜祥過不慣那種生活而已，因爲老夫主要想到各地名刹瞻仰一下。」

倪家兄弟及任雄都轉頭望向兪賜祥，只見他臉上神色大爲異常，眼光不敢與各人接觸，低頭沉吟了一陣，才道：「老爺如此看得起小的，小的敢不從命？自小的踏入倪家，便沒想到要活着出去了。」

倪天南大喜，却輕斥道：「老夫已多次告誡你們，不可稱老夫爲老爺，也不得自稱小的，你爲何忘記了？」

「是，大哥所言，小弟都已記住了。」兪賜祥忙道。

倪天南哈哈一笑，說道：「事情便這樣決定吧，只是將來定必有不少人出入，老夫怕房舍不足安置，而且大典那天賓客必多，所以老夫決定盡快擴建房舍。」

倪拓志問道：「不知爹欲多建多少間呢？」

「爲父今夜考慮過後，明天便與兩位總管商量，這件事便交由賜祥去辦，他辦事一向仔細，老夫十分放心。」

於是這件事便這樣決定了。

×　×　×

三日之後，不但倪拓志派人去通知青松道長舉行大典的地點，更發出很多請帖，邀請各地英雄來蘇州參觀盟主接任大典，以及倪天南金盆洗手的盛典。

自這天開始，倪府全家立即忙碌起來，上下都爲這兩個盛典準備着，兪賜祥負責擴建房舍重責，更是忙得不亦樂乎。

時間雖然倉猝，但倪家有錢有勢，什麼事都好辦，蘇州城內的工匠都全部請了過來日夜趕工，這件事不但是倪家的事，也是蘇州全城的事，無論是出名的厨師、裁縫，還是其他商人都接到不少生意，何況盛典之日，各地人等全聚於此，商人必可多做許多生意，也因此，全城都緊張忙碌起來。

日子越來越接近，也越來越緊張，倪天南甚至請了一批閑漢，負責打掃蘇州城內各條大道，務求能讓遠來的賓客滿意。

三月廿七日，倪府擴建的房舍終於建成了，而且各地前來的賀客亦紛紛到達，他們自忖身份够的，便住進倪府內去，自忖够不上份兒的，便住在城內的客棧內，尚未到正日，城內的客棧經已全部客滿。

儘管倪府擴建了房舍，仍不敷應用，倪天南只得吩咐家僕丫頭擠出些房間來，才勉強能應付。

三月二十九日，武當派的掌門青松道長，峨嵋派的掌門無垢師太，點蒼派的白鶴上人，以及在江南武林中有顯赫聲名的「一掌震三山」郝白浪，丐帮副帮主「千杯不醉」何中流，青蜂門女掌門梅芷蘭，鐵掌帮帮主田壘，千帆帮帮主喬鐵船等一方之雄都先後到達倪家了。

武林盛會

正日終於來到，料不到連江北的一些名門大派，如少林、崑崙、華山等派都派了門中第二號人物來賀，江南江北武林精英聚集一會，盛況空前。

倪家上上下下，無不個個眉開眼笑，倪天南更加心情激動，不斷與賓客點頭爲禮，郝白浪早年曾與他共同行俠江湖，是以倪天南請其代爲招呼各方英雄，若論到武功，郝白浪尚稍勝倪天南一分，只是倪天南有一件寶物：金絲甲，穿在身上，能刀槍不入，加上他手中一柄長劍，使黑道上的巨擘，寧願得罪郝白浪，也不敢去冒犯倪天南。

故此，倪天南當上武林盟主時，也是江南武林最爲平靜之日，是以白道上的好友，對歷任的武林盟主印象，數倪天南最佳，是故才連江北的一方之雄也不遠千里而來觀禮。

今日到此的賓客，一半是爲了倪拓志兄弟，另一半也是爲了倪天南的金盆洗手而來的，老實說，倪天南今年才五十九歲，金盆洗手實在太早了一點，江南道上的好友，都頗覺可惜，也有一小部份要暗中勸他放棄此念的。

吉時——午牌終於到了，大門外的一串長長的大紅鞭炮立即爆响，洒下滿地的紅紙，也散下活躍的氣氛，大廳內立時一靜。

青松道長大聲唱道：「吉時已至，請黎盟主把代表盟主身份的金字令牌交與新任盟主！」

話音一落，大廳內立時爆出一陣如雷般的掌聲。

黎於明心頭有點沉重，臉上却擠出一絲笑意，在人羣中走了出來，高聲叫：「請倪盟主上前接牌！」說罷，把七塊金字令牌高高舉起。

倪拓志在歡呼聲中，緩緩走了出去，饒得他平日處事鎮定，此刻面對武林精英，也有點忐忑，他先向四面賀客抱拳示意，然後面對黎於明跪了下來。

青松道長又唱道：「授禮開始！」

倪拓志把手舉起，黎於明道：「自即日起，倪拓志即爲江南武林本屆盟主，爲期五年，身爲盟主，一切須爲同道表率，不辭勞苦爲同道解決疑難……」又說了金字令牌的作用，令到之處，江南同道便須立即按盟主之意執行任務等等。

倪拓志接過令牌，羣豪又爆出一陣如雷的掌聲，倪拓志簡短地說些門面話，接着便輪到「一劍追風」廖孝，上前接受左副盟主的銀字令牌。

這次授牌的却是青松道長，他又說了一番副盟主的責任及作用。最後，才是倪展志上前接受無垢師太的銀字令牌。

廖孝及倪展志都簡短地發表了自己的抱負，並立下大誓，授受江南武林盟主的儀式便告一段落了，雖簡單，却也極其隆重。

接着下來便是倪天南的金盆洗手大典，任雄擺上香案，又捧上一個金色銅盆，注了半盆水，放在桌上。

郝白浪忽然說道：「老哥，小弟有一句話，久已想說了，未知老哥能否聽得進耳？」

倪天南微微一怔，忙問道：「老弟有話請說，想當年，咱兩兄弟並肩行走江湖，情比手足，還有什麼話不能說的！」

郝白浪吸了一口氣，道：「老哥乃咱江南武林棟樑之一，値此多事之秋，老哥是否能以大局爲重，再等三五年才退出江湖？」

倪天南苦笑一聲，道：「老弟言重，老朽一個武夫，有何能何德，稱得上武林棟樑，今日老朽金盆洗手，純屬私人的事，與大局無關，何況老朽老矣，理該讓些年輕人來主持武林大事……」

青松道長笑道：「倪施主難道年紀還不能大得了貧道？貧道年已古稀，猶不想退出江湖，倪施主何太早哉，再說，倪施主曾爲三屆盟主，豈能說不是武林棟樑？盼施主三思！」

倪天南說道：「無奈老朽金盆洗手的帖子已經發了出去，到場的朋友亦有不少是因此而來的，老朽豈能做出令朋友恥笑之事！」

無垢師太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施主若是爲了公義而食言，怎會有人笑你？依貧尼看，在場的施主，只怕十個有八個不想施主退出江湖！」

此言一出，廳內的客人立即七嘴八舌叫嚷了起來，大都是反對倪天南金盆洗手的！

郝白浪含笑道：「小弟看老哥不會一意孤行吧！」

倪天南苦笑道：「老朽怎敢一意孤行？唉，只是老朽心意已定，再難改變，而且武林中有諸位作主，何懼邪魔再與風作浪？少老朽一人，絕無影响，更何況老朽兩個犬子，如今已受諸位驅馳矣！」

衆人一聽，果然都不好意思再作聲，

良久，郝白浪才輕咳一聲：「本來小弟是欲與老哥同時退隱的，如今……唉，老哥意已如此，小弟豈敢再多言！」

倪天南環眼一望，見沒人再反對，便叫道：「倪天南自今日起即退出江湖，不再過問世事，昔日與倪某有寃有仇者，若有不讓老朽安然退出江湖的，便請作聲，否則，便當作一切恩怨全都一了百了！」

武林中有聲望之人，舉行金盆洗手大典的，爲數不少，但是一般人在此情景下，除非有九天十地之仇恨，否則都不會在臨洗手時才反對，倪天南爲武林做下不少好事，自亦無例外，是以一般人都把頭低下。

倪天南目光烱烱再一環視，把雙袖捋起，高舉道：「老朽喊三聲，若無人反對，便要洗手了！」

大廳內一切吵雜之聲，立時靜下，只聽倪天南喊道：「一、二……」

忽然人叢中有人喊道：「且慢，我有話要說！」

衆人均是一怔，循聲望去，發話的赫然是倪府的副總管俞賜祥！

倪家三父子亦都是一怔，倪天南忍不住問道：「賜祥，你因何事要阻撓老夫金盆洗手？」

俞賜祥大聲道：「我不姓俞，也不叫賜祥！」

倪拓志沉聲道：「副總管，你鬧什麼玄虛？」

俞賜祥忽然對青松道長跪下，正想叩頭，却讓青松道長拉住。「施主有話但說無妨！」

廳內羣豪都知道必有大事發生，否則倪府副總管便不會自稱其名是假，是以都用詫異的目光望着他。

軒然大波

倪天南父子也是詫異萬分，想不到俞賜祥爲何會忽有此一着，照說俞賜祥一向忠心耿耿，而倪家亦視之如自己人。理無反對之由。

倪天南輕吸一口氣，轉頭問道：「賜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是小事的話，等待事後才慢慢說也未遲！」

他此話不能不謂得體，但俞賜祥也不看他一眼，抬頭問青松道長：「道長，在下有寃情，不知道長能否爲在下作主？」

青松道長望了倪天南一眼，沉吟一下才道：「你有事何不跟倪盟主商量？」

「只因在下的事跟盟主父親有關，怕他們父子情深，他下不得手，所以才敢求你作主！」

廳內羣豪更是一怔，倪展志愠聲道：「俞賜祥，我家有什麼對不起你的？你但說無妨，今日天下英雄全集于此，好歹自有定論！」

俞賜祥冷笑一聲：「你說得好聽，只怕到時下不得手！」

倪拓志怒道：「你胡說什麼？你只不過不想陪家父到處遊玩，過着恬靜的生活而已！」

俞賜祥大聲道：「你現在身爲江南武林盟主，我且問你一件事，假如倪天南早年曾經做下一件令人髮指的事，你會如何處決？」

郝白浪大喝一聲：「簡直胡說！江南武林誰不知倪老哥，一生清白，豈會做下什麼令人髮指之事！今日你若不把話說個清楚，郝某便先把你斃掉！免得留下這種小人四處陷害好人！」

俞賜祥哈哈大笑，道：「我早知你們必定會護着倪天南了，可惜我人輕言微，父母之大仇只怕今生今世也報不了！」一頓，又厲聲道：「不過，我即使報不了仇，也要把倪天南的眞面目揭發出來！只要倪拓志不敢依例處置，他的武林盟主亦不會穩，如此，則我雖死亦能瞑目了！」

郝白浪大怒：「你再亂說，郝某便先把你斃了！」

俞賜祥冷冷地道：「倪天南自個尚且不敢出聲，你强出頭，莫非他給了你什麼好處？」

此刻衆人才驀地一醒，都把眼光投向倪天南，只見他臉色鐵青，一言不發。半晌才見他露出一絲笑容，道：「老朽是個怎樣的人，料諸位都能清楚，老朽也不想多作解釋！」

羣豪立時有人想道：「倪天南不愧是倪天南，這時候還能沉得住氣！」是以幾乎同時叫道：「倪大俠的爲人，咱們都清楚！怎會聽這小子的胡說八道！」

倪天南臉上露出一絲安慰之色。「多謝諸位如此看得起老朽，老朽父子五內俱感！」

郝白浪道：「現在應該如何處置這小子？」

倪天南道：「也不要難爲他，放他離去吧！」

俞賜祥冷冷地道：「我還未把話說出來，便已被定了罪了麼？難道這是新盟主的新規矩？」

左副盟主「一劍追風」廖孝望了倪拓志一眼，道：「倪盟主，你看如何？」

倪拓志猶疑不決，生怕俞賜祥亂說，會影响自己父親的聲譽，但自己剛接任盟主，又不能不秉公處理，沉吟了一陣，才道：「好吧，假如倪某連話都不讓你說，諒你也不會心服！不過家父行走江湖數十年，其爲人如何，大家心內有數，所謂公道自在人心，本座亦無意偏袒任何人，自會按照公理處置！」

無垢師太又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倪盟主說得不錯，假如俞施主是胡言揑造眞相，衆人自不會放過他，但假如俞施主所說是實，亦望能秉公處理，如此才能服衆，才能大長正氣，俞施主，你有話請說吧！」說罷走近俞賜祥身邊。

無垢師太雖是女流之輩，但作風跟青松不同，她敢作敢爲，雖是出家人，却熱心公務，她怕俞賜祥說話時會被人阻止，所以走近以示自己支持他。

俞賜祥感激地望了她一眼。「多謝師太，在下今日所說句句是實，若有半句虛言，便教我死後跌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阿彌陀佛，施主發此重誓，料眞的有什麼寃情要訴！」

「是的，小的眞名歐陽飛，只因爲了要尋機報仇，所以才化名入倪家爲僕。只是我雖然有機會可以暗中把倪天南殺死，但他一死，恐怕我以後在江湖上亦寸步難

行，所以才一直隱忍了下來，這期間，我多次要揭發他的罪行，但都找不到良機，而且生怕別人不相信，反要弄巧成拙了！

「但是今日倪天南已欲金盆洗手，我若再不把眞相說了出來，將來便再無機會了……」

郝白浪急道：「你囉囉嗦嗦說了一大堆，却還未說到正題，到底是……」

無垢師太道：「郝施主別心急，聽歐陽施主慢慢說！」

歐陽飛又道：「在未說出眞相之前，還有一事要求師太的，盼望師太替在下作主！」

無垢師太望了青松道長、何中流及郝白浪等一眼，沉吟道：「不知施主何事求我，只怕貧尼辦不到！」

「千杯不醉」何中流哈哈笑道：「男人大丈夫做事但求無愧於心，何必左求右求？假如你所說的是事實，即使一時之間，不能取信於人，但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一百年後，眞相自會清楚，而你的目的亦已達到了！」

歐陽飛輕吸一口氣，恭聲道：「多謝副幇主提醒，在下便把事情原原本本說出來，然後由各位公斷，不過，有一點在下要再表明的，便是在下所說，決無一字虛言！」

頓了一頓，歐陽飛才厲聲問道：「倪天南，你外號『金甲銀劍』，銀劍且不說它，至於金甲可是指你身上有一件刀槍不入之金絲背心？」

倪天南臉色一變，半晌才道：「此事天下盡知，你何必明知故問？」

歐陽飛聲音更厲：「我要問你的是，你這件金絲甲得自何處？」

羣豪都是一怔，忖道：「莫非這件事，便是由金絲甲而引起的？」都齊把頭轉向倪天南。

倪天南捋鬚大笑，道：「這件金絲甲是老朽先父留贈與老朽的，你莫非眼紅，意欲據爲己有？」

歐陽飛沉聲道：「若是令尊留下給你的，爲何令尊倪堅身上有此寶物，却無人知悉？」轉頭面對羣豪。「請問諸位是否有此耳聞？」

倪天南急道：「難道先父身上有寶，便要告知同道？」

歐陽飛冷笑道：「他若有此寶物，自會穿在身上，則會有人知道！」

何中流喃喃地道：「這話倒不錯，老要飯跟倪堅有不錯的交情，却不知道他有此寶物，而且倪堅嫉惡如仇，生前對邪魔妖怪，不假詞色，畢生經歷大小戰役不下千次，他若有一件刀槍不入之寶衣，自然會有人知道！」

此話雖輕，但廳內的羣豪，武功都非同小可，耳目靈敏，每一字都聽在心頭，也都暗暗點頭，忖道：「座中數何中流年紀最大，早年他亦嫉惡如仇，才遭黑道羣魔圍攻，幸得倪堅解救才免于難，他的話倒不能不信！」是以廳內立即靜了下來，都是屏息注視，看倪天南如何作答。

倪天南忽然長嘆一聲，道：「這件事說來慚愧，是先父臨死前得自苗疆的，至於他如何自苗人手中搶到此物，老朽不敢妄猜，因爲事後先父不敢穿于身上，諒來他是有愧於心，所以才如此！」他說至此，長長吸了一口氣。「先父死後，老朽才把它取了出來，心想不論是以何種手段得到它，但它若落在俠義之士的手中確是一件寶物，落在奸險小人之手，便成了助紂爲虐之物了！

「老朽有鑑於此，所以穿上此衣，行俠仗義，希望藉此衣之功效，大寒敵胆，大長正氣！」頓了一頓，續道：「至於你爲何會這樣問，老朽便不知內情，假如此物本是你歐陽家之物，若有確實證據，老朽甘願雙手奉上，而且對今日之事絕不計較！」

郝白浪及羣豪立即喝起采來：「倪天南果然是個光明磊落的漢子！」無垢師太及青松道長等人，亦暗中舒了一口氣。

倪拓志及倪展志兄弟，更是放下心頭大石，只有幾個暗中妒忌倪家的人，覺得有點失望。

不料歐陽飛忽然仰天大笑起來，郝白浪喝道：「姓歐陽的，你鬼笑什麼？」

歐陽飛臉色一沉，轉頭喝問道：「倪天南，饒得你舌燦蓮花也難圓其說，我且問你，倪堅過世已有多久？」

倪天南怒道：「歐陽飛，我倪天南自信待你不薄，你若能拿出證據證明金絲甲是你家之物，老夫已願意雙手奉上，你現在拿不出證據，還意欲何爲？」

「你以爲我志在這件金絲甲麼？」歐陽飛冷冷地道：「倪堅過世至今已逾三十年，但二十五年之前，這件金絲甲還是我歐陽家之物，而且還穿在先父身上！」

羣豪一怔：「二十五年前尚穿在歐陽飛父親的身上？假如歐陽飛沒有揑造事實的話，那麼便是倪天南的話有問題了！」

郝白浪却喝怒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郝大俠腦子是不有問題吧？怎會連這話的意思也聽不清楚！」人羣中忽然有人道：「歐陽飛的話是說倪天南意欲騙盡天下英雄！」

「正是！」歐陽飛大聲道：「倪天南所說，根本無一字符合事實！」

「阿彌陀佛！」無垢師太高聲喧了一聲佛號。「歐陽施主所言何據，千萬勿信口雌黃是盼！」

倪展志亦怒道：「歐陽飛，你有何證據，證明家父所言無一句是眞的，你入我倪家才十五年，難道對以前的事，亦能一清兩楚麼？」

歐陽飛問道：「倪天南，你可知道金絲甲是以何物製成而能刀槍不入？」

倪天南臉色鐵青，冷冷地道：「此物又非老夫所製，老夫如何知道？」

「我却知道，因爲此件金絲甲本是先祖父及先父合力所製的！」歐陽飛道：「這件金絲甲，主要的原料是取自產在苗疆的一種罕見的金毛狒狒身上，這種金毛狒狒雖全身都長着金毛，但只有生在胸前及下腹上的毛才特別堅靭，再加上用五金合煉的金屬絲及天山雪蠶絲，是以金絲甲乍眼望去雖是金色的，但細眼詳端，却能辨出其中有些絲像是白色的！」

歐陽飛眼光一環，大聲說道：「不知在場是否有人見過金毛狒狒及天山雪蠶絲者？」

「阿彌陀佛，貧尼就曾見過幾次！」

歐陽飛大喜，道：「請師太叫倪天南把金絲甲取出來讓師太辨認一下！」

郝白浪道：「這也不能證明此物是令尊所製，只能證明你識貨而已！」

倪天南捋鬚道：「正是！歐陽飛，你若想得到這件寶物，單憑這幾句話，可還不够！」

「倪天南，你若還要硬充君子的，便把金絲甲交給無垢師太辨認，其他的等下再說！」

倪天南臉色一變，澀聲道：「並非老夫硬充君子，而是倪某願物歸原主，再說老夫已決定退出江湖，還要此物何用？展兒，你到爲父房內把那件金絲甲取來！」

倪展志猶疑地說道：「爹，你何必理他……」

倪天南罵道：「畜生，還不快去！」

倪展志沒奈何只得走入內堂，倪天南又抱拳道：「爲了老朽這一件東西，而阻延諸位午飯的時間，倪某好生不安！」

羣豪都連稱不打緊，雖然此刻午時已過，衆人都有點肚餓，但卻因這件事着實充滿神秘，大家只求得知眞相，反而忘了吃飯。

不久，倪展志果然把那件金絲甲取了出來，羣豪都瞪着眼睛注視。只見那件金絲甲金光燦爛，望之十分柔軟，摺疊起來，才有一巴掌大小，卻能禦刀劍，都是詫異不已。

倪天南道：「展兒，把金絲甲交給師太鑑定！」

無垢師太向倪天南行了一禮，接來看了一陣，道：「阿彌陀佛，歐陽施主所言果然屬實，這件金絲甲的確是金毛狒狒體毛，再雜以金屬絲綫及天山雪蠶絲。」

此言一出，羣豪都禁不住啊地驚呼一聲，心頭更是緊張，要看倪家父子如何應付這件事。

倪天南微微一笑道：「這只能是一個證明，因爲此物老夫曾在你面前顯露過，你能說出金絲甲的原料，證明你並不是信口雌黃，但此亦可能不是令尊之物，因你也許在別人口中得悉來歷！」

歐陽飛神色絲毫不亂，淡淡地問道：「倪天南，此物跟你已有二十多年了，你可知道金絲甲上本身便有處可證明其物主否？」

倪天南一怔，臉色倏地變青，澀聲道：「老朽不知你說什麼……」

歐陽飛冷笑道：「諒你也不知道，還是讓在下說吧！請青松道長，何副帮主、田帮主、白鶴上人，還有少林的智空禪師、華山的莫大俠過來一下！」

智空禪師等人身份雖尊，但此刻也讓歐陽飛勾起好奇心，一齊走了過來。

歐陽飛點點頭，又對無垢道：「請師太把金絲甲攤開，然後請諸位注視左脅處，看看有何異常。」

無垢師太立即把金絲甲攤開，智空及青松等人目光隨即投落脅下之處，看了一陣，何中流說道：「該處編織似乎比較凌亂，有的地方比較緊密，有的地方比較粗疏！」

「不錯。因爲那裏編了六個字在上面，那是『歐陽球』及『歐陽勝』！歐陽球便是先祖父，而歐陽勝卻是先父！」歐陽飛看也不看那件金絲甲，卻越說越快：「諸位若不信，請注意該處那些白色的天山雪蠶絲的走勢！」

良久，無垢師太又嘆道：「這次歐陽施主，仍然沒打誑語！」

何中流亦道：「難怪編排跟其他地方不大相同，原來是有字織在其上面！」

廳內又發出一聲驚呼聲，此刻大家對歐陽飛之言都深信不疑了！

倪家父子亦忍不住走近觀望，倪拓志兄弟臉色敗灰，倪天南臉色一變再變之後，隨即哈哈大笑起來：「老夫至今日才知道這物的來歷以及其先前的物主，歐陽飛，老夫現在便把金絲甲還給你，並多謝它替老夫擋了無數次刀劍之厄，爲賠償你們歐陽家的損失，老夫願付一萬兩白銀，以作租借費用！」

倪展志道：「爹，誰知道他是不是歐陽球及歐陽勝的後人？」

倪天南怒道：「小畜生，誰要你插腔，快去庫房取錢！」

話音未落，郝白浪叫道：「老哥哥且慢，展侄之意並非沒有道理……」

倪天南道：「若非他家中之物，爲何能知之如此詳細？老朽穿了它二十多年，尚且不知道，他若不是物主，又如何能知道！」

青松道長等人都暗暗點頭，同時覺得倪天南心胸寬廣，光明磊落，一件風波看來便可以如此解決了，關心倪家的人，也都暗暗鬆了一口氣。

不料歐陽飛叫道：「我歐陽飛若只求取回了這件金絲甲，早就暗中下手了，又怎會要你的租借費？」

郝白浪厲聲道：「那麼你待怎地？」

歐陽飛陰森森地道：「我要討回先祖父及先父被殺的血債！」

郝白浪吃吃笑道：「可惜倪堅已死，莫非你要父債子還，武林中雖有這個規矩，但此事發生在倪老哥身上，只怕沒人肯讓你如此做！」

歐陽飛道：「我要找的不是倪堅，因爲倪堅已死了三十年，而先祖父及先父母只死了二十五年！」手臂一伸，食中兩指併起如戟，指住倪天南道：「殺死先父母的，便是他！」

此言一出，羣豪心頭都是一跳，只聽無垢師太合什道：「阿彌陀佛，歐陽施主當知此言之份量，希望施主今次所言仍有根據才好！」

話音未落，忽然有幾枝袖箭，悄沒聲息地射向歐陽飛的咽喉！

劍拔弩張

歐陽飛全然不覺，眼看那幾枝袖箭即將射中他，忽見旁邊的智空禪師長袖一揮，一股袖風把袖箭撥落地上。

這幾枝袖箭立令大廳情況一亂，華山派掌門莫烟城沉聲喝道：「是誰暗箭傷人的？」

人叢中有人道：「此是咱江南武林的事，跟諸位何干，何必強出頭？」

智空禪師合什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歐陽施主該如何處置，自有倪盟主及兩位副盟主下斷論，貧僧等怎敢強出頭

？只是歐陽施主話還未說罷，便用暗器意圖滅口，只怕不能服衆，而倪大俠料亦不會讚成！」

倪天南輕咳一聲，正容地道：「諸位英雄，今日你們是瞧在老朽臉上而來的，便請不要節外生枝，免陷倪某於萬刧不復之地，若有所得罪或怠慢之處，容事後老朽再向各位請罪！」

他這番話說得極爲誠懇，廳內情況稍爲一靜，但仍有人叫道：「倪大俠，咱們不只是爲了你們父子，還是爲了整個江南武林，咱們江南武林的事，理應由咱們自個解決，歐陽飛卻把江北武林人士請過去作擋箭牌，便分明是欲挑起江南武林及江北武林的嫌隙！」

這幾句話，在江南武林人士中引起不小的震盪。須知，數十年前江南及江北武林，曾因一件誤會，而引起連番血鬥，事後雖然有所化解，但雙方心中始終不無芥蒂，剎那間，江南武林人士臉上都露出不愉之色。

智空禪師急道：「貧僧絕無此意，施主們幸勿誤會！」

郝白浪道：「諸位既然無此用意，便請諸位退到一邊去，讓咱們跟歐陽飛自個解決！」

智空及莫烟城等臉臉相覷，何中流道：「郝大俠何必咄咄迫人，江南江北同爲一家，合則正氣盛，分則邪魔氣張……」

郝白浪冷笑一聲：「你們丐帮總舵在江北，你算不得是江南武林的一份子！」

何中流怒道：「然則要飯的便算是江南武林的公敵了麼？倪大俠放帖與老叫化，莫非是欲誘使江北武林同道來此，然後由江南武林合力殲之？」

倪天南大吃一驚，急道：「郝老弟，你別越說越糟，把事情弄砸！」

無垢師太道：「阿彌陀佛，貧尼該屬江南武林同道一份子了，待貧尼說句公道話，江北武林同道絕無與咱們江南爲敵之意，此乃幾可肯定，因爲大師等人事前根本不可能知道此件事也！」

青蜂門女掌門梅芷蘭隨即表示同意，廳內的氣氛這才稍爲鬆弛。新任的左副盟主「一劍追風」廖孝抱拳道：「歐陽飛的事當然仍由咱們處決，但依理該先讓其把話說清楚，才可下斷語，未知倪盟主認爲然否？」

倪拓志心頭忐忑，臉上卻不得不裝出雍容的神色，點頭道：「廖大俠此言極爲合理，本座也有此感！」

郝白浪冷哼一聲，道：「歐陽飛，你有話要說便請快說，別阻着咱們吃飯！」

歐陽飛輕吸一口氣，知道不能再拖！忙道：「二十五年前，先祖及先父製成此件金絲甲之後，心頭之喜實非筆墨難喻，先祖畢生研製兵器，可惜未能成名，但晚年才製出一件能禦利劍之寶物，是以事後心情之激動，實非外人能以理解。

「先父見大功告成，於是把家內的爐子等物全部毀掉，正在搬運沙石之時，倪天南忽然撞了進來，聲言是錯過宿頭，要來借宿一宵……」

郝白浪截口道：「當時你可在家？」

歐陽飛不理他，續道：「先祖及先父的武功異常粗淺，但卻跟不少武林人士來往，因爲有些慕名之人，不時會上門求鑄利劍！當時一見倪天南便知來人武功高強，但觀其相貌堂堂，不但答其所求，而且請他進膳。

「那晚由於金絲甲的大功告成，是以先母殺鷄宰鴨，煮了不少菜，以示慶祝。席間倪天南問何以菜餚如此豐盛！先父支吾以對，說是先祖生日。但倪天南十分仔細，卻問笑道：『令尊壽筵，爲何不見壽麵及鷄蛋？』先父答之不出。

「倪天南一笑又問：『剛才倪某見你在担沙石，但卻不見屋子內有改建修葺之處，這又是什麼原因？』

「先祖輕咳一聲，又嘆一口氣，才道：『倪大俠有所不知，因爲老朽新近製成了一件寶物，所以老朽媳婦才煮了幾樣小菜慶祝一下！』

「倪天南大疑，忍不住問道：『不知老丈製成了什麼寶物，可否借倪某觀看一下？』

「料倪天南當時心頭必是十分奇怪，以爲一個糟老頭及一個毫不起眼的漢子，能做出什麼寶物。家父比較仔細，忙道：『在咱們尋常人家眼中是寶物，卻不值倪大俠一哂！』

「不料先祖雙眼一睜，怒道：『勝兒，你自己怎地如此看不起你爹做的東西？這件寶物實是千金難得，尤其是經常行走江湖的人，更加是做夢都想能够得到一件呢！』

「倪天南大奇，放下酒杯，道：『聽老丈這樣一說，倪某就更加要看看了，只怕老丈不肯……』家祖忙道：『只要你不提出購買的話，借你一觀，自無不可！』

「倪天南笑道：『君子不奪人之所好，老丈若不賣，難道倪某還會搶麼？我倪天南三個字，不知你們可有個耳聞？』

「倪天南借宿時，只稱姓倪，不曾揚名，如今揚名之後，先祖及先父都放下心來，因爲上門求鑄寶劍的人，在等取貨時，不時會跟先父母閑聊，自不免提及江湖上的一些人與物，更對先父母說明誰人的性格爲人如何，誰可爲之鑄劍，誰不可替其鑄劍等等，倪天南這三個字對咱家來說，實在是耳熟能詳了！

「先祖見來了一位大俠，更是大喜，他製成金絲甲之後，無時不想在人前顯露一下，這也是人之常情，如今來了一個可以放心的大俠，再無顧忌，不但把金絲甲取了出來給倪天南觀看，還拿來不少刀劍，試與其看，果然是刀劍不能動之分毫。先祖見倪天南臉上仍有不豫之色，便道：『倪大俠若不相信，請用你腰上的佩劍試試』！」

郝白浪急問：「倪老哥試了沒有？」

羣豪剛才都爲歐陽飛的話所吸引，屏息而聽，卻忘了倪天南，此刻郝白浪話音一落，衆人才把頭轉向倪天南，只見他臉色雪白，但神態仍頗爲鎭定，捋鬚側目而觀。

歐陽飛喘了一口氣，嘆道：「倪天南當下立即抽出他那柄銀劍，用力砍刺起來，果然不能傷之分毫，叫道：『果然是件寶物！可惜落在你們父子手中，否則倒可以以此物而去殺盡邪魔了！』

「先祖聽他這樣說，忙吩咐先父把金

絲甲收了起來，倪天南便絕口不再提這件事，反而不時讚先祖是天下製寶第一人，勸杯頻頻，這一夜直吃至二更才散了席！不料倪天南狠子野心，當夜竟乘醉把先祖、先父及先母全部殺死，然後帶走這件金絲甲！」

羣豪聽至此，又啊地驚呼一聲。倪展志喝道：「胡說，當時你又不在，怎能說金絲甲是家父偷的？令尊令祖是家父殺死的？」

郝白浪高聲道：「不錯，你既然自稱是歐陽家的後人，爲何當時不在？」

歐陽飛道：「當時在下才二十歲，尚在家師處學藝，不在家中！」

青松道長道：「令師尊是誰？」

「家師是荊州的周仲行！」

郝白涙不屑地道：「原來是那個被徒弟捧爲『荊州鐵刀』的周仲行！」

歐陽飛怒道：「姓郝的，家師武功聲名雖不如你，但他只在家中課子授徒，不理江湖事，雖不能與俠義扯上邊兒，但也非邪魔妖道！你豈可仗勢看人不起！」

羣豪中隨即有人向郝白涙投過幾道不快之眼光。郝白涙訕訕地道：「歐陽飛，你既然在周仲行處學武，爲何又會對當時的情況瞭如指掌？你不說淸楚，便證明一切都是揑造的！」

「先母雖不懂打鐵鑄劍之事，但平常生意來往，都由家母記帳，是以家母學得一手快字，書寫極快。當時倪天南跟先祖父在廳內吃飯所說的話，家母在房中聽見，都一一記了下來，後來她臨睡之前把紙放在地板下——先母房中床底下有一塊紅磚鬆掉，她經常把重要的字契壓在紅磚下！」歐陽飛沉聲道：「不久，在下因中秋佳節已近，便回家省親，到了家內才知道這件事，而先祖、先父及先母的屍體亦已腐爛，家內一切完好，只獨不見了那件金絲甲！」

倪展志吃吃大笑，道：「這也只能證明那夜家父曾到貴宅，却不能證明這是家父下手的！」

歐陽飛沉聲道：「不錯，先母在信中並無述及此事，但家母一向行事十分謹細，那一夜，她根本沒睡，所以在倪天南半夜潛入來，便咬破手指，以血在蓆上身體下，寫了一個倪字！而事後不久，倪天南即有了此『金甲銀劍』之外號，這還不能證明是他下手的？」

他眼光在羣豪臉上掃過，道：「諸位可以想一想，倪天南有此外號，至今有多久？」

何中流揑指一算，說道：「果然才有二十五年左右，這事十分易記，倪天南在二十年前當上武林盟主，但是在這之前四五年間，因爲大挫邪派高手，才聲威大振的，也在那時候才有了『金甲銀劍』之雅號！」

倪展志道：「但這些也都是臆測而已，並不能證明殺死歐陽球及歐陽勝者是家父！」

郝白浪接道：「何況這世上是否有這兩個人，也有疑問！」

歐陽飛立即自懷中掏出一張發黃的信紙來，雙手奉與無垢師太，道：「請師太觀看，此便是家母留在磚下的遺書！」

無垢師太看過，又傳與智空禪師，智空閱後又傳與青松道長，片刻間，何中流、白鶴上人、梅芷蘭、喬鐵船、田壘等人都看過了。田壘把信交與歐陽飛，道：「歐陽飛所言，跟信上所述，一模一樣！」

郝白涙冷笑連連，歐陽飛道：「請倪盟主及兩位副盟主觀閱！」說罷走前，把信遞了出去。

郝白浪大步踏前，劈手把信奪走，道：「待郝某先看！」

歐陽飛道：「郝白浪及其他人肯看，歐陽某無任歡迎！」

郝白涙看也不看，雙手連動，把信撕個粉碎，隨即把其拋落地上。

歐陽飛氣得身子發抖，戟指罵道：「郝白涙，枉你有俠名，却想不到會做出這種卑汚的事來！你毀滅證據，欲替倪天南洗脫罪行，不知他給了你什麼好處！」

郝白涙冷冷地道：「一張信便能算是證據麼？這豈不太容易？郝某也可以找人寫幾張這樣的信！」

智空合什道：「阿彌陀佛，郝施主太魯莽了！」

歐陽飛怒道：「歐陽某所說是否屬實，可問倪天南那老匹夫！」

突生戰火

羣豪齊又把頭轉向中間，一望之下，心頭突地怦怦亂跳起來，原來倪天南已不知在何時，悄悄離開了。

歐陽飛怪叫一聲：「倪天南在衆目睽睽之下，悄悄溜掉，這不是作賊心虛麼？也因此證明歐陽某所說，絕非是揑造事實的！」

此刻，廳內的江南武林人士亦出不得聲，心想倪天南怎會如此失策，在這個時候離開？倪拓志兄弟亦是心頭打鼓，忐忑不安。

智空禪師道：「阿彌陀佛，不知倪施主何處去了？盟主是否知道？」

倪拓志暗暗叫苦，沉吟難答。郝白涙却大聲道：「此乃江南武林的事，大師來自江北，又是出家人，何必多管閒事！」

「阿彌陀佛！」

羣豪覺得郝白涙實在有點强詞奪理，但却又因同爲江南同道，所以也無人駁斥他，半晌無垢師太才道：「郝施主是有點過份，大師絕不是多管閒事，若說他是多管閒事，那麼貧尼也斗胆問一句，如今此事如何判決？」

「有什麼好判決的？」郝白涙道：「歐陽飛胡言亂語，存心陷害主人，何以足信！再說，難道你們認爲他所提出的證據，能服人麼？」

智空禪師道：「貧僧並無認爲倪施主是兇手，只是希望他出來讓歐陽施主對證一下而已！」

歐陽飛高聲道：「不錯，假如倪天南能提出證據，反證不是他殺的，我歐陽飛立即向他叩頭陪罪！大公子，你如今又是武林盟主，希望你能大義滅親，叫令尊出來跟在下對證一下！否則，你又有何資格坐上盟主這個寶座！」

他眼光一掃，冷笑一聲：「大公子若說寧願不做盟主，則不但辜負了江南武林道上的期望，而且還證明了一件事！」

郝白浪問道：「證明了什麼事？」

「證明了大家都沒有眼光，選了一個不配做盟主的人當選！」

羣豪都有點氣憤，却又找不出話來反駁他，那些妒忌倪家的人，便乘機開腔了。「歐陽飛的話也不嚐無理，盼盟主能秉公處理！」

倪拓志額頭沁汗，心頭叫苦，却不得不道：「倪某得諸位厚愛，得此榮譽，自會秉公處理！」

歐陽飛大喝道：「那麼便請令尊出來吧！」

倪拓志沒可奈何，道：「二弟，你進去看看！」

倪展志走入內堂之後，竟然久久不見出來，倪拓志心頭大急，忙道：「待本座進去看看！」

歐陽飛標前幾步，伸手一攔。「你父親畏罪而逃，你弟弟也乘機逃逸，你也想一走了之？可沒這般容易！」

倪拓志喝道：「你意欲何爲！」

「很簡單，要討回血債！」

「但本座可不是要逃走，而是要去找二弟！」

「誰知道你心中如何打算？你要找人，不會派人去麼？」

郝白涙喝道：「歐陽飛，你太放肆了，這裏是倪家，不是歐陽家，難道連盟主要入內堂也不能麼！」

「這可難說，倪天南不翼而飛，倪展志一去不回，誰敢保證他也不會溜掉！」

「一劍追風」廖孝道：「這一點，請盟主避一避嫌，派個家丁去找吧！」

郝白涙怒道：「廖孝，你這樣說話，目中尚有盟主麼？」

廖孝亦怒道：「廖某是秉公而言，絕無看不起盟主之意，這事可請在場諸位公判！」

無垢師太道：「阿彌陀佛，貧尼相信倪盟主不會令咱們失望！」

倪拓志左右爲難，饒得他平常處事沉着老練，此刻也六神無主。

郝白涙忽然道：「江北的朋友，大都是應邀來觀盟主授受大典的，現在禮儀已完畢，請離開吧！」

崑崙派的掌門師弟「梅花劍」蕭鳴，不由有氣，怒道：「此處莫非是郝大俠的私邸？還是你已當上倪府的主人，如何主人不下逐客令，反而由客人越權下令！」

郝白涙一張臉漲得通紅，喝道：「蕭大俠是有意跟江南同道爲敵了？別人怕你，郝某却不怕！」

蕭鳴怒道：「蕭某何時要人怕？」

「那便先吃郝某一掌吧！」郝白涙似發了瘋般，身子竄前兩步，左拳右掌連環擊出！

蕭鳴斜身一閃，冷笑一聲：「郝大俠雖兇，但蕭某也不畏你！」左掌一截，反切對方手腕，右手一揮，長劍經已在手！

「好呀，竟然動起刀劍來啦！」郝白涙以掌法馳名江湖。雖然赤手，仍能施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在劍網中突進。

智空禪師合什道：「阿彌陀佛，兩位施主有話好說，何必動刀動槍的！」長袖一捲，當中「切」下，把兩人分開！

不料他一動上手，只見鐵掌帮帮主田壘及千帆帮帮主喬鐵船便雙雙搶了出來，喝道：「江北的朋友以二敵一，好不害羞！此是江南之地，容不得你們行兇！」

智空禪師待到解釋，但田壘及喬鐵船的一刀及一槳經已臨身，只得施展鐵袖功把刀、槳抵擋了。

這一來，廳內秩序登時亂了，羣豪之中也有人是看不過眼的，但稍一露神色，即遭其他人圍攻，只聽乒乒乓乓一陣亂响，廳上的椅桌全倒塌了！

無垢師太心頭大怒，轉頭對青松道長道：「道兄，你看咱們該如何？」

青松道長長嘆一聲：「這次當眞是左右爲難，此次曲在咱江南，但咱們若出言，只怕又要惹來一場誤會！」

無垢師太冷哼一聲，道：「道兄害怕，貧尼却不怕！」一頓隨即厲聲道：「全部停手，聽貧尼一言！」

廳上打鬥正烈，那有人聽她的？也不知誰輕聲罵了一句：「這賊尼莫非看上了少林寺的大和尙，竟想帮起他們啦？」

無垢師太性子本就極烈，聽了這話，再也忍耐不住，抽出拂塵，身子斜飛過去，叱道：「好一個狗嘴長不出象牙的東西，竟敢出口侮辱出家人！貧尼今日便教訓教訓你！」

她身手極高，只一個起落，便已飛抵那人身前，右掌一引，推開他的同伴，右手拂塵一起一落，只聲「嗤嗤」一聲亂响，拂塵的馬尾掃在那人的臉上，一張臉登時多了幾十條血痕！

他同伴看過，雙眼盡赤，大叫道：「這賊尼存心護着江北，九成要反了！」旁邊的人，發一聲喊，一齊揮動兵器攻將過來！

無垢師太心頭火起，喝道：「你們如此不講理由，貧尼就算反了又怎樣！」拂塵過處，又掃倒一人！

青松道長見狀，心中暗暗叫苦，忙叫道：「倪盟主，請你趕快阻止大家，不要再打了！」一回頭，那裏尙有倪拓志的影子？

只聽郝白涙又喝聲問道：「青松，你到底是站在咱們這一邊，還是站在江北那邊！」

青松道：「武當地處江南，貧道自然與諸位一道！」

「那麼便請你先把無垢那賊尼拘下來吧！」

青松道長性子雖然比較柔弱，但此刻也不由有火，喝道：「郝白涙，當年江北及江南一場火併，你師父師兄全部罹難，今日你想公報私仇，也用不着唆使別人作你的工具！」

郝白涙怒道：「看來你跟那賊尼也是藕斷絲連……」

無垢大喝一聲，身子一掠，自人羣中飛了過來，拂塵一掃，望郝白涙拍去，口中道：「請蕭大俠退下，讓貧尼教訓教訓這個狂徒！」

此刻反對郝白涙的人，不是被打死便是被打傷，其他人齊把智空等人圍住。

青松道長急喝道：「諸位請聽老道一言，郝白涙公報私仇，故意挑起雙方的仇恨，請諸位冷靜一下……」

盡管他喊破喉嚨，但羣豪仍不退下，

這當中有不少人的師友親戚是當年火併的罹難者，此刻殺紅了眼，那裏還能冷靜得下來？

青松道長一怒之下，亦抽出長劍來，喝道：「諸位既然咄咄逼人，貧道亦只得大開殺戒了！」

郝白浪叫道：「任雄，快把莊門關住，不准放過一人離開！」

廳內殺聲喧天，刀來劍往，鮮血橫流，料不到會因一件金絲甲，而生出一場血戰來。

雙方越來越激烈，智空禪師那方有青松、無垢、何中流、梅芷蘭、莫烟城、蕭鳴及歐陽飛，人數雖少，但除了歐陽飛之外，個個都是一流高手，形勢雖不妙，但每逢險境，即能施出絕招，重創對方，是以江南武林等人並不敢迫得太緊。

青鋒門的弟子全是女子，她們很多本來都是身世可憐的孤女，掌門人梅芷蘭亦不例外，是以她最同情歐陽飛的遭遇，一對柳葉刀護在他的身前，不讓對方殺人滅口。

廳上死傷雖衆，但江南這方人手極多，一邊把傷者扶下，一邊又有人上前接戰，過了頓飯工夫，智空等人都有點手軟，因爲怕誤會更深，不敢痛下殺手，這樣便要多消耗不少體力，二來己方勢力孤單，時間一久氣力終有使盡之時，後果便不堪設想。

青松道長道：「大師，你看這事該如何解決？」

智空尚未回答，只聽無垢道：「眞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只好豁出去，殺出一條血路，先離開此地再說！」

何中流叫道：「老叫化首先讚成，殺既殺死了，便只有先離開了！」

蕭鳴長劍一揮，喝道：「擋我者死！」寒光點點，劍尖吞吐不定，立即傷了一人，首先閃身自缺口衝了出去。

郝白浪叫道：「江南道上的兄弟聽着，他們要逃走了，趕快在四面堵住，今日若走漏了他們，異日他們難免會暗中報仇，屆時形勢便不同了！」

這話極之有效，衆人精神一振，殺敵之心更堅，廖孝連聲呼喝都不能阻止此場血戰，氣得他把銀牌高高舉了起來，叫道：「本座現在下第一道命令，所有的人立即離開大廳！」

江南羣豪見到銀牌，只一頓便又揮刀殺了上去，廖孝氣得把七塊銀牌全數拋落地上，抽出劍來，叫道：「你們不講理，廖某也不屑與你們爲伍！」左手抓住袍角，右手長劍一落，「嗤」的一聲，把袍子割斷，然後大踏步出莊而去。

何中流見蕭鳴孤軍深入，不旋踵立即受傷，他氣得把打狗棒抽了出來。「老叫化今日便要大開殺戒了！」棒子一戮，立即點了一人的氣海穴，那人也隨即倒地氣絕。

何中流得理不饒人，長嘯一聲，揮棒擊向郝白浪！

無垢師太等人見狀亦拋去顧慮，把壓箱本領全部施展出來。片刻之間，江南武林同道便倒下不少人，但梅芷蘭及莫烟城也受了傷。

何中流心怒郝白浪公報私仇，故意生出事端來，打狗棒招招指向對方的要害，郝白浪亦十分標悍，有心與對方同歸於盡，每一掌都用上九成眞力。

兩人越鬥越是激烈，眼看即有一人要倒下來，驀地傳來一聲大喝：「都給我住手！」

聲音極大，如平地起了個焦雷般，羣豪手上不由一緩，抬頭望去，却見倪天南換了一件白衣走了出來，背後跟着他兩個兒子。

剎那間，羣豪見氣氛有異，都同時住下手來，怔怔地望着倪家父子。

一失足成千古恨

倪天南目光一掠，雙眼忽然流下淚來，沙着聲道：「郝老弟，你錯了！」

郝白浪大叫一聲：「我錯了？我還不是爲了你！」

「不錯，你要公報私仇，挑起戰火，是個大錯！」倪天南抬頭仰天道：「而我也錯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無垢師太道：「阿彌陀佛，不知倪施主有何錯？」

倪天南道：「請諸位坐下，聽老夫詳細說來！」

羣豪立即把倒在地上的椅子扶了起來坐下，沒椅的，便索性坐在地上。倪天南在其兒子的扶攙下也坐了下來。

歐陽飛冷冷地道：「現在可以說了吧？到底金絲甲是不是你偸的？先祖及先父母又是不是你殺死的！」

「你沒說錯，這兩件事都是倪某當年幹下的罪孽！」

此言一出，羣豪又發出一片驚呼聲，廳內人聲立時不見，只聞粗重的呼吸聲。

良久，倪天南才喃喃地道：「那夜，倪某確因金絲甲太過神奇而動了貪念，但令祖又表示千金不賣，所以……」

歐陽飛大喝一聲：「所以你便把家祖殺死！」

「是的！」倪天南直認不諱。「當時你若在家，倪某也不會放過你！而且我若知道歐陽勝還有一個兒子，事後也會去找你，免得留下一個禍胎！」

青松道長吸了一口氣，道：「倪施主怎會做下一件這樣的事來？」

郝白浪道：「老哥這樣做也是情有可諒的，他奪取金絲甲還不是爲了多殺幾個惡人？這種東西留在武功平平無奇的歐陽家，豈不暴殄天物！」

「郝老弟，你又錯了！」倪天南長嘆一聲：「爲了這原因而殺人，本身與邪魔妖道已無分別，豈能說情有可諒乎？」

倪天南頓了一頓，嘆口氣道：「何況當時倪某起了貪念，也並非全部爲了武林正義……」

郝白浪怪叫一聲。「那爲了什麼？」

「爲了本身的名利！事後老朽也一直以你所說的理由爲自己的罪孽開解，其實若眞的爲了正義，又豈會下手殺人？正如老弟你，若眞的是爲了江南武林着想，又何會挑起這一場戰火，無端傷了這許多同道？」

郝白浪臉色鐵青，沉聲道：「這麼說來，郝某連俠義兩字也配不上了吧？」

倪天南道：「一個人的榮辱，後人自有公論，倪某豈敢亂評！」一頓又道：「倪某剛才又犯了一錯，希望憑藉自己歷年的威信，逃過此刦，不料却使許多無辜的人傷亡纍纍！」

歐陽飛冷笑道：「你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了麼？現在你欠下的血債，已不止是我歐陽家的三條人命，今日便看你兒子如何處理這件事！」

倪天南說道：「這件事我兩個兒子全不知情，跟他倆根本無關，你也不必迫他們！」

歐陽飛道：「但他們一個是江南武林盟主，一個是右副盟主，該不會坐視不理吧！」

廳內羣豪靜得如同死了般，此刻衆人才逐漸冷靜下來，梅芷蘭忍不住說道：「另一個罪孽深重的人，又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誰？」倪拓志詫異地問。

「便是他！」梅芷蘭戟指着郝白浪！

郝白浪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似欲噴出火來般。

羣豪都把眼光投向倪拓志兄弟，看他要如何處理這件棘手的事件。倪天南慘笑一聲，道：「這件事倪某也作了安排！金絲甲交回歐陽飛，另贈一萬兩銀子作爲歐陽球及歐陽勝夫婦的殮葬費！」

歐陽飛冷冷地道：「歐陽某要的不是錢！」

倪天南忽然解下髮束，盤膝坐在地上，道：「歐陽飛，倪某現在任你殺，任你劏，你上來下手吧！」

歐陽飛一怔，不敢相信地道：「你，你還想施什麼詭計？」

倪天南苦笑道：「除了殺死令祖之事外，老夫何時曾騙過你？你但管上來吧！」揮手示意兩個兒子退開。

智空禪師合什道：「阿彌陀佛，寃家宜解不宜結，倪施主既然知錯，又能痛悔，加上數十年來，爲武林做下不少好事，依貧僧看，這事歐陽施主亦不用深究！」

倪天南苦笑道：「大師不必開解，倪天南直接的雖然殺死三個無辜的人，但今日間接的却殺死不少人，自明罪孽深重，剛才入內交代了後事，已服下了毒藥！」

廳中羣豪又是啊的發出一片驚呼，智空禪師及無垢師太齊聲高喧佛號。

歐陽飛臉色一變再變，終於長嘆一聲，道：「你既已服下毒藥，歐陽某若再上前去殺你，還能算人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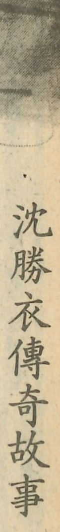
倪天南喃喃地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一個人當眞做不得錯事，做錯了也不要緊，最要緊的是不能一錯再錯！否則便不能回頭了！」言畢嘴角湧出的一絲黑血，頭一歪，登時氣絕。

倪拓志道：「來人，取一萬兩銀子給歐陽飛！」

歐陽飛取了金絲甲，頭也不回地走了。郝白浪大喊一聲，右掌一翻拍在自己的天靈蓋上，腦漿迸裂，跟着也活不成了。

羣豪見一場隆重的大典，弄到如此慘淡的田地，都悄悄離開了。智空無垢等人亦紛紛告辭。倪拓志的盟主地位雖不曾動搖，但江南武林却再也不像以前那般興旺了！

（全文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千手被穿豹皮衣的青年殺死，賽孟嘗帶領府中食客來取那賬災欵項二十萬兩銀子，又被那青年全部殺死，把銀兩奪去。原來江湖上七起刺殺事件，都是風神門下殺手所幹的，殺手們的行爲都在無意中犯了本門七戒，風神門召開會議，重申戒律，風神七戒是：不殺孝子；清官；義士；孕婦；無辜婦孺；不貪非份之財；不得同門傷殘。既然觸犯，應該處死，偶然錯失，仍給殺手一個機會，七個殺手只容許一個活下來，派出去執行任務，除了指定將沈勝衣殺死之外，還要將犯法的六個殺手殺掉。散會後，七個殺手懷着滿懷心事，各行各路……

殺手互傾軋

年青人道：「不會是鐵沙掌之類的硬功夫吧？」

小老頭道：「照我看，有點像密宗的大手印。」

「大手印？」年青人一怔。

小老頭歎息接道：「可惜練大手印的人表面却是很難看出來。」

年青人接道：「顧松年的死印有待調查，那張黃榜並不能告訴我們什麼。」

小老頭只是聽，年青人又道：「江順謝安顯然都是死在很鋒利的兵器下，什麼兵器都可能。」

小老頭道：「宴一劍你當然知道是我殺的了。」

年青人道：「你以爲他是獨臂蕭殺！」

少俠赴杭州

小老頭道：「我本已有些懷疑，好像他那樣的一個劇盜看起來怎麼會很像一個老好人。」一頓又道：「又怎會找沈勝衣一較高下。」

年青人笑道：「你是事後才懷疑的，也許在知道死者是宴一劍之後。」

小老頭大笑：「我就是怎也不會懷疑到提供消息給我的人。」

「我也是，」年青人一歎：「連這個人也不相信，我們連殺手也做不成的了。」

小老頭道：「事實那個人一直都沒有欺騙我們。」

年青人道：「那柄摺扇是我用暗器射穿的，杜千手賽孟嘗等人也全部是死在我的暗器之下。」

小老頭道：「好厲害的暗器。」

年青人道：「沒有你的剪子厲害。」

小老頭笑道：「不愧是暗器高手，眼睛果然銳利，看出宴一劍的肚子是給剪開的。」

年青人道：「除了剪子外，你還有一柄劍，致命的應該是貫穿心臟的那一劍。」

小老頭道：「劍是宴一劍的，那也不是剪子，只是兩柄刀。」他笑着接道：「你大概還不知道，我本來是一個裁縫。」

「難怪你能夠將兩柄刀用到剪子一樣。」

小老頭忽然問：「那二十萬兩銀子呢？是不是落在你手上。」

年青人道：「我本來想將那二十萬兩銀子送到災區去，但考慮清楚，還是留下來自己用的好，換轉是你，只怕也會那樣做。」

小老頭道：「若是年輕十年，我一定毫不猶豫留下來，現在還是命要緊，反正這些年來所賺所積的，已經夠我活得很舒服的了。」

年青人笑笑道：「現在我更放心跟你合作了。」

小老頭道：「可惜我們最後還是只得一個活下來。」

年青人道：「也許兩個都不能夠，」一頓接問：「高姓大名。」

「姓狄，狄嘯天。」小老頭笑道：「這個名字很有氣勢，可惜個子不配合。」

年青人道：「我叫龍五，是個棄嬰，同時入門的四個也是，却以我最小。」

小老頭道：「那四個就是不姓龍，也是以長幼數字排名的了。」

龍五道：「只有我一個姓龍，那四個我也知道姓什麼名什麼，說不定其他五人中就有一個。」

狄嘯天道：「可惜你不能夠肯定，那也是很普通的名字，隨便可以找來一百五十。」

龍五笑道：「不錯，在那些屍體上你還有什麼發現？」

「沒有了。」狄嘯天反問：「你呢？」

「眞的沒有了。」龍五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沒有聽清楚狄嘯天後面的問話。

狄嘯天道：「我已經看得很仔細的了，聽你的口氣，似乎有些東西我應該看出來，結果却沒有。」

龍五道：「也許你當時只顧說話。」

狄嘯天追問：「到底是什麼？」

「是——」龍五一個字出口，身子突然暴長，十四枚暗器急打狄嘯天的後背。

狄嘯天的反應不能說不敏銳的了，可惜距離實在太近，而他對龍五的戒心既已鬆弛，龍五的襲擊又實在太突然，到他發覺的時候已來不及閃避。

可是他仍然閃開了七枚暗器，一雙短刀隨即倒剪，這一剪的速度，尤在殺害宴一劍那一剪之上，後背的劇痛却令他失去了準頭。

打進他後背的七枚暗器幾乎完全沒進去，那剎那，他却是一些疼痛的感覺也沒有，所以才能夠回攻出那兩刀，那其實是他的意志都集中在反擊上，感覺也因此變得遲鈍起來。

那兩刀却才刺出一半，疼痛的感覺到底還是來了，而且是那麼强烈。

他一切的反應却都在龍五意料之中，暗器出手，龍五的身子便倒回車子上。

雙刀從龍五的胸膛上剪過，龍五隨即一脚將一個酒罎挑起來。

狄嘯天雙刀剎那再剪，正剪在那個酒罎上，酒罎一下被剪開，藏在罎中那個老頭兒屍體的頭顱亦被剪掉，撞開蓋子半天飛舞。

雙刀一剪再剪三剪，那個酒罎再被剪掉一截，可憐那個老頭兒也不知前生做了什麼孽，死於非命之後也不得全屍，一再被剪開三截。

三剪之後，狄嘯天的氣力似亦剪盡，爬在靠近的酒罎上喘着氣問：「我們不是說好了聯手的。」

龍五仍然臥在車子上，笑答狄嘯天：「這個主意好像是我提出來。」

狄嘯天道：「不是我當然是你了。」

龍五道：「既然是我的主意，我突然改變，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對。」

狄嘯天怒道：「你……」

龍五道：「活到這個年紀，還這麼容易相信別人的話，連我也奇怪，你竟然能夠活到現在。」

狄嘯天面上的怒容立時盡散，嘟喃道：「該死。」

龍五接道：「這只是我要殺你的五個原因之一。」

「還有四個原因？」狄嘯天怔住在那裏。

也就在此際，龍五突然一掌拍在他壓着的那個酒罎上，酒罎飛出，他的身子亦飛出了車座。

這一掌一樣在狄嘯天意料之外，他的身子仍然能夠在半空中滾轉，雙刀隨同身轉向龍五刺同，另一個酒罎同時從東座上飛起來，正好撞在他雙刀之上。

酒罎碎裂，狄嘯天雙刀亦脫手，一個身子倒飛逾丈，凌空掉下來，一頭撞在地上。

一枚暗器隨即射至，射進了他的咽喉，他看着暗器射來，却已沒有閃避的餘力。

龍五的身子這才離開車座，落在狄嘯天身旁，搖頭道：「好奇心太重不是一件好事，尤其在一個殺手。」一頓接又道：「多少個原因還不是一樣，你本已準備拚盡最後的氣力反擊，還說這許多問這許多幹什麼？」

狄嘯天沒有作聲，一頭撞在地上的時候他已經是半個死人，那枝射在他咽喉上的暗器，當然令他死得更徹底。

龍五將打進他體內的暗器一一拔回，再拾回射空掉在地上的暗器，然後走進右邊的樹林，也就在樹林中消失。

那輛騾車並沒有停下，繼續前進，雖然慢，終於亦去遠不見。

路上回復本來的靜寂，差不多又過了半個時辰，才被路過的幾個村民驚破，那幾個村民看見路上死了人，當然震驚，一陣大呼小叫，齊皆回頭走。

村莊那邊不久傳來了一陣鑼响，大羣村民隨即向這邊奔來。

與之同時，右邊樹林中的一叢枝葉一動，露出龍五的半張臉，他這才吁一口氣，轉身再走進樹林深處。

他方才不錯離開了，但暗中又折回來，目的當然是要弄清楚他殺狄嘯天的時候是否已經在別人眼中，已經被其他五人之一發現。

好像他這樣小心的人並不多，這所謂小心當然也就是狡猾的意思。

連賽孟嘗那種老奸巨猾也折在他手上，狄嘯天又豈是他的對手，他其實也是眞的有意思與狄嘯天合作，只是談下來他突然發覺跟狄嘯天合作原來更危險，才動了殺機。

他不能不承認狄嘯天的見識在他之上，最低限度狄嘯天瞧出趙東樓是死在密宗大手印之下，可是狄嘯天話實在太多，也實在太容易相信別人，連自己所用的兵器是一雙短刀也竟說出來。

若不是知道狄嘯天用的是一雙短刀，他也不敢這麼快下手，也沒有這麼容易用暗器將之射殺。

暗器不錯能夠在遠距離殺人，但對方的兵器說不定也能夠還擊，風神門下殺手每一個都有一身本領，一個殺手能夠活到狄嘯天那個年紀也實在不容易，龍五實在已考慮了很久，算

準了萬無一失才敢動手。

事實證明他算得很準，非獨擊殺狄嘯天，而且本身一些損傷也沒有。

與一個這麼容易墮入別人陷阱的人合作，無疑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何況這個人的聲音已爲人熟悉，一開口身份便會暴露。

所以龍五一些也不覺得可惜，那之後，只是考慮在他擊殺狄嘯天的時候，其他五人會不會這麼巧也有就在附近。

他的耳目雖然銳利，那片刻却完全集中在狄嘯天身上，別人接近而他並沒有發覺，並不是沒可能的事情。

那五個到底也是一流的殺手。

他們若是眞的在一旁窺伺，在他離開之後就是不去看看狄嘯天的屍體，也不再會逗留。

折回來之後他便藏在那裏，聚精滙神，傾耳細聽，靜觀其變，却並無發現，他並不以爲別人也有這種耐性，所以他現在走得實在很放心。

那個人看着龍五離開，這已是第二次，這一次他才放心的吁了一口氣。

他一直藏在十丈外的一株樹上，那株樹並不太高，周圍差不多都是那樣子的樹，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由那裏監視，並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在他來說却也沒多大困難。

任何惡劣的環境他都能夠適應，這也是做一個殺手的條件。

周圍有很多其他更適合的樹，可是他寧可放棄，經驗告訴他藏身在越惡劣不爲人注意的地方，也就越安全。

他並不是害怕龍五，只是沒有把握將龍五擊倒，也不知道附近是否還有他這樣的人，在他將龍五擊倒之後才出手暗算。

雖然他已經很小心的觀察周圍，而並無發現，但這並不是等於沒有人藏着，正如龍五一樣，何嘗不是已經很小心，不是也一樣被發現他的存在？

他們七個人都有一身本領，尤其在掩飾身份，藏躲暗算，也所以他們才能成爲一個成功的殺手。

他們的面目也一直是一個秘密，那甚至令他們很多時有一種錯覺，以爲風神門下就只有自己一人，雖然他們都曾經有過這種經驗，在墓地密室中見過幾個幪面的同門。

那個人也是第一次看見狄嘯天龍五的眞面目，他沒有理會狄嘯天，好像他們這種殺手，當然絕不會再爲一個死人浪費任何的時間。

他只是將龍五的特徵記下來，距離並不遠，以他目光的銳利，已能夠看得非常清楚，何況他注意龍五，跟踪那輛騾車已有一段時間。

那是從龍五登上那輛騾車之後，他沒有龍五那麼敏銳的鼻子，也是在龍五登上騾車後才注意到狄嘯天。

離開了墓地之後，他一直就是走在荒野樹林中，而發現龍五，不爲龍五發現，只因爲他比龍五到得還要早，歇在一株樹上。

正如龍五狄嘯天一樣，他也有一種草木皆兵的感覺，任何人他都會注意到，何況龍五總有些迥異常人。

可是他看了好一會，仍然不能夠肯定龍五是不是七人之一，甚至到龍五躍上騾車，他還是追了下去，一直到龍五擊殺狄嘯天，終於肯定。

那之後他便沒有再動，彷彿已變成那株樹的一份子，已不再是一個人，只是一叢枝葉。

他身上事實也揷着不少枝葉，衣衫是綠褐色，除非走近去，否則實在不易發覺樹上藏着一個人。

他也是上到了這株樹才這樣裝扮，在龍五殺狄嘯天之後甚至一動也都不動，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這當然是因爲他知道龍五不比一般人，任何的異動都足以將他驚動。

龍五第一次離開他並無反應，他知道龍五絕不會就此離開，否則也不會如此輕易擊殺狄嘯天，事實證明他的推測並沒有錯誤。也因爲這個證明，他放棄了襲擊龍五的計劃，雖然他的狡猾絕不在龍五之下，却不認爲襲擊一個這樣狡猾的人能夠全身而退。

現在他非獨要殺人，而且還要保命，即使能夠殺掉龍五，還要將本身的損傷降至最低，若是因此而重傷，結果還是不免要死亡。

龍五之外他還要應付其餘四個殺手，還要對付一個沈勝衣那樣的高手，而限期一至，沈勝衣仍然在生，他就是還能夠活下去，亦難以擺脫被追殺的厄運。

風神門的勢力風神門下都很清楚，這所謂清楚其實也是不清楚。

他雖然身爲風神門下弟子，並不知道風神門的組織有多大，根據地在那兒，而除了與他接洽的人外，他並不認識其他風神門弟子。

他淸楚的其實只是一入風神門，終生都是風神門的人，任何背叛風神門的人，都難逃一死。

每當風神門處置門下叛徒他們都會知道消息，只要他們有興趣，都可以前去一看。

他一次都也沒有去，那是因爲他還沒有忘記他本身的身份也是秘密，給別人知道這個秘密，並不是一件好事。

非獨他，其他人都明白這一點，這種保密的結果，也就是一無所知。

無知的本身就已是一種恐懼。

× × ×

那些村民擾攘了一會，終於扛着屍體離開，那個人仍然沒有動，只是分開了蓋在臉上的枝葉，吁了一口氣。

枝葉蓋着的是一張很年青的臉龐，與龍五差不多，只有面色還比龍五蒼白，蒼白得連一些血色也沒有。

龍五像是一條野獸，終日在荒野中奔竄，皮膚古銅色，這種膚色令人想到了烈日，想到了風砂，也想到了人間豪放粗獷的一面。

那個人眼神的兇殘也與野獸無異，却同時予人一種陰森的感覺，令人想到了泥土，想到了地獄。

有什麼野獸是終日藏在泥土裏，彷彿來自地獄的深處？

他終於從樹上滑下來，從龍五離開相反的方向，手足並用的爬下樹幹，然後迅速橫過路面，竄進了對面的樹林。

右側不遠一叢矮樹即時一响，那個人應聲轉身，同時竄進了一株樹幹的後面。

矮樹叢中傳出幾下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一個人接在樹叢中冒出來，衣衫襤褸，眼睛睜得老大，眼珠子就像是兩顆石珠子，瞪着那株樹，怪笑道：「你跑不了的，我知道你躲在那兒。」

那樣子就像個乞丐，神態却是與白痴無異，說着一隻猩猩似的向那邊走去。

那個人神色一些變化也沒有，一直等到那個乞丐走近去，才問：「你是什麼人？」

乞丐道：「我叫阿保，這附近的官府都知道有我這個人。」

那個人吁了一口氣，乞丐接道：「那個老頭兒就算不是你殺的，也一定與你有關係。」

那個人道：「這是什麼意思？」

乞丐自顧道：「我早就知道只要等在這裏遲早一定會有發現的了。」

那個人道：「你只是一個小流氓？」

乞丐道：「還是個小叫化，爛命一條，所以你是嚇不倒我的，而且你要殺我，也沒有殺

那個老頭兒那麼容易。」

那個人嘟喃道：「我竟然不知道你藏在這兒。」

他當然也知道是什麼原因，那是他全副心神，都集中在龍五那邊，其他地方雖然也兼顧，所留意的只是他認爲他們那種人會藏身的地方。

那個乞丐藏得那麼近，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他甚至不知道那個乞丐是什麼時候到來，那些村民到來的時候他也沒有細數他們一共來了多少人，離開的時候是否那個數目。

事實他沒有將他們放在眼內，那四個風神門下若是混在其中，那個乞丐就是其中之一，他想着不禁心頭一寒，那個乞丐即時道：「那你知道怎樣做的了。」

「怎樣做？」他反問。

「錢，給我錢我便替你守秘。」乞丐怪笑道：「不會太多的，我知道我這種人不能太貪心，否則非獨什麼也得不到，而且性命說不定也保不住。」

那個人道：「我給你錢，你就會永遠替我守秘？」

乞丐笑了笑。「最低限度在錢用光之前絕不會給你任何麻煩。」

那個人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我知道你是怎麼樣子便成了。」乞丐目光盯穩在那個人面上，就像要將那個人的面貌深印在腦子裏。

那個人也就在這個時候動了，鬼魅般一閃，雙掌已印在乞丐的胸膛上。

乞丐那刹那也彷彿才看出那個人的可怕，身子很自然的一縮，後背便撞上後面的一株樹幹，他的胸膛幾乎立即塌下去，那株樹幹却同時一斷爲二。

那個人的一雙手與一般人並無分別，可是擊在乞丐胸膛上那刹那彷彿大了一些。

在他雙手抽回同時，那個乞丐胸膛的衣衫便碎了，片片碎裂，蝴蝶般飛舞，肌膚上迅速出現了兩個掌印。

他的胸膛却沒有碎，身子也沒有斷，反而挨着的樹幹斷爲兩截，血隨即從他的口中噴出來，混着無數內臟的碎片，他的內臟絕無疑問同時被震碎。

那個人收掌立即暴退，一支箭也似竄進樹林深處，他竄動的身形很奇怪，身子傾斜，手脚並用，與野獸並無分別，只是更靈活，更迅速。荆棘矮樹對他一些影响也沒有，他不是能够及時讓開，就是能够及時在上面越過。

半個時辰之後，他已經越過那片樹林，翻過三重山脊，再穿過一片更闊的樹林，橫跨一株斷落在溪流上的枯樹，進入另一片林子內。

然後他爬上了一株古松，那株古松異常高大，從樹梢可以淸楚看見周圍的情形，他這才停下來，靠在松幹上不住的喘氣，眼睛却沒有闔上，除了留意來路，還小心周圍的環境。

沒有人追踪到來，周圍也沒有人，他仍然在樹幹上停留了半個時辰才動身，樹梢過樹梢，走向密林的深處。

× × ×

黃昏時份，那個人出現在十里外一個市鎭的客棧裏，用的姓名是張大，自稱是一個行商，而他事實亦換上了行商的裝束。

他在大堂用膳，擧止也與一般行商無異，不同的只是膳後叫小二替他準備文房四寶，送進房間內。

他說是途中經過一個很有詩意的地方，詩興大發，要寫上幾首詩，才不枉此行，小二當然奇怪，在他的印象中，讀書人與生意人完全是兩種人，懂得作詩的商人他這還是第一次遇上。

張大的解釋却是很有道理，他說他本來是個詩人，但突然發覺詩人隨時都可能餓死，商人餓死的機會雖然也有，在太平盛世，却是百與一之比。

小二完全同意，也沒有興趣留意張大作的詩，這不是他認爲做生意的詩人筆下不會有多大靈氣，而是他完全不懂，完全提不起興趣，他需要的只是發財的門徑，如何做一個客棧老闆。

張大打發這個小二當然很容易，車船店馬脚，見錢眼開，這個小二也沒有例外，而且保證不會打擾他的詩興。關上門，他隨即動筆，却不是寫詩，而是畫畫，畫的也不是山水花鳥蟲魚，而是人像——龍五的畫像。

張大會不會作詩不知道，但肯定會畫畫，而且是丹青妙手，他的記性也很好，並未因爲那一陣急趕狂奔而忘掉，龍五在他筆下栩栩如生，任何人祗要看見這張畫，再見龍五時一定能夠認出來。

他有這種信心，在他這也不是第一次用這種方法來找人，也從未失敗過。

他一口氣畫了五張，然後再在畫上題字，當然也不是詩句，只是龍五的武功特徵、作風，還有身高等。龍五當然不需要這畫像，他也一樣不需要，狄嘯天已死，需要這畫像的只有四個人。

還有一張畫像他又準備送給那一個？

× × ×

沈勝衣這時候倒眞的是在一個充滿詩意的地方。

西湖若不是充滿詩意，也不會有那麼多的詩人來遊，留下那麼多美麗的詩句。

沈勝衣不喜歡作詩，却是很喜歡在充滿詩意的地方留連。

人如描扇面，舟似行鏡中，楊萬壽雖然看不到自己的，却看到別人的舟影，看着突然大笑起來。

他是沈勝衣的朋友，在杭州已長了根，所以沈勝衣才入城他便已有消息，立即準備了馬車，攔途將沈勝衣截下來。他知道沈勝衣在杭州朋友很多，若不是先將他搶截下，讓別的遇上，那便要一番爭奪，才能將沈勝衣搶回去。

有過一次的經驗，他甚至一有沈勝衣的消息，便特別僱了兩個認識沈勝衣的人，在他設在東門的酒樓看着，雖然他不知道沈勝衣什麼時候到來，却自信沒有人能夠考慮到這方面。

他的判斷並沒有錯誤，却嚇了沈勝衣一跳，才進城他便發覺被人監視，馬車的突然攔截更令他有被尋仇的感覺，看見從車廂中探頭出來的楊萬壽却不由苦笑。

他不是不喜歡這個朋友，只是跟這個朋友走在一起，若是他有事做着，難免就步驟大亂，不複雜變得複雜，本來複雜的不待言變得更加複雜，而若是無事在身，只求過些平靜的日子，却一定有事發生，往往會驚心動魄。

楊萬壽肯定絕不是個壞人，雖然在杭州每一種生意幾乎都有他一份，却做得光明磊落，若說他不好也就只有兩個與生俱來的習慣。

一是他說話太多，而且藏不住說話，有什麼秘密指望他保守，那一定失望。

心直口快，坦蕩蕩胸無成府，光明磊落無疑是一種美德，但一些說話也藏不住，有時却難免令人有些尷尬。幸好他的朋友到現在大都已明白他的性格。

還有一個習慣就是太好管閒事，在杭州發生的任何事好像都與他有關係，他非要管一管不可。

這當然是由於他的好奇心太重，這也不是一件壞事，不好的只是任何事經他一管，本來是很容易解決的，也變得複雜起來，小事很容

易變成大事。

當然事情最後還是會完滿解決，但已經夠人魄動心驚，心臟若是衰弱一些，那便得準備幾個大夫侍候在一旁。

好像他這種人其實並不多，能夠做到他這樣當然必具一些條件，固然要有財，但也要有勢，而且還要有一身不錯的武功，人也要識得差不多。

幸好他的性情不喜歡走遠路，混來混去都是在杭州，否則江湖上早已波瀾翻滾，難得有日安寧。

截了沈勝衣上馬車，他沒有回去，飛車直往西湖，他的記性很不錯，沈勝衣最喜歡放舟湖上。

沈勝衣沒有反對，他到杭州來原也是找楊萬壽打聽一件事，但不是親自找去。

他知道那件事楊萬壽除非不知道，否則會比其他人清楚，杭州城中也沒有第二個勢力比他更加大，耳目更靈敏的了。

所以不親自找去，當然是因爲不想事情鬧大，那知道才進城來，便已被楊萬壽截下來。

一路上沈勝衣沒有開口說什麼，他的耳朵却也沒有空下來，楊萬壽希哩嘩啦的，一直說過不停，將話直往他耳裏倒，到下了馬車，泛舟在湖上才緩下來。

就是緩下來，也沒有沈勝衣說話的餘地，他也實在有些奇怪，一個男人怎會有那麼多話說。

輕舟一葉先到湖心亭。雖然蕞爾一堆土，却是在西湖水中央，三面青山，一片銀波，清光幽絕。

在湖心亭逗留了片刻，舟轉往岳墳，經西冷橋邊，蘇小墓下，楊萬壽才停下口，事實他也已說得差不多，喉嚨也快要乾涸了。

別岳廟，接往平湖秋月，楊萬壽一看到別人舟影，笑一陣，說話又來了：「我說小沈，你來得實在不是時候，好的女孩子不知怎的近來忽然一下都躲了起來。」

沈勝衣笑笑道：「那一定是你要娶妻納妾，消息放出去，將她們嚇慌了。」

「那有這種事。」楊萬壽抓着頭，他的頭早在十年前便已黑髮盡落，光可鑑人。這是他最感遺憾的一件事，他認爲自己樣子很不錯，多一點兒頭髮，頭巾一束，那份瀟洒，應該就是冠絕杭州。

沈勝衣接着問：「她們躲了起來，跟你又有什麼關係？」

楊萬壽大笑道：「跟我當然沒有了，我只是要替你找個伴兒。」

「好意心領。」沈勝衣慌不迭搖手。

楊萬壽道：「你應該相信我的眼光，除非不找，否則一定是漂亮的。」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的眼光，只是我的記性一向很不錯，還沒有忘記上一次在這兒的事。」

楊萬壽目光一沉，道：「你還記得那個女娃子。」

沈勝衣道：「也沒有忘記你對那個女娃子說我要成家立室。」

楊萬壽嚷道：「這可是寃哉枉也，其實是她問我你是不是有這個意思，我不過回她一句也許。」

沈勝衣歎息道：「也許——」

楊萬壽笑接道：「其實這沒有甚麼不好，她不是對你因此而更加熱情？」

沈勝衣道：「也因此害得我落荒而逃。」

楊萬壽立即道：「放心，這一次我一定不會給你找一個一心要嫁人的女娃子。」

沈勝衣笑笑，道：「我們這樣到處看看不是已很好？」

楊萬壽反問道：「你眞的覺得很好？」

沈勝衣道：「最低限度，我不用整天提心吊膽，也不用落荒而逃。」

楊萬壽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兩個大漢，欣賞這湖光山色好了。」一頓接道：「先去平湖秋月，回頭到樓外樓，酒菜大概已偹妥當的了。」

沈勝衣道：「原來你一切都已經安排妥當了。」

楊萬壽大笑道：「這周圍百里，那一個有我的消息靈通，我若是不能够將你接到來，搶也要搶到來的。」

沈勝衣道：「你大概還未知道，這一次我是找你來的。」

楊萬壽揮手道：「怎會不知道，你要打聽消息，這周圍百里不找我找誰？」

沈勝衣笑笑，道：「你雖然養尊處優，腦筋到底還沒有發銹。」

楊萬壽道：「你大概不會急到連湖光山色也無心欣賞，立即要問一個清楚明白吧。」

沈勝衣道：「這件事急也不急在這一時半刻，而且以我所知，你在吃東西的時候，特別有興趣說話，也說得特別詳細。」

楊萬壽「哈哈」大笑，突然一頓，手一指，道：「看那邊。」

沈勝衣回頭望去，只見兩葉小舟正從那邊蕩來，其快如箭，一葉小舟上坐的是一個青衣少女，運槳如飛，跟在後面的那葉小舟，却是坐着兩個大漢，一身灰色衣衫，那葉小舟亦是灰白色。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那兩個大漢好像是小白龍的人。」

楊萬壽道：「除了那些龍子龍孫，那一個喜歡那樣的裝束。」

沈勝衣笑笑，道：「看來有事發生了，奇怪不管你走那裏，總會出事的。」

楊萬壽大笑道：「幸好我一直跟你一起，這件事還能够肯定絕不是我弄出來的。」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但給你遇上，你若是不插手管管，心裏就不會舒服。」

楊萬壽道：「你也看到了，他們是兩個男人欺負一個女孩子。」

沈勝衣又歎了一口氣。「聽你這樣說，不對的一定就是那兩個男人。」

楊萬壽道：「我的推測很少錯誤，而且，小白龍也不是甚麼好東西，他屬下的當然更壞了。」

沈勝衣道：「我只知道你的推測一向很主觀，希望這次在事情弄清楚之前，不會錯得太厲害。」

「這一次一定不會的。」楊萬壽又打了一個「哈哈」。「何況我身旁有一個如此精明的名俠？」

沈勝衣只有苦笑，他也沒有忘記這個人還有一個習慣，就是身邊的人武功越好闖的禍也就越大，所以他幾次嚷着要追隨沈勝衣到江湖上闖闖，沈勝衣總是堅決拒絕。

杭州到底還是一個民風純樸，官府的力量也能夠充份發揮的地方，一般武林中人經過這裏，都不想太招搖，也不想惹事生非，楊萬壽闖的禍也所以總有一個限度，以他那種性子跑到江湖上，後果實在不堪設想，而沈勝衣就是武功怎樣好，總不能夠時刻都在他左右加以照顧。

他也很明白不適宜在江湖上行走，所以並沒有免強沈勝衣，這當然最主要還是他的性情，能夠坐車去到的地方他就絕不會走路，那種江湖人生活的，他只要一聽便大皺眉頭，但能夠跟沈勝衣走在一起，他却一直認爲是一件最光榮，最快樂的事情。

說話間，湖面上又出現了另一葉灰白色的小舟，一樣是坐着兩個大漢，遙遙的截住了那個青衣少女的去路。

青衣少女的小舟立即改變方向，可是那個方向却出現了第三葉那種灰白的小舟，遠遠迫近來。

青衣少女方向再轉，輕舟一葉水面滑過，不由撞向沈勝衣楊萬壽坐着的這葉輕舟。

船孃驚呼，兩葉小舟眼看便快要撞在一起，沈勝衣劍鞘及時一探，壓在來舟的舟首上，硬硬將來舟停下來，這一下非常突然，青衣少女眼看兩舟要撞上，已經嚇一跳，不知所措，這下再一驚，纖巧的身子隨着小舟的一震往上一拋，往水面栽去，沈勝衣劍鞘及時又再一長，攔腰將那青衣少女截回，少女一下坐回舟中，不由脫口一聲驚呼。

楊萬壽那邊立時大笑三聲，道：「小姑娘不用驚慌，一切有我們主持公道。」

少女驚魂甫定，聽後一呆，看看楊萬壽，看看沈勝衣，道：「你們是……」

楊萬壽搶着道：「小姓楊，雙名萬壽。」

「萬壽無疆楊大爺？」少女上下打量着楊萬壽。

「別的地方不敢說，在杭州大概還沒有人敢冒名頂替。」楊萬壽的胸膛不覺挺起來。

少女目光轉向沈勝衣，楊萬壽目光隨着一轉，大笑道：「這個名堂更大，你不要看他年紀輕輕，可是江湖上第一名俠。」

少女好奇地問道：「到底是那一位？」

「沈勝衣！」楊萬壽一字一頓。

少女櫻唇半張，面露驚羨之色，好一會才以顫抖的聲音道：「沈大俠？」

沈勝衣道：「姑娘言重。」

楊萬壽接道：「以我所知，女孩子都喜歡叫他做沈大哥。」

少女嬌靨微紅，沈勝衣只有苦笑，楊萬壽大笑道：「有我們兩個在，沒有什麼事解決不來的，總之一句，放心。」

少女笑了笑，楊萬壽目光一亮，道：「你笑的時候比不笑的時候好看多了。」

少女嬌靨又一紅，楊萬壽接問沈勝衣：「小沈，你說是不是？」

沈勝衣笑道：「以你的眼光，當然不會看錯的。」

楊萬壽大笑三聲，才接道：「這件事我們是管定了。」

少女一怔，道：「可是……」

楊萬壽道：「你懷疑我們管不了？」

少女搖頭，道：「只是你們還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楊萬壽道：「我却懂得相人，一看便知道，你是個好女孩子，你做的當然不會是一件壞事。」

少女苦笑道：「到底是不是，連我也不清楚。」

楊萬壽怔住，那三葉灰白色的小舟這時候亦已迫近來，看見那個少女的那葉小舟停下，他們亦緩下，看見將那個少女截下的是楊萬壽，更慢了。

他們既然在杭州混，又怎會不認識楊萬壽，可是他們仍然靠攏過來。

楊萬壽看看他們，才再問那個少女。「你知道開罪了的是什麼人？」

少女道：「他們說是小白龍的人，我看也是的。」

楊萬壽道：「那你當然也知道小白龍的勢力有多大的了。」

少女點頭，楊萬壽接道：「你仍然敢開罪他們，可見你的來頭也不少，未知是……」

「我叫葉小倩，家父葉長雄。」

「一竿震天葉長雄？」

小倩輕「嗯」一聲，楊萬壽忽然歎息道：「令尊是有名的俠客，我知道很多他的事，可惜他住得實在遠了一些，所以我一直都沒有拜訪他，這一次總算如願以償，可以一睹前輩俠客的風采。」

小倩詫異道：「你在說什麼？」

楊萬壽反問道：「令尊不是與你一齊到杭州？」

小倩黯然道：「家父已經不在了。」

楊萬壽怔一怔，急問道：「是什麼時候的事？」

「若是我沒有記錯，已經有四個月。」回答的是沈勝衣。

楊萬壽道：「怎麼我一些消息也沒有？」

沈勝衣道：「他歸隱的地方比較偏僻，江湖朋友知道的並不多，消息自然也傳得不太快太遠。」

楊萬壽一皺眉，道：「這是說是死於意外的了。」

沈勝衣看看小倩，道：「據說是暗殺。」

小倩歎息道：「家父就因爲樹敵太多，不能不退隱，但還是給找到去。」

楊萬壽道：「能够擊倒令尊的人並不多，可知道是那一個？」

小倩道：「那是個殺手，家父臨終告訴我極可能是風神門下。」

沈勝衣一怔，楊萬壽同時瞪大了眼睛：「風神門下的殺手？」

小倩道：「可惜他沒有看到那個殺手的面目，他雖然身受重傷，仍能將那個殺手的兵器奪下。」

楊萬壽道：「令尊鐵竿飛鈎，專取敵人兵器，亦是江湖一絕。」

沈勝衣接問小倩：「他就是從那樣兵器看出來人的身份？」

小倩搖頭道：「不是，但那柄刀不是一般的刀，我也希望能够由那柄刀將那個殺手找出來。」

沈勝衣道：「你的武功……」

小倩道：「雖然不很好，可是我知道風神門下身份至爲秘密，只要揭破他本來的身份，自然有人找到去，而風神門亦未必會再容許他留下。」

沈勝衣道：「這也是事實，但那個殺手也一定會全力去補救。」

小倩道：「他同時亦傷在家父手下，而且傷得似乎也不輕。」

沈勝衣道：「好像那種人，只要還有一口氣也非常危險，姑娘的武功也許很好，在經驗方面却是仍然不够。」

「可不是——」楊萬壽接道：「幸好我們是如假包換的楊萬壽沈勝衣，否則姑娘就是有十條命現在也完了。」

小倩道：「你們是不是壞人，我相信還瞧得出。」

楊萬壽大笑道：「壞人好人表面很難瞧得出來的，但不管怎樣，遇上我們，可見你的運氣還不太壞。」一頓接問：「你又是怎樣開罪小白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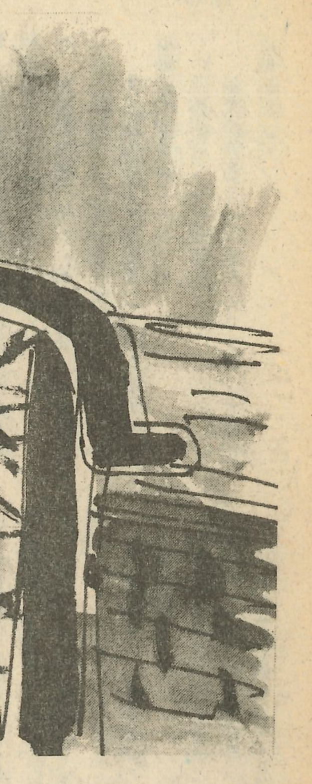
小倩道：「這我也不清楚。」

楊萬壽笑得更大聲，道：「你這個小姑娘也眞夠糊塗的，聽你這一說，却連我也糊塗起來了。」

沈勝衣一笑道：「我還以爲你這個萬壽無疆非獨年紀超人，而且還能知過去未來。」

楊萬壽笑罵道：「你這個小子居然懂得轉彎抹角，罵起我來了。」一頓才問小倩：「是了，那到底是什麼回事？」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和司徒皓等十人乘船同去鬼風港，靠岸後，將船泊在岸邊，衆人一齊上島四處搜尋，但却全無棋王的踪跡，當他們回到岸邊時，發覺小船巳不見了，只得在島上過夜，次日，各人因無食物充饑，只得下水捕魚裹腹，一連三天，他們把島上所有可搬動的巨石都翻開過，就是找不到地洞或地道入口，這天，王烈又下水捕魚，突然在水中被人制住昏穴，醒來時，却巳身在一處富麗堂皇的大廳，發現棋王也在座，王烈問他一些有關趙、師之間的問題，棋王拒而不答，又逼王烈和他對奕……

爲救親生女　棋王失右臂

王烈心急如焚，頭上不斷冒出冷汗，猛抓頭髮罵自己道：「臭棋！臭棋！應該車二平四才對啊！」

棋王微笑不語。

王烈眼看棋勢巳非，便想到百里映紅和司徒皓等「旋風八騎」的處境，當下直起腰來，苦笑道：「這盤棋我大概輸定了；我輸了便是你的棋子，但島上那幾個同伴，閣下準備如何處置？」

棋王笑道：「他們巳不在島上了。」

王烈一呆道：「他們八人也被你擒下了？」

棋王點頭道：「不錯，他們見你下水久久不見上來，便一個一個潛水去找你，我便一個一個抓了進來，此刻正被我囚禁在一間地牢中。」

語聲一頓，續道：「不過，我只抓了那七個青年，那位姑娘由棋后派人擒去了。」

王烈腦門上好像挨了一棒，整個人都儍了。

棋王含笑道：「王烈，你是太原的名捕頭，我知道你有些小聰明，但是，你這次的行動實在愚不可及！你想一想看，就連師抱眞和趙池都不敢提起此間之事，而你却帶了許多人來，這不是活得不耐煩了麼？」

王烈全身冰涼，好像要虛脫了似的，一時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棋王催促道：「該你走了。」

王烈巳是心亂如麻，那有心情再下棋，頹然長嘆一聲道：「你打算怎麼處置他們？」

棋王道：「他們是我的後補棋子，將於明年的棋戰派上用場。」

王烈道：「不能網開一面？」

棋王道：「不能。」

王烈道：「那位姑娘呢？」

棋王道：「她也將成爲棋后的棋子。」

王烈道：「你知道她是誰麼？」

棋王道：「不知道。」

王烈道：「她叫百里映紅！」

棋王面色一變道：「你說甚麼？」

王烈道：「她是你的女兒，百里映紅！」

棋王霍地起立，神情激動巳極，驚怒交迸地道：「你……你胡說甚麼？」

王烈看見他那副模樣，感到自己巳「反敗爲勝」似的，心情一下子輕鬆了不少，笑道：「我相信我的猜測正確，剛才你問我說『她有個兒子對不對？』，由此可知當年她離開你時巳懷有身孕，由於後來你們一直未再連繫，因此你不知道她生男或生女，而當你得知她生的是個女兒時，竟能一口道出她名叫百里映紅，這表示你和慧圓女修士的關係很不尋常，可能你們是一對夫妻，當年由於某種緣故不得不分開，爲了將來好相認，你便預先爲你的骨肉擬好名字，生男便叫甚麼，生女便叫甚麼，所以你才能一口道出慧圓女修士的女兒叫百里映紅，對不對？」

棋王面色一陣紅一陣白，瞪望他好半晌，才以較爲冷靜的聲調問道：「她當眞是百里映紅？」

王烈點頭道：「不錯。」

棋王聽了掉頭便要出去。

王烈喝道：「慢着！」

棋王脚下一煞，回頭瞪了他一眼道：「幹甚麼？」

王烈指了指棋盤，說道：「咱們這盤棋尚未走完，你不能中途離開。」

棋王道：「我去去就來。」

王烈道：「不，下完再去。」

棋王很不高興道：「這盤棋你巳輸定了，還下甚麼呢！」

王烈哈哈一笑道：「未必，棋的變化萬端，不走完最後一步，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呢！」

棋王道：「暫時停戰，等一會再來續弈。」

王烈搖頭道：「這是重大的一局棋戰，任何一方都不能中途離開，否則以承認失敗論。」

棋王冷笑一聲，轉回坐下，道：「你走吧！」

王烈點頭道：「是，輪到我走，不過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說畢，目注棋盤思考起來。

棋王等了一會，見他遲遲不走，忍不住催促道：「你快走啊！」

王烈抬頭看了他一眼，表示不悅道：「請勿干擾好麼？」

棋王不耐煩道：「那你快走啊！」

王烈說道：「我正在籌思化險爲夷之策，這是決定勝敗的一步棋，我不能不慎重。」

棋王道：「你已經想了很久了。」

王烈不答，繼續思考。

棋王如坐針氈，神色惴惴不安，又等了好一會，見他仍然不走，不禁發怒道：「小子，你這是甚麼意思？」

王烈抬頭愕然道：「怎麼啦？」

棋王怒道：「你遲遲不走，分明是故意拖延時間！」

王烈直起腰幹，身子往後一靠，含笑道：「請問閣下：在我們下這盤棋之前，有沒有限定時間？」

棋王眼睛一瞪道：「雖然沒有限定時間，但是你——」

王烈截口道：「既無限定時間，閣下無權指責，請維持你棋王的風度吧！」

棋王氣得要吐血，狠狠瞪他一眼道：「你到底走是不走？」

王烈道：「走呀。」

棋王道：「那就快走呀！」

王烈道：「小可尚未想出應變的佳着，等想出來的時候，自然會走，反正遲早總要下完的，閣下何必急急乃爾？」

說完，又低頭去思考。

棋王着急萬分，突然站起道：「算了，這盤棋算我輸便了！」

王烈情知他急着要去看百里映紅必有緣故，說不定與百里映紅的生死有關，故不敢太放刁，當下微微一笑道：「你的意思是願意釋放——」

「不錯！」

棋王一陣風也似的衝了出去。

× × ×

要描繪王烈此刻的心情十分不容易，總之他是處在一種驚喜、憂懼和慚愧之中；剛才，當他得知百里映紅和司徒皓七人也已被擒時，他的感覺是自己業已一敗塗地，後來又走錯了一步棋時，更是絕望到了極點，却不料棋王的一句「如果她生的是女兒，那麼她女兒便叫百里映紅」帶來了生機；他從棋王那種震驚和急於停止棋賽的態度上確定百里映紅必是他和慧圓女修士所生的女兒不錯，他覺得自己利用棋王情緒不安的時候逼着他下棋有些卑鄙，一局必敗的棋用此手段來贏棋實在很不光彩，但是爲了救人，爲了反敗爲勝，除此之外他也實在無計可施了。

看見棋王一陣風也似的衝了出去，他做了一次深呼吸，竭力使自己紊亂的心神鎮定下來，然後開始分析當前的情勢——

棋王已承認輸了這局棋，他會實現諾言釋放黑白二牡丹等人麼？

他是棋王，而且似乎是個很講道理的人，故應該會放人；但是自己此來的目的不只是救人，還想查出師抱眞和趙池交惡的原因，有甚麼方法可以查出這件可能與趙南星的死亡有關的「因果」呢？

想到這裏，他覺得現在應該趁着棋王不在的時候，趕快多看看和多了解此間的情況，特別是棋王的那些「棋子」何以願意爲棋戰而死……

於是，他起身向房門走過去。

伸手一推房門，剛剛瞥見房外是一條黑暗的走道時，驀覺一股勁風迎面襲至！

他冷不防吃了一驚，慌忙頓足躍開，避過了那股迎面襲來的勁風，定睛一看，赫然發現房門口挺立着那個僕役！

這僕役即是剛才入房侍候之人，他的模樣很不起眼，王烈一直未將他放在心上，這時被他的一股掌風迫退，才知他竟然不是普通的僕役，而是身懷絕學的武林高手。

他一掌迫退王烈之後，隨即跨步入房，反手關上房門，便似一尊門神屹立於門前，神色冷峻已極！

王烈只好對他點頭笑了笑，說道：「這房內氣悶得緊，我不可以出去透一透氣麼？」

那僕役搖搖頭，表示不可以。

王烈試探的問道：「你是棋王的甚麼人？」

那僕役冷冷答道：「下人。」

王烈又笑問道：「你跟隨棋王很久了吧？」

那僕役輕嗯一聲。

王烈擺頭望望房中的陳設，笑道：「這房間的牆壁上嵌着數十顆夜明珠，看樣子你家主人富可敵國，難道傳說屬實，這洞庭之下眞有金堂數百間？」

那僕役不答。

王烈又笑問道：「我可不可以去看看我那些朋友？」

那僕役搖頭道：「不可以。」

王烈聳聳肩道：「我贏了你家主人一局棋，不久我將可離開此地，你可有需要我效勞的？」

那僕役似未聽懂，微微一怔道：「你說甚麼？」

王烈道：「我的意思是：你總不是在這洞庭之上土生土長的，你應該有家有父母，要是你想與你父母通音訊，我可以代勞。」

那僕役說道：「謝了，我沒有父母兄弟。」

王烈道：「哦？你是從石頭裏蹦出來的？」

那僕役道：「我從小就是個孤兒。」

王烈「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那麼你在此過得愉快麼？」

那僕役點頭道：「很愉快。」

王烈道：「你今年幾歲？」

那僕役道：「三十多了。」

王烈道：「成家了沒？」

那僕役道：「沒有。」

王烈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已有三十多歲還不成家，是不是你家主人不准你娶妻生子？」

那僕役瞪了他一眼，說道：「你少嚕囌！」

王烈很想動手將他制服，然後出房去看看，又怕惹怒了棋王不肯釋放黑白二牡丹等人，當下回到座位坐下，長嘆一聲道：「你家主人武功蓋世，而且又是這般富有，身爲他的僕人一定很不錯，但是如果不能娶妻生子，那又有何樂趣可言？」

那僕役板着臉孔不答腔。

王烈微微一笑道：「你一直跟隨你家主人居住在這洞庭湖下，從來沒有出去過麼？」

那僕役不答。

王烈道：「外面的世界，雖說不如你們這裏的金碧輝煌，但是你們這些金銀珠寶中看不中吃，我寧可在外面的世界當個叫化子，也比在這裏坐擁金山銀庫要好得多……」

那僕役聽若未聞，不予理睬。

王烈見說不動他，只好放棄引誘他「思凡」的念頭，問道：「你家主人去見棋后，大約多久可以回到此處？」

那僕役這才開口道：「很快就可以回來。」

王烈又問道：「他能從棋后那裏要回黑白二牡丹和百里姑娘麼？」

那僕役面上閃過一抹憂色，却點頭道：「能，只要付出一些代價。」

王烈道：「甚麼代價？」

那僕役又不肯回答了。

王烈道：「代價很高麼？」

那僕役猶豫了一下，才點了點頭，說道：「不錯，代價很高，高得會使你良心不安！」

王烈道：「怎麼說呢？」

那僕役忽然嘆了口氣道：「你不要再問了，我只希望你們這回離開此地之後，永遠不要再來！」

王烈道：「要是你肯告訴我一些事情，我答應今後不再來此。」

那僕役道：「告訴你甚麼？」

王烈道：「你家主人一定知道師抱眞和趙池交惡的原因，可能你也知道一些，要是你願意告訴我，我便——」

那僕役不等他說完，立刻搖頭拒絕道：「不！」

王烈道：「爲甚麼？」

那僕役臉上恢復冷峻之色道：「無可奉告！」

王烈不肯放棄探索的機會，說道：「我猜師抱眞和趙池以前，必定曾經到過此處……」

一邊說，一邊注意他的表情變化，發現他面色變了一下，心中更加肯定了自己猜對了，便又繼續說道：「而那位『子母劍趙池』說不定曾在此闖下大禍，因此，種下了禍延子孫的厄運……」

那僕役面色一沉，說道：「你有完沒完？」

王烈笑笑道：「你別生氣，我受師姑娘之託要爲她洗刷殺人的罪嫌，因此不得不對師抱眞和趙池的過去深入追查；記得上次我問起你家主人與棋后的關係，以及他們爲何拿活人來當作棋子，你家主人的回答是：『這個問題你可以去問子母劍趙池』，因此我確定趙池和師抱眞必與你家主人和那位棋后有着某種關係。」

那僕役冷笑道：「那你何不去問趙池，却一再到此干擾侵犯？」

王烈道：「因爲我要救黑白二牡丹出去，你家主人和棋后拿活人來當作棋子，是很不人道的行爲。」

那僕役以不以爲然的口氣回答道：「哼，你以爲這是不人道的行爲？」

王烈道：「不錯。」

那僕役冷笑不語。

王烈道：「他們拿活人當作棋子，草菅人命莫此爲甚——」

一語甫畢，房門突然被人一推而開，棋王帶着三個姑娘走進來了！

那三個姑娘，一個是百里映紅，一個是白牡丹，另一個王烈雖不認識，却知她即是白丹牡的義姊黑丹牡。

但是，當王烈一眼瞥見棋王時，心頭好像挨了一記重拳，渾身劇烈一震，驚得呆了。

因爲，棋王一條右臂沒有了，血從斷口處不停的流下，染滿了全身，成了個血人似的！

他踉蹌跌入坐椅，由於劇痛和失血過多，一張臉已沒有一點血色……

王烈駭然失聲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棋王閉上雙目，強忍痛苦道：「快……快替我封閉血脈！」

王烈正要上前，那僕役已先一步趨至棋王身邊，以最快速的點穴手法連續在他的肩膀上點了幾下，接着解開自己的腰帶爲他緊緊包紮起來。

棋王以顫抖的聲音道：「我房中有個藥箱，裏面有一瓶白藥，快去取來！」

那僕役應了一聲，飛快的跑了出去。

王烈無心情與白牡丹和百里映紅打招呼，呆呆望着棋王，心中既震驚又困惑，想不通他的一條右臂是怎麼斷的，因爲在他的想像中，棋王的武功就算不及棋后，也不致於被砍斷一臂啊。

他想趨前詢問，但見棋王痛得要昏厥過去的樣子。便不敢再去打擾他，當即轉對三女問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白牡丹與黑丹牡垂首不語，百里映紅則輕輕的說道：「他以一條右臂換回我們三人的自由……」

王烈不勝驚駭地道：「你是說：他和棋后動上手，失手被砍斷——」

百里映紅搖頭道：「不是，他和棋后並沒有動武，棋后說他若要帶走我們三人，就得留下一條右臂，他……他沒有多加考慮就答應了！」

王烈駭然道：「爲甚麼呢？」

百里映紅正要回答，那棋王突然雙目一睜，以極之嚴厲的表情道：「王烈！等一下你可帶走你所要帶走的人，但是你必須答應我兩件事！」

王烈肅容道：「是，請吩咐。」

棋王道：「第一：永遠不准再到這裏來！」

王烈見他爲了救三女而犧牲了一條手臂，不敢再對他不客氣，點頭道：「好的，小可不再來就是了。」

棋王道：「第二：不准你說出你所知道的事情！」

王烈一怔道：「您指的是哪一方面的事？」

棋王看了百里映紅一眼，沉聲道：「就是你剛才推測得知之事！」

王烈知他不願百里映紅知道他是她的生父，不覺沉吟道：「這個……」

棋王厲聲道：「你一定要做到！」

王烈心知他這樣決定必有原因，只得又點頭道：「好的，既然您執意如此，小可不說便了。」

正說着，那僕役已拿着一瓶白藥奔回房中，他拔去瓶塞，倒了半瓶白藥入棋王

口中，接着再倒一杯水讓棋王服下。

那白藥顯然甚具奇效，棋王服下不久，痛楚似已大減，長嘆一聲道：「老羊，你帶他們出去！」

那僕役問道：「他們四人？」

棋王道：「還有那七個青年和那船家，一起放他們出去！」

那僕役躬身道：「是。」

棋王又道：「那兩隻船也交還給他們，要是他們還不走！你就將他們十二人一起宰了！」

「是！」

那僕役應了一聲，隨即轉對王烈和三女冷冷道：「你們隨我來吧！」

說畢，推門走出去。

王烈向棋王拱手一揖，便與三女隨後跟出，走出房門外，迎面是一條黑暗的地道，他們看不見在前帶路的僕役，只能循其步聲跟着走。

約莫走了數百步，忽聞「嗤！」的一聲輕響，隨見火光一閃，走在前面的僕役已點起了一盞燈，燈光的照明頓使四下的景物清晰的呈現了出來。

一看眼前的情景，王烈和三女都不禁抽了一口冷氣，驚異極了。

原來，他們已置身於一座其大無比的洞窟中，洞窟的形狀有如一座峽谷，兩邊有數丈高的峭壁和奇形怪狀的岩石，從洞頂垂下的鐘乳石更是千奇百怪，中間還有一條溪流，其水清澈見底，怎麼看都像是一座山中的峽谷，然而頭上沒有天空，只有大大小小的鐘乳石，可謂集天下瑰奇之大觀，令人目眩神迷，幾疑身在古怪的夢境之中！

名叫「老羊」的僕役，這時候回對王烈和三女說道：「你們在此等着，要命的話不要任意走動，我這就去帶他們八人過來。」

說罷，把燈交給王烈拿着，便縱身飛過中間的溪流，消失在對面的石壁間。

這時候，王烈才向三女問道：「妳們都沒受到傷害吧？」

百里映紅道：「我沒有，我被抓進來還不到一天，那棋后把我囚禁在一間石室中，對我還相當親切呢。」

白牡丹和黑丹牡自被棋王帶回到現在，一直沒是開口說話，這時也是默默無言，王烈覺得白牡丹好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便向她問道：「白姑娘，妳沒事吧？」

白丹牡這才開口道：「王捕頭，我很感謝你來救我們姊妹，不過……」

王烈見她並不怎樣高興，微詫道：「不過甚麼？」

白牡丹强笑一下道：「我……我不知道要怎樣向你解釋才好，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們姊妹已不打算離開棋后。」

王烈大感意外道：「妳說甚麼？」

白牡丹低首含歉道：「我沒想到你有這麼大的本事進到此地，前幾天我們姊妹已向棋后表達了心意，並要求她設法轉告你，倒沒想到你這樣快就來了。」

王烈瞪大眼睛道：「妳到底是在說甚麼？」

白牡丹道：「我們姊妹已決定留下來，不想出去了。」

王烈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為自己聽錯了，又問道：「妳再說一遍，妳是說……」

白牡丹道：「我是說：我和我義姊不想離開這裏，我們要回到棋后身邊去。」

王烈大愕道：「為甚麼？」

白牡丹道：「你不要問理由，我很感激你的熱忱，不過我希望你忘了這件事，只當我們不曾認識……」

王烈摸不着頭腦，不勝驚詫道：「妳不願離開此處，總得說出理由呀！」

白牡丹道：「你一定要我說的話，我的理由是我們姊妹已找到了人生最理想的一個地方。」

王烈道：「跟棋后在一起，妳認為是找到了人生最理想的地方？」

白牡丹點頭道：「是的。」

王烈道：「我不懂！」

白牡丹道：「我可以給你一個啟示，好比我是一個出家人，出家人追尋的是『得道』，而我們遇上了棋后，就等於是『得道』一般。」

王烈道：「我還是不懂！」

白牡丹微笑道：「那我就無法再加解釋了。」

王烈拉她走到一旁，低聲道說：「妳是不是因為看見我跟她在一起，心裏不高興？」

白牡丹搖頭笑道：「你弄錯了，我們才認識不久，是很普通的朋友，我怎麼會因為你結識另一個姑娘而生氣？我……我要是鍾情一個男人，誰要從我手上把他奪去，那我就跟她拚命，絕不退讓的。」

王烈道：「那麼，究　甚麼理由使妳不想離開棋后呢？」

白牡丹道：「理由剛才我已經說明白了。」

王烈道：「那不是理由！我不相信跟着棋后便能『得道』，住在這不見天日的地窟中，悶都把人悶死了，不可能得到甚麼好處！」

白牡丹道：「王捕頭，我再說一次：我很感激你來救我，但是人各有志，我們姊妹來到此處後才發現這兒是美妙的仙境，我們眞的不想回到凡間去了。」

王烈轉到黑牡丹面前，問道：「朱姑娘，妳也不想出去？」

黑牡丹點頭微笑道：「是的，我妹妹說要跟你解釋一下，所以我們才跟你來到這邊，我們等一下便要回到那邊去了。」

王烈道：「據白牡丹說，妳師父是『九指神尼』，難道妳連教養妳的恩師都不要了？」

黑牡丹道：「我會懷念她的，而且我也沒有做對不起她的事情。」

王烈越想越覺不可思議，又轉對白牡丹道：「妳情願留下來，是否表示願意充當棋后的棋子？」

白牡丹道：「不錯。」

王烈道：「這太荒唐了，那天晚上妳我親眼看見棋王與棋后的棋戰，那些青年男女死得像螞蟻一樣沒有價值，難道妳情願那樣死去？」

白牡丹微一笑道：「王捕頭，我話已說得很明白，人各有志！」

王烈生氣道：「這是狗屁話！」

白牡丹聽了也不生氣，只是含笑不語，但從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已視王烈為凡夫俗子，不足與言了。

王烈斷然道：「不成，無論如何，你們非跟我出去不可！」

黑牡丹抿唇一笑道：「那除非你有能力把我們姊妹抓出去。」

王烈一聽，大為憤怒道：「豈有此理，自從妳們身陷鬼風港，我為了想救妳們出去，幾乎沒有睡過一天好覺，如今難得成功了，妳們却反而不肯出去，妳們這是甚麼個玩意兒？」

黑牡丹對他襝衽一福道：「你的熱忱和好意，我們姊妹將永遠感激在心，別的我們就不多說了。」

王烈怒氣冲冲道：「那位棋王為了救妳們三位姑娘，犧牲了一條右臂，妳們既無意離開此地，為何不早說？」

黑牡丹道：「棋王和棋后交涉時，我們姊妹並不在場。」

百里映紅忽然插口問道：「妳們不願意離開棋后，是不是迷上棋后的一身武功呢？」

黑白二女相視一眼，笑笑不答。

百里映紅追問道：「是不是呢？」

黑牡丹道：「對不起，我不想回答妳這個問題，總之我們姊妹早已打定主意不想離開了。」

百里映紅臉現一絲不屑道：「那棋后的武功也許舉世無敵，可是我覺得一個人武功再怎樣高强，如果只能長年幽居在這不見天日的地下，不能海闊天空的到處遊玩，那又有甚麼意思呢？」

黑牡丹正要回答之際，忽見那溪流的對面人影閃動，數條人影從對面飛掠過來，正是老羊領着徒司皓、衞見賢、凌玉鏡、景錦城、路輝煌、西門芳、卓欣、賀龍八人出來了！

王烈見他們旋風八騎無恙，心寬不少，很高興的與他們一一握手。

僕役老羊冷冷說道：「王烈，現在你注意聽我的話！」

王烈道：「請說。」

僕役老羊一指那條溪流，說道：「你們順着這條溪流走去，一直走到盡頭，然後潛水下去，潛過一條大約五六丈長的水道，便可到達小島南面的湖邊。」

話聲微停，繼道：「你們十二人到了小島上，便在島上等候半日，明日早晨，你們便可見到兩隻船駛到湖邊，然後你們立刻上船離開，永遠不得再來！」

王烈問道：「那位船家呢？」

老羊道：「他會在船上。」

王烈拱手道：「請轉告棋王表達小可的謝意，小可當遵守諾言，這輩子絕不再來了。」

他神情凝重的回望黑白二牡丹，再一次問道：「二位姑娘當眞不走麼？」

二女一齊點頭。

老羊一怔道：「怎麼回事？」

王烈嘆道：「她們說不願離開棋后，要留下來。」

老羊「唔」了一聲，似乎不怎樣驚異，點了點頭道：「那麼，我帶她們回棋后那邊就是了。」

旋風八騎均感不解，紛紛問她們為何不願離開，二女但笑不語，王烈覺得自己好像受了欺騙，心甚不悅，當下便向衆人說道：「諸位，我王烈能說的都說了，能做的也都做了，如今要留下的就留下，要走的就跟我走！」

語畢，當先向溪流下游走去。

百里映紅和旋風八騎隨後跟上，一行十人沿着溪流迤邐來到「峽谷」盡處，見溪流被一面大石壁擋住，在石壁下滙成一個水潭，水勢呈緩慢漩渦，王烈將燈放在一邊，說道：「看這水流情形，這條地中暗流確是通入洞庭湖不錯，現在由小弟先行下水，是生是死，那就全看咱們的造化了。」

說畢，便要下水去。

司徒皓道：「且慢，王兄先聽小弟一言。」

王烈道：「司徒兄有何意見？」

司徒皓道：「小弟等對一切還沒攪清楚，咱們難得到了此處，何不把棋王棋后的底細摸清楚再出去呢？」

王烈沉容道：「不，咱們必須就此出去，不能再鬧下去了。」

司徒皓問道：「怎麼說不能再鬧下去了呢？」

王烈便將自己與棋王下棋僥倖獲勝，以及棋王為了向棋后要回三女不惜斷去一臂等情說出來。

司徒皓吃驚道：「他們不是一對夫婦麼？為甚麼丈夫向妻子要三個姑娘就得拿一條手臂來換取？」

王烈說道：「小弟原來也以為他們是一對夫妻，但看這情形，他們並無夫妻關係……」

司徒皓道：「既非夫妻，為何以『棋王』和『棋后』相稱？」

王烈道：「棋王棋后這四個字只能代表他們的棋藝高超，與夫妻無關。」

百里映紅插口道：「你剛才說你贏了棋王一局棋，你是怎麼贏他的？」

王列道：「我的棋力其實差他太遠，之所以贏了他一局棋，是因他心神不寧之故。」

百里映紅追問道：「他為何會心神不寧？」

王烈當然不敢說出棋王的心神不寧與她有關，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百里映紅道：「那局棋的最後情形怎樣？」

王烈也不便說出自己是要賴而獲勝的，當下又搖頭道：「我記不得了。」

百里映紅道：「是你把他將死，或是他見棋勢已非而認輸的？」

王烈正要回答，忽然想起忘了轉達她母親要告訴棋王的那句「炮四進七」，不禁頓足道：「糟糕，我竟然忘記了！」

百里映紅一怔，說道：「你忘記了甚麼？」

王烈不答，轉對衆人說道：「諸位且請在此稍候片刻，小弟去去就來。」

說罷，提起那盞燈，掉頭便往上游跑去。

百里映紅追上去，說道：「我跟你一起去。」

王烈見她跟上來，立刻住足道：「不，妳不要跟來。」

（未完）



鬼鎮捉妖

恐怖技擊鬥智故事

王一龍・著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原賜福又遇上另一個白衣女子——巫小娟，與她格鬥，跟着巫二胡也參加搏鬥，二人不敵逃去，原賜福再進入鬼屋觀察，發現內宅有地道，暗設機關，牆門可以開闔，可通屋外，正想離去，又見一白衣女子——丁潔走來，帶了一筐油餅送給他吃，原賜福吃罷去找小楊入鬼屋搜索，在後花園出現打鬥聲，原來小虎子等四人加上巫二胡巫小娟和殭屍戰鬥，原賜福將一具殭屍刺倒，鮮血直流，知是人扮的，跟着向郭三手假扮的一具殭屍追去。倏忽不見，郭三手將巫二胡捉着，叫他利用大木，也是山東响馬，配合將城中保安大隊長原賜福刺殺……

馬賊作惡　走投無路

清晨冷槍

黎明前的時光通常都是最黑暗的，現在正是黎明前。

原賜福剛睡了一會兒，忽然被一個輕微的聲音驚醒，緊接着窗子便無風自動地打開了，原賜福心頭一動，身子却不敢稍動。窗口上又响了一聲輕微的怪响，窗外却有道亮光射了入來，緊接着，一個清脆的槍聲突然响起，又一忽，第二個槍聲又再傳來！

光綫熄去，房中立即充滿烟硝味兒。

槍聲過後，只聽丁潔及小楊同時驚叫起來。

「誰！頭兒！」小楊的叫聲充滿了驚恐！

原賜福暗呼一聲：「糟了！」身子立即自床下滾了出來，抄起一張木櫈，把門拉開，做好這一切又把桌上的油燈點亮，身子才竄了出去！

只聽前頭又傳來一聲槍聲，原賜福按下緊張的心情，眼睛四處一瞥，走廊上不見人影，可是外面却有一陣急速的步履聲，他眉頭一皺，心生一計，又返回房中，故意沙聲道：「小楊，小楊！小楊……俺，俺……」

話音剛落便竄至窗台下伏着，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條黑乎乎的槍管倏地在窗口上出現！

原賜福把手中的板櫈迅速揮起擊下，「啪！」地一聲，那條長槍便立即跌了下來。

原賜福抓起長槍，倏地站了起來，眼光向外望去，只見一條黑影向園牆邊急速地掠去！

「站住！否則俺便開槍了！」

園牆外忽然飛過來一條麻繩，黑影伸手一抓，握住麻繩，身子便迅速地攀了上去！

這時候，小楊及丁潔都聞聲急急忙忙地奔了過來，焦急地說道：「頭兒，你沒事吧！」

原賜福顧不得答他，右手「格勒」一聲拉下槍栓，用肩頂住槍柄，右手食指拉動扳機，「砰！」一道尖銳的呼嘯聲由近而遠，只見那黑影「哎」地叫了一聲，可是他仍然抓住麻繩不放，右腳在牆上一蹬，身子便飛起了起來，園牆外的人用力一拉，便把他拉了出去！

這一刹那，原賜福的第二槍才倏地射出！

一槍落空後，原賜福把槍拋給小楊，喝道：「你們沒事吧？快追！」右手在窗台上一按，身子便如小鳥投林般急射了出去！

一個急衝躍上，人在半空，雙腳在園牆上亂蹬，身子便躍上園牆上，放眼一望，黑暗中似有兩團黑影向鬼屋方面掠去！

原賜福喝道：「你們兩個去找小虎子，咱去追他倆！」脚上一蹬，躍了下去，提氣向鬼屋飛去！

龐大的建築物在黑暗中似是一頭巨大無比的怪獸，隨時都會俯衝下來擇人而噬似的！

原賜福不敢托大，連忙把匕首掣出手上，小心翼翼地走了入去！

× × ×

小楊提着槍急奔，剛跑了兩步，想起一事，回頭問：「丁姑娘，小虎子住在那裏？」

「聽說是在王記雜貨店內！」

「請姑娘帶路！」

「但，但原……原大哥他一個人去那地方，不是很危險嗎？咱們……」

「頭兒自有辦法應付！快去，要不然俺可吃不住他的一頓臭罵！」小楊跺脚地說。

「他到底是你什麼頭兒？你倆到底是幹什麼的？」

「你自個問他吧！快點！」

丁潔懊惱地說：「咱趕去那裏幹什麼？沒頭沒腦的，也不說清楚！」

「去看看嘛！頭兒是怕有人在那裏施放冷槍！」

自丁潔至王記雜貨店並不很遠，不一回便到了門外。小楊連忙用槍柄去撞大門，同時大聲呼叫：「小虎子，小虎子！快開門哪！」

這時候，天上已濛濛亮了。拍了一會兒門，仍沒有人應門，小楊一驚，說：「不會有事吧！」

丁潔也着急地說道：「不如去後門看看！」

「不好，你一個人去俺不放心！喂，快開門！」

那些用十多塊木板合成的木門，此時一塊木板忽然間跌下，發出一聲巨响！

小楊及丁潔齊吃一驚，丁潔忍不住叫了起來：「小虎子，是你嗎？」

話音未落，只後門縫內飛出一團白光，白光一下便擊在小楊手上那杆槍上，發出「格」的一聲。

小楊只覺手上一沉，虎口發麻，長槍幾乎脫手跌下，他下意識地後退了一步，只見門縫中撲出一條像老虎般壯健的大漢來，手上的大砍刀呼地一聲，朝小楊的腦袋飛劈過去！

小楊雖然倉猝應戰，但仍極其機警地再後退一步，同時身子一縮，長槍一擧，把大砍刀格開！

抬眼一望，這人不正是小虎子嗎？他急聲叫道：「停手停手，聽俺說一句！」

丁潔也忙着說：「虎子哥，你別魯莽，我們是怕你這邊發生了事故，所以來看你的！」

「放你娘的屁！他手上拿着這杆槍，正是那天滇長衞兵失去的！豈會是好人！」小虎子像瘋虎般撲了過去，大砍刀潑風似的向小楊飛捲過去！

小楊心頭也不免燒燃起一團怒火！「不知好歹的傢伙，俺好心來救你，你却把俺當作壞人！」

「你奶奶的！這都是你們這些外鎮人幹的好事！再吃俺一刀看看！」小虎子右臂一掄，大砍刀在半空劃了一個弧圈，斜劈小楊的肩胛！

丁潔急得跺脚。「虎子哥，你若要殺人也可等人把話說完啊……」

小楊身子一蹲，長槍暴漲，槍膛急刺小虎子的小腹！

此刻，小虎子的大砍刀已不及回防，只好後退一步，擰腰閃開！

小楊立即站了起來，把長槍護在胸前，口中罵道：「瞎了眼的傢伙！俺若是安着歹心，早就開槍啦，還跟你要什麼花招兒！」

這句話的含意極其顯淺及有力，小虎子聽後不由住了手，右手抓一抓頭皮，傻乎乎地說：「那麼這杆槍怎會到了你手中？你大清早又來幹什麼？」

「這杆槍是咱頭兒，原大哥搶來的！剛才有人拿這杆槍去暗算俺大哥，不料反被他拿下了；他把槍交給咱叫咱過來看看，所以俺便跟丁姑娘來了！」小楊一口氣把原因說了出來。

小虎子仍不服氣地問：「那麼他幹嘛自個不來！」

丁潔插腔說：「原，原大哥去追那個人！虎子哥，你們這裏沒事吧？」

小虎子搖搖頭。「俺回來後，至今尚不敢睡，嗯，沒有什麼事兒發生嘛！」

「大風的屍體呢？」小楊又問了他一句。

「還放在裏頭！」

「那麼小三子的傷勢又如何？」

小虎子臉上露出幾分担憂之色。「剛才俺替他包紮傷口，又灌了些藥給他吃，他睡倒後一個勁兒說些夢話！俺伸手一摸，他全身都燒得發燙哩！」

丁潔忽然醒起一件事：「咦，怎地不見大木？他睡着了？」

「那裏？咱這一鬧，就算是睡死了也會醒來！」小虎子說：「他回來一下便又出去了，說要去鬼屋那裏看看，現在還未回來！」

小楊心頭一動，忙說：「咱快去那裏看看，這杆槍可能便是大木的！」

「胡說！」小虎子怒道：「他怎會殺死那衞兵的？那一日一夜，他都在俺的身旁！」

丁潔心中也十分着急，拉着小楊的衣袂，「咱快去！虎子哥你若不去，可得小心些啊！」說罷便與小楊回身望鬼屋跑去了。

小虎子想了一下，也忍不住提着大砍刀跟在他們背後跑去。

地道

原賜福走到廳堂上，伸手去摸白燭。黑暗中，無意中踢及一張歪倒地上的板櫈，發出一聲怪响，原賜福心頭一跳，隨即自嘲地笑了一聲。

笑容未歛，「呼」一聲，一把砍刀急速無比地望他頭頂砍落！

原賜福連忙在地上一滾，那把刀未曾使盡，便將直砍化爲横劈！

這下變化眞的大出人意料，幸而原賜福反應極速，慌忙向側一翻，隨手抄起那張板櫈一格！

「咔！」砍刀劈在板櫈上，嵌入木中，原賜福立即把板櫈推開，雙手按在地上，雙脚飛箭似的蹬了出去，「噗噗」兩聲登時把那人踢退！

原賜福腰一彈，身子仰了上來，匕首向那人的足踝揮去！

那人也甚了得，輕輕躍起，大砍刀挾勁砍下！

原賜福身子一側，匕首迅速地變了方向，劃向對方的手腕！

「噹！」地响了一聲，沒想到黑暗中辨物略有偏差，匕首卻擊在刀背上！

大砍刀刀身沉重，被匕首一擊只彈半尺，那人手臂一沉，又砍將下來，這一刀使得更爲快疾！

原賜福那一刀擊中大砍刀便知要糟，慌忙用左掌按地支住身子，身子一横，雙脚挺直像陀螺般一旋！

「呼！」大砍刀在他腰旁兩寸之處劈下，「錚」地一聲砍在地上！

這聲音尚在大廳中迴盪，又猛聽「啪」地一聲响起，却原來是原賜福的那對脚掃在對方的脛骨上！

那人雙脚一軟，「噗」的一聲跌倒地上，原賜福一招得手，立即向他撲去！

那人身子向內一滾，原賜福飛起一脚踢過去！這一脚雖然踢着了他，但却使他滾動的速度更快！

原賜福一怔之下，忽覺一股勁風迎臉飛撲過來！他急向側一跳，可是他仍然被一件東西撞及肩臂，身子也被撞退幾步！

這當兒他才發覺飛過來的是一張桌子！桌子摔落地上，响起一聲巨响，這之後廳中一切似乎平靜了！

廳中的光綫也逐漸亮了，原賜福點起白燭，廳中一切傢俱更形凌亂，却不見有個人影！

原賜福藝高人胆大，毅然向內走了進去！那人腿上着了他重重的一記，相信跑動不會很快，他有信心把他抓住。

剛走了幾步，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急亂的脚步聲，原賜福心頭一動，連忙吹熄燭光，把身子貼在牆上。

「砰！」大門讓人踢開，接着便出現了小楊那張焦急的臉龐來。他哼了一聲，走前幾步，怒道：「小楊，俺說過你幾次了？還是這般毛躁！」

小楊尷尬地一笑。「俺……」

丁潔在他背後喘着氣說：「原大哥，大木不見了！小虎子說，他一早便來這裏了！」

「哦？」原賜福心頭一跳，「原來是他！」

丁潔急問一句：「他怎樣？剛才拿槍殺你的是他？」

「一個拿槍要殺我，一個在牆外抛繩救他！兩個人之中必有一個是他！只不知他是那一個！」原賜福說：「現在你們跟俺進去搜一搜！」話音剛落，倏地大聲喝道：「誰？」

大門突然出現小虎子的身形來，只見雙眼圓睜說：「你憑什麼認定大木是這種人？」

原賜福反問他一句：「你又憑什麼認爲他不是這種人？」

小虎子一怔，隔了半晌才說：「你昨夜對我說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大風是被人用刀殺死的！絕不是郭三手及他僕人幹的！你不信大可以回去仔細察看一下！」

「但昨夜幾乎每個人都用刀子，幹嘛你認定是大木幹的？」

原賜福笑說：「巫二胡及巫小娟用的是尖銳的刺刀，刺刀雖然可以刺得很深，但大風肚子上那一刀，傷口既寬且深便顯然不是刺刀所能造成的了！最有可能的便是大砍刀！」

他頓了一頓，續說：「用大砍刀的只有小三子，大木及你三個！好吧，小三子及大木這兩人，你比較上相信誰？」

小虎子身子忽然顫抖起來，半晌才說得出聲：「那麼，你說大木爲什麼要殺大風？」

原賜福正容地說：「俺只能這樣告訴你，大風可能窺破大木的某些秘密，所以大木便借機把他殺掉！至於到底是什麼秘密俺現在也還未知道，不過大木肯定不是個善類！」

「原大哥，你認得他？」丁潔又插腔問了一句。

「俺不認得他，不過這種人俺巳見過不少，自信不會看錯！」原賜福臉色十分凝重，「話說回來，昨夜即使大木不殺死大風，以後他還是會還手的！不但是大風，連小三子及你也不例外！」

「以後是什麼時候？」小虎子的聲音忽然變得十分乾澀。

「當他的目的達到之後——郭三手及其手下死了之後，俺還可以告訴你，郭二手還未死，他也不是殭屍，這不過是騙人的玩意而巳！」

小虎子又是一怔，原賜福忙說：「現在，咱們先進去搜一搜，其他的話以後再說！」

四個人搜遍內內外外却不曾見到一個人影，原賜福想了一忽，說：「小楊，小虎子你倆出去守住井口，丁姑娘你跟俺進來！」說罷他便推開房門走了入去。

「丁姑娘，煩你點一盞油燈。」原賜福又把炕上的被蓆等物搬了下來，再將床板揭起躍了入去。

他依然用匕首挑開白磚，身子便縮了下去，他下了地道，肯定沒有危險才叫丁潔也下去。兩人沿着地道前進，走到盡頭，再把那塊活動的石塊取了下來。

丁潔驚訝地說：「想不到這裏另有乾坤的！」

原賜福把頭探出外面，大聲叫道：「小楊，快把木蓋拿開！」聲音在井壁四周迴盪，上面却沒有動靜。

原賜福心頭一跳，不想不會是出了事吧！連忙縮回地道內，找了兩三塊小石子抓握在手中，再度把上身探了出去，脫手向上飛出一塊石子！

「篤！」石子撞及木蓋响了一聲，一塊石子之後，原賜福又再把那兩塊先後抛出去！

過了一陣，上面的木蓋便拿開了，井口上露出兩張熟悉的臉龐。原賜福忙問：「上面平靜吧？」

「沒事！頭兒，你查到什麼沒有？」

原賜福大聲說：「丁姑娘，請你守在地道內！」說罷便慢慢攀了出來，他把雙手抓住洞緣的石塊，雙脚伸入在井水中，眼睛四周轉了一會，却不見有什麼異狀。

他用左手支持着體重，右手在附近牆壁上按動，摸了一陣，忽覺有塊石塊是活動的，他心頭大喜，手上一用勁，那塊石塊便縮了入去，露出一個洞口來。

「把燈拿過來！」原賜福把右脚踏在那個洞口，右手伸高接住油燈，接着便慢慢把重心移至脚上，終於把整個身子縮入了另一條地道中。

這條地道的形式跟上面那條差不多，地道不高，可是却十分長，走了好一陣仍見不到盡處。原賜福心頭一跳：「難道這條地道通至鎭外？」

走了好幾里路，才到了盡頭，可是那裡却是一堵泥牆，原賜福抬頭一望，洞頂有塊鐵板，原賜福心頭一動，放下油燈，雙手抵住鐵塊，向上盡力一推，那塊鐵板便被托高，露出一道空隙，原賜福把鐵板向側一推，陽光便自洞口投射入來。

原賜福心頭大喜，雙手在洞緣一抓一拉，身子便翻了上去！

眼光四周一瞥，不由呆住了，這不但是在外，而且還是在亂葬崗中！

原賜福想了一下，又不覺奇怪了！此地若不是有條地道，郭三手當夜又怎能去殺死人之後從容逃掉？

他把鐵板放回原處，這鐵板上面有泥也有草，如果不仔細觀察根本看不出來。

原賜福又在四周走了一匝，這才望小鎭跑回去。

勾結

原賜福入了小鎭，行動便謹愼起來，他轉了幾條街巷後，便望鬼屋後花園牆外的那條小胡同跑去。

郭三手既然不在鬼屋之內，又不在亂葬崗裏，最大的可能便是匿在這條小胡同中，因此這裏出入方便。

還有！大木及巫二胡失了踪，他們亦應該會匿在這附近，爲此他便把自己的行動盡量隱蔽起來，是以速度便慢了很多，到那後花園附近，日頭經已偏午了。

他沒有每間屋子都跑進去查視，因爲那樣將會產生莫大的危險，他有信心只要自己取得有利的地形，任何人在這小胡同出入都不能逃過他的一雙眼睛。

站了好一陣，既看不到人影，也聽不到聲音，原賜福一顆心便逐漸不安了，他是個沒有耐性的人，只是記掛着小楊他們的安危。

再過了一忽，他便繞着圍牆走了出去，大概走了一半，便聽見一個聲音在呼叫：「小虎子，小虎子！」聽聲音喊叫的人大概是在前落的大廳中。

原賜福心念一轉，驀地認出這是大木聲音，便決定在暗處看他幹什麼勾當。

聲音逐漸移向院子中，原賜福連忙踰牆而入，藏在一棵梧桐樹後。

小虎子看見大木不由一怔，問道：「你去了那裏？怎地俺找不到你？」

「俺找不到什麼，所以在鎭上走了一匝才回來。」大木眼光一瞥，「你們在幹什麼？」

小楊反問他：「你怎會來這裏找小虎子？」

大木冷哼一聲：「你算老幾，俺不跟你說話！」

小虎子也是十分詫異地問：「照呀，你怎知俺會來此？」

「俺回去找你不着，心想你……」大木說到一半便說不下去，臉色也是一變。

小楊眼珠子一轉，急問：「你回去那裏？回王記雜貨店？那裏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大木臉色又是一變。「誰說那裏發生事故？小虎子，你站在井邊幹什麼？」

小虎子看了小楊一眼，心中一時委决不下，不知道該不該把事情告訴他。

小楊輕咳了一聲，說：「是俺叫他來的，俺的事你也莫管！」

大木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半晌才喝道：「小虎子咱回去！以後別跟這些外地人來往！哼，咱鎭上的事，幹嘛你們這般關心？九成沒安着好心！」

小虎子目光露出猶疑之色，站着不動，大木大怒，轉身伸手去拉他手臂。

就在他轉身的當兒，小楊突然發覺大木插在後背腰帶上的那柄大砍刀刀身上染着一抹血跡！

他急聲大喝：「小虎子快跑！他刀上有血！小三子一定讓他殺死了！」身子立即衝前。

小虎子一怔，還來不及定過神來，大木巳迅速地抽出大砍刀來，望小虎子頭頂劈下！

這剎那，小虎子才驚覺到危機巳迫在眉睫，要掙扎又掙不脫大木的五指，要取刀也巳慢了一步！

電光石火間，小楊巳一刀飛格而至！「噹」的一聲，大木的刀沉，小楊的刺刀輕靈，一撞之下，只能把大砍刀撞開四寸！這骨節眼上，因爲位置的原因，原賜福也警覺不到小虎子的危機，到此時要施救也來不及了！

「刷！」大砍刀雖然被撞開四寸，仍然挾勁一刀劈下！隨着一聲痛哼，血光登時迸裂！那一刀幾乎把小虎子的右臂卸了下來！

丁潔驚呼一聲，抽出柳葉刀向大木的背後斬去！大木身子一旋，「噹」地一聲把柳葉刀架開，他膂力十分强勁，丁潔被撞退一步！

說時快，那時遲，小楊的刺刀亦及時反刺大木的脅下，大木十分鎭定，刀柄一沉，把刺刀碰開！

小楊反應十分之快，他心想對方刀長又沉重，利遠不利近，自己的刺刀却利於埋身短打了，是以不退反進，左腿一踹，飛踢大木的小腹！

這當兒丁潔一退之後又再迫前，柳葉刀急斬大木的肩胛！

原賜福見他兩人穩佔上風，便不急於現身，兩道凌厲的目光四處掃射。

大木大吼一聲，身子一縮，左手掌沿如刀鋒般望小楊的足踝切下！

這當兒，柳葉刀仍能劈及他的肩膀，可是丁潔不知怎地，刀子離肩三四寸處，竟然慢了一慢，大木抓住這一瞬即逝的艮機再向旁挪開三寸！

「呼」地一聲，柳葉刀只把他的衣袖砍裂！

原賜福暗呼一聲可惜。「這妮子身手雖然不錯，可惜經驗太淺，心腸又軟，只怕收拾不了老奸巨滑的大木！」目光無意中一瞥，突見圍牆上慢慢露出一顆腦袋，他心頭一跳，蹲下身在地上拾了一塊石頭握在手心中。

那顆腦袋終於全部探了出來，臉上鼻下幪了一塊黑布，右手抓着一柄飛刀，只略一瞄，便脫手向丁潔的背心飛去！

原賜福再不猶疑，手上的石頭也脫手飛出，同時喝道：「丁姑娘快閃！」身子如矯捷的豹子般竄了出去！

「噹！」石頭在丁潔後背一尺之處把飛刀擊下！

那人見原賜福自樹後衝了出來，吃了一驚，慌忙再摸出一把飛刀，望原賜福射去！好個原賜福人在半空身子一沉，一讓過飛刀，左手食中兩指迅速地探了上去，兩指一夾，登時把飛刀挾住！手腕一翻，那柄飛刀已不知如何被原賜福抓在右手中！「狗雜種！你也吃俺一刀！」

那人這一驚非同小可，左手一鬆，身子便自圍牆滑了下去！

原賜福那柄飛刀並沒有出手，他一個急衝躍起，眼看氣力將盡，飛刀在牆上輕輕一刺，再度擰腰借力翻了上來，只見那個幪面漢子亡命地向小胡同飛跑過去！

原賜福急道：「小楊，別放走大木！」脚底用力，翩翩躍了下去，急追下去！

× × ×

原賜福的出現也曾使大木吃了一驚，幸而原賜福並不是衝着他而來的！這當兒小楊及丁潔因原賜福的突然出現也不由緩一緩手，大木立即抓住這艮機，一刀望丁潔劈了過去！

丁潔一驚，柳葉刀慌忙一架，「噹」地一聲，柳葉刀吃不住那股大力，脫手飛了出去！

小楊連忙標前幾步，刺刀急刺他胸膛！大木大砍刀一蕩，登時把刺刀蕩開，他飛踢一脚，小楊只得閃退開去，大木躍前一步，大刀又向丁潔劈去！

丁潔驚叫一聲，急忙閃開！

小楊大喝一聲：「你殺了小三子，又傷了小虎子，現在還想殺人？」他十分勇猛地撲上去，刺刀一揮斜刺大木的脅下！

大木獰笑一聲，偏身一讓，大刀又回收反剁小楊。丁潔暫時脫困，連忙跑去拾起柳葉刀。

小楊見大刀臨身，只得跳開！可是大木這招竟是虛招，手臂暴漲，仍望小楊的胸膛砍去！同時大步踏前一步！

這一刀蘊力而發，刀沉勢疾，小楊不敢攖其鋒，只好又再退開一步！

可是背後已是圍牆，他身子一震，正想從側滑開，冷不防，大木伸出一脚，輕輕一勾，小楊撲地倒下！大木獰聲一笑，大刀挾風斬下！

這時候丁潔尚在五步外，要想援救經已來不及了！她不由發出一聲尖銳呼叫！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倒在附近地上的小虎子，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力量，連滾兩下，雙手抓住大木的足踝向後盡力一扯，大木站立不穩，連連後退！那一刀錚地一聲，斬在地上！

這刹那，大木怒火中燒，腰腹一擰，大刀向後霍地切下！血光迸裂，丁潔不由又再尖叫起來，小楊在地上飛竄起來，刺刀「撲」地一聲刺入大木的小腹，一記鐵頭也把大木撞倒地上！

大木怪叫一聲，右手臂一掄，大刀望壓在他身上的小楊砍下去！

「撲！」又是一聲，丁潔的柳葉刀及時斬至，登時把大木的肩膀卸了下來！

小楊用衣袖拭了一下額角的冷汗，粗聲問：「你，你到底是誰？」

大木腰腹盡力一挺，登時把小楊拋開，他掙扎地爬了起來，跌跌撞撞地向前小跑着，可是只跑了十來步便倒下了！

丁潔蹲在小虎子的身邊哭道：「虎子哥，你怎樣啦？痛不痛？」

小虎子露出一個笑容，臉上滿是汗珠：「大木死了沒有？」

小楊說：「死了！」

小虎子又笑了一下，可是只笑了一半便停住了，臉上僵硬的肌肉及神情變得十分詫異詭秘，他喘了一口氣說：「俺……好悔恨……沒，沒聽原……原大哥的話……請，請他替咱……報……」仇字還未出口，他頭一歪，便斷氣了。

丁潔不禁哭了起來。小楊把刺在大木腹上的刺刀拔了出來，說：「丁姑娘，咱快去找頭兒！」

原賜福追了一半，便把身子縮在一座石獅之後，靜靜注視那個幪臉漢的動靜。

那幪臉漢子突然聽不到背後的脚步聲，不由住脚看了一會兒，他看不到原賜福，原賜福却可以自石獅的脚隙中看到他。

過了一忽，那幪臉漢子伸手拍向一扇門上，可是手剛伸出一半他便驚覺了，連忙收手穿向一條橫巷內。

可是這已足夠了，原賜福嘴角露出一絲笑意，身子自石獅後竄出，跑到那屋子外，聽了一陣，裏面似乎沒有人。原賜福跳起，右手在屋簷上一扳，身子便輕巧地翻了上去。

他雙脚不停地在屋瓦上動着，過了前堂，中間有個院子，兩邊及後頭還有屋子，倒是間道地的四合院。院子裏栽了幾棵花樹，樹葉疏落，了沒生氣。從屋瓦上望下去，看不到有人。

這時候後門忽然「砰砰砰」地響了起來，原賜福急忙伏在屋脊後，露出半個腦袋向下探視，只見對面一個廂房房門「呀」的一聲打開，自裏頭慌慌張張地跑出一個矮小的老頭來，正是巫二胡。

巫二胡穿過院子跑入內堂，大概是去開門，原賜福看見後肩縛着紗布，便知他那個偷襲自己不成，及被自己傷了的人！心中突然生了一個查看的衝動：那廂房有否秘密？

他立即站着屋瓦走向對面去，雙脚在屋簷邊一勾，使了招「倒掛金鈎」，垂了下去，用食指沾了點口水，挖開窗上的紗紙，湊眼望了入去，只見裏面床上倒着個女人，上衣半褪，露出胸前一片雪白的肌膚！

那女人不斷地掙扎，一會把臉轉了出來，赫然是巫小娟，只見她雙手雙脚全被麻繩縛住，嘴上還塞了一團破布。

他心頭一跳：「這老傢伙怎地反而對她下手？」心念未已，後堂已傳來步履之聲，原賜福只得翻回屋頂上。

只聽巫二胡說：「傅動呢？他沒跟你回來？」

那個幪面漢子說：「他看來不行了，被人纏住，要是俺跑得慢一點，只怕也得躺下了！」

「原賜福那小子眞的那般厲害？」

「還有那個個子矮小的和那個姓丁的妞兒！」

「哼，姓傅的聞名不如見面呀！打不贏還不會跑嗎？」巫二胡冷笑一聲：「喂，你沒把這裏洩露出去吧？」

「俺把他擺脫之後，還兜了半個圈子才回來！您放心，出不了事的！」

原賜福心頭一跳：「傅動？這個名字怎地這般熟悉？啊，對啦！三年前山東濟南的保安隊長被人殺死，疑兇不正是傅動嗎？哼，想不到他躲在這裏？這姓巫的又不知是誰？」

只見巫二胡腦袋四處張望，又說：「你回去吧，告訴葛孝麟葛當家，叫他勿忘記昨夜的諾言！傅動那一份俺也不想要了，假如俺那一份短了一個大洋，俺便是天涯海角也不放過他！到那時舊仇新恨便一併清算！」

那漢子陪笑說：「祝爺放心，俺頭兒說以前是有點誤會，今後決定再與祝爺聯手幹幾票，然後享福去了！你說他敢短你嗎？」

巫二胡冷冷一笑。「葛孝麟的底子俺比你清楚，你告訴他，俺還留了一手，假如他不肯把私吞的贓金吐出來，咱便跟他一拍兩散，大不了讓那個姓原的抓去！」

原賜福心頭又是一跳：「這就對啦，這姓祝的便是葛孝麟以前的搭檔祝天雄！這次眞的是所獲不菲啊！」

「頭兒說，那個姓冷的妞兒祝爺準備如何發落？」

祝天雄冷冷地說：「不用他掛懷，俺的女人也不准他沾手！」

那漢子陪笑着說：「是，是！你休息吧，俺要回去了！」

「俺送你一程！」巫二胡忙說。

「不必了！俺翻牆出來，開門可不安穩！」那漢子說罷便回身走去。

原賜福心中沉思：「傅動、祝天雄和葛孝麟本就聽說不咬弦，現在爲何會勾結起來？」想到這裏，他心頭又是一跳，驀地泛起一個疑念：「這漢子既然不留下，他只跟祝天雄說幾句話，何必跑來這裏說？這豈不奇怪！」

下面聲音再也聽不見了，原賜福有點奇怪：「久聞祝天雄及葛孝麟都是色鬼，現在天鵝肉已在咀邊，祝天雄爲何反而按捺得住？」

心頭奇怪，忍不住伸出頭向下微微一看，一看之下，登時大吃了一驚，原來冬天晝短夜長，此刻日頭經已偏西，把他的影子拖得長長的，竟有一半投射到院子中的地上去！

身陷重圍

這刹那，原賜福便知道危機到了，他回身一望，只見圍牆外有幾個大漢手上持着利器，正準備爬上來，而那個幪面漢子却已自另一方向爬了上來，手上握住兩柄飛刀！祝天雄却仍未出現！

原賜福當機立斷，立即沿着屋瓦向前堂跑去，下面沒人，原賜福正想跳下，猛見牆下有條腰帶飄飛，但心頭一凜，知道祝天雄可能已藏在下面，假如自己跳下去，只怕雙脚尚未沾地，便被他殺死了！

原賜福雖然身在危險中，但仍十分鎮定，回頭一瞥，只見對面瓦面及後面都有持刀的漢子望他奔過來，他立即反向院子跳下去！

這一着，顯然大出那夥人的意料，怔了一下，才先後跟着跳了下去，原賜福却已一脚踢開巫小娟被困的那間房子的木門，只要脅持了巫小娟，便有脫困的機會！

原賜福身子一竄入房內，那扇被踢開的木門，突然又彈了回來，原賜福背向房門，眼看只差一步便能抓及巫小娟，可是腦後却有一道勁風急速襲至！

好個原賜福急切之間想到一個辦法，身子一歪，隨即倒落地上，和衣一滾，滾向床底。

只聽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說：「你這是自投羅網，省得大爺去找你！」

原賜福心頭一怔忖道：「這不是祝天雄麼？剛才匿在門簷下的那人又是誰？」

呼地一聲，祝天雄的刺刀自外面刺了入來，房門口也傳來一陣雜沓的步履聲！

這當兒，原賜福身子再向內一縮，緊接着曲着背向上一頂，那張簡陋的床鋪便被彈高了起來，上面的巫小娟骨碌碌地滾了下來，剛好壓在祝天雄的身上！

這一下奇變，也使擠在房門口的那干大漢齊皆一愕，原賜福立即抓住這千載難逢的艮機，雙手捧着一塊床板向房門方向拋了出去！

那塊木板剛出手，他又順手抓起另一塊，同時一脚蹬在祝天雄的後腦上！

祝天雄臉門撞向地面，鼻樑一痛，一股熱流立即汩汩淌下！

原賜福把手上的床板向祝天雄砸下！這下假如被砸中，怕不腦袋開花？

祝天雄在道上也混過不少時日，這當兒自然估計到原賜福下一步仍不會放過他，是以反手扯住巫小娟向上一送，同時偏身滾開！

原賜福料不到他有此一着，心想祝天雄既然無視巫小娟的安危，那麼自己若再脅持巫小娟，也沒作用，是以，在這電光石火之間，他把床板一偏撞在地上，身子却如狸貓般借力竄起，飛向橫樑！

這些事說來雖慢，事實上都是在極短的時間發生的！

原賜福剛立足橫樑立即盡勢站起，雙手如托塔天王般向上托去，只聽一陣「嘩啦啦」的聲音响起，屋頂登時穿了一個窟窿，破瓦磚紛紛飛下，房中一片凌亂！

原賜福右手在屋瓦邊兒一按，身子便待翻了上去，就在這當兒，一把飛刀自下向上飛來，「撲」的一聲，不偏不倚地釘在他右肩胛上。

飛刀沒能射穿肩胛骨，可是刀尖刺骨的那種疼痛，實在令人難以抵受，原賜福在這當兒也忍不住把手一鬆，身子便向下摔落下去。

身在半空，原賜福這才猛然一驚，這下子，假如再身陷重圍，只怕再沒脫困之機了！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個大漢抓着一柄單刀急衝過來，望他劈去！

好個原賜福臨急不亂，猛地吸了一口氣，氣納丹田，身子倏地一輕，下降速度不由一慢，這便是學習內功的好處。

那大漢幾曾知道這一點，單刀劈空之後，只覺眼前一花，原賜福的雙脚猛地蹬在他雙肩上，「格格」兩聲，骨頭吱吱亂叫，原賜福身子一曲，霍地平射出去，「嘩啦」一聲，窗櫺木格碎屑亂飛，原賜福已借力穿破窗子投射出去！

這些事發生過後，祝天雄才自地上爬了起來，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喝道：「還不快追！」衆人才如夢初醒。

原賜福涉足院子中，立即向對面的一間廂房衝了入去，這房間也只有一張簡陋的小床，原賜福看看沒處躲藏，只好又穿窗出去！

外面是一條窄窄的通道，圍牆外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原賜福心頭一沉，急亂中，無意中低頭一看，只見地上染着一小灘血水，却是自己的傷口淌下的！

這刹那，他腦中靈光一現，左手伸至後肩一抹，接着把手掌向前一揮，圍牆上便多了一串血珠。

右手一揮之後，立即把傷口按住，向旁邊跑去，此刻那些大漢已將追到！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原賜福右手在一扇窗子上一按，天幸那窗子是虛掩的，原賜福右手在窗台一按，身子便翻了入去。

雙脚剛沾地，只見外面有人叫道：「咦，那小子不見了！」

另一個說：「牆上有血珠，那小子必是爬牆出去了！」

祝天雄大聲喝道：「他已受傷，跑不遠，還不快追！這小子一死，咱們便可以把錢帶走啦！」

雜吵的聲音逐漸遠去，原賜福略鬆了一口氣，暗道：「祝天雄那句話是甚麼意思？俺不死，他難道就不能把錢帶走？」

心中想了好一會還是疑惑難解，他噓了一口氣，這才抽出七首割下一塊布條把肩膀的傷口紮住。

弄好這一切，原賜福探頭出窗看了一下，外面靜悄悄，沒有人影。

忽聽外面祝天雄大聲說：「捉不到大的，把這兩個小的先擒下吧！」

原賜福心頭一跳，暗叫一聲不好，心想祝雄天他們必是碰上小楊及丁潔了，現在既然已撕開了臉皮，他們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盡管心中焦急，可是原賜福還想不出什麼計謀來，何況現在自己也受了傷，即使冒險衝出去，也只是徒然犧牲而已！

想了一會兒，突地心頭又是一動，連忙拉開房門，院子中也是沒見一個人影，他像鬼魅般飄了出去，重新進入剛才那間廂房。

只見巫小娟仍然躺在地上，身上滿是破瓦灰塵，模樣兒十分狼狽，她眼睛露出乞憐之色。原賜福蹲下身去用七首挑開她手上及脚上的痲繩，輕聲說：「姑娘快跑，趁他們還未回來！」

巫小娟拉出口中的破布，重重地喘了二口氣，這才說：「你呢？」

原賜福說：「俺當然也要跑！」說罷他立即返身跑了出去，走向後堂，剛走了幾步，他突然止住了，這是一種直覺，後堂可能有危險！

他舉目一望，便推開廚房的門，閃身入去，這間廚房十分之大，那個爐灶更是大得可以，旁邊還有一大堆乾柴。

這當兒，步履聲及吵雜聲又再傳來，原賜福要想出去已經來不及了。

× × ×

巫小娟却一直向內宅走去，穿過暗廊，外面有個小小的空地，圍牆上的後門還開着呢。

這刹那，她心頭之喜實在無以復加，連忙奔了過去，可是她雙脚因被綑縛過久，氣血未暢，跑起來一拐一拐的。

剛跑了兩步，腰上一緊，忽然被人攔腰自後抱緊，接着粉頸一熱，一張大嘴巴已湊了上去，巫小娟又羞又怒，不由叫了起來。

背後那人哈哈一笑：「冷桃仙你叫甚麼？又不是甚麼三貞九烈的閨女！大爺看得上你，那是你的福氣！」

巫小娟盡力掙扎，敵不過那人的大力，不但掙不脫，而且被箍得幾乎喘氣也艱難！

那人又「騎騎」的笑了一聲，右手向上一伸，在她酥胸上摸了一把。

巫小娟粉臉一變。「你是誰？俺就算是狐狸精，也不想讓人耍強！」

「你看看不就知道！」那人手上用勁，把巫小娟打了一個圈，使她能面對着他，「俺便是郭三手！」

那張臉跟他假扮殭屍雖然大不相同，可是輪廓總是沒變，巫小娟臉色一變之後，粉拳輕輕擂他一下，嬌聲說：「甚麼郭三手，郭半仙的！葛孝麟葛大當家怎麼還不敢亮名號！」

葛孝麟嘻嘻一笑，輕輕在她臂上一扭：「你愛叫甚麼便叫甚麼吧！嗯，你跟俺回去吧！」

「去那裏？幹什麼？」

「哧，虧得你還是山東道上有名的狐狸精呀，去那裏幹甚麼你該比俺還清楚！告訴你，俺這幾天都是吃素，快鱉死啦！嘻嘻，也好，你奶奶的！今日便拿你開開葷，給你來個狠的，算是你祖宗有靈！」

冷桃仙「嗤」地一聲笑了出來。「哎唷，老娘也不是今日才出來混的？什麼狠相未曾見過？你奶奶的，你算是甚麼？也不撒泡貓尿出來自個兒照照那個噁人的熊相！」

「小淫婦說話還帶勁呢！」葛孝麟的手又不規矩起來了。

冷桃仙臉色突地一沉，冷冷地說：「葛當家，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巳是祝爺的人了，你這樣算什麼？幾年前你不但姦了他女人，還把贓金一股捲走，今日再敢動老娘一根毛，你奶奶的，他不跟你鬧個天翻地覆才怪呢！」

葛孝麟臉上滿是淫笑：「怕甚麼，咱來個現成的，速戰速決，他知個屁！」

「老娘問你，你愛錢還是愛女人？」

「兩樣俺都愛，只不過有了錢便自然找得着女人，算起來當然錢是頭頂啦！」

「就便是了，二來，老娘也不想讓人看見你倆爲了老娘爭風呷醋，夥伙們的閒話老娘臉上掛不住！」

葛孝麟說：「那你要俺怎做？」

「老娘年紀也不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四處吃野味了，也得爲了終身着想呀！」

「咳咳，你還年青嘛，不要說年紀，光只看表面，怕不過只二十歲左右！」葛孝麟涎着臉說：「再有一點，你想嫁給誰呀？」

「當然要嫁給一個强的！」冷桃仙食指在他額角輕輕一戳，「快放手，老祝他們來啦！」

「哦？」葛孝麟眼珠子一轉，又把她抱住，大聲叫道：「老祝老祝，你女人要跑啦！」說着便把她抱了起來跑向宅內。

院子中六七個大漢正押着小楊及丁潔，有幾個四處找痲繩，準備把他倆綑縛起來。

原來小楊和丁潔來找原賜福，沒想剛碰到這些大漢去追原賜福，雙方碰面，自然是人多勢衆的佔便宜。

祝天雄抬頭一見到葛孝麟抱着冷桃仙入來，臉色不由一變，粗着聲說：「老葛！你眞是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呀！他媽的！俺爲了捉那小子，碰得一鼻子灰，你却來勾引俺女人！」

葛孝麟把冷桃仙放下，也板起臉孔說：「老祝！刀可以亂砍，話可不能亂說！俺幾時勾引你女人？俺本來匿在前門等那小子的，不想他比鬼還精靈，不自前門下來，俺便去後門等他，沒想到却等到你女人跳着脚跑出來，俺只好把她『請』進來了！」

「鬼話！」祝天雄眼珠子一瞪，「俺又不是三歲小孩，桃仙被俺縛住手脚，她背上又沒長翅膀，飛得出去？」

「俺若是要勾引她，還會回來嗎？也不用腦袋子想一想的，沒的讓人聽了鬧笑話！」

這話不由使祝天雄怔了一怔，忍不住轉頭望着冷桃仙，澀聲問：「是誰放走你的？」

冷桃仙鼻孔輕飄飄地哼了一聲：「是那個姓原的放走老娘的！」

「姓原的？他媽的，他在那裏？」葛孝麟及祝天雄同時叫了起來。

「呸！老娘又沒跟他，怎地知道？」冷桃仙盤起雙臂瞪了祝天雄一眼，「他有手有脚，愛去那裏便去那裏，老娘又不是他親娘，怎管得着他！」

葛孝麟忙道：「桃仙，現在可不是嘔氣的時候，當時到底是怎樣，你好歹也得說一說，這小子一天不死，俺一天便不能心安！」

冷桃仙好整以暇地睨了他一眼。「那小子眞的這般本事呀？把你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魔頭嚇成這個樣子！」

「你以爲俺愛窩在這個小鎭啊？他媽的！還不是讓這小子，迫得離開山東老巢的！」

「啊哈！原來如此！」冷桃仙淡淡地說：「他當時用刀子割掉老娘手脚的痲繩便叫老娘快跑，老娘便先走了，他走後頭，老娘怎能知道他去那裏！」

祝天雄道：「你要走？別笑死人啦？跑了，錢自個來找你？」

冷桃仙雙手在腰上一插，粗着喉管道：「老娘不走，不成留下來讓你折磨？我呸！你道老娘未見過驢屁股呀？你娘的皮，我呸！豬不像豬，狗不像狗的東西，癩蛤蟆也想吃天鵝肉，做你娘的春秋大夢，你要嘛，大可以找頭母狗來對着幹呀！」

這陣子話，像巨木般撞得祝天雄心頭發痛，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的，偷眼一瞧，那些大漢臉上的表情直叫人嘔氣，他惱羞成怒，伸手去抓冷桃仙的頭髮，冷桃仙偏身一閃，叱道：「好啊！你想大白日當衆幹呀！老娘可不是狗！」

這句話十分刻薄，祝天雄幾乎一口血噴了出來，葛孝麟心中暗暗好笑，却做好做歹地說：「你倆給俺靜一靜！現在是什麼時候啦？還打情罵俏的，趕緊把那姓原的小子搜出來才是正事！」

祝天雄心中更怒，暗罵道：「好呀，你這老甲蟲說俺打情罵俏，這不是直認俺是要當衆幹她娘的！哼哼！」

葛孝麟的話他的手下立即執行，他們首先在廂房裏搜查起來，不久便搜查到廚房，祝天雄看了一眼，連忙也跟着大漢們走進去。

葛孝麟向冷桃仙打了一個眼色，也跟着進去。

祝天雄看了那堆柴薪一眼，喝道：「把那堆柴薪拿開！」

那些大漢一手執着利器，另一手不斷把柴薪搬開，可是內裏空空如也，那裏有個人影？

一個大漢揭開鍋蓋看了一眼，又把它放下。

葛孝麟說：「把碗櫃打開！」

又有一個大漢把櫃門拉開來，同時退開一步，櫃裏擺放着不少碗碟，就是沒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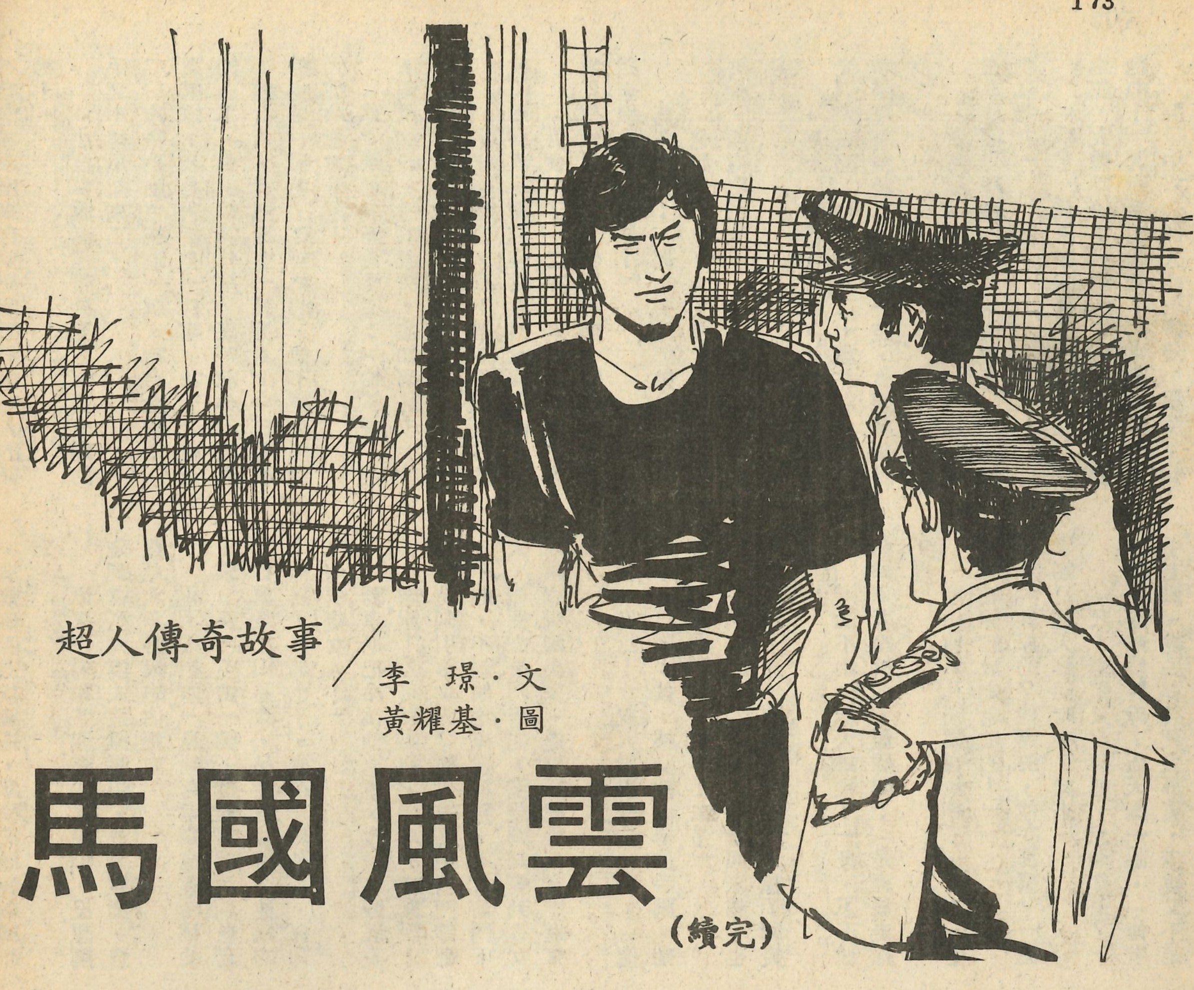
葛孝麟哼了一聲，轉身出去，却丢下一句話：「到內堂搜搜！」

原賜福是不是在廚房裏？不是！他正縮在灶膛裏，那爐灶十分巨大，加上灶膛寬闊，他運起內功，把骨頭縮了起來，便剛好能够藏得下了。

剛才那些大漢在他臉前走來走去，就是沒有人低頭看一看！這却使原賜福逃過一場災難。

腳步聲逐漸離去，可是原賜福心知這個人不但心腸兇狠，而且十分狡滑，所以還不敢貿貿然跑出來。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 ／ 李璟·文 黃耀基·圖

馬國風雲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超人帶泰萊警司和警方人員搜查聯誼會，而貴利集團的總部也是設在裏面，並暗中設置機關，經過一場驚險戰鬥，將機關一一攻破，捉到頭頭張大年，把貴利集團總部破獲，總算告一段落，根據搜出張大年放高利貸的賬冊，查出有些馬場中人向他借錢，與非法外圍馬的大鼻林有關，而賽馬公司當局曾暗中內部調查此事，故配合警方的搜查行動，由泰萊率領，包圍馬房一帶，由於灰馬之死與騎師朱尤德被殺，顯得事態不尋常，警方尚未找到幕後人，現在查出獸醫助手凌格住的宿舍內藏有一些興奮劑針藥，泰萊警司就跟着向他質問……

白馬顯靈性　超人建奇功

這時候，泰萊的助手已把獸醫金醫生找來。

泰萊出示搜出的針藥：「這是你們常用的嗎？」

金醫生只瞥了一眼：「不！這絕對是禁止使用的針藥，因爲馬匹如果注射過量的可卡因，會變成瘋狂狀態。所以我一向不批准使用。」

金醫生的助手凌格，至此無法不坦然供出：這批針藥並非他所有，只是他從一名馬伕那兒搜出的，那名馬伕叫王坤。他是一個冷門馬房的馬伕。該馬房的馬匹早已以「冷出熱倒」而聞名於一時。

泰萊警司對凌格的口供半信半疑。但凌格的上司金醫生却說：「凌格是外國人，他雖然間中也有下注，但很少與外界人仕接觸。由於言語隔膜啊！」

「他只要會講英語，就絕對不會言語隔膜。」泰萊警司說：「而且，我們在一名專放高利貸的頭頭那裏，找到他的名字。證明他借了人家不少錢。」

金醫生於是當場質問凌格，說道：「我想帮你，因爲我知道你在這裏無親無故，但是我要知道：你爲什麽要向外間擧債？凌格。」

凌格左思右想後，終於說出了一些內幕。

凌格因爲下注輸了不少錢，於是向一些騎師和馬房中人借貸。他當初以爲自己也是馬房中人，只要有貼士，幾乎十拿九穩，豈料賽馬場合，由於利之所在，明爭暗鬥，在所難免；甲集團要贏某一匹馬，但乙集團却要令該馬輸掉。說到底，一切爲了利之所在。

凌格就在如此這般的情況底下輸了不少錢，終於攪到債台高築，最後被迫向張大年借貸。

最近，由於賽馬公司當局懷疑有人整古作怪——做馬，所以他奉命明查暗訪，終於給他找到了王坤那裏去；他發覺王坤的房間內，有這一批針藥。本來他應該向賽馬公司高層擧報，然後轉向警方投訴的

，但是，他竟然把心一橫，用作要脅王坤的本錢。

凌格以爲如此一來，不但可以多了一條「財路」，還可以憑王坤所提供的「賽馬貼士」贏到一筆大錢，供他還債。正是一擧兩得，何樂而不爲？

泰萊警司等人聽了凌格的供述之後，不禁恍然大悟：「這麽說來，王坤就是做馬集團的內奸，專負責在馬房內向一些馬匹注射針藥的。」

凌格點點頭：「是的，王坤也承認，他曾替『灰鼠』那匹馬注射，可惜他不懂得控制份量，以至經常出了亂子；他還要我以後多多指導。但是，想不到你們已經找上門來……」

泰萊警司聽到這裏，立刻叫人到馬伕宿舍去找王坤。

但是，王坤竟然不在那裏。

超人當時也跟隨着泰萊警司的助手前往馬伕宿舍。當他們回程時，超人却在昏暗的環境底下，聽到一陣陣馬嘶聲；那好像是「白面書生」那匹白馬的叫聲。

於是超人立即走過去，靈機一觸就問「白面書生」：「你可知道有個叫王坤的馬伕？」

豈料那「白面書生」却對超人說道：「我招呼你過來，就是爲了要告訴你一件事。」

當時泰萊的助手等一班警探也跟了過來，看見超人嘰哩咕嚕的跟一匹白馬對話，差點兒還以爲他神經有毛病呢。但是，看超人的樣子那麽認眞，却又不似是開玩笑。各人惟有歎在一旁看下去。

原來「白面書生」告訴超人，這幾天以來，牠趁住踱步、散步、行沙圈等等活動的時候，有機會接觸其他同類，曾向牠們打聽過，知道有一名馬伕許多時替牠同類注射一些針藥，而且多在晚間進行。

「白面書生」又說：「不久之前，我才見那個叫王坤的人在那邊靜靜地撥電話到外面去約唔一個人，我彷彿聽到二十三號停車場……」

超人和各人望望走廊一角，那邊果然有具電話。更加相信「白面書生」的話。

助手立即向泰萊報告。泰萊警司聞訊，立即帶同超人等，趕往附近的二十三號停車場。

× × ×

大鼻林派了三名打手，其中一名叫林日昌的，身裁外形都與他差不多。他就利用林日昌冒充自己，到二十三號停車場去，引誘那「神秘客」出現。

至於大鼻林自己，則帶同神射手陳廷等人，乘汽車到二十三號停車場對面的一條天橋上面去，居高臨下，見機行事。必要時殺人滅口在所不惜。

二十三號停車場很接近賽馬公司，但晚間十分靜，所有車子都是天黑之前停入來的。

林日昌等三人故意駕駛大鼻林平日坐慣了的房車，進入二十三號停車場，依約到第二層去！

果然，當他們的車子剛停下來，就見到黑暗處有人影閃動，林日昌立即示意停車。

三個人先後落車。但對方揚聲叫道：「你們只可以一個人過來跟我談判，其他人回到車裏去。」

林日昌無可奈何，惟有叫二人返回車內，他自己則往前走。同時他又故意走得慢吞吞的，讓天橋上的狙擊手有所準備。

那人則閃閃縮縮的，躲於一條柱子背後。直至林日昌距離不足一丈時，那人才出現；他正是馬伕王坤。

由於林日昌背光而立，所以王坤看不見他的面部輪廓，以爲林日昌就是大鼻林，於是說道：「錢帶來了沒有？」

林日昌是大鼻林的兄弟，所以身裁，輪廓和聲綫都有幾分相似，林日昌裝腔道：「錢放在車子裏，我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王坤很狡猾，他顯然也知道現在面對的對手不是善類，故此一直閃閃縮縮的，不肯暴露於光綫底下，令到躲在天橋遠處的神射手陳廷，亦感到無從下手。

王坤道：「我們的事已被揭發，看來我非走不可。」

「怎麽會弄成這個樣子的？」林日昌問。

「獸醫的助手在一次突擊檢查中，發現了那些針藥，幸好我說服了他，只要有錢，暫時還可以掩得住他的咀巴。」王坤又說：「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很害怕。」

「事到如今，你害怕也無濟於事，」林日昌道：「你可否約那名獸醫助手出來跟我們談談？」

「他已將你交給我的部份針藥檢去，但我知道那傢伙很需要錢，不過，今晚警方可能有一次搜查行動，所以我非常担心，你最好先把錢交給我。」

「好吧，」林日昌做了一個手勢，向後面的車子裏的人示意道：「把錢帶過來吧！」

大鼻林派來這三個人很有默契，於是那輛車子又緩緩地開了過來，原來車子裏那二名打手又接到了新的訓令。

因爲大鼻林在遠處的天橋上眼看陳廷無法下殺手，於是透過無綫電通訊儀，下令停車場內的三名手下，就地動手把王坤殺死，以免留下後患！

由於林日昌身上帶有竊聽儀，所以，剛才他與王坤的談話，大鼻林早已聽得一清二楚，他決定殺人滅口。

那車子慢慢地駛過去，王坤也由暗處走了出來。

就在這刹那間，王坤突然感到不妙，他看見那車子的車窗有一隻手伸了出來，那隻手握有一支手槍，他不暇細想，立即俯身閃向一輛汽車的旁邊去！

「砰」的一聲！一枚子彈射空了。

最接近王坤的林日昌也知道計劃有變，立即衝向汽車與汽車之間的罅縫中，但是，說時遲，那時快，王坤已迅速由車子之間的罅縫中遁去。

車上二名大漢立即停車，同時透過無綫電通話機，讓大鼻林及時知道了這裏的情況。

大鼻林一邊透過通話機下令停車場內三名打手加緊追殺王坤，一邊與陳廷等人開車由天橋趕到二十三號停車場來，以便及時阻截住王坤。

王坤明知勢危，急急由梯間往下竄，

轉眼巳落到樓下，再衝出去就是大街，可惜這一區晚上很靜，車少人稀，王坤逃到街上時，背後又响起了一聲槍聲：「砰」的一聲，王坤終於倒臥街上，受傷呻吟！

王坤眼看這一次必死無疑，因爲那名持有手槍的打手，正連同林日昌等人，急衝到了跟前，那槍手正舉起手槍瞄準了王坤的頭部，那必然是致命的一槍！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砰！」的一聲！

傷倒在地上的王坤，聽到了槍聲之後，差點兒就昏了過去，但奇怪的是，他竟然見到那名槍手倒了下去！

那邊傳來人聲哄動，同時又傳出吆喝聲：「不要動，全部舉高雙手，我們是警方人員！」

原來是泰萊警司正帶同超人等，匆匆趕來！

他們離遠看見王坤勢危，一名警長首先開了一槍，及時解救了王坤，也把大鼻林的一名槍手擊倒地上。

那名警長槍法如神，那一槍竟射中那名槍手的手臂，令到他無法再握穩那支手槍。

泰萊警司等，一班人匆匆趕了過來，及時解救了王坤：他雖然傷重倒地，看來仍不致立即死去。

林日昌與另一名打手見狀，急忙轉過身去，覓路而逃，超人憑着他的飛行術，協助數名警探，急急追向街口那邊，一名打手突然手一揚，刀光一閃，一把利刀巳自那打手的腰間拔出，砍向超人。

超人因爲凌空飛行的關係，眨眼間巳截住林日昌和那名打手的去路，但他想不到對方出刀，急忙揚臂擋格，「錚」的一聲，利刀砍在超人的手臂上，竟然在黑夜之中冒出了一股火花來！

那大漢嚇得魂不附體，他簡直以爲自己見了鬼，立即棄刀而逃，可惜只逃得幾步，就被超人伸手抓住。

林日昌正想越過超人前面逃去，因爲數名警方人員正由後面急急趕到。却被超人一脚踢倒。

超人那一脚踢得又疾又勁，林日昌被踢個正着，立刻就像斷了綫的風箏一樣，跌向後面！不偏不倚，剛好落在數名警探的面前，他也還未痛得完，巳被一名探員加上了手鐐。

正當這邊亂作一團之際，那邊本來有一輛車子正匆匆沿住天橋駛下來。車子裏載住大鼻林和陳廷等人，他們本來想趕來兜截王坤的，但離遠看見大隊警方人員出現，立即掉頭逃去。

然而這一切，超人和泰萊警司他們根本無法分心，自然也沒有留意到。

一輛救傷十字車應召而來，將王坤趕緊送往醫院救治。爲了套取王坤的口供，泰萊警司除了派人沿途保護王坤之外，十字車裏亦有警方人員向王坤問口供。以防王坤萬一傷重死去，亦有所依據。

另一方面，泰萊警司和超人等，亦憑着林日昌等人的口供，通知總部，派出了大批警方人員，包圍大鼻林的非法外圍總部。

本來非常沉寂的街道，利那間變得熱鬧非常。

警方迅速將那兒一帶街道包圍，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封鎖行動！

泰萊警司和超人等，一干人首先衝進那幢大厦去！

在此之前超人曾經到過這裏，自然亦知道大鼻林那個外圍馬總部之所在，所以在超人的引領下，泰萊警司等人的車子首先進入大厦底層的停車場去。

超人記得這兒有一部升降機可以直達外圍總部，所以各人落車後，紛紛衝到升降機門口！

但是，那兒錶板上似乎有些古怪。

這部升降機本來就是外圍總部專用的，現在那錶板上竟然沒有任何顯示，就好像停了電一樣。

超人情急之下，就想用手將升降機的門分開。泰萊警司立刻制止了他：「別這樣做，他們分明把總掣關掉了，你跟我過來！」

升降機的錶板指示燈號全部熄掉，要不是壞了，就是有人把總掣關上。無論如何，泰萊警司也不希望超人冒險，萬一因洩電而爆炸，後果就不堪想像。

現在警方人員在泰萊警司的指揮下，紛紛利用大厦正門的幾部升降機登樓，但是，當警方人員進入那幾部升降機時，却又呆住了，原來那幾部升降機只可以上其他各樓，就是不停外圍總部那一層。

升降機一升一降，以及預定可以停留的高度，層數……等等，均可由保養公司的工程人員預先調較好的。因此警方人員不難想像到，大鼻林等人可能早巳料到有這麽一日——萬一警方前來搜查時，他們可以控制一切，所以他們只讓唯一的一部升降機——也就是停車場直通那一部，登上他們的總部。

現在出了事，他們也只須關上那部升降機的總掣，警方人員就無法上去！——最低限度這是他們的用心。

不過，警方人員也不是傻瓜，他們分別利用那正門的幾部升降機登上最高的三十樓去，因爲那幾部升降機的錶板上，顯示燈號只有三十樓，三十一樓以上就沒有，然而這層大厦却有三十三層的。

根據超人記憶所及，大鼻林的外圍總部就在這幢大厦的三十三樓，也就是最頂一層，他却未想到原來三十一和三十二樓亦有可能是他們的巢穴，否則，爲什麽現在就沒有升降機可以上到三十一和三十二兩層。

警方人員登上了三十樓之後，推開防火門，由樓梯登上，但是，三十一樓的防火門却巳被人反鎖——這是違反防火條例的。

警方人員一邊敲門，一邊提出警告：「我們是警方人員，如果你們再不開門，將被加控阻差辦公罪名！」

但是，在防火大門的另一邊，全無反應！

一名在場的警官下令各人退後，然後朝準那防火門的門鎖開了一槍。

防火門表面看上去是木製的，門鎖雖然是鐵的，但是只要毁了門鎖四周，門即可打開。

「砰！砰！砰！」那名警官又再連開三槍。

那門鎖果然被轟爛了。

數名警探合力一撞，「隆」然一聲，防火門應聲而開，但是，在場的警探却又呆住了一陣！

因爲那扇木門被推開之後，出現在後面的，是另一度鋼門——從那閃閃生光的外形看，就知道那是不銹鋼鑄造的，而不是一般鐵門。

那名警官又急又氣，呱呱叫道：「這是住宅樓宇，公衆地方怎可以這麽樣。」

他一邊叫身邊的探員利用手頭上的無綫電通話機通知下面：召來消防人員，叫他們帶燒焊器和斧頭等工具前來！

一邊又將這兒所遇到的事，透道無綫電通話機告訴泰萊警司他們。

當時泰萊警司正在大厦外面翹首上望，只見大厦最高那三層顯得一片漆黑，其他各層反而有不少窗戶有燈光透出，因爲這一帶的住戶，都被吵醒了。

泰萊警司一邊示意超人凌空飛上去，一邊利用擴音器勸諭居民們關上窗門，切勿探首外望，因爲警方隨時可能與大鼻林的手下發生衝突。

超人飛上三十三樓窗外，發覺那兒並非熄燈，只是窗戶緊閉之外，裏面也落了厚簾而巳。

超人身邊帶有一具無綫電通話機，他將目睹的情形告訴泰萊警司。

泰萊對超人說：「三十一和三十二樓也是他們的，你四周巡視，看看有沒有可乘之機？」

超人於是環繞着大厦四周飛了一次，只見那三層樓宇情況完全一樣：閉上了窗門，落了厚簾，超人根本無法知道屋內的情形。

超人靈機一觸，飛上天台。

只見天台上面也是一片黑暗，超人試行降落，脚底下却接觸到一些東西，看清楚，竟然是鐵蒺藜。還好超人具有刀槍不入的肌膚，否則一定會弄傷。

超人再飛近天台門口，發覺那兒亦重門深鎖。

超人有如狗咬龜一樣，無從下手，無可奈何的情況底下，他惟有降落地面，與泰萊警司他們共商對策。

一陣陣警號聲自街口傳來，原來消防車正急急應召而來，他們不但駛來了「長臂猿式」的雲梯救火車，也帶了燒焊器。

警方立即部署一次硬攻！

就在這時候，却有個警告電話打到警局裏去。

那個電話分明是由外圍的總部打出來的。

那男子很認眞地說：「叫所有警方人員撤退，切不可硬攻，因爲我們那些鋼門，都透上高電壓，隨時會發生爆炸，勿謂言之不先！」

警方接得是項警告後，立即知會泰萊警司他們。

泰萊警司聞訊也眞的吃了一驚。

事實上那幢高達三十三層高的大厦，除了最高三層被大鼻林他們利用作爲外圍總部外，以下三十層還有其他住戶以及商業單位的，萬一眞的發生爆炸的話，那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因此，泰萊警司立即下令，暫時停止進攻！

本來大批警方人員以及消防人員巳作好了準備，超人亦在旁候命，然而現在，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超人從泰萊警司口中明白了關鍵所在，也感到十分爲難。他再度升空，飛到三十一，三十二和三十三等三層樓宇四周巡視了一遍。

大鼻林這傢伙可能早巳料到會有今日，所以才會把他的非法外圍總部造成這麽穩固，那三層樓四周密不透風，窗門固然閉上了，裏面也落下了厚厚的窗簾，故此超人在四週巡視想了解一下裏面的情形也不可能。

但是百密總難免會有一疏的，所以超人靈機一觸，立刻就降囘地面去，把他的構思告知泰萊警司。

泰萊警司聽了，也認爲妙計。

於是大批軍裝警員、便衣警探以及消防人員等等，又奉命重新部署！

與此同時，警方一邊用電話與外圍總部連絡，只要求他們交出大鼻林，另一方面則分別派人通知隣近住戶們，緊閉窗戶，切勿外出，以免受池魚之殃！

原來超人在巡視外圍總部那三層樓宇時，終於也給他發現了一處破綻——那就是每層樓宇都有通風窗，這些窗口都裝有一把抽氣扇，三層樓宇，最少有十多個類似的小窗口。

大鼻林把那三層樓宇都佈置得十分穩固，連空氣調節也是用中央系統，所以，除了那些小窗口裝了抽氣扇之外，想找一個裝有冷氣機的窗口也難。

超人就是悄悄挾帶了一批催淚彈上去，飛到那些小窗口外面，偷偷將抽氣扇弄毁——以超人的飛天本領和氣力，要把小小的抽氣扇弄毁，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所以很快他巳先後弄毁十多副抽氣扇，逐一將催淚彈由那些小窗塞入去！

利那之間，屋內催淚氣體的烟霧瀰漫，令到大鼻林那班手下一時之間也措手不及，嗆咳連連，眼淚鼻涕齊流，室內的秩序亦爲之大亂！

泰萊看見時機巳經成熟，再度下令進攻。

超人的辦法果然非常收效，屋內的人紛紛被迫打開窗戶，因爲超人由抽氣窗投入去的催淚氣體十分濃烈，有些人更奔出戶外，甚至走上天台去。

泰萊警司早巳料到會有此一着，一批戴上了防毒面具的警員，首先在消防車雲梯的協助下，由窗口入屋，超人則由天台進入，他們紛紛將各層樓的大門打開。

大批警方人員攻入屋內，大鼻林的手下因爲受到催淚彈的攻擊，自顧不暇，當然不可能反抗，至此大局巳定。

大鼻林的手下紛紛落網，警万迅速控制了現場，屋內的歹徒幾乎一個也沒有走脫。

非法外圍總部裏面的設備極之現代化，就是那套電腦計算機巳看得警万人員呆住了。

從搜出的賬册看，非法外圍收受的注碼，動輒下注數十萬元的爲數也有不少，此等大戶甚至下注數以百萬計，比起賽馬公司的彩池更加驚人。

然而馬迷下注賽馬公司的彩池，隨時會影响賠率，但是下注非法外圍可不同了，除非他們自己也將部份注碼投入賽馬公司的彩池，否則賠率絕對不受影响。

也就是說，賽馬公司彩池顯示出某一匹馬一賠十的，大戶下注於非法外圍，如果贏了，一萬元仍可得十萬元，再減去折扣，所得就不祇這個數目了。因此也難怪大鼻林這檔非法外圍的業務發展得如此迅速。

警方控制了現場後，將被捕的人逐一辨認，竟然發覺少了三名主要人物，他們就是大鼻林，師爺金和陳廷。

泰萊警司早已查出大鼻林有二個精明的手下，一個是智囊師爺金，另一個是神射手陳廷。

至此，警方惟有從落網歹徒的口中，採取口供，但是，他們都不知道大鼻林等人的下落，不過較早時，大鼻林曾親自有過電話給他們，指示他們固守，若無法支持下去的話，就將若干重要的文件，證據等等，一併燒掉。

但是，超人突然以催淚彈投入，當堂令到所有的人在嗆咳與涕淚交流中，不知如何是好，那裏還來得及燒燬文件呢？所以警方仍然搜出不少有關大鼻林的犯罪證據。

儘管如此，警方仍然無法知道大鼻林等人的下落，惟有立即下令公開通緝他們歸案。

另一方面，正接受急救中的馬伕王坤，除了供述接受大鼻林的收買之外，還供出若干馬房中以及騎師的名字，他們都是大鼻林用金錢去收買的人。

換句話說，大鼻林組織這個非法外圍馬的檔口，除了接受外圍馬迷的大量投注外，還用金錢收買有關人等，控制賽馬的結果，以便達到他主持下的外圍公司「穩勝」的目的。

警方就憑着王坤口中供出的一份名單，去找那些馬房中人以及騎師們，希望能找到大鼻林。

泰萊警司率領着超人等，回到警局裏，審閱過王坤的口供之後，覺得大鼻林可能是罪魁，因為一連串的命案，包抱馬伕何樂死得不明不白，地盤管工劉志祥，醉貓文以及騎師胡明，范通和朱尤德等等。看來可能都跟非法外圍多多少少扯上了一些關係。

泰萊警司跑到局長辦公室去，潘德保知道他已破了大鼻林的外圍總部，大加讚賞。

但是泰萊却一本正經的對他說：「有件事你可能不高興，我們可能要搜查賽馬公司總辦事處。」

局長一怔：「你這是什麼意思？」他想了一想，又問：「難道事件會牽涉到他們身上。」

泰萊道：「從受傷馬伕王坤口中，我發覺這個外圍馬集團牽涉甚廣，除了馬伕、騎師之外，還有若干賽馬公司的高級職員也有可疑之處。」

局長道：「有件事我要提醒你，就是賽馬公司的股東們都是有地位的富貴人物，我知道你個性，你盡可能不要給我惹上麻煩。」

泰萊警司笑了笑：「我覺得，我只是一名法律的執行者，什麼名譽、地位，我覺得在法律面前，都應該一視同仁，也就說：在沒有足夠證據之前，我決不會輕舉妄動，現在王坤既然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我立刻就會申請手令，去搜查若干高級職員的辦公室以及他們的住宅。如有可疑，我還會申請調查他們銀行的保險箱和戶口。但是，在未採取行動之前，我必須先向你請示，以及聽取你的意見。」

「你辦事一向公正，我當然信得過你，問題是切勿過火。」局長又說：「據我所知，賽馬公司有許多高級職員是他們向外地用合約方式聘請回來的，如果證據確鑿，對我們警方的聲譽，自然大增，相反，萬一找不到足夠證據，我們一定麻煩多多，我並非怕麻煩，而是本市那些有錢人都喜歡裝腔作勢，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總愛製造輿論，例如指我們警方越權等等。」

「我已非常了解你的心意的，」泰萊警司衷心地說道：「我會小心從事的，局長。」

退出了局長辦公室之後，泰萊警司又召來助手們，吩咐他們漏夜去找一位法官，申請搜查手令。這對泰萊警司這一組人來說，已是十分難得了，在此之前，泰萊警司每要做一件事，往往不計後果，亦未必如此循規蹈矩的去申請什麼手令，而是做了再說。

但這一次，由於局長衷心地把他本身的處境和困難說出，令到泰萊警司也不得不尊重一下局長的意見。

泰萊警司為了乘勝進擊，又召集一班心腹手下，漏夜舉行一次緊急會議，以便決定行事的步驟，豈料各人齊集之後，獨是少了超人，他不知道去了何處。

原來超人正獨個兒靜悄悄的，去了馬房。

馬房一向守衛森嚴，但是超人的飛行術，經常可以瞞過警衛，因為他可以由偏僻的牆頭，飛進裏面去。

超人到馬房來的目的，便是為了找那匹通靈的白馬「白面書生」，因為他覺得一連串的事情，似乎有許多令人難明究竟的。

他找「白面書生」，是因為他是一匹通靈的馬，而且，經常在馬房裏，可能知得較多。

超人來到馬房附近，繞到一處不為人注意的牆角，摸黑飛上了天空，越過了牆頭之後，就降落馬房之內。

時已深夜，四處一片沉寂。

超人知道那些走廊之上，有監視性的秘路電視，所以先設法將它轉移方向，目的就是要守衛人員見不到他。

超人避過秘路電視的視綫，飛到走廊的天花板底下，將電視鏡頭扭歪，讓它向着另一列馬匹，然後超人才走到白馬——「白面書生」的面前去。

「白面書生」出奇地問：「怎麼你這樣深夜還來找我？可不是出了亂子吧？」

超人道：「首先多謝你的提供，令我找到那名馬伕王坤，雖然他受了傷，但他却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綫索，現在我又有事求求你。」

「什麼事？先要看看我是否能夠做得到。」

「據我估計，古惑馬集團，規模龐大，我相信一定不祇一個王坤吧？」超人道：「我懷疑仍有其他人。」

「當然，例如王坤三更半夜起來，替我們的同類注射針藥，那些秘路電視一定可以見到，所以你亦可以想像得到，警衛人員一定與他們串同。」白馬又說：「事實上，我就見到一名警衛在這兒附近追過王坤討錢。因為王坤是非法集團一名頭目，他代表幕後人以金錢收買這裏面好一些人。」

「王坤見的警衛叫什麼名字，你可知道？」

「我不清楚，反正所有警衛人員所穿的制服都是一樣的。我又聽不到他們叫名字。」

超人正想問下去，突然之間，有人吆喝一聲道：「不要動，乖乖的舉高你的雙手！」

超人事前並未聽到任何步聲，所以十分驚奇。

他只好舉起雙手，看看來者是誰。

那是二名持槍的警衛人員：「你是什麼人，怎麼可以跑到這裏面來呢？」

超人笑道：「我由正門入來，是你們上司批准的。」

「胡說八道，我們見也未見過你，」一名警衛說道：「把我們的秘路電視鏡頭弄歪了的，可是你？」

超人聳聳肩，道：「我那有這麼高呢？是你們自己糊塗而已，不關我事啊！」

超人儘管諸多辯駁，但另一名曾經見過他的警衛人員却說道：「哼！這小子我倒認得他，每次有他出現，我們的秘路電視傳眞系統就出毛病。」

於是那名手持鳥槍的警衛，立即將長槍舉起，指住超人：「小子，舉高你的雙手啊！」

超人原本已把雙手高舉，後來雙方在交談中，他又不知不覺地把雙手放下了，現在被那名警衛一喝，超人乘勢伸手向前，含笑盈盈地說：「你最好冷靜一些聽我說啊，我知道你們這類人只是咀搏胆，槍法一年也沒有練上一次，萬一錯手殺不死我，而射殺了一匹數十萬元身價的馬匹，嘿嘿！我拍就算你的上司放過你，馬主也不會放過你！」

他說話時，又順手將警衛手中的長槍一撥，令到槍管不再指住目己，豈料如此一來，更加觸怒了那名手持長槍的警衛人員，他立即扳動機掣！

「砰！」的一聲！

只見一股火花冒起，馬房中立刻引起一陣哄動，馬兒紛紛嘶叫起來，同時亦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然而那一聲槍响，並未令到超人受傷，反而造成了一種令人絕難想像得到的後果，首先看見持槍的警衛人員往後倒跌下去，長槍棄於地上。

然後又見那馬槽中的白馬「白面書生」倒在地上。

另一名警衛人員見狀大驚失色。

但是當他回頭一看，竟然不見了超人，又是一陣愕然！

馬房中人聞聲紛紛趕來查看，他們並不緊張那名倒在地上的警衛人員，反而急急跨越了馬槽中去，查看「白面書生」的傷勢，這情形令到另一名未受傷的警衛人員十分反感，他非常生氣地呱呱叫道：「你們有沒有攪錯？快些過來救救亞范啊，怎麼你們却只理會那些畜牲？」

一名馬伕領班含怒地瞪了他一眼：「他媽的，你們是什麼東西，月薪只不過千餘元而已，你可知道一匹馬的身價值幾多，這匹『白面書生』目前身價超過百萬元，單是養馬費每月也要數千元，這數目比你們貴了不知多少倍，嘿，你們竟敢開槍，現在我要報警才是眞的！」

那名警衛員欲辯無從，因為他當時已找不到超人的影子，就算講什麼也沒用。

事情迅速驚動賽馬公司更高級的職員，一名叫羅渣氏的副總理最先趕到現場，見狀亦大感震怒，他狠狠地沉聲對那名警衛人員道：「范新權，你眞有種的啊，你上次開槍射殺『灰鼠』，今次又殺死了『白面書生』，上次我還可以勉強交代過去，今次你叫我如何交代？」

豈料那名傷得莫名其妙的警衛人員却說道：「波士，你可知道剛才有個什麼人偷進來？他正是那姓章的小子。」

羅渣氏怔了一怔，急忙過去拾起那支鳥槍一看，只見槍管的尖端處已被揑成一團，他才恍然大悟。

「又是他！」羅渣氏面色一沉，對那

警衛道：「你可知道他是誰？他就是超人啊！」

「超人？嗯——」那警衛人員也怔怔地呆住了，好一會兒他才說道：「他闖入來，分明是想再找到一些有關非法外圍的證據。」

羅渣氏道：「警方已破獲大鼻林的外圍總部，我担心他們入來這裏，並非如此簡單。」

「難道是——」那警衛欲言又止地怔了一怔。

羅渣氏低聲警告道：「我們已有了替死鬼，你切莫再惹起別人的懷疑……」

羅渣氏正要說下去，獸醫却由那邊走了過來。

獸醫看見「白面書生」倒在地上，忍不住問道：「怎麽會弄成這樣子的？」

羅渣氏代警衛人員解釋：「有個可疑人物混了入來，警衛人員被迫開了一槍，但是——」

羅渣氏把那支鳥槍檢起來，讓獸醫看看。

獸醫看看那支被人將槍管弄作一團的鳥槍，又看看倒臥地上的一匹白馬，訥訥地說：「這……這到底又是怎麽一回事？奇怪？」

羅渣氏道：「是的，我也覺得奇怪，這匹馬可能心臟病突發，所以槍聲一响，牠當堂被嚇死而已，因爲我發覺槍腔中的子彈並未射出，因此後撞力無形中加強，令到持槍的警衛反而跌倒地上。」

獸醫過去仔細檢查「白面書生」，羅渣氏和警衛人員亦在旁協助。「白面書生」，羅」動也不動的倒臥地上。

獸醫感到奇怪：「牠仍活看，根本我看不出牠有事呢？……」豈料話未說完，喲」的一聲，一名警衛人員突然跌倒出丈外。

在這刹那間，獸醫和羅渣氏都嚇了一跳，急急避過一旁，因爲他們都可以清楚見到，那名警衛人員剛才是給「白面書生」一脚踢倒的！

原來這匹白馬只是裝死而已。

「白面書生」像一個頑皮成性的小孩子，迅速自地上站立起來，嘶叫了幾聲！……當牠張咀露齒時，就像頑童裂唇而笑一樣，令到獸醫和羅渣氏他們都爲之啼笑皆非，所有人都不敢再去接近牠！

羅渣氏乘機對獸醫道：「洛醫生，你還記得『灰鼠事件』麽？我看，這匹馬的情形，亦與『灰鼠』發作之前的情形差不多，所以，我們不如趁住牠未闖出大禍之前，將牠人道毁滅吧。」

「不，」獸醫道：「從剛才的情形看，這匹白馬似乎很有靈性，否則，牠不會裝死的，你們在這兒等我片刻！」

獸醫說着，轉身走向他的辦公室去了，羅渣氏趁此機會向一名警衛人員低說：「給牠注射一針。」

那名警衛員低首反問羅渣氏：「是不是給『白面書生』注射毒針？」

「不！」羅渣氏一邊瞪住走廊那邊，一邊說道：「給牠注射興奮劑，讓他發狂。好讓我們有個藉口殺牠。」

警衛員於是立即探手口袋裏，摸出了一盒子針藥，羅渣氏則監視着走廊那邊，因爲獸醫隨時都會折回來的。看來獸醫只是返回他的辦公室去取一些儀器。

警衛員拿着針藥，就想走進那馬槽中去！

豈料「白面書生」這匹白馬本來就有靈性，剛才羅渣氏和警衛員的一番說話牠早已聽到了，所以一看見那名警衛員入來，立即「起擒」——只是牠一對前蹄突然高擧，那名警衛員因爲剛進了馬槽，後退不及，當堂被「白面書生」踏至重傷！

羅渣氏只聽到一聲慘叫，回頭一看，那名警衛員倒在地上呻吟不已！

羅渣氏不急於救人，反而揚聲叫了進去，招呼另一名正持槍走過來的警衛員。

因爲羅渣氏的目的，就是要藉故殺死「白面書生」，既然白馬首先行兇，這正是最好的藉口。所以情急之下，他也沒有再理會馬槽內的受傷警衛員。

其實馬槽內的警衛員處境萬二分危險，只要「白面書生」再踏他一脚，他必死無疑。

羅渣氏爲什麽這樣情急？

一方面因爲是由於他担心獸醫即將回到現場來，但更重要的，還是獸醫剛才那一句話：「這匹白馬可能有靈性！」彷彿提醒了羅渣氏！

原來上次超人闖入來，把秘路電視鏡頭扭歪的地方也是在這裏，當時警衛人員已覺得奇怪，曾將此事告知羅渣氏。因爲羅渣氏暗地裏是另一個賭馬、做馬集團的頭頭，那班警衛員全是他秘密操縱的手下。最近有一次「白面書生」表面裝死，結果牠却跑得生龍活虎的，令到羅渣氏這個集團輸了一筆大錢。

剛才聽到獸醫說這匹白馬可能有靈性，再想想超人又不是一般人類，他心裏就暗自吃驚起來。爲了「先下手爲強」，所以他趁住獸醫未回到現場來之前，先把「白面書生」殺死。

那名持槍警衛人員走過來，聽了羅渣氏的吩咐之後，立刻擧槍瞄準馬槽內的「白面書生」！

眼看「白面書生」就要死得不明不白。驀地一條人影自天而降，「砰」的一聲，震耳欲聾，但子彈只射向天花板，聲震馬廐，嚇得所有馬匹又爲之驚嘶不已！「白面書生」反而顯得冷靜，因爲出現在牠面前的並非別人，正是超人！

獸醫和其他人聞聲紛紛趕來！

那名警衛員的鳥槍被超人用手托起，所以子彈射上了天花板去了。當他想再開第二槍的時候，却給超人揮拳痛毆，跌出丈外。長槍反而落在超人的手上。

羅渣氏眼見勢色不對，急急地想走，却被超人一聲吆喝：「站住！再走我就開槍！」

羅渣氏回頭一看，只見超人這一次沒有把槍管弄毁，也沒有飛過來攔截他，只用那支鳥槍指住他，他惟有站住。

超人剛才趁住暫時避開的時間，跑去致電警方，所以泰萊警司此刻亦已帶同助手以及大批警方人員趕來現場。

泰萊警司正要找超人召開緊急會議，想不到他竟然已經見諸於行動，又找到了新的綫索。

羅渣氏諸多辯護：「我以爲他是歹徒

！」他指住超人，「想不到他是你的人。」羅渣氏對泰萊警司示意着說，一邊又陪上了笑臉：「其實我正在這裏調查事件的始末，你們來得正好啊！」

超人說道：「剛才你和警衛們談些什麽？」

羅渣氏仍待辯駁，却給超人從馬槽內一名重傷的警衛員的手上，取出了一些針藥。

那名警衛員正是給「白面書生」踏至重傷的，因爲他奉了羅渣氏之命，想將一種興奮劑注射到「白面書生」的體內，讓牠顛狂亂撞，然後才有個藉口把牠「槍斃」。却想不到「白面書生」原來是一匹有靈性的白馬，不但聽出了羅渣氏的陰謀，還會自衛。

儘管如此，羅渣氏仍不知機，以爲「白面書生」只不過是一匹馬兒，又不會說話。所以仍然狡辯一番：「我以爲他要替馬兒注射鎭定劑，所以未加阻止，此事絕對與我無關啊！」他向各人解釋。

但是獸醫很生氣：「你明知他只是警衛員，又不是我的助手，怎麽可以讓他亂來？」

羅渣氏無言以對。

那一邊，超人已進入馬槽之內，正與馬兒「白面書生」喁喁細語。在場的人都不知道「白面書生」這匹馬會聽得懂人語，而且還非常有靈性。

直至超人隔住馬槽，將「白面書生」的所見所聞，轉述給泰萊警司他們聽，羅渣氏才知道破綻盡露。

羅渣氏本來對剛才的情形已經無法自圓其說，現在更加啞口無言。

泰萊警司鑑貌辨色，已心中有數，示意助手採取行動，警誡後隨即將他逮捕。

羅渣氏是副經理，屬於「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高級職員，所以上次警方大搜索時，並未搜到他的宿舍。但經此一役後，泰萊警司立即將羅渣氏的住所，作了一次徹底的搜查。竟然找到不少賬目以及名單，警方就根據這批名單，漏夜拉人。

那批名單之中，有不少是現職的馬房中人，包括練馬師、騎師、馬夫以及警衛人員等等。朱尤德雖然已死得不明不白，但他的大名亦赫然在名單中。

不過最奇怪的，還是一本名册的影印本。

泰萊警司當面質問羅渣氏。

羅渣氏當初支吾以對，但是泰萊警司警告他：「大鼻林已令我們疲於奔命，希望你好好的合作，以便節省我們警万的人力，這樣你還有希望獲得法官的同情，獲至輕判。否則，我會告你多幾條罪名。」

羅渣氏深思熟慮之後，終於也因爲眼看大勢已去，而改變初衷，對泰萊道：「不怕坦白對你說，馬塲中，我們的勢力與大鼻林可以稱得上半斤八両！他用黑社會做骨幹，以金錢收買有關人等，目的自然是爲了控制賽事，但是，我們却近水樓台先得月，和一班圈內人所組織的勢力也相當大。」

泰萊道：「你們也經營外圍？」

「不！我們主要組織大集團去下注，而且花式很多。例如我們間中爲了搏好分，也會派橫手去向大鼻林那邊下注。」羅渣氏又指住那本影印名册：「這是大鼻林送來的，他知道自己已經完了，將這些客戶讓給我們。其實我們也有些大戶客，但我們有辦法令他們永遠也贏不到大錢。」

「換句話說：你們是兩個不同的做馬集團？」泰萊又問：「那麽，朱尤德是誰的人？」

「表面是給大鼻林收買了，其實也是我們大集團的股東。大鼻林以爲他存心出賣他，所以派人把他殺了。」羅渣氏又說：「馬佚何樂以及騎師胡明等等，全是林氏兄弟所殺。他們除了大洒金錢之外，還企圖用恐怖手段令被收買的人慴服。直至到現在他才無可奈何，甘願把原日的客戶讓給我們，他準備明天收了錢就帶同幾個心腹，逃到隣埠去。」

泰萊急忙問他道：「大鼻林現在何處呢？」

「我不清楚。」羅渣氏說：「不過我有他的電話號碼。因爲較早時，他派了一名見習騎師把影印名册帶來，叫我用電話與他聯絡。」

泰萊急忙把那電話號碼拿到電話局去查，一邊調動大批人手前往包圍；另一方面亦根據羅渣氏的名册和口供捕人。結果，大鼻林等人終告落網，也承認了主謀殺人罪。由於此案牽涉太大，當地的賽馬公司終於亦被迫停業矣！

（完）

▲後話▼「馬國風雲」只是一個成年人的童話故事，而且全文純屬虛構。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賭博只可當作一種娛樂，切勿認眞。

司馬洛傳奇故事

賣人頭

馮　嘉・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君哲帶波比到藏肉參之處，見有兩具死屍被人槍殺，花園內巳無人把守，波比慶幸將妹妹救出，而集中精神去對付白鷹了，司馬洛也將老虎山調查的結果，根據洪小瑛翻譯的話，先用無綫電向總部報告，然後和她坐車子回來，在市區一間百貨公司停下來，洪小瑛借故買女人要用的東西，入去公司就遁走了，司馬洛只好一個人回去，到醫院探望劉藝，並將洪小瑛與山胞的談話錄音叫劉藝再譯一遍：其他情節符合，只是將殺黑鷹的槍手形容爲單眼瘦長人說謊了，司馬洛知道她一定是去會見這槍手——愛廸。

衷誠合作　對付强敵

「是的，」愛迪說，「我不喜歡人家用這種手段做事，而且當然，波比之受白鷹威脅，白鷹就多了一個威脅他的敵人，這對我也是有利的，這是更重要的理由，所以，你不要當我做這件事情是爲了一個高貴的動機的！」

洪小瑛微笑：「你這個人有一個可愛的地方，就是永遠都是那麼謙虛的！」

「可愛？」愛迪取出一隻烟斗來，放入烟絲燃點上了，把它抽吸起來，他是一個吸烟斗的人，「我不知道我還有可愛的地万！」

「你現在做了的這幾件事情，就都是很可愛的！」洪小瑛說。

愛迪抽吸着他那隻烟斗，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沉默着。一個男人拿着烟斗，在通常的情形之下，外表就會顯得很斯文，因此看來一點都不像是一個隨時可以取人性命的神槍手。過了一會，他說：「似乎應該是我問你，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暫時我祇有跟着你了。」洪小瑛說道。

愛迪猛的轉過身來說：「你不能跟着我！」

「這是無可奈何的，」洪小瑛說，「我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我擺脫他們逃掉，都是爲你守秘密而已，假如你不收留我，我就會落在司馬洛他們的手中，那時你的秘密就也守不住了！」

「但這也不是長遠之計！」愛迪說。

「起碼等到把白鷹的問題解決了之後再徐圖後計吧！」洪小瑛說。

「我還是不認爲這是一個好王意！」愛迪說。

「愛廸！」洪小瑛說，「爲什麼你不要我呢？」

「我的理由我早巳對你講過，」愛迪說，「你也應該明白的！」

「是不是因爲黑鷹沾污過我——」洪小瑛嗚咽着說。

愛迪馬上一跳過來，捉着她的肩，把她按着：「不要這樣說！你也知道——那件事不是你的錯！」

「那你要我走，還是讓我留下來呢？」洪小瑛問。

「你留下來吧。」愛迪顯然是相當煩惱地長嘆一聲，「在目前，你也實在是沒有什麼地方好去的。」

「你不會嫌我？」洪小瑛又問。

「不會！」愛迪肯定地搖着頭。

「那麼我睡在什麼地万呢？」洪小瑛問。

「裏面——」愛迪說，「左手邊的房間是我的，右手邊還有另一間空房間。你要什麼被褥衣服，你就到我的房間去拿好了！」

「我現在也不是馬上就需要睡覺，」洪小瑛說，「我看我是可以先去洗一個澡的！」

「很好，」愛迪說：「你要不要吃點東西？」

「你要給我吃嗎？」洪小瑛問。

「呃——」愛迪顯得頗有點難爲情地說，「我的意思是，由你來動手最好，廚房裏有吃的東西，我來弄的話，就祇是能够塡飽肚子吧了，講到味道，則是差得很了！」

「很好，」洪小瑛說，「就讓我來動手好了！」

她進裏面去了，愛迪一直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面吸着他的烟斗，他聽見洪小瑛在廚房中走來走去，後來又聽見她進入浴室。

再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洪小瑛就出來了。比她先出來的是一陣食物的香氣。顯然她是利用時間，先把吃的東西煮着然後進去洗澡，洗過了澡之後出來，就可以吃了。大多數女孩子都是懂得下廚的，起碼比男人懂得多一些，因此食物經過了她的手，味道自然也是好得多的。

氣味好聞之外，並且也好看。好看的乃是人。愛迪發呆地看着她。洪小瑛現在已經換上了睡衣，但是因爲她自己沒有帶睡衣來，所以她就是披上了一件愛迪的睡衣，而要的祇是上截，下截則露出光光的腿，脚也是赤着的。愛迪不是一個高大的人，祇是比洪小瑛略高一些，因此他的睡衣穿在洪小瑛的身上也是並不太長的，祇是略爲遮過了大腿的盡頭，更加使人奇怪她在那下面有沒有穿着內褲。

他相信是有的，不過，這樣還是惹人遐思。

「你怎麼了？」洪小瑛說着，「快吃呀！」

他們坐下來一起吃東西，坐下來之後愛迪就可以看到洪小瑛果然是有穿內褲的，那是一條黑色的內褲，他覺得她這打扮實在很影响他的心理，不過他是男人，他是不方便提出抗議的。

他們吃着，一直在沉默中。是愛迪找不到話題，洪小瑛要講話的話，是有很多話可以講的，因爲她本來就是一個口齒伶俐的人。不過她却選擇不做聲，那似乎是因爲她正在讓她的魅力有機會充份地發散。女性的魅力，在沉默之中會更爲有效。

愛迪終於說：「那個黑鷹——他待你很差嗎？」

「還是不要提了！」洪小瑛說，「而且，反正你也是已經替我把他殺掉了！」

愛迪又沉默了一會，然後再說道：「這個司馬洛呢？我相信他待你會是很好的吧？」

「他是待我很好的。」洪小瑛說。她當然不會把她與司馬洛之間的關係講出來。這種事情她是不會對任何人講的，特別是對愛迪這個男人，她更不會講。

「我聽說他是一個好人。」愛迪說。

「他是一個好人。」洪小瑛說。

「那你爲什麼要爲我遮瞞呢？」愛迪問，雖然在意亂情迷之中，他還是能够保性，那是持着一定的警覺，因爲他到底是一個職業好手，「即使你告訴了他是我，也未必就會對我有危險。我祇是殺了黑鷹，黑鷹又不是他的朋友！」

「我是明白你的性格，」洪小瑛說，「他來找你，你是未必肯讓他找到的。那時就會發生很大的麻煩了。」

「這倒是眞的。」愛迪說。

「聽你的意思，」洪小瑛說，「你似乎是願意跟他合作的。」

愛迪搖搖頭：「不！」

「你不是說他找你對你也不會有危險嗎？」洪小瑛說，「事實上你們之間的處境並沒有什麼衝突的地方。你們的敵人也同是白鷹！」

「這就是你的來意嗎？」愛迪問，「勸我與他合作？」

「一部份是這樣，」洪小瑛說：「我不能够告訴他是你幹的。我一定要先來跟你談談，問過你的意見。假如你與他合作，他會替你解決了白鷹，那你不就是少了一重麻煩了嗎？」

「不行！」愛迪搖着頭。

「有什麼強烈的理由不能如此嗎？」洪小瑛問。

「我雖然不認識他，」愛廸說，「但我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他這個人，做一件事情，一定要由他做主，別人受他指揮。我也是一樣，我要做什麼事情，由我自己決定，我不會讓任何人指揮我。我們這樣的兩個人是不能够在一起合作的。」

「我早猜到是這樣的了！」洪小瑛打一個呵欠，「我現在可以睡覺了嗎？」

「很好，」愛廸說，「你應該休息一下！」

「假如你睡不着，你也可以進來跟我談談！」洪小瑛一面站起來，這樣說。

愛廸的嘴巴張開，定住了。洪小瑛這句話有很明顯的暗示，而這亦是非常強大的誘惑。他回答不出來。

洪小瑛走到走廊的口頭，又轉過來，說：「對了，還有一件事情我們還沒有講清楚的。司馬洛他們是在找尋黑鷹身上的一份名單。你是殺死黑鷹的人，也許你會知道這份名單的下落？」

愛廸低着頭，把烟斗中的烟灰抖進几上的烟灰盅內。他說：「這份名單我已經拿到手，我也燒掉了。這種東西，留在世上沒有什麼好處！」

「那眞可惜！」洪小瑛說着，便進入了房中。

那另外一間房間也很舒服的，但是洪小瑛並沒有睡着。她是不打算睡着。因爲她相信愛廸是會進來的。

愛廸却在一個鐘頭之後才進來。

洪小瑛在黑暗中說：「我還沒有睡着的。」

「呃——」愛廸說，「我可以跟你談談嗎？」

「你有什麼話，你講好了，」洪小瑛說。「過來，坐在這裏！」她拍拍身邊的床。

愛廸走到床邊，顯得不安。洪小瑛說：「你怎麼了？對着我，你也會害羞嗎？坐下來呀！」

愛廸坐下來了。他說：「這裏是一間房間，有一張床，你躺在床上，我坐在床邊！」

「既然我不反對，那就不要緊了。」洪小瑛說。

「我很想得到你，」愛廸說，「你也知道的，我一直都是很想得到你！」

「也許，」洪小瑛說，「你現在就可以得到我了！」

「也許？」愛廸問。

「讓我們先談一談吧，」洪小瑛說，「你對我講得詳細一點，你是怎樣殺死黑鷹的？」

「也許，」愛廸說，「我們還是談另一件事好些。例如，你還沒有問，爲什麼白鷹會來找我。爲什麼他知道是我，而你的司馬洛還不知道呢？」

「爲什麼呢？」洪小瑛問。

「此外，」愛廸說，「爲什麼白鷹要派人制止你們到達老虎山去呢？」

「因爲他已經知道了誰是殺他的哥哥的兇手，而他不想我們知道，以免增加他的障碍。」洪小瑛說。

「多一些人找我麻煩，對他未必不是有利的，」愛廸說，「司馬洛他們也不見得就會保護我。」

「我看，」洪小瑛說，「這也是爲了那份名單。假如司馬洛找到了你，那麼，那份名單就會落到司馬洛的手中了。白鷹除了復仇之外，當然亦想到那份名單。」

「對了，」愛廸說，「事實上，你也是很想得到那份名單，所以你來找我，這一點你並沒有對我提出來。」

「是的，」洪小瑛說，「而我亦不相信你，是已經把名單燒掉了。我相信，白鷹知道兇手是你，一定是與這名單有關係的。」

「對了，」愛廸說，「這是因爲我已經把名單賣掉了！」

洪小瑛馬上一跳跳起來，看樣子，她似乎是要動手打愛廸似的，但其實她又並非如此。她祇是跳了下床，走到窗前，站在那裏，望着窗外，深呼吸着。

「你到老虎山去找黑鷹，」愛廸說，「除了是爲了要殺死他之外，也是爲了得到那份名單。而你爲什麼要得到那份名單，我亦知道。我也知道你來找我，亦是爲了得到那份名單。」

「但是，」洪小瑛說，「你已經把名單賣掉了！」

「是的，」愛廸說，「所以你來找我，實在也沒有什麼用處了。小瑛，你也知道我對你的感覺是怎樣的，我不能夠騙你，你想用你的身體換取你要的東西，但我不能給你要得到的東西，我就不要騙取你的身體！」

「你很君子，」洪小瑛說，「本來你是可以得到我的。」

「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歡我，」愛廸說，「爲什麼我要勉強呢？」

洪小瑛還是站在窗前，望着外面而沒有做聲。愛廸又說：「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呢？」

「我還是不會放棄的！」洪小瑛說。

「不放棄什麼呢？」愛廸問，「我知道，你要把那些人都殺掉，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你把名單賣了給誰？」洪小瑛轉過來問。

「聽我講，小瑛，這種事情，還是讓司馬洛他們去處理吧，」愛廸說，「他們是最有能力解決這種事情的。你來弄，實在不是辦法，既然黑鷹都已死了——」

「你用不着担心，」洪小瑛說，「這是一件我發誓要做的事情，我是一定要做的，你帮過我的忙，我很感激你，現在，我祇是要求你再帮我一個忙，告訴我把名單賣了給誰。」

「我用不着告訴你名單賣了給誰，」愛廸說，「我看過，我仍然記得，我可以把名單給你再唸出來。不過我却不贊成你去做這樣危險的事情。即使你叫我來做，我也是不能夠說我會有什麼把握的。我可以把名單列出來給你，但是你得答應我，你把名單拿同去交給司馬洛，讓他帮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

「他不會帮我的，」洪小瑛說，「他也不會贊成我這樣做。」

「假如我和他都不贊成你這樣做，那就證明你實在是不應該這樣做的了。」愛廸說。

「你們可以判斷應不應該做，」洪小瑛說，「但是要不要做則還是要由我自己來決定的。」

愛廸搖搖頭：「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服你，我認識了你許久，從來沒有一件事情是我能夠說服你的。」

「也從來沒有一個人是能夠說服我的，」洪小瑛說，「但，也許你是因爲不想出賣這個得到名單的人？」

「也許是的！」愛廸說。

「但是你却又肯把名單告訴我，讓我對司馬洛透露？」洪小瑛說。

「我做事情，」愛廸說，「通常也是不願意告訴人家我是爲什麼做什麼的。現在我可以破一次例告訴你，我把這名單出賣，就是爲了讓白鷹知道是我把他的哥哥黑鷹殺了，而且把名單拿到了手。我反正也是要與他攤牌的了，不如早一些。」

「你不認爲把名單賣出去是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情嗎？」洪小瑛說。

「名單上那些人還是正在做他們的生意，」愛廸說，「這些人終於還是會再聯合起來的，而那時我們未必會知道誰是他們的中心人物。現在我賣給了一個有資格做這個職位的人，那起碼我會知道中心人物是誰，而透過他，白鷹也知道是我了。因爲他得到了名單之後就馬上有所行動，而白鷹也會對付他，除了要得到那份名單之外，也要從他的身上逼出我的下落來。我不相信這個人會活得很久。白鷹會殺他的。」

「因此這對你也有進一步的利益了。」洪小瑛說。

「爲什麼這樣說呢？」愛廸問。

「你可以把名單再賣一次！」洪小瑛說。

愛廸聳聳肩：「這條生財之道是你教我的！」

「除此之外，」洪小瑛說，「這個人也與白鷹成爲了敵人，也許用不着你殺白鷹，他也會殺死白鷹的，白鷹要殺他，未必那麼容易成功，而一個要殺人的人，假如殺人不成，通常就會被人所殺了！」

「也許是的吧，」愛廸說，「我其實也是有這個作用，不過眞正的目的與你所猜的不同，我不喜歡借刀殺人，我要殺的人我自己殺。我現在給了白鷹一個他要找尋的目標，白鷹就不會是那麼難找到了。他總要出現在這個人的附近的，他出現，我就可以找到他。」

洪小瑛聳聳肩：「我的計劃失敗了，我寧願與你上床，使你帮我的忙，實行我的理想，我還以爲你會上當。以前我是一向都能夠把你玩弄於指掌之間，但是對於重要的事情，原來你是能夠保持那樣高度的理智的！」

「不錯，」愛廸說，「我雖然對你——我對你的感情是怎樣，你是知道的，但是我不會中美人計。而且，我告訴你這個人是誰也沒有用，他給殺死了，還是會有別人代替他。」

「也許你說得對，」洪小瑛說，「也許我還是要名單上的名字好一些，你告訴我，我去把他們都殺掉好了，用不着你動手，你祇是帮我這個忙，把名單給我一份，讓我自己去辦！」

愛廸又嘆一口氣：「你還是不明白嗎，小瑛，這些人是殺不完的。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你不明白，」洪小瑛說，「野草燒掉了，再生的時候就會零落，假如不燒，那就會越生越茂盛。總之生出來一次就燒一次，那是最好的了，起碼不會長得怎樣好！」

愛廸看着她。也許她是講得頗有道理的。

「怎麼樣？」洪小瑛問。

「好吧，」愛廸說，「我帮助你做這件事好了。其實我的確是一向都不能夠抵抗你的！」

「這才是我的愛廸！」洪小瑛說，「你現在可以和我一起睡了！」

「不！」愛廸搖頭。

「爲什麼呢？」洪小瑛問，「你還是嫌我？」

「不是，」愛廸說，「我祇是不能用這樣的方式得到你。我希望你愛我，但你是不會愛我的，因此我也是永遠不能夠得到你的了！我仍然會帮你，你先睡一覺，考慮清楚，明天我們再談好了！」

愛廸說完，便轉身走出去了。

洪小瑛呆呆地看着門口，好一會才同到床上。但是，在半小時之後，她又爬起來了。

愛廸正在他自己的房間裏，躺在床上，黑暗中祇有他的烟斗的火點在一閃一閃的。

洪小瑛推開他的門，出現在他的門口。他隱約可以看到她的身子的輪廓。

愛廸不由得心中一動，因爲他看洪小瑛的身子的輪廓，可以看得出她的身上是沒有衣服的。

他吶吶着說：「你還沒有睡嗎？」

「我睡不着，」洪小瑛說，「我可以過來跟你談談嗎？」

「呃——這個——」愛廸又是吶吶着說不出話來，而洪小瑛則已經到了他的身邊來。就在他的床上坐下來了。

愛廸說：「你——還是穿上一點衣服吧！」

「不必了，」洪小瑛說，「我要跟你睡在一起！」

「你用不着這樣，」愛廸說，「我不是已經講過了嗎？我爲你做任何事情都願意，而我是不需要你給我什麼酬勞的。」

「就是因爲這樣，」洪小瑛說道，「所以我很喜歡你，也越來越喜歡你了！你既然也是那麼喜歡我，我也希望讓你得到我！」

她說着，就在床上躺了下來，而且好像一隻小貓似的伸了一個懶腰，兩手高擧過頭，於是她的身子就沒有什麼遮着，連兩手亦是沒有把身體的任何部份遮着。雖然是在昏暗的光綫之中，但是愛廸既然是綽號神槍愛廸，他的眼力當然是比普通人稍勝的，也因此，愛廸是看得相當清楚的，因而誘惑性就會更強了。

愛廸又吶吶着：「你——你怎麼變成這樣了？」

「你還是在嫌我嗎？」洪小瑛說。

「不，」愛廸說，「我祇是——我的意思是，黑鷹的事情並不是你的錯，你仍然是聖潔的，你不應該因爲此事就自暴自棄。」

「道理是容易講的，」洪小瑛說，「但是，現實我們也是必須要接受，我的確已經不是和以前一樣了。不過，我現在發覺原來你亦有一個討厭的地方，那就是你太喜歡斤斤計較原則的問題。你可不可以爽快一點呢？你要我，你就要，你不要我，我就走！」

愛廸雖然自稱十分理智，但是處此情形之下，對着的乃是一個自己單戀已久的人，就不容易抗拒那誘惑了。而且，洪小瑛這樣摸到他的房間裏來奉獻，假如她加以拒絕的話，那就未免是太不近人情了。

於是愛廸就伸手到她的身上去，而跟着就一伏伏到了她的身上，把她擁住。

「愛廸，」洪小瑛柔聲地說，「你以前有過女人嗎？」

「有，」愛廸說，「當然有！」

「那麼你得對我溫柔一點吧，」洪小瑛說，「你要敎我，因爲我還是懂得不多的！」

「好好……我會的……」愛廸喘着氣說。

他開始吻洪小瑛，手也在她的身上活動起來。洪小瑛此時的心情是很微妙的，她的確是忽然之間變得很喜歡愛廸了，雖然其實不是男女之間那種喜歡，但起碼做起這件事情來的時候也未致於反感。

她一面比較着愛廸與司馬洛這兩個男人行事起來，兩者之間的分別。在技巧的方面，無疑地是司馬洛高得多了，但是，愛廸也有一個優勝的地方，那就是他的狂熱。他是單戀洪小瑛已久的，所以非常強熱，而這則是司馬洛完全沒有的。

司馬洛雖然無可否認是對她很好的，然而出發點似乎祇是可憐她而已。也許可以說祇是爲了同情她。並沒有那種崇拜的狂熱，這樣，她的天生的女性的自尊心，就不能夠得到滿足。女人都是喜歡被追求的。

其他的方面，也許愛廸都是不及司馬洛的，但是他却有那份崇拜的狂熱。於是，洪小瑛就可以得到另一種樂趣。

是的，她可以感覺到樂趣，這就證明她的顧慮是比較多餘的了。黑鷹雖然在她身上作過肆意的摧殘，却並沒有留下惡果。但，也許其實她算是幸運的一個吧？

愛廸在這件事情上的本領雖然並不高強，其實也是並不太差的。洪小瑛還是可

以達到了兩次高潮，然後他就忍不住，有如狂潮似地爆發起來了。

後來，他們就軟軟地挨在一起。

「小瑛，」愛廸說，「我——沒有使你辛苦嗎？」

「沒有，」洪小瑛說，「我很享受——很舒服。你其實是用不着太多慮的！」事實上她也是很滿意的，她本來就不是有很強烈的需要。而且，即使她是有很強烈的需要的，愛廸的演出亦一樣是不會令她失望的。

愛廸長嘆一口氣：「我在世界上掙扎了這樣久，這許多年，現在，我才是第一次覺得，我是一直都浪費了人生。現在才是眞正的人生！」

「因此，」洪小瑛說，「你會爲我做任何事情？」

「是的，」愛廸說，「我已經講過了，你即使不賜給我這個，我亦是會爲你做任何事情的！」

「我已經想過了，」洪小瑛說，「你是神槍愛廸，你可以與我一起，去把那些名單上的人都殺掉！」

「你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工於心計了？」愛廸問。

「你不是講過，」洪小瑛說，「你是會爲我做任何事情的嗎？即使我不跟你睡在一起，你也是會的。」

「不錯，」愛廸說，「但是與你睡在一起，我就是會上加會了，我會做任何的任何事情。」

「怎麼樣？」洪小瑛問，「你肯爲我做嗎？」

「我是永遠不能拒絕你的，」愛廸說，「不過，我們不能夠馬上就動手。因爲還有白鷹沒有解決！」

「白鷹不是我的仇人，」洪小瑛說，「我對他並不很感興趣，因此是大可以把他留給司馬洛去辦的。」

「怎樣呢？」愛廸問。

「你已經把名單賣給了這個人，」洪小瑛說，「就是爲了白鷹會找到他的身上來，而你亦因此可以找到白鷹。既然有了這個綫路，你何不就索性將之交給司馬洛呢？這樣就可以由他來解決了！」

「我告訴司馬洛？」愛廸問。

「我告訴他！」洪小瑛說。

愛廸沉默下來，洪小瑛又補充道：「你用不着担心的，我會懂得怎樣跟他講的了！」

「好吧！」愛廸說，「你眞是我的尅星！」

「現在，」洪小瑛說，「回去睡吧。明天再計劃得詳細一點。」

她覺得她還是獨自一個人睡覺舒服一點。

× × ×

第二天下午，司馬洛就接到洪小瑛一個電話。

司馬洛這個人行踪飄忽不定，本來不是隨時可以打電話找得到他的，不過既然他現在是正在爲莫先生的組織工作的，那又不同了。有莫先生這個龐大的組織在背後支持着他，一切都方便得多，他祇要打一個電話到莫先生的總部，說有急事，總部就可以用無綫電與她聯絡，安排司馬洛在最接近的一個地方接聽她的電話。

洪小瑛說：「司馬洛，我要供應你一些情報！」

「先多謝你了，」司馬洛諷刺地說：「不過希望你這一次供應的情報是實實在在，眞眞確確的！」

「怎麼了？」洪小瑛說：「你在說什麼？我離開你是有我的苦衷的！」

「你準備把你的苦衷告訴我嗎？」司馬洛問。

「呃——還不能，」洪小瑛說：「這是不大方便的，我祇是要向你提供一些情報！」

「好吧！」司馬洛說：「你先講出來聽聽！」

「你現在一定很想知道白鷹的所在——」洪小瑛說。

「我也很想知道那份名單的下落！」司馬洛說。

「我就是也要供給你有關這份名單的情報！」洪小瑛說，「這份名單已經落到了一個叫麥思維的人的手中——你有聽過這個人嗎？」

「有點印象，」司馬洛說，「這也不算是一個小人物，而且他是很有興趣做那種生意的！」

「麥思維已經在利用這份名單，開動拳脚了，」洪小瑛說，「但是，白鷹亦是想得到這份名單的，因此白鷹會去殺他，你祇要留心着麥思維，就可以等到白鷹出現了！」

「哦？」司馬洛說：「我還以爲白鷹最感興趣的是那個殺死他哥哥的人！」

「兩件事是分不開的，」洪小瑛說，「他既然正在辦一件，就沒有理由不同時辦另一件了！」

「唔，謝謝你！」司馬洛說，「我會留心這個的。但是你呢？爲什麼你忽然跑掉了？」

「你們已經不需要我了，」洪小瑛說，「我也沒有能力帮你什麼忙，你亦是不會有空陪我的，既然這樣，我還是再靠自己好了。天下之大，難道無處容身嗎？」

「唔，」司馬洛說：「原來神槍愛迪把名單賣給了麥思維！」

「什麼？」洪小瑛吃了一驚，「你說什麼？」

「你別騙我了，」司馬洛說，「兇手是神槍愛迪，你却告訴我是一個獨眼的人。你難道不知道，我不是一個那麽容易騙倒的人嗎？我要騙你很容易，你要騙我却是難一點的！」

「——你怎知道——我是說，你爲什麼認爲是神槍愛迪呢？」洪小瑛問。

「你跟老虎山的人談話我已經錄了音！」司馬洛說，「我祇要把錄音放給劉藝聽聽，就知道你們講些什麼了！」

「你一直不信任我？」洪小瑛說。

「你告訴了我一個不存在的人，」司馬洛說，「我既然找不到這個人，我當然就要再調查清楚了。」

「這個——這個——」洪小瑛顯得慌忙起來了，「這件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你也用不着再找愛迪了！」

「你現在是跟他在一起，是嗎？」司馬洛問。

「是的，」洪小瑛祇好承認。

「我怎麽能够不找他呢？」司馬洛說，「名單是在他那裏呀，而他又把名單賣給了這樣一個人，更加値得追究了！」

「但是，」洪小瑛說，「他賣名單不是爲了利益，他不過是爲了要把白鷹引出來的了。白鷹要殺他，他當然希望先下手爲強。而且，他對你們也是有功勞呀，他把波比的妹妹救了！」

「假如他把名單的副本給我一份！」司馬洛說，「他的功勞就會更大了。他也不是一個笨人，名單雖然賣掉了，他一定也會留一份副本的。」

「這個——」洪小瑛說，「你可以不麻煩他嗎？他也爲你們做了這許多事情，又把捉拿白鷹的門徑也告訴了你。」

「是他叫你來向我打這個招呼的嗎？」司馬洛問。

「不是，」洪小瑛說，「我——我根本不是打算跟你談他的。我還以爲你不知道他。」

「我也猜到是這樣的了，」司馬洛說，「他這個人是不喜歡求人的。唔——現在既然是如此，那何不就由你去對付白鷹好了！」

「我們！——沒有空！」洪小瑛說。

「唔！」司馬洛說，「我猜你是已經說服了愛迪，由愛迪與你一起，按着名單去找人是嗎？」

司馬洛似乎料事如神，使洪小瑛也無法否認。她說：「司馬洛，你既然明白我，那你就不要制止我們好嗎？你不要騷擾愛廸！」

「這個！」司馬洛說，「我勸你還是不要亂攪的好！」

洪小瑛固執地說：「你也知道我是有這樣一個願望的，我一定要做！」

「好吧！」司馬洛說，「我考慮一下吧！」

「謝謝你！」洪小瑛說。

「好了！」司馬洛說，「既然是這樣，我們就想辦法對付一下白鷹好了，但是，你也最好小心一點，不要亂來！」

「我會的了，」洪小瑛說：「其實，我也是很想念你的。以後有機會再和你見面吧！」

她掛了電話。

× × ×

另一方面，波比與楊君哲仍然是正在合作。而他們在救了波比的妹妹之後，刺激性就似乎大減了。波比與楊君哲此時是正同住一屋。那是一間荒僻的屋子，也等於是一個陷阱，他們一時找不到有關白鷹的綫索，而既然找不到白鷹，就祇好等白鷹來找他們了。然而却並沒有什麼動靜。

這天晚上，兩個人在屋中，一起玩紙牌。

很奇怪，這兩個本來是死敵的人，現在却已成爲了相當要好的朋友，而他們亦發現，原來他們兩個人乃是性格相近和趣味相投的。

楊君哲喃喃地咒駡着。他有一半是駡他手中拿的牌很差，而另一半則是駡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媽的！」楊君哲說，「這樣拖下去，要把我悶死了！」

「我還以爲你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波比說，「我還以爲你是可以找到白鷹的！」

「本來是很有把握的呀！」楊君哲說，「但是我的綫路，我的許多朋友們，他們忽然都不認識我了，就像我是眞的已經死掉了！」

「當然了，」波比說，「他們害怕白鷹。假如向你供應綫索，可能連性命也會給白鷹取掉的！」

「就是他們不肯向我供應綫索，」楊君哲說，「他們也是會向白鷹供應綫索的。起碼白鷹會有所聞。那麼，白鷹就應該來找我們了呀！」

「白鷹不是一個容易上當的人，」波比說，「他比黑鷹更難對付，也許他也懷疑我們這是一個設下來對付他的陷阱，他就不願意來上當了！」

「也許是的，」楊君哲說，「那樣的話，我們豈非就要另想辦法了？」

「等下去應該是可以的，」波比說，「他比我們急。我們兩個都脫出了他的控制，變成我們兩個都很有面子，而他則是很沒面子了。爲了挽回面子起見，他一定很急於對付我們，即使明知這是一個陷阱，爲了挽回面子起見，他還是終於會來闖一闖的！」

「希望是這樣吧。」楊君哲說。

波比把手中的牌開了，楊君哲又咒駡起來，因爲波比開出來的乃是一副同花順，又把楊君哲的四條A吃掉了。

「媽的！」楊君哲說，「你拿了五十萬酬勞做這件事情，我却是一分錢都沒有的，你還要贏我的錢？」

「沒有辦法，」波比吃吃笑着，「運氣好起來的時候，眞的是富貴逼人來，我自己也控制不住呀！」

「來！」楊君哲說，「讓我來洗牌，我不大信任你，也許，你的洗牌是有古怪的！」

「請便！」波比大方地揚一揚手。

就在此時，電話又响起來了。

楊君哲看看波比，又看看電話，波比說：「還是你接吧，也許是找你的。說不定是你的綫索找上門來了！」

楊君哲走過去拿起聽筒。

那邊一個男人的聲音說：「君哲兄，是我，周金，聽說你要訪尋某一個人的綫索。」

「是的。」楊君哲說，「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呢？」

「我來找你！」周金說，「見面再談吧！」

「在電話裏不可以講嗎？」楊君哲問道。

「不大方便，」周金說：「我得見到你。我可以來找你，或者我們另約一個地方見面，最好是我來找你！」

「你在喘什麼氣呢，周金？」楊君哲問。

「我——跑過步，」周金說，「趕得很急！」

楊君哲的確可以聽到周金正在喘着氣，而這喘氣亦使他感到奇怪。他說：「你這個電話是安全的吧？」

「是的，」周金說，「我呃！——就是

要找一個安全的電話，所以才跑到這樣辛苦呀？怎麽樣，楊君哲，我們見面嗎？」

「我看你到我這裏來好一些。」楊君哲說。

「很好，」周金說，「你是在什麽地方？」

「怎麽了？」楊君哲又指出道：「你還没有告訴我，你要多少酬勞？」

「呃——這個——」周金說，「我知道你是一定不會虧待我的，我們以前也並不是沒有交易過。」

「唔，很好，」楊君哲說，「你來吧。我們談談！」他把地址對周金講了。

「我——我看我要一個鐘頭之後才能到！」周金說，「因爲太遠了。」

「很好，」楊君哲說，「我等你好了。不過，假如超過一個半鐘頭還不到，那我們就不會在了。」

「好，好，」周金說，「我盡快趕來好了！」

楊君哲掛了電話，波比看着他，波比當然是一直都看着楊君哲和聽着楊君哲講話的，現在波比說：「什麽喘氣？」

「我聽見他一面講話，一面在喘氣，」楊君哲說，「他說他去跑過步，趕到一個安全的電話去，但是我不認爲如此，我覺得他的喘氣乃是恐懼的喘氣。」

「那是有點不尋常了。」波比說。

「是的，」楊君哲說，「而且還有一種不尋常的現象，那就是周金的作風，一切都斤斤計較的，一個錢都看得很重，他是不會不講價錢的。」

「果然是很有可疑的。」波比說。

「有可疑正好，」楊君哲說，「假如他是來供應綫索的話，我們就可以問清楚他的綫索。假如他是來做古做怪的，我們就問清楚他是在攪什麽鬼。他供應的綫索未必準確，反而他是在攪鬼的話，從他身上問出來的底細，會更加可靠了！」

「這是眞的，」波比說，「我們就讓他來好了！」

「我就是這樣想，」楊君哲說，「所以我才叫他到來。現在，讓我們就等着他吧！」

周金是一個矮小而形容猥瑣的人，而且他也不是那種爽快和有豪氣的人。他就是從一座路邊的電話亭打那個電話的。當他打了那個電話之後，他就離開了電話亭，登上路邊停着的一部車子，開動了。

他就是開着車子向楊君哲及波比躲着的地方駛去，他是距離相當遠的，即使是開車去，也是需要接近一個鐘頭才能夠到達的。而正如楊君哲所講的，他並不是因爲跑步而喘氣的，他現在仍是在喘着氣，無論他是在恐懼什麽，總之他乃是因爲恐懼而喘氣的。

他小心地開着車子，沿着公路而行，雖然他應該是趕時間的，但是他的車子却開得並不快。

當他到達楊君哲和波比所在的那間屋子的時候，已經超過了一個鐘頭多一點。

他在屋子的前面停車，按響號角。屋裏楊君哲的聲音在他的响號停止了之後叫道：「你進來吧！」

周金下了車，還是在喘着氣，而且一臉都是大汗，小心地踏上屋前的露台，而且踏入屋中。

屋中沒有亮燈，因此他是踏入了黑暗中的，他眯起了眼睛向黑暗中細看着，一面叫道：「唏，老楊，你在那裏嗎？」

「我在這裏，」楊君哲的聲音說，「你站在那裏不要動！」

「我——沒有槍！」周金說，「你——你看得見我嗎？」

「我看得見你！」楊君哲的聲音說，「你的背特别厚，你的上裝下面究竟有些什麽……」

「沒有呀，」周金說着，一面惶急地揮動着一隻手，用手勢表示他是有苦衷的，一面另一隻手則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也揚着，表示他是有苦衷的，不便說話，他要講的話是寫在紙上。

楊君哲說：「我就在窗外！」

周金把紙揑成一球，就向窗外一丟丟了出去。

就在此時，楊君哲與波比便看不見周金了。楊君哲與周金都不是在屋中，而是在這裏看不到的另一間屋子裏，而兩屋之間原來是有隧道在地底相通的，他們其實是用一副閉路電視機看着周金，而聲音也是用電綫及米高峯傳過去的，周金的聲音也是同樣傳來。

忽然之間看不見了，而周金的聲音也没有了。

不過他們從他們所躲的屋子則可以聽到了「轟隆」的一聲爆炸，乃是從周金所在那間屋子傳來的。

兩個人馬上走到窗口，用望遠鏡望過去。他們看到，那間屋子幾乎已不存在了。祇剩下了一堆碎磚，有些碎磚碎石還正在從空中落下來。

「爆炸！」波比叫道。

這樣一炸掉了，他們的電視眼及傳聲設備當然就馬上毁掉，因此他們亦看不到周金，及聽不到周金的聲音了。

「他怎麽逃得掉呢？」楊君哲問。

「他也炸死了，」波比說，「他背上揹着的乃是炸彈，他是一個人肉炸彈！」

「周金不是一個這樣勇敢的人，」楊君哲說，「你以爲是日本時代的自殺飛機嗎？就是你和我，也不會做這樣的傻事的，自己也要死，得到多少酬勞都是沒有用的呀！」

「他剛才是拿出一張紙，」波比說，「似乎要告訴我們一些事情，我們去看看吧！」

他們在廢墟之中找到了那張紙。紙是輕而軟的東西，爆炸起來不受力，所以反而是並沒有炸掉。周金的屍體自然不存在了。

他們把紙拉平了，可以看到紙上寫着的字，說明周金是被逼如此的。有人在他背上縛了炸彈，逼他探出楊君哲的所在，要他到來刺探，假如他不依，他就要炸死了。

「他的身上一定還裝有傳音器的。」波比說。

他們兩個人都不是初出道的人，這一類的詭計，可以說他們都有得出賣，因此他們一看就明白了。周金是被逼的。白鷹知道周金與楊君哲的關係比較密切，便把周金捉住，要周金去把楊君哲及波比的所

在查出來。他對周金是這樣說，但其實眞正的目的不是查出他們的所在那麽簡單，而是一查出了之後，就隨即加以消滅。於是他在周金背上縛了這樣一隻炸彈，可以用遙控引爆，同時亦在周金的身上裝上了無綫電傳音器，假如周金亂講話，他是也可以聽到的。周金怕他引爆炸彈，就祇有依命而行，亦不敢亂講話，但是恐懼使他喘氣及滿身大汗，這則是無法避免的了。

也許白鷹對周金講的是，當周金見到了楊君哲和波比之後，就對他們說出身上有炸彈，隨時可以引爆，逼使他們束手投降。但是周金亦不太笨，知道事情一定沒有這樣簡單，便用紙把他的情形寫了下來，準備在見到楊君哲及波比的時候遞紙把情形說明。寫字條是沒有聲音的，因此白鷹不會知道。

但可惜的就是他連遞紙條的時間都沒有，白鷹一聽到楊君哲的聲音就引爆了。

「死得眞寃枉，」楊君哲嘆息地道：「周金是一個好人，而且他是我的朋友，現在屍體都不齊全了！」

「白鷹這個人比他的哥哥黑鷹更加心狠手辣，」波比說，「黑鷹也祇是瘋狂而已，白鷹却是工於心計的，又不露面，就是想找到他一拚亦不容易！」

「心狠手辣，心狠手辣！」楊君哲說，「在一個人的背上裝一隻炸彈，要使這個人跑來跑去，開這樣遠的車子也有把握使炸彈不會在中途自己爆炸，而同時又有把握使他不能偷偷找人拆下來，這就要一個爆炸專家才能做到了！」

「這樣的爆炸專家並不多！」波比說，「你認識的有哪一個，是替白鷹工作的嗎？」

「這個爆炸專家除了有高超的本事之外，」楊君哲說，「還是要有同樣狠辣的心腸才肯幫手這樣做的，因爲他明知道背上揹着這個炸彈的人是不會活下去的。」

「這個是誰呢？」波比問。

「我不知道！」楊君哲說，「不過，我們可以去問問周金的老婆。周金的老婆管得他很嚴，周金的錢，都要交給她，而且她也是堅持盡量知道周金和什麽人交易及跟什麽人一起出去，去赴什麽人的約會的。」

「我們——親自去問她？」波比問。

「怕什麽？」楊君哲說，「白鷹以爲我們是一定已經死掉了的。而且，我認識周金的老婆，她肯對我講話，却未必肯對別人講話。」

「很好，」波比說，「我們去！」

× × ×

周金的妻子是一個中年婦人，乾乾瘦瘦的，是那種嘮嚇而又脾氣不好的女人，與她做朋友不容易，做她的丈夫更辛苦，也許就是因爲她這樣的性格，爲了免吵的起見，周金也祇好受她控制了。

波比與楊君哲都知道，告訴她的丈夫死掉了，是一件殘忍而困難的事情，而且亦沒有什麽可以證明的，連屍體都已經沒有了，所以，就讓周金永遠失踪算了。

楊君哲說：「你眞的不知道他在哪裏嗎？我找得他很急！」

「究竟有什麽事情呢？」周金的太太問。

「我有一件工作要他做的。」楊君哲說。

「是多少錢的工作？」她問。

「假如不能够馬上找到他，」楊君哲說，「我就得叫別人來做這件工作？」

「你可以留下話，」她說，「他一回來我就叫他跟你聯絡！」

「我恐怕不能等這麽久了，」楊君哲說，「我馬上就得找到他！」

「假如這件工作是値錢的，」她說，「那我是可以敎你們找到他的。」

「你眞有這把握嗎？」楊君哲問着，一面與波比交換了一個眼色，因爲他和波比都知道，周金是已經死掉了的。

「他現在是跟別人去了做一件工作，」她說，「假如你們這件工作是値錢的，那麽我可以把他叫回來。」

「你告訴我怎麽找到他就行了，」楊君哲說。他和波比都覺得，他們這一次果然是不虛此行了。

「但是，」那婦人說，「假如你們要做的這件工作是不及他正在做的那一件那麽値錢的——」

「我明白，」楊君哲說，「這樣你就不想他放棄原來那一件了。這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在於一位關懷丈夫的事業的妻子。我這件工作値五萬元。」

「你給我一半吧。」那婦人說，「我告訴你什麽地方可以找到他！」

「但是——」楊君哲說。

「你見到他時叫他給我一個電話，」那婦人說，「我保證他會替你做事。你也知道他是聽我的話的。你要他做事，也總不能够不下一些訂金的呀！」

「好吧，」楊君哲對波比揮揮手，「你是管財政的，你給他吧！」

波比從袋裏取出大叠的鈔票，他拿了五十萬元作爲做這件事的酬勞，叫他拿出兩萬五千元來，他當然是不會感到困難的，而且，這錢當然亦不應該負担，他數出了二萬五千元。現金的誘惑性永遠是高過一張支票的，那婦人把錢拿在手中就樂不可支。她說：「他是跟林自重去了的，那個林自重你認識嗎？」

「哦，」楊君哲說，「是那個弄炸藥的！」

「對了，」那婦人說，「老實講，我是不大贊成他去弄那些危險的東西的，他應該還没有開始工作，所以你叫我給他一個電話，我就可以使他改變主意了。」

「什麽地方可以找到林自重呢？」楊君哲問。

「你也認識這個人的，」那婦人說，「我看，你找他應該會比我更容易吧？」

「很好，」楊君哲點點頭，「我們自己去找他，但是你不要傳揚！」

「當然了！」那婦人說，「我跟了他這樣久，我難道還不明白嗎？你們的事情，當然都是不適宜到處傳揚的！」

她並沒有想想，她就把林自重的名字講出來了。本來林自重叫周金去做事，他們所做的事情，一定亦是不適宜傳揚的。不過，楊君哲的事情，她則倒是未必會說出去的，因爲沒有人會拿出兩萬五千元現金來問她。

楊君哲與波比離開了。（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色迷壯士魂 神龍施妙計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衛濤稍施「色計」，艾菁含情脈脈，兩人邊趲路邊談話，情侶不覺路長，轉眼便到洛陽，連夜趕回桑苧茶莊，衛濤問這問那——知道了他們一些底細，二人情纏綿，意綿綿，互道晚安，分別就寢。半夜來了一位青衫老人，要求庇護，衛濤將計就計，引護院武師將他擒獲，以便作進見之禮，一早艾菁來帶衛濤引見她爹，原來就是昨夜被捉的老人——艾北村，衛濤暗忖幸好沒有上當，此時艾南村從外地歸來，已查出衛濤就是一劍震武林萬象鏢局的總鏢頭，因此將他審問，先用利誘合伙，繼而恐嚇，最後用色誘，衛濤知道眞正身份尚未敗露，故仍然頑抗……

逃出地下室

衛濤敢情有「克制不住」的毛病，是故兩眼冒火，貪婪的在那艷麗女子的胴體上溜來溜去，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下。

艾南村覷情微微一笑道：「這一個是貴客『紅牡丹』，假如你不喜歡豐肥的，底下還有細骨輕身的！」

言未畢，門內又走出一個身披白色輕紗的清麗女子！

這清麗女子年紀與「貴客紅牡丹」相彷，但容貌體格另有一番風光，是個柳腰纖細、嬌不勝衣，臨風欲飛的瘦弱美人！

一劍震武林衛濤眼睛更亮，渾身血液翻騰，若非神智未亂，早已一式「餓虎擒羊」縱過去了。

艾南村又笑說道：「這一個是清客『白梅花』，假如你也不喜歡瘦的，底下更有不肥不瘦的美人兒！」

說話間，又一個身披輕紗的美女走出來了！

瀟洒俏麗，如玉樹臨風，如秋雲吐華月——來者是壽客黃菊花！

接着，佳客瑞香、素客丁香、幽客蘭花一個個如雲出岫，飄然而出！

果然環肥燕瘦兼而有之，無一不是上駟之選！

一劍震武林衛濤看得眼睛都直了，陡然大叫道：「老東家，你們到底要些甚麽呀？」

艾南村微笑道：「還是剛才那句話，假如你願意歸順老夫兄弟，這六個美女是你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神態如醉似狂，又大聲道：「罷了，罷了，古人說『英雄難過美人關』，誠不欺我也！」

艾南村笑道：「人生短暫，享樂須及時，閣下如有意，即請賜告眞姓名。」

一劍震武林衛濤宛似一隻鬥敗了的公鷄悲聲道：「老東家說得對，在下覆姓歐陽，賤名志峯！」

「何方人氏？」

「河北馬水口人。」

「師承？」

「雲南無量山野枯佛！」

「哈哈哈，閣下眞會鬼扯蛋，老夫生於雲南長於雲南，卻從未聽說過無量山有一位野枯佛！」

「敝恩師爲世外高人，當今武林知者甚鮮，不過，老東家如是雲南人，應不致毫無所聞，大概『鬼扯蛋』的是老東家您自己吧！」

「好，老夫可以派人去雲南無量山查證！」

「但去不妨，只千萬不要告訴他老人家我歐陽某人在貴莊的『六客』之前洩了氣，否則他老人家會把我撕成一片片。」

「令師武功以何爲最？」

「劍！」

「能否露一手看看，讓老夫兄弟見識見識？」

「當然可以，請借把劍來！」

艾南村右手一抬，立見一名黑衣大漢由附近的一支鐵柱後閃出，他雙手捧着一柄長劍，健步走到一劍震武林衛濤面前，遞了上去。

一劍震武林衛濤伸手接過長劍，卻面露詫異目注黑衣大漢訝道：「閣下可是黃山派的雲中雁薛子亮？」

黑衣大漢神色一怔，轉望艾北村，不敢擅自作答。

艾北村微微一笑道：「閣下照子眞亮，確然不愧爲二世一劍震武林衛濤！」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老東家謬獎了，俞立忠原是黃山派的人，歐陽某人既欲取他而代之，對黃山派的人，自應認識清楚。」

說着，再回望黑衣大漢問道：「閣下是雲中雁薛子亮抑或是雲中雁薛子亮的人皮？」

黑衣大漢這次開口答道：「在下正是雲中雁薛子亮？」

一劍震武林衛濤手按劍卡徐徐抽出長劍，一面含笑道：「久聞貴派『黃山三十六劍』爲震懾武林之奇學，不知閣下得其眞傳否？」

雲中雁薛子亮答道：「略知一二，只是火候尚差。」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薛兄客氣了，黃山派門徒有上千之衆，能獲得『黃山三十六劍』者寥寥無幾，薛兄既得奇學，必爲黃山派之高手無疑！」

語至此，轉朝艾南村笑道：「老東家，歐陽某人就跟貴部屬試試如何？」

艾南村望望雲中雁薛子亮，輕笑一聲道：「只怕功力相差懸殊！」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歐陽某人絕不以功力取勝！」

艾南村點頭道：「也好，薛兄弟你再去取一把劍來！」

雲中雁薛子亮應聲而去，不久取來一把長劍，艾南村揮手示意貴、清、壽、佳、素、幽六美女退去一旁，然後目注薛子亮道：「薛兄弟，你用『黃山三十六劍』向歐陽先生領敎幾手吧！」

雲中雁薛子亮恭應一聲，橫跨三步，朝一劍震武林衛濤抱劍一拱道：「歐陽先生請賜招！」

一劍震武林衛濤也不擺甚麽架式，只掂掂手中的長劍笑道：「薛兄只管發招便了！」

雲中雁薛子亮說了聲「好」，突然神色一肅，雙目精光漸露，氣納丹田神注鋒鍔，凝望衛濤半晌，然後開始游步起來。

黃山派以劍聞名天下，這位雲中雁薛子亮雖非黃山派的第一流高手，但此刻一劍在手，確已表現出不同凡响的氣勢！

但見他凝神蓄藝游行數步之後，驀然身如脫兔疾撲而上，對準衛濤前胸，一劍猛點過去。

這一劍是「黃山派三十六劍」的起手第一式，名曰「仙降天都」，可實可虛，內有縱橫出奇之妙，中藏鬼神莫測之機，據說當年蓬萊仙翁葛懷俠曾對「黃山三十六劍」讚不絕口，斷言武林中人如能避開第一式「仙降天都」者，即可列爲高手，可見這一式劍法的威力！

那一劍震武林衛濤對此竟似毫不在意，只見他從容不迫的略一移動脚步，便巳巧妙的避開了薛子亮點到的一劍，手中長劍仍垂直不動，好像懶得理會似的。

雲中雁薛子亮一劍落空，發覺自己竟沒看出對方是用甚麽步法避開的，不禁面色一紅，怒火隨之而起，一聲沉嘿，長劍一縮一吐，變招橫掃而出！

這一招名爲「青鸞展翼」，是對付擅於身法步法者的無二妙手，可迫使敵人出劍封架，然後乘隙施出殺手。

但這一次的情形大出薛子亮意料之外，就在他一劍掃出之際，突見一劍震武林衛濤身形驀然疾轉，竟順着他的劍勢由左至右旋轉過去，快如車輪飛滾，一旋而至薛子亮身邊，相距不過半尺，幾乎可以面貼面！

而這時，一劍震武林衛濤如欲取其性命，已是垂手可得，但他手中長劍仍不動一下，只含笑逼視着對方，一副莫測高深之態。

雲中雁薛子亮駭了一大跳，恍如見了鬼似的，倉皇撤劍暴退。

艾南村適時擺手道：「好，薛兄弟你退下！」

雲中雁薛子亮滿臉通紅，收劍躬身道：「莊主可否容許屬下再向歐陽先生領敎兩手？」

艾南村微訝道：「你已經輸了呀！」

雲中雁薛子亮道：「屬下確非歐陽先生之敵，但莊主旨在觀賞歐陽先生的劍法，如今歐陽先生尚未發過一招半式——」

艾南村截口笑喝道：「胡說，你低頭看看！」



艾菁走進地室裏，衛濤不禁一怔。

雲中雁薛子亮低頭一看，赫然發現自己的褲管上已破了兩道裂口，這才大吃一驚，失聲一啊，瞠目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

艾南村揮手喝道：「快滾，若非歐陽先生劍下留情，你此刻還有狗命在麼？」

雲中雁薛子亮再也不敢吭氣，以驚恐迷惑的眼光看了衛濤一眼後，急忙拖劍退下。

艾南村立即回望衛濤笑道：「歐陽先生的劍術果然高明，請問適才那兩劍以何爲名？」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名爲『降魔三寶劍』，不入大雅之堂，兩位老東家勿見笑！」

艾南村滿臉堆笑說道：「那裏那裏，老夫現在已相信歐陽先生所說的師門來歷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大喜，手指一排玉立於石壁邊的貴清壽佳素幽六女說道：「這麼說，貴莊這六位美女是屬於我的了？」

艾南村點頭笑道：「不錯，歐陽先生只要再答應老夫一項請求，即可手携六客進入『萬花宮』享樂！」

一劍震武林衛濤急道：「老東家還有甚麼要求，請快吩咐！」

艾南村微笑道：「歐陽先生既有意加盟敝莊，似應讓老夫兄弟見見你的廬山眞面目，是否？」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正該如此，只是在下並未隨身携帶洗面藥粉出來，這却如何是好？」

艾南村道：「不妨，歐陽先生請將藥方開出，老夫自會派人去調配。」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好的，藥方爲千年藤二錢，木瓜灰一錢，石礦灰三兩，花蕊石一錢五分，共研細末，浸酒七日，取出晒乾即可。」

艾南村皺眉道：「要七天工夫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道：「是的，少一天也不行！」

艾南村起身伸了個懶腰道：「那麼，歐陽先生請在此委屈七日，俟藥粉製成時，老夫兄弟再來打擾。」

一劍震武林衛濤慌了手腳，又指那六個美女道：「藥粉製成之前，在下不能先跟她們進入『萬花宮』麼？」

艾南村頷首笑道：「正是，老夫兄弟是商賈出身，不能做『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生意！」

一劍震武林衛濤十分着急，兩眼色迷迷的注視着那六個美女，直搓手道：「這怎麼會？這怎麼會？在下已決心竭誠歸順，絕不會再生異志了！」

艾南村但笑不語，轉對六美女一使眼色，六美女立即一齊向右轉，挪動細步，姍姍飄向那扇活動門，宛如一條雲帶，嬝嬝而入，瞬即不見。

那扇活動門，就在最後那個幽客「山蘭花」踏入之後，自動慢慢關閉，轉眼又變成一堵石壁，不留一絲痕跡！

一劍震武林衛濤頓足嘆道：「唉，老東家您好吝嗇啊！」

艾南村哈哈大笑道：「七日之期彈指即過，歐陽先生何必着急！」

長袖一拂，掉頭逕向一堵石壁走去。

艾北村要回了衛濤手中的長劍，一語不發隨着艾南村走去，兩兄弟才走到石壁下，那堵石壁便自緩緩上升，露出一條黑暗的甬道，艾南村當先跨入甬道，艾北村一脚踏入時，忽然掉頭向衛濤一笑道：「歐陽先生看清楚了沒有？」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道：「看清楚了，石壁厚達兩尺，非人力所能震破——老東家請放心，歐陽某人但能進入萬花宮，甘願老於是鄉！」

艾北村一笑而入，石壁在「軋軋」聲中降下，霎時恢復原狀，偌大一間地室，就此成爲衛濤一人的天下了！靜立片刻，一劍震武林衛濤頹喪的跌回銅椅，閉目喃喃自語的道：「這兩隻老臭鼠竟敢吊我的胃口，哼哼，總有一天，我非把那六個美女弄到手不可！」

他抓耳搔腮一番，似乎越想越火，突然一躍而起，跳到一尊銅人像前，仔細把銅人像打量一遍，發現銅人像的頭盔戰甲均可拆解，而且銅身是空的，足可容納一個人的身軀，不禁大喜過望，暗忖道：「我剛才開給他們的藥力根本不是洗面用的藥粉，遲早他們會發覺我在鬼扯蛋，到了他們要殺我的時候，這尊銅像倒可以利用一下！」

他一面思忖一面拆下銅人像手中的一柄銅戟，繞行地室敲了一遍，銅戟落處均是「叮叮」之聲，情知所有的石壁均厚達兩尺，絕非掌力所能破得，當下把銅戟裝回銅人像手裏，再抱起銅人像移到那堵可以升降的石壁邊放下，就在此時，他身後響起了一個嬌悅而冰冷的聲音：「你在幹甚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冷不防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是艾菁，不由又驚又喜道：「啊啊，妳——菁妹，妳是怎麼進來的呀？」

艾菁氣虎虎的走上前去，玉掌一揚，「拍——」的摑了他一記耳光，然後從容退後三步，冷冷的問道：「說，你在幹甚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手撫面頰作痛楚狀，吶吶道：「我……我……哦，妳是說，我爲甚麼要移動這尊銅像麼？」

艾菁緊繃着玉臉說道：「不錯，你幹麼要移動它？」

一劍震武林衛濤強笑道：「這個，咳咳，妳不覺這尊銅像擺在這裏，比擺在原來的地方要好看得多？」

艾菁揚眉道：「哼，你倒有心情佈置囚房！」

一劍震武林衛濤看得出她對自己並未到深惡痛絕的地步，於是又恢復一副玩世不恭的態度，聳聳肩笑道：「妳說得不錯，我正是在佈置囚房，此之謂『閒極無聊』也！」

艾菁冷笑道：「等我爹剝你的皮時，你能再笑得出來，我就佩服你！」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不，那時我要哭！」

這種回答，最能令人發噱，艾菁雖在盛怒當頭，聽了也不禁「噗哧」笑出來，但她一笑之後，立又扳起玉臉瞪目嬌叱道：「狂徒！你欺騙本姑娘，今天本姑娘要取你的狗命！」

一劍震武林衛濤連忙搖手道：「慢來

，我已歸順令尊，今後我們是眞正的一家人啦！」

艾菁噘唇冷笑一聲道：「一家人？哼，你這色鬼的嘴臉，剛才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劍震武林衛濤哈哈笑道：「任憑溺水三年，我只取一瓢而飲，剛才我所表示對那六個姑娘感興趣，只不過想苟延殘喘見上妳一面而已！」

艾菁尖叫道：「任你說得天花亂墜，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冷笑一攤手道：「既然如此，我也無話可說，如今我是你們的階下之囚，要煮要煎，隨便妳吧！」

艾菁跺脚叫道：「我要打死你這個騙子！」

一劍震武林衛濤仰着臉淡淡地道：「請！」

艾菁氣得渾身發抖，跳上前揚拳便打，雙拳擂鼓一般打着他的胸膛，但每一拳都沒用上眞力，就像一個嬌弱的妻子在向她丈夫撒嬌似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不禁哈哈大笑，道：「艾姑娘，妳這樣打不死人的，妳——啊哎！」

說到末了，胸口挨了一下重的，一聲慘叫，仰身便倒，似是昏絕過去了。艾菁吃了一驚，瞪眼呆望倒在地上的衛濤好半天，忽然掩臉痛哭起來。

她是眞傷心，她原先也曾懷疑衛濤可能是敵人，但她終於被衛濤風流瀟洒的風度所誘惑，她不願一切的和他親嘴，並且痴心祈望着他不是一個「危險」人物，然而她的美夢終於破碎了，這對於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確是够肝腸寸斷的。

她掩臉哀哀痛哭了一陣，忽似心中有了決定，猛然抬起充滿怨恨的臉，盯望着衛濤咬牙切齒的恨恨道：「你這惡賊親了我的嘴，現在我要把你的嘴割下來！」

說罷，探手入懷抽出一把亮閃閃的七首，在衛濤身邊蹲下，擰起他的上唇，猛可切了下去——

不，正當鋒利的七首即將觸及衛濤的上唇之際，一個低沉威嚴的聲音驀然傳入地室：「菁兒，妳別胡鬧！」

是艾北村的聲音！艾菁神色微震，抬臉哭叫道：「爹，我要殺死他！」

艾北村的聲音，由左邊一堵石壁上透入，只聽他冷然道：「不，妳把他打昏了麼？」

艾菁哭着叫道：「我要殺死他！我非殺死他不可！」

艾北村冷哼一聲問道：「妳把他打昏了麼？」

艾菁哭聲一頓，泫然點首道：「正是，誰教他要譏笑女兒，說我打不死他！」

艾北村冷冷的道：「妳看看他，他是不是快要醒轉了？」

艾菁翻開衛濤的眼皮看了看，答道：「還沒有，他正昏迷不省人事。」

艾北村道：「那麼聽我說，爹答應妳殺死他，但必須等到我們看清他眞面目的時候！」

艾菁微驚道：「爹不是答應他歸順了麼？」

艾北村冷笑道：「那是笑話！」

艾菁又問道：「爹，您可是要他一身人皮？」

艾北村嘿嘿笑道：「不錯，他那張皮是價值連城！」

艾菁收起了七首，默默起身，走到那扇活動門前，石壁門適時而開，她低首走入，石壁門隨之慢慢關上，一切又回歸平靜……

× × ×

第六天早上，地下室的另一堵石壁又在「軋軋」聲中啓開了！

這堵石壁每天按時啓開三次，一劍震武林衛濤已由這堵石壁內獲得了十幾次的食物，石壁後隔着一扇鐵柵，底下有個半尺寬闊的小窗口，每次食物都是由小窗口送入，負責送飯的是雲中雁薛子亮，他已經和衛濤混熟了，每次送飯來，總要和衛濤偷偷談上一陣劍學，而衛濤爲了想吃好菜，也就慷慨指點了他一些，因而兩人皆大歡喜。

這天早上，石壁才啓開一半，雲中雁薛子亮就嚷了起來，道：「嗨，歐陽先生，今早有好菜，辣炒豬肝，紅燒——咦，人呢？」

原來，此刻地下室內空蕩蕩的，那還有一劍震武林衛濤的影子！

雲中雁薛子亮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大叫一聲，轉身奔入甬道，一路喊叫道：「莊主，不好了，歐陽先生逃走啦！」

轉眼工夫，那堵可以升降的石壁疾速上升，艾南村和艾北村電閃而入，兩人的眼睛都冒了火，冷電般一掃整個地下室，很快的，兩人都發現對面的石壁上刻有字跡，閃步趨前一看，只見壁上這樣寫着：「兩位老東家！你們說得不錯，在下身上這張皮價值連城，因此在下必須趕在慘遭剝皮之前離開此地，不過，在下對貴莊萬花宮的六美女仍極感興趣，總有一天，在下還會回來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留」

字是用大力金剛指寫成，入石三分，端端正正，充分表現出了他的驚人功力！

艾南村冷哼一聲，目注艾北村問道：「你看他是怎麼逃出去的？」

艾北村滿臉困惑，皺眉沉吟道：「誰知道，這間地室固若金湯，即使是蓬萊仙翁葛懷俠，他也別想撞破石壁逃出去！」

艾南村閃目沉聲道：「他根本不是衝破石壁逃出去的，你看四面石壁那有一點損壞？」

艾北村道：「但是所有的機鈕都在室外，而且每一道暗門一有響動，我們都可以聽到……」

就在他們談話之際，那尊被一劍震武林衛濤移至石壁門邊的銅人像，這時忽然「活」了起來，一個旋身悄然閃入甬道裏去！

但是，銅人像身上的戰甲在擺動時，發出「叮噹！」的碰擊聲，艾南村和艾北村一聽之下，立知上當，雙雙轉身朝甬道飛撲過來，艾南村怒笑道：「好朋友，你跑得了麼？」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們即將撲入石壁門之際，但聽甬道內「錚！錚！」兩聲銳响，那堵升起的石壁突然疾降而下，「轟隆！」一聲，將甬道口堵死了！

原來，那尊銅人像裏面的「人」正是一劍震武林衛濤，他閃入甬道內時，一看吊住石壁的兩條鋼索，於是舉起手中銅戟，奮力一揮，立將兩條鋼索揮斷，那堵重逾萬斤的石壁就此掉落，反將艾南村和艾北村關在地下室內！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聲長笑，立時持戟朝甬道內奔入，甬道寬約五尺，光綫幽暗，他奔入數步後，忽聽全身上下「叮叮噹噹」响個不停，像有許多東西打在身上，停步運目一瞧，這才發現打到身上的竟是許多飛矢，敢情甬道中有機關佈置，自己踏中機關故此飛矢頓如驟雨般由前後左右激射出來。

他穿着一身銅製戰甲，自然不懼暗器襲擊，當下哈哈一笑，復仗戟奔入。

向前奔入三四丈，眼前忽現三條甬道，每一條甬道的形式均相同，裏面，裏面都是黑黝黝的，看不見一絲光綫，一劍震武林衛濤情知這三條甬道均有機關佈置，而且所佈置的機關一定與先前的飛矢不同，說不定有鐵籠或翻板之類的東西，如果是的話，自己身上穿的銅裝不但不管用，反而成爲累贅，他停步思忖有頃，決定脫下銅裝，但正要動手脫卸時，忽聽右邊一條甬道內傳來了一片嘈雜人語聲！

「好像是地下室塌了！」

「不，可能是倒了一堵壁！」

「兩位莊主好像都在地下室內，咱們快過去看看！」

聽步聲，人數當在七人以上！

一劍震武林衛濤思忖電轉之下，急忙一個箭步跳入左邊的一條甬道，雙手端起銅戟，背靠甬道壁靜立不動。

須臾，八個老人由右邊甬道奔出，爲首的是總管賴永魁，第二個是掌櫃梅春奎，第三個是「護院武師」蒲乙公，後面五人亦是護院武師，都是曾經僞裝驕佚的人物！

他們奔至通往地下室的甬道口，總管賴永魁一眼瞥見左邊甬道立着一尊銅人像，神色一楞，停步詫聲道：「咦，地下室的銅人怎麽跑來了？」

後面七人隨之刹住脚步，掌櫃梅春奎上前凝目端視銅人半晌，回對總管賴永魁道：「這一尊是四莊主的救命將軍！」

賴永魁總管道：「這倒奇怪，四莊主最不喜歡人動他的救命將軍！」

蒲乙公接口道：「是不是四莊主回來了？」

總管賴永魁搖頭道：「不，他和大莊主正在同心盟就任金衣特使，不可能回來的。」

掌櫃梅春奎道：「也許這尊救命將軍之被搬出地下室，與剛才那一聲巨响有關的！」

總管賴永魁道：「對，老蒲你在此看守這尊救命將軍，其餘的快隨我去地下室看看！」

語畢，飛步向甬道內奔去。

衆人隨後奔入，只留下一個蒲乙公守護救命將軍，他對這項任務似乎不甚樂意，目送衆人遠入甬道後，面現怒容喃喃自語道：「他媽的賴永魁，老夫是桑苧茶莊十大武士之首，你却老是指派我做些無意義的事，哼哼，你別神氣，聽說四莊主有意調升我爲漢陽『仙鶴樓』的總管，果眞有那麽一天，哼哼，姓賴的，你等着瞧好了！」

他自語至此，轉對銅人像抱拳笑道：「救命將軍，你若有靈，請帮助老夫早日獲得升遷，離開這可憎的地方！」

說完，抱拳連拱。

救命將軍忽然開聲笑道：「好，先跪下磕三個頭！」

蒲乙公不料救命將軍會突然吐出人言，陡然大吃一驚，退步張目駭呼道：「啊，你是誰？」

救命將軍沉笑道：「蒲乙公你好糊塗，連老夫的聲音都聽不出來麽？」

蒲乙公面如土色，惶然道：「您是二莊主？」

救命將軍道：「不錯，你若希望獲得調升，趕快跪下磕頭！」

蒲乙公大感手足無措，躬身急道：「屬下一時戲言，二莊主請勿當眞！」

救命將軍道：「老夫沒時間跟你胡扯，要麽就趕快跪下磕頭！」

蒲乙公驚得渾身發抖，額上冷汗涔涔而下，結結巴巴道：「二莊主請饒恕屬下一命，今後屬下願誓死効忠二莊主，絕不敢妄生二志！」

救命將軍輕「嘖」一聲，改以溫和的聲調道：「好吧，故念你屢建奇功，暫且饒你不死，現在注意聽老夫吩咐——你快過來把老夫抬到外面去！」

蒲乙公一聽二莊主已不堅持要自己跪下磕頭，登時心頭又驚又喜道：「謝二莊主不殺之恩，二莊主爲何藏於銅像中？」

妙計易真容

救命將軍聲調一沉，說道：「虧你是十大武士之首，眼下大敵臨境都還不知道，哼！」

蒲乙公大驚，「啊，敵人在那裏？」

救命將軍沉聲道：「你別多問，趕快把老夫抬出去吧！」

蒲乙公適才一句戲言險些招來殺身之禍，已是驚得心神不寧，這時那敢再多問，趕忙上前攔腰抱起二莊主，飛也似的奔向右邊那條甬道。

甬道縱橫密佈，顯然按奇門陣圖而開，藏身於「救命將軍」體內的一劍震武林衛濤只覺左轉右轉如入迷魂陣，心中眞個既驚且喜，暗忖道：「我的天，剛才若不是冒險來這一手，此刻雖然逃出地下室，也一樣闖不出去，好險啊！」

思忖剛過，蒲乙公倏地刹住脚步，旋聞「拍！」的一响，接着是一陣輕微的「嘰嘰」之聲，地面應聲徐徐轉動，約莫轉了半圈即告停止，隱約只見蒲乙公伸手向前一拉，但聽「刷！」然一响，似是掀起一幅書畫，刹那間，一道耀眼的光綫透入甬道裏來了！

蒲乙公手抱「二莊主」低身鑽出甬道，立即把「二莊主」放下，垂手恭立，靜等吩咐。

一劍震武林衛濤眼睛一掃，發覺已置身於一間富麗堂皇的大客廳中，當下輕「嗯」一聲，揮手道：「敵人正在地下室內，你快趕去帮忙！」

蒲乙公恭聲道：「是，要不要把陣中各處出路封死？」

一劍震武林衛濤頷首道：「這是當然，你快去吧！」

蒲乙公答應一聲，正欲轉身鑽入甬道，忽見大廳門口人影一閃，突然出現一個面貌俊秀的青衣書僮，只見他由懷中取出一枚帶有灰色花紋的玉珮，朝蒲乙公亮了一下，再取出一封書函，以無比嚴肅的語氣道：「老山主令到，南村北村何在？」

蒲乙公看了藏身於「救命將軍」體內的「二莊主」一眼，見他渾然不動，忙趨前跪稟道：「桑苧茶莊忽來強敵，現二三莊主正在地下室擒拿敵人，卑職蒲乙公可否代二三莊主接令？」

青衣書僮眼睛閃了閃，遞出手中書函道：「好，你拿去！」

蒲乙公必恭必敬的雙手接過，青衣書僮隨即倒退兩步，將身一縱，躍上屋脊，旋見一隻大鳥左翅膀的影子映下大廳內外的地上，瞬即不見！

一劍震武林衛濤心知那青衣書僮已乘巨鳥升空飛去，心中驚奇不置，暗忖道：「原來艾家『東南西北』四兄弟是聽命於『老山主』行事的，但不知那位『老山主』是誰？」

他立刻想到模仿「陸羽烹茶圖」的那位「雲夢水茅主人」，暗中決定抽空往雲夢一探，當下伸手說道：「蒲乙公，你把書函給我，快入地下室帮忙去吧！」

蒲乙公忽然臉色一變，面現驚疑道：「嘿，你是誰？」

一劍震武林衛濤心中一驚，忙的沉叱道：「蒲乙公你瘋了！」

蒲乙公機警的後退一步，但仍恭聲問道：「二莊主一向如何稱呼屬下？」

一劍震武林衛濤這才明白毛病出在「蒲乙公」三個字的稱呼，立即舉臂一指廳門驚呼道：「小心身後，快閃開！」

蒲乙公不知是計，掉頭後望，一劍震武林衛濤手中銅戟便乘機往他頭上砸下！

這一戟力道極重，蒲乙公哼都未哼一聲，登時腦袋開花，倒地斃命！

一劍震武林衛濤不敢怠慢，即時脫下身上銅裝，俯身拾起那封書函收入懷中，再把蒲乙公的屍體丟入甬道內，拉下壁上那幅書畫蓋住甬道口，隨即舉步出廳。

這時還是清晨時分，院中冷冷清清，不見一個人跡，一劍震武林衛濤舉目四望，弄不清出路方向，於是縱身躍上大廳屋上，再舉目環望，發覺立身於桑苧茶莊的中院，當即施展絕頂輕功往附近民房飛掠過去。

看來桑苧茶莊的所有人手均已進入甬道，故此一劍震武林衛濤沒有遭遇任何狙擊，很順利的脫出了桑苧茶莊，由街上民房跳入一條僻靜小巷，再由小巷轉出大街，急步向洛陽城的南城門走來。

他打算即刻離城，但走到南城門時忽然想到敵人今後的動向不可不知，於是折身轉入一家酒樓。

洛陽，自周以降，歷漢、曹魏、晉、元魏、隋、唐、梁、後唐及宋朝等，均嘗建都於此，城中建築之宏偉，不下於長安，商業極爲發達，故爾雖是大清早，城中酒樓已在營業，一劍震武林衛濤登上二樓，揀了一張臨街座頭坐下，點過酒菜後，便取出「老山主」寫給艾南村和艾北村的令書拆開來。

箋上字體一入目，一劍震武林衛濤就已看出「老山主」絕非「雲夢水茅主人」其人，但由書法上看，「老山主」和「雲夢水茅主人」顯係出自一家，所不同的是：「老山主」的書法造詣較之「雲夢水茅主人」更爲高絕！

但使一劍震武林衛濤大吃一驚的並非「老山主」的書法，而是文中所傳達給艾南村和艾北村的一項命令：「字諭南村北村：頃接東村西村飛鴿傳書稱：彼等已一切準備就緒，定於八月中秋夜下手刺殺蓬萊仙翁葛懷俠，爾等接字後，須火速馳赴同心盟應接，不得有誤。

又：司空英已爲少林十八羅漢押解至同心盟，現正禁錮於正心牢中，據東村西村稱，此番司空英之失手，係僞長安萬象鏢局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衛濤所出之計謀，其人現行踪不明，可能桑苧茶莊之秘密已爲其偵悉，爾等宜須注意，如有發現，應不惜任何犧牲將之捕下，並即刻解來總壇爲要。」

一劍震武林衛濤看完後，把令書收入懷中，大大的抽了一口冷氣驚忖道：「好傢伙，他們居然敢動同心盟主葛懷俠的腦筋，這不是胆大妄爲麽？」

他原先以爲艾家四兄弟便是指使黑衫蒙面少年司空英做亂的主謀人，現在方始明白，原來艾家四兄弟的頭上還有一位號稱「老山主」的可怕人物，他顯然是個野心勃勃的老魔頭，此番指派艾家四兄弟刺殺蓬萊仙翁葛懷俠，目的正在瓦解四海同心盟，進而征服整個武林！

這是一次可怕的行動，如果他們在八月中秋夜的刺殺行動成功的話，整個武林勢必陷入一場不可收拾的浩刦，但是，使一劍震武林衛濤深感驚惑不解的是：爲甚麽艾東村和艾西村會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呢？

四海同心盟創立迄今，誰都知道只有十二位武林奇人就任金衣特使，他們是第一號金衣特使「不倒翁」尉遲必勝；第二號金衣特使「老頑童」高三歌；第三號金衣特使「八臂金猿」段雲平；第四號金衣特使「鐵面閻羅」靳正倫；第五號金衣特使「南天王」佟陽；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第八號金衣特使「流浪天使」盧儀南；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和尚；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人；第十一號金衣特使「獨眼神丐」東方月；第十二號金衣特使「冷面西施」朱雲儀——這十二人都是品行端正的當今武林奇俠，除了這十二人外，如果蓬萊仙翁已接受自己一劍震武林衛濤——的毛遂自薦，是則同心盟一共只有十三位金衣特使，何以剛才那位桑苧茶莊的總管賴永魁竟說「艾東村和艾西村在同心盟就任金衣特使」呢？

難道說，他們是新近受聘爲金衣特使的？

不，縱使艾東村和艾西村的武功够資格就任金衣特使，但他們兩人的姓名過去不爲人所知，更無俠譽可言，四海同心盟絕不會冒冒失失的聘請他們兩人就任金衣

特使！

一劍震武林衛濤想到這裏，忽然想起「活剝人皮」正是對方一帮人的慣用技倆，不禁心頭大大一震，猛然抬頭大呼道：「伙計！」

「來啦！」

一名伙計應聲而至，打躬陪笑道：「客官還要甚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搖頭道：「甚麽也不要，告訴我今天是八月初幾？」

那伙計笑道：「初三，客官可是打算趕回家去過中秋？」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正是，我家在廬山，還有十二天就是中秋，不知能不能在中秋前趕到家門？」

伙計哈哈笑道：「廬山距此約有一千多里，客官但能一天換一匹馬，再日夜連程趕路，大概可以趕到！」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罵道：「去你的蛋，一天換一匹馬，那要花多少銀子你想想看！」

伙計歪頭想了想，笑道：「也不多，大約只要二十兩銀子就行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見他說得煞有介事，不由心頭一動，注目問道：「你倒說說看，花二十兩銀子怎能在十二天之內趕到廬山？」

伙計微笑道：「客官有所不知，本地有一家四通馬車行，他們出租馬匹的路綫遍佈大江南北，各地都設有驛站，您客官要回廬山，只要肯花幾十兩銀子，絕對沒有問題！」

一劍震武林衛濤大喜道：「好極了，那家『四通馬車行』在城中何處？」

伙計靠近橫欄邊，手指北面街頭道：「客官由這條大街一直走過去，那邊有一家『桑苧茶莊』，茶莊的左隣便是『四通馬車行』！」

一劍震武林衛濤心中一驚，衝口問道：「那家『四通馬車行』的主人是誰？」

伙計道：「聽說是『桑苧茶莊』主人艾北村老先生經營的，小的也不大清楚，反正您客官只要有馬可騎就行，管他主人是誰！」

一劍震武林衛濤口裏「哦哦」應着，心裏不禁苦笑起來，暗忖道：「開玩笑，我剛由艾北村的桑苧茶莊逃出性命，現在反要去租用他的馬匹，這不等於自投羅網麽？」

當下揮揮手道：「好，謝謝你，待會我去看看，要是可以少一點——」

話剛說到一半，驀然街上傳來了一片驚呼聲：「失火了！失火了！」

「桑苧茶莊失火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心頭一震，探頭往街頭一望，果見遠處一片屋頂上濃烟蔽天，火星熊熊冒起，敢情已起火多時，只不過南城門這邊才剛剛得到消息罷了。

剎那間，許多居民紛紛由屋內奔出，亂鬨鬨的朝桑苧茶莊趕去。

一劍震武林衛濤頗爲吃驚，但他立刻猜想到桑苧茶莊這場大火是艾南村和艾北村自己放的，顯然他們已因秘密被偵破而決定放棄洛陽這個根基地！

突地，一個念頭閃入他腦際，他立時起身道：「伙計，看賬！」

那伙計驚訝道：「怎地，您客官的酒菜還沒動過呀！」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面掏銀子一面笑道：「不吃了，我要去看看——多少錢？」

那伙計道：「六錢，那麽小的替您客官留着，待會您客官可以再回來吃！」

一劍震武林衛濤含混「嗯」了一聲，丟下六錢碎銀，然後脫下身上的藍衫，把它翻轉過來，變成了灰色長衫，又復穿上，再由懷中掏出一頂方士巾戴上，衝着那看得發呆的伙計擠眼一笑，便即負手施施然步下酒樓，朝桑苧茶莊緩緩行來。

走近桑苧茶莊一看，整座庭院已陷入火海中，火勢異常猛烈，已非人力所能撲滅。

這時街上已有數百人在圍觀，左隣右舍則忙着把自家的東西搬到街上，呼嘯叫嚷，亂成一團！

一劍震武林衛濤混入人羣中遠遠站着眺望，他已知桑苧茶莊左邊那家「四通馬車行」也是艾家的產業，故此暗中注意「四通馬車行」的動靜，果然不久之後，突見馬車塲的木柵門倏地大開，由裏面衝出十多匹健馬來。

爲首一人正是艾南村，其次是艾北村，接下來是艾青、總管賴永魁、掌櫃梅春奎、五位武士及四名彪形大漢，最後是一輛馬車，一看就知車內裝載着許多東西。

這十多騎衝出馬車塲時，站在街上圍觀的人連忙讓開一條路，艾南村一馬當先，猛抖馬索，一路喝叱着朝南城門馳去，後面十多人一個接一個，緊緊跟進。

一劍震武林衛濤容得前面十多人馳過後，立即擠身向前，暗中摸出一枚銅錢，看準四名彪形大漢之一——雲中雁薛子亮——即將馳過時，暗運眞力，向他坐騎打去。

銅錢出如閃電，正中馬後腳！

那馬遽受驚痛，前蹄一揚希聿聿的叫了起來。

雲中雁薛子亮不知坐騎遭受暗算，以爲街上人多，馬受了驚，只拚命控住馬索，一面破口大罵道：「畜牲，你不走老子把你丟到火裏去！」

那馬似極溫馴，聽到喝叱，立時放落前蹄，復向前進，但是左後腳走起來一跛一跛，已無力奔跑了。隨在雲中雁薛子亮後面的一名彪形大漢發現那馬的左後腳在流血，忙嚷道：「喂，老薛，你的馬受了傷，快回去換一匹！」

雲中雁薛子亮掉頭下望，果見馬後腳正在流血，不禁咆哮道：「好傢伙，一定是你的馬前蹄踢中我的馬後腳！」

那彪形大漢也不敢確定是與不是，大聲叫道：「你嚷個什麽勁，快回去換一匹啊！」

雲中雁薛子亮「哼」一聲，只得躍身落地，將馬牽到一旁，等到最後那輛馬車馳過後，急忙拉着馬轉回馬車塲去。

一劍震武林衛濤乘亂隨後跟入，舉目四顧，見馬車塲上除了還有幾匹馬外，已別無人跡，心中大喜，即閃步欺到薛子亮身後，一把扣住他左腕脈門，輕笑道：「老薛，咱們到馬廐裏說句話兒！」

雲中雁薛子亮大吃一驚，只叫了一個

「你——」字，全身便已酸痲無力，他也是個老江湖，心知已落入敵人手中，若然開口喊叫，必無生理，因此立刻就「乖」下來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拉着他走入最裏面一間馬廐笑道：「我知你是黃山派的弟子，但你絕對不是雲中雁薛子亮，現在我要借你身上這張人皮穿一穿！」

說罷，左掌往他太陽穴上擊去。雲中雁薛子亮悶哼一聲，登時癱瘓蹲下，昏死過去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迅捷脫下他身上衣服，翻過他的身軀，見他背上有五顆貼連在「皮」上的鈕扣，當下打開鈕扣，將他身上所穿的人皮——雲中雁薛子亮的皮——小心翼翼的脫下，再把他赤條條的身軀翻成仰躺，一看他面貌，認得他是被黃山派逐出門牆的敗類「玉面虎」宮大成，不由得怒從心上起，面露殺氣冷笑道：「哼！原來『雲中雁薛子亮』是你害死的，如今你也別想活啦！」

他本着除惡務盡的看法，毫不猶豫，駢指便向玉面虎宮大成的心窩點落！置之死地！

然後，他迅速脫下自己的衣服，把雲中雁薛子亮的皮穿上，反手扣好鈕扣，再把玉面虎宮大成的衣服穿起來。

一切裝束停當，他立即走出馬廐，進入馬塲，把那匹受傷的馬鞍取下，掛上另一匹健馬背上，隨之一躍而起，縱馬馳出馬車塲來。

這時，街上仍是一片亂鬨鬨的，一劍震武林衛濤縱出馬車塲時，許多人都嚷了起來。

「喂，這場大火你們艾家要負責，怎麽可以一走了之呀！」

「別嚷他溜掉，把他揪下來！把他揪下來！」

「截着他……」

但是，嚷歸嚷，那些人見一劍震武林衛濤（他現在已是雲中雁薛子亮）來勢甚兇，均不敢攖其鋒芒，一見他縱馳過來，都紛紛退避不迭。

因此，一劍震武林衛濤很順利的衝出人羣，催騎猛進，朝南城門趕來。

一出南城門，舉目已不見艾南村等十多騎，但一劍震武林衛濤知道艾南村必是取道廬山追趕自己，故仍順着官道往南疾下。

他最大目的在於先艾南村等趕抵廬山四海同心盟，因爲艾南村和艾北村目前雖不知「老山主」命令他們應接八月中秋夜艾東村和艾西村刺殺同心盟主葛懷俠的行動，但顯然艾南村和艾北村已認定自己會「逃」往四海同心盟，因此自己如不趕在他們之前抵達廬山，他們正好可以趕上而配合艾東村和艾西村的行刺，以目前的情況而論，救蓬萊仙翁葛懷俠一命，遠較跟踪敵人重要多了。

職是之故，一劍震武林衛濤也不管坐騎是否支持得了，拚命催騎猛馳，眞個是疾如風馳電掣！

轉眼馳過十幾里路，遙見那輛馬車正在道上前進，一劍震武林衛濤見沒有捷徑可以繞道趕過他們，只得硬着頭皮趕了上去。

馬車速度較慢，未幾便已追上，只見那三名彪形大漢正控騎跟隨着馬車，而艾南村等十人業已不見踪影，顯係領先追趕「自己」去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見只是那三名彪形大漢，心下稍安，當下模仿「玉面虎宮大成」的聲音大叫道：「嗨，二莊主他們先走了麽？」

一名彪形大漢回頭答道：「不錯，二莊主吩咐咱們保護這輛馬車去合肥待命，老薛你帶路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由馬車旁飛馳而過，揮手大聲道：「不成，老子有重要消息，必須稟告二莊主，你們三人負責保護就行了。」

那彪形大漢急問道：「老薛，你得到什麽重要消息啊？」

一劍震武林衛濤超前疾馳，朗聲笑道：「天機不可洩漏，下次見面再告訴你們吧！」

說完這話，已將馬車和那三名彪形大漢遙遙拋在腦後。

馬不停蹄，一路猛進，中午趕到伊川縣城，仍未追上艾南村等一行十人，但在即將經過伊川縣的南城門時，一劍震武林衛濤意外的發現了「四通馬車行」南下的第一驛站！

它設置在靠近城門的街尾，一劍震武林衛濤一眼瞥見，那裏面有十四匹通體流汗的馬，更認得那十四馬，正是艾南村等十人由洛陽馬車塲騎出的，於是立即下馬，向站在馬塲邊的一名馬伕喝道：「嗨，換馬！」

原來，古時每家驛站的馬匹，都有他們自己的戳記，那馬伕一看是「總店」來的人和馬，那敢怠慢，連忙牽出一匹棕色駿馬，換上馬鞍，一面笑嘻嘻地道：「二莊主他們剛過去不久，薛大哥要走哪條路綫？」

一劍震武林衛濤含笑反問道：「你知道二莊主他們走哪條路綫？」

那馬伕笑道：「小的好像聽說他們要分三條路走，一批走登封，一批走臨汝，另一批走伊陽，最後在大姑塘會合，至於二莊主走的是哪一條路綫，小的倒不大清楚。」

一劍震武林衛濤乘機問道：「臨汝那邊有馬可換吧？」

那馬伕答道：「有，有，都在城門邊上，一看就知。」

說到此，忽然面現詫異道：「咦，薛大哥上月不是去過一趟臨汝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面不改色笑笑道：「正是，有什麽不對？」

那馬伕眨了眨眼問道：「那麽薛大哥怎會不知臨汝有沒有驛站？」

一劍震武林衛濤把臉一沉，答道：「你的耳朵大概放在肚囊裏，老子是問你臨汝有沒有馬可換，不是問你臨汝有沒有驛站！」

那馬伕恍然一哦，慌忙拱手陪笑道：「是是，小的聽錯了，薛大哥，你多多包涵！」

一劍震武林衛濤不再接腔，登上馬，一抖馬索，朝城外埋頭疾馳。

由伊川到臨汝，有百里出頭，若在中

途稍作歇息，大約在午夜之前，即可趕到，一劍震武林衛濤希望對方今晚會在臨汝投宿，而自己最好不被他們發現，則拚着一夜不休息，繼續向前急趕，必可趕到他們的面前，先他們一日抵達廬山四海同心盟。

然而，他這個希望，在經過白沙鎮時，就被一個事實所擊潰了。

白沙鎮正好在伊川與臨汝的中間，他馳入鎮上時，夜幕已垂，爲了準備趕夜路，他決定在鎮上歇息片刻，因此就在一家簡陋的客棧門口跳下馬來。

一名店伙計見有客人到，連忙笑臉迎出，接過一劍震武林衛濤遞到的馬索，笑咪咪道：「客官你來得好，敝棧只剩下一間空房啦！」

一劍震武林衛濤哦了一聲，隨即笑問道：「剛才有沒有騎馬的人在貴棧投宿下來？」

那店伙計怔了一怔，答道：「這倒沒有。」

一劍震武林衛濤掏出一小錠銀子塞入他手中，笑道：「替我上馬料，少時我要繼續趕路！」

那店伙計詫異道：「哦，你客官要趕夜路。」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笑道：「不錯，要是這個時候打尖會影响貴棧的收入，那麽你只替我上馬料，我去吃一碗麵，待會就來。」

那店伙計眼睛何等銳利，見衛濤出手闊綽，知有油水，忙道：「客官別客氣，你只管請進，要吃麵，小的馬上去替你叫來。」

一劍震武林衛濤於是被人引入一間單人房，他和衣躺下不久，店伙計已端來一碗大鹵麵，由於一整天沒吃東西，一見之下，立時一躍而起，可是剛抓起筷子的時候——

「篤篤篤！」

房門外有人敲門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抬頭不悅地道：「是誰？」

一黑衣人推門而入，竟是桑苧茶莊的十大武士之一！

一劍震武林衛濤尚不知他的姓名字號，因此暗感不妙，當下連忙起身陪笑說道：「啊啊，原來是你老，怎麽你還在這裏呀？」

黑衣老人也發出驚訝之聲道：「噫，是你？」

一劍震武林衛濤搶着說道：「請坐請坐，吃麵麽？」

黑衣人點頭一「嗯」，注目問道：「二莊主原命令你們四人保護馬車，趕去合肥待命，你爲何獨自一個人，跑到這裏來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看到這個情況，暗感不妙，忙將雙臂暗運眞力，準備對答不好時，立刻下手斃敵，一面又裝作陪笑道：「你老有所不知，在下今早隨二莊主等馳馬出馬車場時——」

黑衣老人截口道：「這個老夫知道，你的馬受了傷，轉回馬車場換了一匹，之後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之後，那些左隣右舍不讓在下出城，把在下困在馬車場上，嚷着說那場大火是我們艾家放的，要我們負責賠償。」

黑衣老人微微一笑道：「那時火已經蔓延到隔壁去了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還沒有，但看上去整條街房屋都逃不出刦數了！」

黑衣老人問道：「後來你是怎樣脫身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煞有介事的道：「解釋沒用，在下心頭火發，把其中一人舉了起來，大叫不讓路，老子要殺人了，那些人嚇得紛紛後退，在下方得脫身，可是經過那一躭擱，趕出城時，你們已經跑得不見了。」

黑衣老人問道：「你沒追上那輛馬車嗎？」

一劍震武林衛濤搖了搖頭，詐作追趕不到的表情道：「沒有，大概他們不走官道，你老現在不說，在下還不知道馬車要去合肥呢。」

黑衣老人以斥責的語氣道：「而現在你倒有心情在此休息！」

一劍震武林衛濤連忙解釋道：「不，在下今天中午在伊川換馬，聽說二莊主等分三路追趕點子，在下決定走這條路追趕下來，剛剛趕到此鎮，乘着坐騎上料之際，進入這家客棧打尖，打算吃完麵馬上就走！」

黑衣老人笑了笑道：「現在你不必走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佯作一呆，問道：「這話怎麽說？」

黑衣老人道：「二莊主斷定點子必會逃往同心盟，故已在各地佈下人手，老夫負責守候於此，如今你可以留下來代替老夫！」

一劍震武林衛濤問道：「你老呢？」

黑衣老人道：「老夫打算趕去臨汝與二莊主會合。」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問道：「二莊主認爲點子尚未逃到這裏？」

黑衣老人說道：「正是，他沒有騎馬，路程又遠，白天又不能施展飛行術，因此可以斷定他尚未逃出我們佈下的眼綫之外！」

一劍震武林衛濤皺眉道：「點子異常厲害，在下若碰上他，只怕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黑衣老人笑道：「不錯，你只要用眼睛釘住他就行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作爲難道：「二莊主既是命令在下去合肥，在下還是轉道趕去合肥爲妙……」

黑衣老人略現不耐煩，正容道：「現在人手不足，你可以不必去合肥，將來二莊主若責怪下來，就由老夫個人負責便是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點頭道：「好吧，在下吃完這碗麵後——」

黑衣老人又截口道：「不吃那碗麵也餓不死，快隨老夫走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心中暗恨，忖道：「老匹夫，你這叫做死星高照，可怨不得我了！」

（未完）

太空秘密 火箭

雍容‧譯

我們不再局限在地面上去觀察宇宙了。現在，拜火箭日益改良的所賜，我們可以進入太空了。

毫無疑問，在七百五十年之前，中國已經發明火箭了，當時的火箭就像花爆一樣，使用火藥來做燃料，現代最進步的火箭，却是使用液體燃料的，不過，所運用的原理，却跟花爆完全相同。

在一枚火箭裏面，燃料在燃燒着，產生熱的氣體。這股熱的氣體的力量以高速衝出，驅動火箭上昇。

現代的火箭所使用的燃料，一般是煤油，或者液體氫。燃料沒有氧氣是燃燒不成的，而在眞空的太空裏是沒有氧氣的，因此，火箭必須携備自己的氧氣供應，而那種氧氣一樣是液體形式的。

美國火箭先驅者羅拔‧H，哥大德（ROBERT H. GODDARD）於一九二六年製造和發射了世界第一枚液體燃料驅動的火箭，但飛得不遠。巨型得很的火箭叫「V2」，是布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爲德軍而設計的。「V2」的有效負載達一噸，航程可達三百公里。戰後，布朗和他的同事移居美國，繼續研製火箭，用作太空研究，結果，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枚火箭——「土星五號」（SATURN V），把人類帶到月球去。

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V2」，人類未必可以在六十年代便置足月球。

火箭之用於軍事上，原來並非自今日始，遠在一八〇六年英國和拿破崙的戰爭中，即已經使用火箭去進攻敵人，當時遣派十八隻船由母艦出發，衝向布倫港灣，跟着，二千枚鐵殼的康格雷火箭隨即呼嘯着飛向布倫港，叫它立刻陷於一片火海。翌年，即一八〇七年，更有六萬五千枚火箭，進襲哥本哈根。

不過，迄十九世紀，火箭還是廣泛用於通訊和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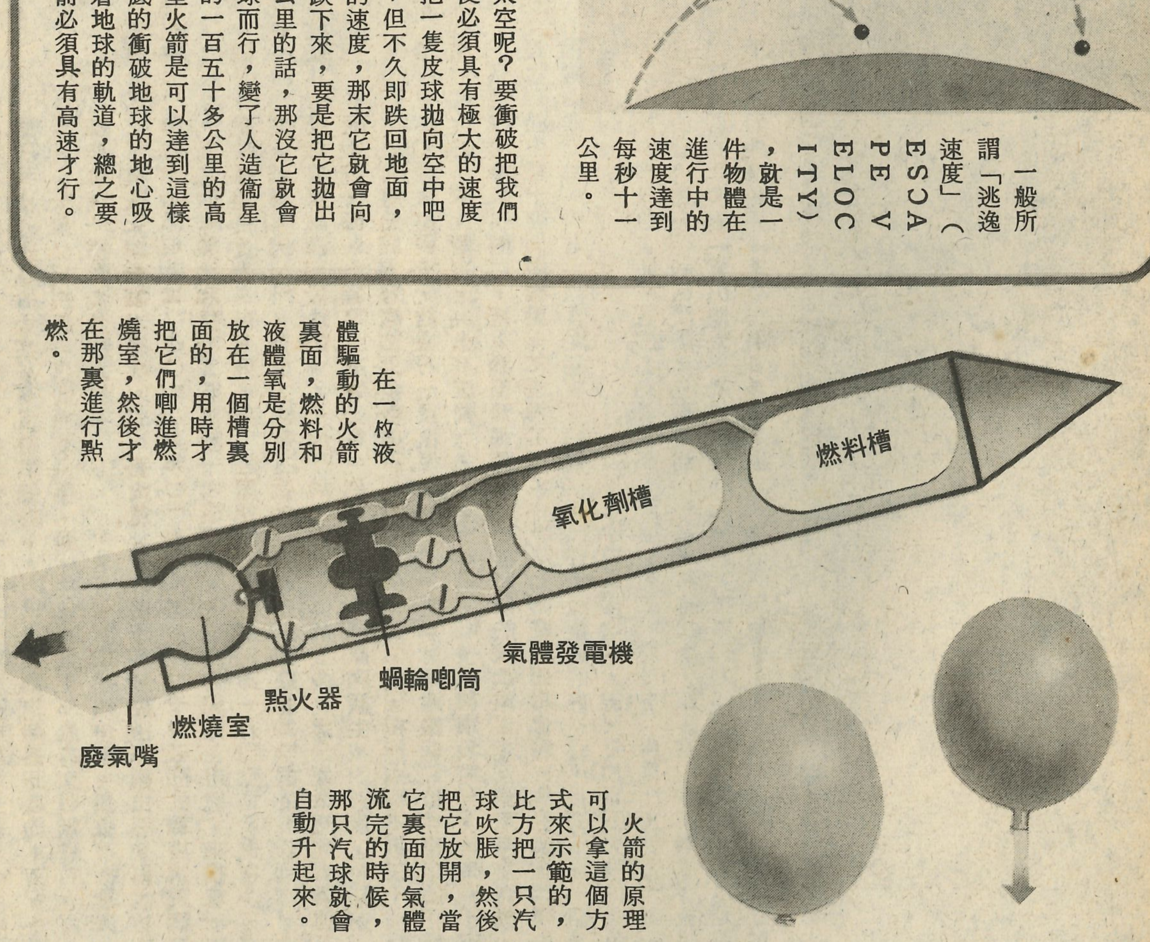
然後，在一九四四年秋，火箭再度在軍事上耀武揚威，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向德國公衆和全世界揭露擁有大量的「復仇武器」，原來就是火箭「V2」，德軍使用火箭，幾乎把倫敦夷爲平地。

土星五號火箭

一隻皮球拋出的速度如果能夠達到每秒鐘八公里的話，它也一樣可以進入地球的軌道的。

一般所謂「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就是一件物體在進行中的速度達到每秒十一公里。

我們怎樣才能夠進入太空呢？要衝破把我們吸引住的地心吸力，我們便必須具有極大的速度，現在，我們就想像一下把一隻皮球拋向空中吧，其始它是會向上飛去的，但不久即跌回地面，如果你拋出的球有着較大的速度，那末它就會向上飛得較高一點，然後才跌下來，要是把它拋出的速度能夠達到每秒鐘一公里的話，那沒它就會進入地球的軌道，繞着地球而行，變了人造衞星，人造衞星的軌道在地球的一百五十多公里的高空上，越過了大氣層，巨型火箭是可以達到這樣的高速的，否則便無法澈底的衝破地球的地心吸力，進入太空，進入環繞着地球的軌道，總之要擺脫地心吸力的制肘，火箭必須具有高速才行。



在一枚液體驅動的火箭裏面，燃料和液體氧是分別放在一個槽裏面的，用時才把它們唧進燃燒室，然後才在那裏進行點燃。

火箭的原理可以拿這個方式來示範的，比方把一只汽球吹脹，然後把它放開，當它裏面的氣體流完的時候，那只汽球就會自動升起來。

火箭是由好幾個部份，或者好幾個級組成的，這樣才可以幫助它獲得所需的高速而進入太空。

每一級都是一枚可以分離的火箭，而在最底的那一枚火箭，驅動力最强，在發射的時候，底部的那一枚火箭開始燃燒，把火箭推向天空，當那一級的火箭的燃料燒光了時，它便會自行脫離，而由第二級的火箭去頂替它，所以一枚火箭越爬得高，它的重量便越來越輕，結果，那枚火箭便可以進行得更快一點，毫無疑問，這比起仍舊帶着那空了的燃料槽，自然會進行得更快。

一枚火箭的各級，通常都是叠起來的。不過，在某些情況之下，一枚特別的火箭又會附在第一級火箭的旁邊，給予它一股特別的衝勁。

一枚火箭通常都有兩三級的，世界上最大的火箭是「土星五號」，它是三級組成的，它高一百一十一公尺，重量則是三千噸。

多級火箭由多於一個的縱向排列的推進系統構成。最低的一級首先開動，把上面的火箭推向天空，當它的燃料用光時，它便會和其他的級脫離。然後第二級開始燃燒，繼續這樣的過程，直至有效負載達到需求的高度和速度爲止。這樣的方案一舉兩得，其一是捨棄了業巳完成加速火箭的任務的各級，減少了火箭的多餘重量，其次是提高了有效負載的最後的速度，它就是各級火箭所能獲得的速度之和，這樣，當火箭達到了第一宇宙速度每秒八公里時，它便可以擺脫地球的引力了。

猩猩王朝

羅唐納・文

艷星莎蓮娜被大猩猩擄去，於是製片家束手無策，該片「天涯烽火」的男主角馬洛波隆，千方百計營救她，兩次闖入殺人谷，向猩猩王黑金剛挑戰，那一族大猩猩已經有了顯著的進化，逐漸接近人類，看來他實在凶多吉少！



艷星被大猩猩擄去

非洲面積很大，有三千萬平方公里，佔全球陸地面積五份之一，僅次於亞洲，中部是赤道，北部是撒哈拉沙漠，「東非大峽谷」以及「剛果盆地」，名氣極响，從剛果伸展到一個新興國家「喀麥隆」，有的是山，峯巒起伏，還有急流、瀑布、森林，蠻荒氣味極濃，風景如畫。

喀麥隆山拔海五千公尺，主峯是在「喀麥隆」，向南伸展，變成二十多座山，森林密集，猛獸如雲，最凶險的一截稱做「十萬大山」，當地的土人也不敢闖進去，只是在河邊聚族而居，傳說泰山珍妮兩人當時就住在十萬大山的黑森林之內，跟猩猩猿猴交遊，所有大象都是朋友，威震蠻荒。

由於非洲景色奇麗，有許多套名片都在該處拍攝，格力哥利柏跟艷星蘇珊希活、阿娃嘉娜合演的「雲山盟」，就是在剛果以北的地區拍攝，至今仍有許多製片家在非洲的蠻荒地區打主意。

剛果是非洲中部最旺盛的地方，「曼尼城」是剛果全部最有文明氣息的一處，如果有人前往非洲拍戲，多數乘搭航機在剛果機場降落，再搭專車去「曼尼」，在酒店歇脚。曼尼城有七間大酒店，三個夜總會，入夜之後，景色凄迷，坐在窗前喝酒，不時聽到獅子的吼聲，說也奇怪，有些遊客只是想聽聽野獸的吼聲就到剛果遊玩的，他們去多幾次，便會想起看看眞正在森林和草原之間生長的野獸，包括獅、犀、象、鱷，故此距離剛果不過三十哩之遙的一處，有些建築物好像雀巢似的在樹頂建築，叫做「樹頂酒店」，離地三十呎，讓胆壯的人歇宿，夜間俯瞰獸羣活動。

初時在電影推出一座座的樹頂酒店，已經滿足觀衆的好奇心，後來，這一類影片拍攝得太多，需要更加緊張兇險的景色增加刺激，於是有「所羅門王寶藏」這一套影片推出來，跟着有「沙漠梟雄」放映，觀衆對非洲的印象更加深刻，不單是荷里活的製片家在黑森林那邊打主意，羅馬的銀城圈也想拍大片描寫非洲最險惡的一區，十萬大山正是他們爭取的目標。有一套劇本叫做「天涯烽火」，描寫近代非洲蘇丹族戰士英雄史蹟，該片的男主角「馬洛波隆」以及女主角莎蓮娜根本上就是一對極親密的戀人，當然表情逼眞，大隊人馬在十萬大山前面的樹林紮營，連續五天，從上至下，累到筋疲力盡，不自覺的躺下來休息，特別是第六天的黎明，經過整晚拍戲，他們都累到極點，想睡，却又沒法睡得闔眼，有些演員仍然穿了古代戰士的服裝，或坐或臥。

在晨光曦微之下，突然有一件奇異的事情發生，看來有如黑猩猩的一頭猛獸，騎在馬背，從遠處疾衝過來，把莎蓮娜一手抓住，使勁往上一抽，只用一隻手已經把她夾緊，疾馳而去，在場目擊的人，都嚇呆了半截，男主角馬洛波隆猛吃一驚，正想搶救，那一頭半人半獸的怪物已經把她帶走，他雖發狂般在背後奔走，希望追得上，這個希望終於幻滅了，他很快就像一頭鬥敗的公鷄，垂頭喪氣的倒下來。

十多個演員走過來慰問，馬洛波隆喘息了一會，說：「莎蓮娜被怪物擄去，我們趕快追！」

他的體力特別强，居然可以在幾分鐘之後，能够振作，跳上了吉普車，沿着公路的蹄印疾駛，副導演巴山以及兩位演員坐在吉普車的後廂，除了遠射的來福槍，還有手槍、短刀，另有兩個手榴彈，假如他們有本領追得上那一頭怪物，也許能够把莎蓮娜搶回來，可是，蹄印只是有一截顯露，隨後在草地上面消失，山深林密，無法找尋，幾個人忙了整個上午，疲倦到極點，寸步難移，終於暫時打消了追踪的意念，回到營地，再行定奪。

有人說那一頭怪物是大猩猩，因爲他的血盆大口，並非人類的口，低額闊鼻，眼眶深陷，分明是猩猩，絕對不是人，另外一些人目擊這一宗擄刦事件，却不同意這種解釋，他們認爲黑猩猩渾身是毛，五隻手指十分粗壯，跟人類的手指截然不同，刦走莎蓮娜的怪物雖然半人半獸，傾向人類多過傾向於野獸，只能說他是非洲蠻荒部落當中的一種，並非大猩猩。

不管怎樣，莎蓮娜被怪物擄刦，總是驚人的，除了「馬洛波隆」因爲愛她如狂以致十分傷心之外，大導演查利巴斯以及製片家杜羅夫都感到難堪，那一套巨片投資很大，超過美金五百萬元，拍了一半，不可能更換女主角，如果她永久失踪，或者死於大猩猩之手，製片家損失很大，他當然是不肯罷手的，問題在這裏，怪物把她刦走，帶到杳無人踪的十萬大山，他們憑什麼綫索找她呢？

當晚製片家杜羅夫以及正副導演同在「曼尼酒店」密談，從長計議，最爲觸目驚心的是一幅彩色照片，說也凑巧，該片的攝影師勞頓正在檢查他在夜間拍攝之後的一副攝影機，聽到一陣嘈吵聲，掉頭看看，發覺莎蓮娜被怪物擄去，他閃電般用一個細機拍了一幅彩照，男主角蹲在附近，已經拔刀，不敢出擊，那種尷尬姿勢也被他拍攝得到，憑着那一幅照片，他也有資格參加秘密會議，講述他的所見所聞，反而男主角馬洛波隆沒有被製片家邀請，

原因是他失去了莎蓮娜，好像發狂，怒容滿臉，似乎神志不清，大概不會有什麼寶貴的意見，故此「新藝影片公司」的首腦沒有邀請他商量。

在曼尼酒店五樓一個雙人套房所附屬的露台上面，幾個人坐着交換意見，副導演巴山說：「憑着那一幅照片，證實了艷星莎蓮娜被怪物擄刦，例如我們出動之前，曾經向任何一間保險公司投保，可能靠它索取鉅額賠償費的，是也不是呢？」

製片家杜羅夫眉心一皺，說：「可惜我沒有替她買個人的意外保險，只是購買被蠻族土人襲擊的保險，那是指一族土人用長矛和箭偷襲而言的，我們沒法證明那一頭怪物是非洲土人任何一個部落之前，沒法索取賠償。」

由這一句話，引起爭辯，巴山認為那一個巨人並非野獸，確是人類，不過近似猩猩，如果找到那些怪物聚族而居的巢穴，就有可能憑着他們燒火煮食的生活方式，證明他們是人，有資格領取三百萬美元的賠償。

本來是人獸纏夾不清的一個問題，牽涉到幾百萬美元的賠償費，那就更加複雜了，他們終於更為深入的研究另外一件事情，非洲大陸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動物，又似猩猩又似人的動物究竟是甚麼？

他們自問沒有資格判斷這件事，經過明查暗訪，終於獲悉中非共和國首都「班吉」有一個很負盛名的動物學專家邱迪博士，他們專誠拜訪，從曼尼城的公路駕車前往那邊去，只是花了八個鐘頭的駕駛，便可抵達，立刻按址拜訪。

見面後，杜羅夫送上片名，自稱是「天涯烽火」的製片家，此行渴望得到合理的解釋，使心上的疑團消失，說完，送上那一幅「猩猩刦美」的照片。

邱迪博士定神觀看那一幅彩照的時候，杜羅夫沉着氣說：「邱博士，如果那一幅照片不是由副導演巴山先生親自拍攝，我不會相信它是眞有其事，現時我們正在爭辯一件事情，有人說那一頭怪物是猩猩，但却變了質，即是說他是含有大猩猩血統的野獸，另外一些人，却認為他是非洲土人當中的一種，一向就是體格粗壯的，看來有如猩猩，你認為怎樣解釋比較合理呢？」

邱迪博士想了想，很鄭重的說：「我不知道別人怎樣想，照我的看法，那一個巨型的動物並非含有猩猩血統的野獸，也不是非洲土人，他就是大猩猩，不過有了顯著的進化！你們別忘記，人類的祖宗就是跟猿猴或猩猩同族的一種動物，為甚麼大猩猩不會進化到逐漸接近人類呢？再過二三百年，他就變成人類，以目前進度來說，他應該稱做猩猩人。」

杜羅夫大吃一驚，說：「照這樣看，莎蓮娜的處境確是極端危險了，她會不會給大猩猩吃掉？」

邱迪博士說道：「這種事情絕非如此簡單，不論如何，她決不會給大猩猩吃掉的。」

「如果大猩猩喜歡她，却又不是把她吃掉，會不會基於動物的本能，把她姦污呢？」

「大概不會發生這種慘劇，她只是很普通的女人，怎能跟大猩猩造愛？假如大猩猩強姦她，她就要立刻喪命！照我看，大猩猩也有憐香惜玉的愛念，不會辣手摧花的。」

「你憑甚麼去推想得到大猩猩不會辣身摧花呢？」

「假如大猩猩突然湧起了肉慾的要求，急欲解決，跟前沒有雌猩猩，他仍然不會把女人看做洩慾的對象，假如他已進化，更加不會，因為他知道這樣做會殺死她。十多二十年，從來沒有一個黑色皮膚的女人被黑猩猩姦殺，從猩猩的觀點看，黑女郎比較白色皮膚的女人更加美，既然非洲土人部落當中沒有一個女人發生過如此可怖的遭遇，反映出大猩猩絕對不會抓一個你們認為是美人的艷星洩慾。」

「是否他為了飢餓才這樣做呢？」

邱迪博士哈哈大笑，說：「你們認為他餓透了就想吃人嗎？這種事情決不會發生，第一點，大猩猩一直都是吃素的，第二點，他最喜歡吃的野菓，有十七八種，非洲全境都有，隨手可以拿來進食，既然他不會餓透，怎會吃人呢？」

杜羅夫苦笑一下，設：「我們對大猩猩實在懂得太少了，不過，那一頭大猩猩如果沒有任何目的，他決不會把一個女人擄去，你認為他可能基於那一個意念才這樣幹呢？」

「假如他眞的有一個目的然後這樣做，照我看，他把她當做玩具。」

「哦？大猩猩也像人類似的喜歡玩具嗎？」

「根據美國波士頓動物園的報告，那個地方有三十頭大猩猩，但是喜歡玩具的，特別喜歡比較巨型的白雪公主，那些猩猩全是野性難馴的，如果他是已經進化的大猩猩，更加喜歡玩具了。」

杜羅夫想了想，問：「波士頓的大猩猩有沒有發生過把白雪公主撕碎呢？」

「從來沒有。」

「那麼，我們比較放心了，如果那一頭大猩猩沒有傷害莎蓮娜，我們也許有機會把她救出來。」

邱廸博士搖搖頭，說：「你不要這樣樂觀，大猩猩居住的環境叫做殺人谷，荒涼可怖，極難尋找，倘若你們只有二三十人走到他們的巢穴，等於送死，反之，派遣一千人圍捕，他們認為沒法抵抗，立刻搬到西非的大森林居住，甚至遁入東非大裂坑，那邊有幾十座峽谷，你們有什麼方法找她呢？即使你們想勇救佳人，先要找到這大猩猩聚族而居的巢穴，可惜我們至今仍未找到那個地方。」

「照這樣看起來，你對那些大猩猩仍然沒有做出更為接近的接觸了，憑甚麼你說那些大動物比以前有了顯著的進化呢？是否你感到他們有了多少異乎尋常的表現呢？」

邱廸博士說：「我有一個朋友，巴西人，叫做大頭六，因為他排行第六。他懂得好幾國的語言文字，芸芸衆生，只有他一個人懂得大猩猩的說話，他知道那一族的猩猩開始向非洲土人學習。猩猩對企身尖尾的欖核鼓最有興趣，有些大猩猩利用它傳達自己想說的話，鼓聲冬冬，如果有些陌生人入境，不過走了一座山，總部已經知道，這種技巧可以說是接近人類的具體表現，此外，有些猩猩寫畫，另外一些猩猩跳舞，當然是雌猩猩然後跳舞的，她們知道這樣做可以取悅於雄猩猩，不消說，這種行徑也是進化的表現了，每年春夏之間，大頭六就走入殺人谷，把猩猩叫他買的東西和食物送去，他得到的代價是發光的石頭，沒有人像他那麼勇敢，值得一讚。」

杜羅夫說：「大頭六眞是了不起，他本來的職業是甚麼？」

「大頭六沒有結交猩猩之前，一向做廚師，現時他得到猩猩的帮忙，逐漸變成小康之家了，不必再做廚房裏面的大師傅，仍然可以安居樂業。」

「那發光的石頭是否鑽石或寶石？」

「有少數是寶石，鑽石比較少，大部份是水晶或者磷光石，因為猩猩不知道如何分辨它的優劣。大頭六沒有把各種石頭的等級告訴他們，免得多生枝節，照大頭六說，假如大猩猩懂得鑽石是所有發光石頭當中最值錢的一種，他們親自走到曼尼城把它賣給酒商，那就發生糾紛，只要有一次大猩猩入城被人擊斃，猩猩王黑金剛遷怒於他，他就完了，故此他不希望猩猩懂得太多。」

杜羅夫說：「是的，我曾聽見過大猩猩喜歡喝酒的傳說，有些獵人把許多缸酒放在大猩猩經常走動之處，希望他們嗅到酒香，忍不住轟飲至醉，全部落網，不知道是否屬實，假如是事實，眼前有一個人懂得猩猩的說話，拜托他入山跟猩猩王磋商，我們可以用一百缸酒去交換，把艷星莎蓮娜贖回來，邱博士，你可否介紹大頭六給我認識呢？說不定他肯帮忙我的。」

邱廸博士沉思一會，說：「以前他是獨身的人，你提出來的請求，他儘可以一口答應，現時他已經結了婚，還有一個五歲的男孩，他不一定答應替你入山找猩猩王了，不過，把他介紹給你見見面，我是很樂意協助你的，他會不會眞心誠意的帮忙你呢？我對這件事情不會太過樂觀。你們寫下了暫時住宿的地方好了，我跟大頭六談過，然後打電話給你，定期約唔。」

關於艷星被擄，到此為止便告一段落了，杜羅夫一籌莫展，只好把營救艷星莎蓮娜的希望放在大頭六的身上。

馬洛波隆想盡辦法營救

三天後，杜羅夫跟大頭六單對單的交談，大頭六說：「我在邱廸博士那邊獲悉羅馬親皇莎蓮娜被擄的消息，他叫我到這間酒店跟你見面談談，我願意把一切跟大猩猩有關的資料奉告，至於入山找猩猩王黑金剛，希望用任何一種方法把莎蓮娜贖回來，我却辦不到。我已經坐在你的面前，有甚麼話不妨說個詳細，有問必答。」

他的態度很堅決，杜羅夫心上一沉，說：「大頭六，既然你是猩猩王的朋友，我想把一百缸酒跟莎蓮娜交換，不管他肯不肯，我總是十分感激你的，為甚麼你不願意入山找他呢？」

大頭六說：「你顯然是有些誤會了，我並非跟猩猩王有很深的交情，只是跟一般猩猩有點交情而已，我的說話，他未必接受，假如他接受，喝光了酒，不肯把她交出來，我怎樣回報呢？」

大頭六說到這一句，沒有再說下去，他不必再談，杜羅夫也知道他想講的是甚麼，不再談這件事了，他很客氣的說：「大頭六，你的意見十分寶貴，我由衷的感謝，暫時我不會麻煩你了，將來如果我有特殊的需要，再來向你請教。」

杜羅夫跟他分手，大頭六只是碍着邱廸博士的情面然後跟他長談，他走了，求之不得。

兩天之後，忽然有人登門找他，大頭六看看名片，眉心一皺，說：「馬洛波隆先生，我們一向沒有碰過頭，你為甚麼突然駕臨呢？」

馬洛波隆沉着氣說：「我有一件事情想向你求助，那是關於猩猩的，希望你看在邱廸博士的面上，跟我談幾句。」

大頭六迫不得已，說：「好的，波隆先生，請到客廳坐談。」

過了一會，兩人在客廳坐下來，波隆說：「大頭六，全世界只有你一個人有資格進入猩猩的巢穴，能够活着走出來，我的困難太多了，密密的計算之後，我認為除了你之外再也沒法找到別人帮忙了，亦可以說所有人想帮忙我都是沒用的，實情如此，我無法制止自己不要麻煩你，現時我該向你講述我的困難了，被大猩猩刦走的一個艷星莎蓮娜是我迷戀的一個女人，同時是天涯烽火這套影片的女主角，假如她一去不返，不管她是失踪抑或遇害，我必然傷心欲絕，說不定因此自殺，另一方面，製片家杜羅夫也會弄到傾家蕩產，希望你肯協助一臂之力，帶我到猩猩谷看看她。」

「還有一點，你打算不再入殺人谷找發光的石頭了，我不能够令你無端端的冒險闖入猩猩王朝的禁區，必須給你相當豐富的酬金，近年我演戲的收入相當豐厚，可以提出十萬美元送給你，作為酬謝你拔刀相助的雅意，你收了錢，然後動身，希望你答應我。」

大頭六的臉孔拉長，說：「波隆先生，你必須明白我的處境，我只是一個廚師，並非甚麼勇士，更加不是冒險家，前幾年我只是因為輸了一宗巨欵，沒法清償，逼於入山找猩猩做些零碎交易，這種行徑，分分鐘會送命的，現時我已經結婚生子，當然不肯冒險幹這種勾當了，除此之外，我還有另外一種顧慮，以前我只是帶一些鬧鐘或者花花綠綠的衣裳，走進猩猩谷，進行以貨易貨的活動，猩猩雖然是猛獸，他們知道我沒有傷害他之心，決不會向我攻擊，假如他們發覺我帶了一個陌生人同行，最終的目的是想拿走他們的玩具，這種情況等於在小孩子的手中奪取他心愛的娃娃，一定拒絕，說不定殺機頓起，只是在三幾分鐘之內，我們就會喪生，此外，還有一種顧慮，十萬大山的深處，瘴氣極端狂盛，不容易支持，故此我不打算再到那邊去，就算你把花花綠綠的鈔票放在眼前，我也不會向它多望一眼。

「事實勝於雄辯，假如我沒有那些錢，我仍可以活下去，根本上我已經沒有分文的債，反過來說，我再到殺人谷，可能發生不測之憂，就算你是我，你也不肯冒

這個險吧？」

說完，他的臉孔拉得更長，馬洛波隆認爲他絕對沒法說服這傢伙，只好馴若羔羊的告辭。

他跟副導演巴山的交情特別深，走出了大頭六的家門，他感到胸前有一股極沉重的壓力，氣湧如山，爲了解開心上的結，他需要酒，也需要一個喝酒的伴侶，索性找巴山吃吃喝喝，談個痛快。

巴山跟他在一處充滿了非洲氣息的土人開設那種露天酒吧喝酒，只是喝了幾杯，馬洛就忍不住把他拜訪大頭六的情況說出來，深長地嘆息了一聲，說：「沒有人肯援助一個陌生人的，就算送他十萬美元，他也不想接受，我有甚麼辦法逼他接受呢？」

巴山吃吃地竊笑，說：「波隆，你主演的戲太多了，有一套戲叫做雙雄爭霸，描寫兩個大男人决鬥，那一場决鬥只是胡裏胡塗弄出來，你飾演决鬥失敗的拳師，如果你記得他爲甚麼肯决鬥，你的困難就會迎刃而解。」

馬洛波隆頗爲困惑，搖了搖頭，說：「我眞不明白你想說的是甚麼。」

巴山說：「我並非教你如何處理眼前的糾紛，只是想你明白這一點，有時一種困難不能從正面解决，就要另想辦法，你還記得起你飾演的那個拳師卜比爲甚麼明知他沒法鬥得過堅強的對手仍要出擊呢？因爲他的太太露茜在背後施以壓力，更進一步，你應該記得起她爲甚麼要逼丈夫幹這一宗凶多吉少的勾當，唯一的解釋就是她接受了拳鬥場主德叔的賄賂，假如你把自己幻想做德叔，你就應該有所領悟。」

波隆興奮得整個跳起來，說：「我明白了，大頭六不肯收十萬美元，我可以把那些錢送給他的太太狄安妮！」

「是的，你的確可以這樣做，狄安妮收了錢，自然有辦法逼丈夫走進殺人谷。」巴山很有把握的說。

波隆想了想，忽又眉心一皺，說：「我還不知道大頭六的太太是誰，怎能送錢給她，拜託她向丈夫施以壓力呢？」

巴山說：「幹這種轉彎抹角的工作，我最有辦法，只是兩三天的時間我就可以把它辦妥，你放心好了，首先，我要打聽在班吉與曼尼這兩處最有份量的一個名女人是誰，想辦法結交她，然後透過她的帮忙，由我代表你跟大頭六的太太聯絡，到時有甚麼發展，我再跟你澈底談談，至於金錢方面的準備，你仍要趁早想點辦法，否則，她答應我的請求，臨時你却拿不出鈔票來，那就令到我覺得自討沒趣。」

波隆說：「我放在羅馬銀行的存欵有六萬元，替杜羅夫拍天涯烽火那一套戲的片酬是十萬元，假如他不能夠預先付欵給我，只付一部份，我可以在剛果的羅馬銀行提欵，湊足這個數目，你一百個放心好了！」

巴山相信他，立刻傾全力去幹這個任務，四天之後，約唔馬洛波隆，說：「這件事情有了顯著的發展，你不必太過憂鬱，我透過了當地名女人歌仙妮，已經跟大頭六的妻子狄安妮見過兩次面，她允肯全力協助，而且向丈夫施壓力，務求他願意帶你進入殺人谷，不過，她不想自己收欵，仍是由大頭六收欵，她認爲這樣做比較好些，她相信大頭六有了錢必然交到她的手上。」

波隆喜形於色，說：「這樣子交欵更好！」

巴山提醒他一句：「波隆，你說過可以拿出十萬美元，即使簽支票，銀行裏面也要有這個數目，你快些準備吧。」

跟着巴山很鄭重的說：「我鼎力帮忙，不單是爲了你，同時爲了我自己，也可以說爲了新藝影片公司全體工作人員，如果莎蓮娜一去不返，天涯烽火這套影片沒法拍完，大家失業，杜羅夫宣佈破產，那就不堪設想。」

翌日中午，馬洛波隆走進曼尼酒店，謁見老闆杜羅夫，第一句就說：「關於營救莎蓮娜這件事情，不單是你感到焦躁，心煩意亂，我也覺得極度痛苦，千方百計營救她，現時我已經找到一條路去救她了，接洽的人不是大頭六，是六嫂。」

「六嫂是誰？她有甚麼本領使你恢復營救莎蓮娜的信心呢？」杜羅夫感到頗爲詫異。

馬洛波隆說：「大頭六的太太狄安妮，所有人都叫她做六嫂，大頭六畏妻如虎，她答應傾全力帮忙，向丈夫施以壓力，不愁他不答應到殺人谷去。」

「妙極了，你眞是有本領，我佩服之至！」

馬洛波隆說：「我還沒有看見過六嫂，只是巴山跟她接洽，既然她已答應，那就容易辦了，不過，六嫂並非仗義帮忙那麼簡單，仍是有條件的，如果我拿不出十萬美元來，她就立刻退縮，袖手旁觀。」

「十萬美元這個數目不算少，波隆，你認眞要好好的考慮，切勿輕舉妄動！」

馬洛波隆有點不高興，說：「杜羅夫先生，那些錢用不着由你付出，只是我個人交出來，相信你同意我這樣做，照事論事，如果莎蓮娜能夠活着走回來，天涯烽火這套片如期拍竣，大家都有好處，包括你在內，因此之故，你不必負担任何損失，只是預先支付我的酬金而已，相信你願意合作。」

直到那一瞬，杜羅夫才知道他的來意，說：「波隆，並非我不想帮忙你，可惜我沒有錢。」

馬洛波隆臉色一變，說：「你不是告訴記者打算投資五百萬美元拍攝天涯烽火這一套巨片嗎？爲甚麼你突然窮得這樣厲害呢？」

杜羅夫滿臉痛苦的表情，說：「我並非豪富，通常一個製片家只是一邊拍片一邊借錢，然後完成它，我亦非例外，你試想想吧，女主角莎蓮娜被大猩猩擄去，還有甚麼人雪中送炭，肯借錢給我呢？坦白點說，我甚至一千元也拿不出來。」

馬洛波隆勃然大怒，說道：「好的，杜羅夫，原來你是一個僞君子，我現時才看穿你的假仁假義，仍未爲遲，即使你不答應，我仍然要單獨營救莎蓮娜，她被我救出生天，未必繼續替你演戲，你等着瞧吧！」

說完，馬洛波隆怒沖沖的跟他分手。

事情發展到這裏，他沒法半途而廢，只好獨力幹這一宗壯擧，透過巴山找名女人歌仙妮，懇求她賜助，希望憑着她的勢力令到六嫂願意減收一點，事實上他只有力量籌得六萬美元。



羅馬艷星莎蓮娜最擅長演森林蠻荒戲，料不到她在剛果拍野獸片時，老虎沒有傷害她，反而大猩猩對她發生興趣，把她擄劫。

這番話是他在名女人歌仙妮家裏說的，只有他跟巴山兩人在座，他索性十分坦白的對她說：「歌仙妮小姐，你這樣義氣，帮忙我到殺人谷營救莎蓮娜，我一生一世銘感於心，稍爲有點成就，一定報答你的大恩。

「坦白點說，我此行除了營救莎蓮娜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希望變成巨富，因爲殺人谷裏面一向是大猩猩的禁地，從來沒有人走進核心地區，我相信那邊一定有很豐富的鑽石或寶石，猩猩王黑金剛把它看做發光的石頭，不知道它的價值，倘若我憑着大頭六的協助，找到了它，便有希望變成巨富，我已經有了初步的計劃，到時我會逐步去實踐，我可以向天發誓，將來找到發光的石頭，不論多少，我能夠活着走出來，一定把它瓜分，我跟巴山各要四份之一，你跟大頭六亦係各佔四份之一。

「現時我說出這種話，你可能無動於衷，萬一我如願以償，眼前有一大堆鑽石和寶石放在一起，看花你的一雙眼，你就樂得心花怒放！」

馬洛波隆說得十分逼眞，歌仙妮聽了，不覺臉露微笑。

鼠洞蟻穴變成殺人陷阱

巴山當然是站在馬洛波隆那一邊，他發覺歌仙娜的意思轉活，乘機替那一個多情的勇士講幾句好話，希望對方傾全力相助，那是有用的，歌仙妮想了想，說：「我決定帮忙你，不單是運用我的力量令到六嫂就範，還有另外一種打算，希望你得到更大的助力，曾經進入殺人谷的勇士，並非僅有大頭六，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地質學家歐達西博士，另外一個，是曼尼城的警官沙蒙，他們都是因爲職責所在而走過猩猩巢穴的，特別是警官沙蒙，他爲了追踪越獄的囚犯，三次走進殺人谷，雖然他沒有進入殺人谷最深邃的一處，跟猩猩王黑金剛决鬥，仍是多次走入谷內，跟他們二人談談，大概對你有些帮助的，此外，我還建議你們可以利用直升機，它可以減少你們走許多寃枉路，我的意思是你們應該利用直升機飛到最爲接近猩猩王的山巒降落，減少許多痲煩。」

女人往往是變化得異常快速的，想不到在那麼短的一段時間，名女人歌仙妮已經有那麼大的變化，她知道羅馬勇士馬洛波隆下了重大決心向命運挑戰，而且有可能帶給她巨欵的時候，她的態度截然不同，願意拔刀相助，還介紹波隆多認識幾個朋友。

她這樣熱心相助，可能有另外一種心理，爲了好奇心的驅使，她很想知道黑猩猩是否有一部份進化到十分接近人類。

對馬洛波隆來說，此行的確是有很大收獲的，名女人歌仙妮相當富裕，黑白兩道都有朋友，她的確有本領使六嫂就範，看來這一次闖入殺人谷的壯擧必然大功告成了，無怪他興奮如狂。

他答應過找到「發光的石頭」分做四份，他只佔四份之一，鼓勵他向猩猩王挑戰的好朋友巴山，也佔四份之一，這一項壯擧不單是他感到興奮，巴山也是同樣的興奮，理該如此。

當晚他們二人走出名女人的家門，巴山找個機會，對馬洛波隆說：「波隆，我用不着跟隨你們一起走進殺人谷，仍然有希望獲得珍貴的礦石，可能因此致富，實在過意不去，這是我最後一次請求了，希望你答應，讓我跟隨你們走進谷裏，並肩作戰。」

馬洛波隆十分誠懇的說：「巴山先生，我由衷的感激你，可是，進入殺人谷不單是跟大猩猩作戰，還有別的猛獸，此外，又有許多屬於大自然的災難，分分鐘可以使一個人倒下來，我只是保護自己，已不容易，如果我要分心保護你，那就更加不妙，你還是留在曼尼城替我策劃一切，現時我急於知道大頭六的反應，請你在這方面盡量跟歌仙妮保持密切聯絡，我會分別拜訪地質學家歐達西及警官沙蒙的，只是我單獨求見好了，也許對方有什麼比較秘密的資料供應，多一個人，他不肯說出來，你不必同行。」

巴山沒有甚麼話要說的了，只好叫他小心應付變化莫測的環境。

翌日的上午九時，馬洛波隆先用電話接洽，然後分別訪問，他先到曼尼地質學

院

歐達西博士。

見面後，馬洛波隆說：「我是歌仙妮小姐介紹的，企圖闖入猩猩聚居的殺人谷，目的是把大猩猩擄去的艷星沙蓮娜救出來，很少人曾經進入猩猩的巢穴，你是其中一個，大概你是因為研究過十萬大山各處地質然後走進去，有一堆人同行，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們屬於地質學院，跟大猩猩無關，坦白點說，如果你向我查問大猩猩是否已經進化到接近人類，能夠做人類所做的各種活動，我在這方面所知甚微，沒有資格回答，我只能勸告你不要闖入殺人谷。」

「為甚麼你這樣說呢？難道谷內除了大猩猩還有別的猛獸抑或屬於地質上的陷阱，防不勝防嗎？」

「是的，那些陷阱確是防不勝防的，我曾經兩次闖入殺人谷，目擊隊友慘死的情形，觸目驚心，一生難忘，故此我勸你不要冒險入內。」

馬洛波隆聽了，大感興趣，說：「歐達西博士，你有勇氣走進谷內搜索奇異的岩石，雖然你不易被恐怖的事物嚇倒，究竟你的隊友是怎樣喪生的，請你不厭其詳的說出來。」

「好的，我想告訴你的危機就是落葉，整個非洲各處，任何一個森林的葉子堆積起來，都比不上它那麼可怖，殺人谷地面的落葉雖然只是半呎厚，可惜它遮蓋了地面，即使前面三幾呎就是深不可測的裂坑，走路的人看不出來，一腳踏空，整個身體沉下去，就此去得無影無踪，隊友斯伯巒就是如此失踪的，這件事情發生在七年之前，他至今沒有露臉，顯然是已經喪生了。」

「雖然失去了一個隊友，並非特別殘酷，似乎另有些鏡頭使你驚嚇，它是甚麼呢？」

「另外一個隊友特別高大，我們把他稱做犀牛，二百磅重的一個人居然被螞蟻吃掉，實在不可思議。」

「螞蟻嗎？牠只有一兩分的大小，怎能吃人？」

「不，波隆先生，你並非獵人，也不是昆虫專家，未必懂得其中奧妙，非洲的螞蟻有些特別巨型，長達二吋，牙齒突出，且有劇毒，假如有人伸出一隻右手來，讓牠咬了一口，那隻手就痲木不仁，五分鐘後，全身癱瘓，要是他一手按在大蟻的巢穴，弄破了它，幾百隻螞蟻傾巢而出，他無法動彈，必死無疑。」

歐達西說順了嘴，再往下說：「有些隊友被螞蟻咬死，另外一些隊友被可愛的銀鼠咬死，真的是防不勝防，波隆先生，你現時是否仍然想冒險闖入殺人谷呢？」

「是的，即使腳下的落葉散佈着嗅了作嘔的臭味，頭上較低的枝葉，纏着毒蛇，遍地老鼠螞蟻，我仍然想去。」馬洛波隆很堅決地說。

歐達西博士向他望了一眼，說：「波隆先生，我險些忘記把樹上的蛇告訴你，事實上真的在低垂下來的枝葉中，纏着各式各樣的蛇。」

「我早有準備，不惜跟毒蛇作戰，至於銀鼠和蟻，確是出乎意外，歐達西博士，殺人谷還有甚麼可怕的敵人沒有？」

「我所講的是昆虫或爬虫，事實上最可怕的還是雨水，很少人想像得到大雨滂沱，變成山洪爆發會發生多麼嚴重的損害，殺人谷有些地方根本就是河床，即是乾涸的河底，在那種地方走動，可以避開森林和落葉的危機，但却有可能碰上了傾盆大雨，從高處滾滾而來的山洪，勢若雷霆，無處躲避，故此走進谷裏的人，不敢太過深入。」

「假如我在谷口闖入，毫無意外，大概要多少天才能抵達猩猩聚族而居的總部呢？」

「要是你馬不停蹄的走，大概要走四天。」

「多謝你的賜助，我告辭了。」

說完，馬洛波隆轉身走開。

他剛剛走了幾步，歐達西忽然開口：「波隆先生，我仍是勸告你不要再到殺人谷，假如你仍然想去，三天之後，請你到舍下見面談談。」

馬洛波隆猜不透他說這句話有甚麼用意，三天後，再度登門拜訪。

歐達西把他迎入大堂坐下，說：「波隆先生，你是否考慮清楚呢？」

「我不單是再三考慮過，甚至可以說我考慮了一百次，不過，那些考慮，全是沒有走進來看你之前做的，我已經下了最重大的決心找你，那就不必再三考慮，一句話說，就算殺人谷是龍潭虎穴，我也要到那邊去。」

「好，你真是英雄人物，值得一讚，我很樂意再進一步的帮忙你，現時請你看看以前我們一批隊員所用的搜索工具，還有一點，因為第一次闖入殺人谷發生幾宗意外傷亡事件，故此我們再到那邊去，另有一些十分奇妙的用具，你先看看一種叫做高鞋的東西，它是用二三呎長鐵棍加在普通鞋底製造出來的，必要時它可以拉長到五呎，有了它，那就不怕踏脚在鼠洞或蟻穴了。」

馬洛波隆問：「這樣子的高鞋當然可以避得過那些虫蟻，可惜它的底層是兩條鐵棍，相信它是不容易走動的，是也不是呢？」

「如果你只是穿了這種高鞋，沒有扶手棍，當然是走動方面相當困難，假如你有了另一枝可以伸縮的扶手棍，那就不同了，你必然可以逐步向前走動，別忘記，那時你是每一步都踏在落葉之上的，並非在草地行走，有幾呎深的落葉吸住鐵棍，走動的時候更加輕鬆，此外，扶手棍等於盲公竹，它使你不至於錯脚踏進深淵。」

「多謝你的指點。」

「一共有兩套高鞋以及扶手棍，我打算送給你和你的同伴，你還沒有對我說，你那個同伴是誰，他是白人抑或黑人？」

「他是白人，不過，他已經在非洲活了二十年過外，皮膚晒到變成棕黑色，驟然一眼看去，真像一個黑人，我不知道他原來的姓名，只知他叫做大頭六，以前做厨師。」

歐達西哈哈大笑，說：「即使你沒有把它說出來，只要你說那個同件是白人，我已經猜到這個人必然是大頭六了，他本來喚做卡地拿波勒沙飛，是意大利人，他

最擅長的一套就是懂得猩猩的意思，可以說他明白猩猩的說話，同時可以把它的意思說出來，令對方知道它想說的是甚麼，他的活動範圍只限於非洲中部偏北。」

「歐達西博士，你也相信猩猩有了進化嗎？」

「既然人類是很久之前的猿猴進化而成，當時稱做猿人，為甚麼猩猩不能夠進化到變成猩猩人呢？使我驚奇的是這一點，非洲各處森林都有猩猩，為數約三萬六千頭，何以單獨十萬大山的猩猩發生進化的現象。」

馬洛波隆想了想問：「在曼尼城以及班吉大城之間，對動物方面有研究的一個學者，是邱廸博士，我已經調查過，說到大猩猩的生活方式，再也有人比較他懂得更多了，我相信在歐洲其他地區，相信有些人研究黑猩猩，比他懂得更多，請告訴我，現時研究猩猩最有權威的人是誰？」

「他是羅馬大學裏面生物系的葛倫博士，他並非單獨懂得大猩猩，早在十年之前，他寫了一篇論文，促使所有科學家注意猩猩的動態，認為短期之內，就有些黑猩猩脫離了原有的猩猩體系，變成猩猩人，如果那種猛獸繼續進化，總有一天向人類襲擊，不可不防。」

最後，歐達西補充說道：「照現時進展情形看，大猩猩的智力只是三四歲的小孩，不管進化得怎樣快速，隨時向人類襲擊的，因為他們根本上是超級的野獸，照我所知，假如你用手槍向一頭大猩猩瞄準，連發三粒子彈，未必能够使他喪命，反而用長劍刺他的咽喉，把氣管割斷，他立刻喪命。」

馬洛波隆很興奮的說：「再好也沒有了，我沒有走進銀色圈之前，已經是羅馬的劍擊冠軍。」

歐達西笑了笑，說：「那麼，你應該配備鋼盔，盾牌以及古羅馬戰士作為陣上交戰之用的闊邊劍，記得這一點，巴黎劍客用來決鬥的蜂尾劍，太過細小，未必能够割開大猩猩的肌肉，跟着割斷氣管，這種劍有等於無。」

馬洛波隆再三道謝，隨即告辭。

再過一天，他從巴山的口中獲悉，大頭六以及六嫂都同意他跟大頭六一起闖入殺人谷，知道那是名女人歌仙妮的壓力影响使然，更加興奮了，立刻拜訪警官沙蒙，徵求他的意見。

沙蒙說：「我入過殺人谷兩次，其中有一次是乘搭直升機入內的，我們有一種綠色火球的訊號，它可以停留在空中二十四小時之久，光耀百里，如果你執意入內，我可以在這方面協助你，雖然直升機無法在崎嶇不停的地面降落，也沒法在落葉堆積的地方降落，它却可以逗留在低空，放下繩梯，讓岩石上面的人攀住它攀登，也許它對你有些帮助。」

馬洛波隆聽了，喜出望外，向他道謝，還說明他跟大頭六出動的日期。

一切搞妥，馬洛波隆跟大頭六作最後一次晤談，給他六萬美元，還依照大頭六的指示，購備必需的用具，除了鐵棍以及鐵傘之外，還有五天的食物，另外買了價值三千美元的禮物，準備送給猩猩王。

到了啓程的一天，他們二人在殺人谷前面半哩的一處，跟送行的人分手，便即闖入。

殺人谷雖然形勢險惡，剛剛走進去的一截路，只是迂迴曲折，向高處伸展，走到中午，兩人覺得疲倦，停下步來。

兩人坐在岩石上面休息，馬洛波隆說：「大頭六，直到現在，我們仍未碰着任何可怖的敵人，別說猩猩了，小白兔也沒有發現過一隻，是否殺人谷浪得虛名，並非傳說中的景象那麼可怖呢？」

大頭六說：「波隆先生，右邊有一個鐵牌豎起來，隱約有些字跡，我們不妨走過去看看，也許那塊鐵牌可以回答你提出的問題。」

兩人走過去看，果然發覺鐵牌上面有幾個大字又有幾個細字，俱是黑底白字，即使歲月悠久，鐵牌被風雨侵蝕，已經殘舊，仍可看得出一些輪廓。

鐵牌上面的幾個大字寫着：「殺人谷」三個字，另有兩行細字，向所有獵戶提出警告，說出谷內有一萬頭猩猩過外，他們懂得千里傳聲之法，模仿土人，用鼓聲傳播，又有許多猩猩在洞穴之內偷窺，只要他發覺外邊有人侵入，便即擊鼓為號，入谷的人沒法逃出來，因為猩猩已懂得包抄截擊，先行派遣幾十頭大猩猩守住谷口，然後派一百頭過外的猩猩圍攻，故此入谷的人必死無疑。最後，它還說「入谷只有一條路，出谷却有十條。」

大概最後那一句是向軍警提出警告的，即使大隊人馬殺入猩猩的陣地，也不能够把那些猛獸徹底消滅，很誠意的指點他們不要向大猩猩尋仇。

看到那個鐵牌，馬洛波隆才知道局勢嚴重，反而大頭六比較他穩定得多，說：「波隆先生，這個鐵牌我已經看過幾次了，我現時仍然活着，因為我是猩猩的朋友！記得這一點，千萬不要拔劍！」

連闖三關找到猩猩王

他們二人看見鐵牌時只是中午，當然不肯停步，馬洛波隆休息了一會，自問有些氣力，說：「我們可否繼續向前？」

「好的，走到黃昏，如果沒有看到大猩猩，便即停步，殺人谷的地勢越入越險，到處都有蟻穴，入黑之後就寸步難移，故此我們必須在入夜之前紮營露宿。」

馬洛波隆一口答應，很快兩人就進入殺人谷之內。

說也奇怪，他們是在白日當空的一段時間走進谷裏，大概是中午偏差一點，還不到下午一時，可是，進入了怪石峥嶸的深谷，不過一個時辰，谷裏的景象沒有多大變化，天上却風雲驟變，一簇簇黑雲向太陽伸展，幾乎把它完全遮蔽，只是在雲隙漏光之處射出了一縷縷的金光，看來有如聖經故事描寫的靈光一樣。

不錯的，景色奇麗，值得欣賞，不過，那個地方是殺人谷，看到那些金光，反而覺得心寒，危機四伏，馬洛波隆的脚步越走越慢，至於大頭六，他却像獵犬似的走動了幾十步之後就把鼻子貼近岩石使勁的嗅吸，馬洛波隆看了許多次，忍不住說：「大頭六，這個地方由你帶路，本來我是不應該多問的，可是，你嗅吸地面必有

道理，可否把它賜告呢？」

大頭六很鄭重的說：「波隆先生，相信你一定聽見過鼠穴的故事了，這個殺人谷雖然有一萬頭大猩猩，至於老鼠，起碼有十萬頭，牠們必然是一簇簇的生存在一起，我所嗅的是氣味，假如附近有許多老鼠，我會嗅得出來。」

馬洛波隆聽了，佩服不已。

再走一會，愁雲慘霧的景色逐漸加深，陽光漸隱，雖然是下午三時左右，看來却似乎已是入黑，忽然間，他看見前面有一堵半黑半綠的牆，馬洛波隆自然而然的停步。

大頭六說：「波隆先生，不要驚疑莫定，你大概產生錯覺以爲前面是一堵牆擋住去路了，我不妨告訴你，它不是牆，而是勾籐植物纏住樹枝低垂下來的奇景，因爲它隔開了陽光，落葉堆積，那是意料中事，地面崎嶇不平，故此它的深淺各異，特別深的地坑有三十多呎，跌下去就沒法爬起來，我們帶了扶手棍以及高鞋，這時正好利用它走進大森林裏面，此外，你的右手如果抓住扶手棍，左手就要打開鐵傘，因爲低垂下來的籐往往給青蛇纏住，傘上有刺，牠們不敢爬下來，沒有鐵傘，休想走進去。

「儘管如此，你仍要把自己的命運看做賭注，也許我們走進大森林之內，連走十個鐘頭也沒法走出來，那時已經入黑，不堪設想！」

馬洛波隆毅然說：「我已經把生死置於度外了，走吧！」

「好的，我走在前面，你緊站着我走吧！」

最後，大頭六很冷靜的說，隨即移步走向黑綠色的牆。

看來只是黑沉沉的牆，實在沒法猜想到它大部份竟然是低垂下來的籐絲，更加想不到那些籐絲像柳絲那麼柔軟，恍如帳幕，撥開了它，便可低頭走進去，大頭六已經走熟那條路，輕而易舉，因此之故，馬洛波隆在他後面相隨，他也沒有甚麼困難。

兩人走了進去，樹與樹之間仍有多少陽光射入，並非黑夜，總算好些，不過，走了一程又一程，眼中所見的東西全是勾籐以及龍爪似的樹枝，下面落葉堆積，穿了高鞋才可以移動脚步。走得很慢，此外，右手抓住鐵棍，左手緊握鐵傘，時間拖長了，當然吃力，想坐下來休息也辦不到了。

馬洛波隆不單是覺得十分沉悶，更加要命的還是一雙眼，疲乏到極點，幾乎閉上了眼睛睡覺，到了那一瞬，他才知道地質學家歐達西博士的勸告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假如他有辦法逃出森林之外，朝着原路走回去，他恐怕不願意多走一步。

似睡非睡之際，他忽然聽到鐵傘上面有一種沙沙的聲响，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蛇！」

馬洛波隆連續喊叫幾聲之後，走在前面的大頭六忽然開口：「波隆先生，我早已說過，鐵傘有尖刺，青蛇跌下來，必死無疑，值得憂慮的還是老鼠，鐵棍或者高鞋是沒法擋住牠們的，照情理推想，落葉積聚之處，根本沒有食物，牠們大概不會走進來。」

「還有甚麼事情值得憂慮的沒有？」他想跟大頭六交談，免得睡意如潮，危及生命。

大頭六突然很焦躁的說：「波隆先生，我的扶手棍無法接觸落葉之下的地面，似乎前面就是深坑！」

「怎麼辦呢？」

「有兩個辦法，或者繞道而行，或者把兩枝扶手棍接駁在一起，利用它刺深一點，如果它可以接觸地面，那個地坑只是十呎八呎深，仍可走過去，你願意採 那一個辦法？」

馬洛波隆嘆息了一聲，說道：「在這種地方走動，我跟三歲小童一樣無知，根本上就談不到如何選擇，還是由你自行決定吧！」

大頭六說：「如果由我決定，我就立定主意，決不繞道而行。」

說完，他就開始做另外一些活動，先把扶手棍揷進前面三呎之遠的一處，抽出來看看，然後說：「波隆先生，請你把扶手棍送過來。」

馬洛波隆照做，看見他把兩枝扶手棍頭尾相連，使勁一拍，它立刻合成一個整體，十分高興，說：「大頭六，你眞是聰明！」

「並非我聰明，所有扶手棍俱是可以拼合的，它並非實心的鐵棍，只是空心的鐵管，並且是鐵管的一邊比較細，看來可以分做頭或尾，把一枝扶手棍的尾部插入另外一枝扶手棍的頭部，使勁拍一下，首尾相連，它的長度就會增加一倍，假如落葉堆積的地面只係一個坑，深十呎八呎，那就不必担心，撥開落葉，使它的深度減少，就可以走過去。現時我要做探測深度的工作了，你也可以看到扶手棍插得深不深。」

他眞的用扶手棍探測，那一處地面的深度只是九呎，兩人用鐵鏟撥開，再把一部份落葉移去，那個結解開了，很快就繼續行走。

終於走到入黑，僅有的微光也消失了。兩人逼於留下來，就在大森林裏面揀一處老樹盤根的地方坐着休息，輪流睡覺。

上半夜是馬洛波隆睡覺，沒有任何異動，下半夜，輪到大頭六睡覺了，馬洛波隆靠着樹幹休息。

稍停，他忽然聽到一種奇異的聲响，好像有一個老人在附近呼吸，後來，那種聲响越來越加厲害，突然變成猛獸的咆哮，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正想推醒大頭六，大頭六已經被咆哮聲吵醒了，馬洛波隆定眼看時，只見林深葉密之處忽然露出一個頭來，大如甕缸，又藍又黑，眼眶深陷，扁鼻闊嘴，分明是一頭大猩猩，不覺心上一震。

奇怪的事情忽然發生，只見大頭六雙手握拳，不斷的向他自己的胸膛打下去，同時口裏透出了一陣低沉的吼聲。

儘管那種吼聲太過薄弱，聽來仍然有點猩猩咆哮的韻味。

馬洛波隆即時獲悉，那是大頭六跟大猩猩交換意見的方法，可能會使整個局勢溫和，感到一綫生機，按在劍柄的手也立卽縮回去。

羅馬勇士迎戰黑金剛

大猩猩始終保持七八呎的距離，大頭六與他分別以咆哮聲和吼聲傳達意見之後，站着不動，大頭六把我們千辛萬苦帶進去的兩袋禮物拿出來，連同袋子交出去，大猩猩伸手接過，打開布袋上面的結看看，點了點頭，隨手打結，轉身走開。

他的體重約五百磅，左右手各抓一袋禮物，很快就走了相當遠，背影也不見。

馬洛波隆鬆了一口氣，說：「大頭六，我們是否安全？」

大頭六說：「我們不單是安然無恙，還有食物和酒，他代表猩猩王黑金剛歡迎我們！」

「莎蓮娜怎樣？」

「我沒有談及她，免得多生枝節，如果猩猩王讓她走出來，跟你見面，千萬不要跟她擁吻，否則，大猩猩吃醋出手傷人，我們就完了！」

「照這樣看，她可能還活着。」

「不，我只是猜想而已，也許她已喪生，假如她仍然活着，你只能够把她看做妹妹，懂得我的意思嗎？」

「懂得！」馬洛波隆沉住氣說。

一個鐘頭之後，有八頭大猩猩走到他們二人躲藏之處，叫他們跟隨在後，一起走到外邊去。

雖然落葉堆積如山，落葉所遮蔽的地方可能是一個深坑，大猩猩毫無懼色，看來他們預先知道那一處特別危險，那一處是可以走的，故此不會闖禍，兩人在光綫十分微弱的地方向前走動，只靠猩猩引路，當然是很危險的，不過，他們的命運不壞，天亮之前，居然可以走出大森林。

突然呼吸到清新的空氣，馬洛波隆精神一震，向大頭六望了一眼，問：「大猩猩打算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呢？」

「前面不遠之處，有些火光冒出，看來那一邊一定是此行的目的地。」大頭六說。

他說得對，果然是這樣，再過一會，火光越來越加明亮，有一堆大猩猩坐在火光之旁，等候他們到來。

如果那些猛獸仍是動物園裏面的大猩猩，一定畏懼火光，單是這一點，已經可以反映出那些猛獸已經有了進化，此外，還可以從體型變化反映出來，那些大猩猩雖然保持原來的巨大體型，身上的毛又疏又薄，前臂或大腿完全及有毛，因此之故，馬洛波隆比較放心。

火光燃燒得很旺盛，爲了嘉賓駕臨，多放一些木料，火勢更加旺盛了，由於火光映眼，馬洛波隆居然發覺在較遠之處有些古代回教式建築物，保持得相當完整，十分驚奇。

大猩猩一定是住在那些壯觀的建築物之內，猩猩即是猩猩，決不會自行建築一座宮殿的，大概那些宮殿式建築物是古代遺留下來的，當時殺人谷並非荒山野嶺，而是回教領袖隱居的禁地。

不管他怎樣想，她的腦筋怎樣靈活，對那種環境如果沒有勇氣展開突破的舉動，他只能一切聽候命運的安排，最低限度，他必須依照大頭六的指示去做，因爲他不懂得大猩猩的手勢以及簡單有力的吼聲是甚麼。

大猩猩每次做出特殊的姿勢或者做出一些古怪的吼聲之後，大頭六就把它的含義說出來，等於人獸之間的翻譯，這個任務是很重要的，缺少了他，馬洛波隆不知道如何應付那種複雜可怖的環境。

在火光之前坐下不久，大頭六把他們此行的目的說出來，大猩猩明白了他們的想法，很有威嚴的低吼一聲，跟着伸出一雙手，發狂般搥打堅實粗壯的胸膛，又再打了幾個手勢。

同是大猩猩，仍有等級之分，最巨型的一頭猩猩，不斷的打手勢，有時低沉地吼了幾聲，料想他是猩猩王黑金剛了，果然不出所料，大頭六向馬洛波隆望了一眼，說：「猩猩王明白我們的來意，認爲我們是賓客，但却不能够搶走他的玩具，不過，我們遠道而來，並且有許多個鬧鐘以及打火機之類的禮物送給他，他會好好的照料玩具。他只能叫人把玩具帶出來，給我們看看，證明她沒有患病，好好的過活，我們不准跟她交談。」

馬洛波隆點了點頭，表示謝意，猩猩王揮了揮手，莎蓮娜果然被猩猩從左邊的一個角落帶到火光之前。

她大叫一聲：「波隆！」

馬洛波隆不由自主的衝過去，被兩頭大猩猩攔住去路。

他大聲呼叫：「直升機就快降落，我們傾全力把你帶走，不必哀傷！」

猩猩王看見他倆都想走近擁抱，又看見馬洛波隆大聲講話，勃然大怒，拍了一下掌，莎蓮娜就被幾頭猩猩押走，她只是曇花一現。

大頭六顫聲說：「波隆，你不應該作狀擁抱，疾走過去，企圖親近她，更不應該大聲講話，你觸犯了猩猩王，提防他叫人把你活活的扼死！」

半裸的莎蓮娜被猩猩帶走，馬洛波隆已怒火熊熊高燃，那時聽了這些話，怎能忍受？他怒吼一聲，退後幾步，立刻拔劍擺出戰鬥姿勢，猩猩王看在眼裏，更加光火，咆哮了幾聲，向馬洛波隆直衝過去。

馬洛波隆並非弱者，在銀幕上面出現，看來是勇士，那時他置身於生死的邊緣，知道一雙手低垂下來，必死無疑，索性搏殺，主意打定了，他一個箭步走的那堆火的前面，閃過猩猩王的襲擊，把闊邊劍插入那堆火裏面，挑起一些熊熊高燃的炭，向猩猩王揮去。

這一招十分高明，那頭猛獸被燒紅的炭撥在臉上，發生劇痛，立卽倒地打滾，在旁侍候的猩猩趕快援助他，馬洛波隆乘機拉了大頭六一把，大喝一聲：「走！」

一連串的龍虎鬥完全是出乎意外的，大頭六呆若木鷄，聽了這一聲呼喝，如夢方覺，趕快跟馬洛波隆衝向黑暗的一邊。

不過走了幾步，馬洛波隆殺得性起，說：「我一定要衝進猩猩的陣內救她，你趕快攀登峭壁，我們會找你一起逃生！」

他不理會大頭六有何反應，說完就走，轉了一個彎，他站在較高的一塊岩石上面，東望西望，看見一頭大猩猩緊緊的抱着她，她哀鳴不已，他奮不顧身的凌空飛躍下來，人到劍到，頻頻把劍鋒橫割大猩

猩的咽喉，閃電般殺了三頭大猩猩，而且奪取了「玩具」，他興奮到極點，難以形容。

在極度興奮之下，他把莎蓮娜刦走，攀登峭壁，大聲叫喊，希望大頭六聽到他的叫喊聲。

他把莎蓮娜半抱半拉的向高處攀登，直到他找着立脚的地方，然後從小革囊之內拿出一個小圓筒來，拉開了蓋，把它拋到空中，霎時間，低空有一連串的火花出現，跟着結成一個綠色的火球，停留在空中，久久不散。

莎蓮娜說：「波隆，這個火球眞美，它是否一種訊號召集軍警到來呢？」

馬洛波隆說道：「不錯，它確是訊號，但却不是召集軍警，所召集的只是直升機！」

最後一次決鬥死裏逃生

那時還沒有天曉，到處黑沉沉，更加反映出綠色火球的艷麗，照情形看，如果大猩猩沒有辦法攻上來，他倆大有希望逃生，兩人不由自主的擁吻，可是，想起了大頭六，馬洛波隆却又黯然。

他以爲大頭六必然死在猩猩王的手上，料不到他們二人靠着岩石休息之際，忽然聽到一些微聲，又再聽到較大的呼吸聲，馬洛波隆十分高興，說：「大頭六爬上來了，趕快帮忙他！」

馬洛波隆伸出一雙手，把大頭六扯上來，第一句就說：「大頭六，你喘息如牛，必然是驚險萬狀了，先回答我這一句，有沒有受傷呢？」

「沒有！」

「既然沒有受傷，休息一會再談！」

過了一會，大頭六講述他脫險的經過，當時他已經被猩猩王捉住，打算剝他的皮，僥倖空中出現火花和火球，他乘機用猩猩的語言傳達心裏想起的話，讓對方知道那個飛天勇士是魔術師，隨時凌空而去，得罪了魔術師，便有更大的災難發生，還是把他放走，讓他向魔術師求情的好！猩猩王很快就答應，但却提出一個條件，必須留下「玩具」，大頭六甚麼都答應，故此他能够爬上來。

馬洛波隆哈哈大笑，說：「大頭六，你眞是智勇雙全！」

天色剛剛發亮，聽到軋軋的飛機聲響，三個人都從半醒半睡的情況之下覺醒過來，馬洛波隆首先走到特別顯眼之處，大聲叫喊，還不斷的揮手，後來另外兩個人也是不斷的揮手揚聲，直到直升機的機師發覺爲止。

機師把直升機停留在低空，緩緩的降落，到了最準確的位置，拋下繩梯，馬洛波隆一手抓住它，設法使它穩定一點，說：「大頭六，你先爬上去！」

大頭六急於逃生，明知這樣做十分危險，他也照做，直升機的機師看見他已經抓緊繩梯，立刻升高一點，稍停，他完全進入機艙，那一架直升機再度降低，讓其餘的人攀登。

本來莎蓮娜應該先走一步，可惜她被囚禁多日，氣力全消，馬洛波隆只好改變主意，把她縛在繩梯最尾的一截，他然後攀登，這樣沒有甚麼不對，可惜猩猩王率領大批猩猩殺到，這傢伙帶頭衝過去，抓住繩梯使勁撕開，莎蓮娜就跌進他的懷抱裏，馬洛波隆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往下跳去，稍爲躊躇，直升機已經冉冉上升，很快就離開岩石五十多呎，他不敢跳下去，只好攀登機艙。

他懇求機師把直升機降落地面，機師說：「你自己看見的，整個地面崎嶇不平，直升機沒法降落，只能够停在空中，就算你有勇氣在低空跳下去，沒有跌死，結果仍是被大猩猩吃掉，倒不如回到剛果再想辦法吧。」

馬洛波隆孤掌難鳴，逼於依了他。

回到剛果首都，直升機降落中央警署的空地，機師把他和大頭六帶到機密室，很詳細的報告此事，因爲這一架直升機是由曼尼城高級警官沙蒙指揮的，剛果的警務處長金加諾立刻用長途電話跟沙蒙聯絡，叫沙蒙趕快到警署認人，於是整個事件擴大，猩猩不單是擄刦佳人，還霸佔了回敎寺院和宮殿，這一宗奇聞震撼了整個非洲。

此外，又因這一宗奇案證實了大猩猩的確有一部份進化到接近人類，非澈底查明眞僞不可，因此之故，馬洛波隆以及大頭六都變成很重要的新聞人物，剛果警探總監指定他們二人住在「賓館」，派人保護，連續幾天刋登他們二人的照片，很詳細的說明整個事件的發展。

有一天，地質學家歐達西博士到賓館拜訪他，向他道賀，馬洛波隆長嘆一聲，說：「失去了莎蓮娜，就算把一個國家送給我，叫我做國王，我也黯然無歡。」

眞是出乎意外，歐達西博士忽然很鄭重的說：「看來這件事要把他擴大了，你想救出莎蓮娜，只有一個辦法，趕快拍電報給羅馬生物系的主任葛倫博士，我也聯合署名發出這一份電報，叫他知會羅馬警方，派人協助，從速乘搭專機在剛果降落，再又聯結剛果的警探向殺人谷圍攻！」

馬洛波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眞是如此嚴重嗎？」

「是的，在你這方面看，只是担心莎蓮娜，但從另一方面看，那就相當嚴重，羅馬天主敎方面的重要人物，多次駁斥科學家，認爲人類不是由猿猴變成的，他們提出這件事實，作爲駁斥的理論根據，如果當年的猿猴可以變人，現時的大猩猩也可以變人了，因爲牠比較猿猴更加接近人類，故此敎會方面密切注意此事，科學家更加注意，尤其是葛倫博士，他一生研究大猩猩，曾經預言黑猩猩必有一天變人，故此他一定親自到剛果參加這一宗大搜捕的壯擧，希望捉幾頭已經進化的大猩猩回去，作爲證物，證實他的理論準確，此案涉及羅馬艷星被擄，羅馬警方有理由出動大批警探到剛果進攻猩猩的巢穴！」

馬洛波隆哈哈大笑，說：「歐達西博士，你眞是罕見的奇才！」

一週之後，羅馬警探五十人，另有葛倫博士，再又加上了電影圈的知名人士以及敎會裏面的人，合共七十多人，浩浩蕩蕩，乘搭專機飛抵剛果機場，會同當地軍警五百多人，帶備卡賓槍以及催淚彈，準備衝入殺人谷，向猩猩王挑戰。

馬洛波隆以及大頭六都是最重要的一份子，把殺人谷包圍之後，大頭六自告奮勇，帶了馬洛波隆一齊走入谷中，叫其他各人在谷口等候，三日後，踪影全無，然後衝進去厮殺。

事實上殺人谷裏面可以通到十萬大山，聚族而居的大猩猩，起碼有一萬頭過外，如果人獸之間發生混戰，死傷必多，故此他們二人打算向猩猩王談和，這個建議合乎人道的原則，當然被採納，可是，大頭六跟馬洛波隆抵達猩猩王的巢穴之後，道達來意，希望講和，還想帶走莎蓮娜，料不到猩猩王忽然提出一個要求，說：「我一直都佩服你們的勇士！在猩猩族裏面沒有一個同伴鬥得過我，我很想跟強敵交手，請你們的羅馬勇士跟我決鬥，他可以携帶任何一種武器，如果他能够打赢我，他就把那個玩具帶走，反之，他輸了給我，等於死在我的手上，到時你就離開猩猩的陣地，走出谷外，叫所有人走開，別再麻煩我們，辦得到嗎？」

大頭六把這些話轉達，馬洛波隆欣然說：「好的，此行我已經準備拚個你死我活，除了闊邊劍，還有盾牌，猩猩王赤手空拳，未必打赢我，不過，決鬥之前，我想見見莎蓮娜，最好她由你暫時看管，作爲勝負爭取的錦標。」

大頭六把他的話轉告，猩猩王也同意這樣做，於是兩人就在岩洞之前決鬥。

猩猩王叫做黑金剛，還有副手，叫做殺人王，黑金剛叫他監視大頭六，跟着放走莎蓮娜。

莎蓮娜仍是像一朶花那麼嬌艷，沒有被猩猩摧殘的跡象，馬洛波隆心上一喜，勇氣勃發，對她說：「我下了最大的決心跟猩猩王決鬥，無法逃避，不過，我有把握取勝的，你不必替我担心！」

說完，他擺出戰鬥姿勢，左手抓盾牌，右手握劍，向猩猩王衝過去。

他知道自己的實力有限，想殺猩猩王，殊不容易，除非他的長劍插入大猩猩的心臟或者橫劍割斷氣管，否則休想大猩猩喪命，故此他剛剛交手就向對方的要害進攻，想不到大猩猩的擧動十分靈活，多次閃開劍鋒，雙臂凌空而下，打算抓住他撕開，分爲兩截，僥倖他早已懂得這種戰術，不至於受傷，因此之故，兩人剛剛打個平手，末了，猩猩王突然轉身走入巨大的岩洞之內，他啣尾窮追，忽然眼前一黑，猩猩王失了踪，他轉身看看洞口，沒有絲毫光亮。

猩猩王把他誘入洞內，隨即搬動大石，塞住洞口，馬洛波隆逼於在黑暗中作戰，因爲他不熟悉地形，屈居下風，更不妙的是他看不見猩猩王，那就無法對準那一頭猛獸的要害出擊，形勢惡劣，幾乎是必死的了，他在洞內左閃右閃，猩猩王雙臂亂抓亂撥，一陣陣風聲，使他聽了心寒，氣力也逐漸低微，最後，他把心一橫，作出一個誘敵進攻乘機偷襲的決策。

他將鐵盾放在一塊比較突出的岩石上面，躲在右邊，把呼吸的聲響加緊，並且用口噴氣，好像他已筋疲力竭，氣喘如牛，直到他聽見鐵盾被大猩猩雙臂打碎的一瞬，然後發招，長劍在猩猩王的頸上拉過，他連發三劍，然後跳開。

黑暗中，傳來一陣咆哮聲，大石滾動聲，他知道猩猩王已經受了重傷，無法再戰，只是倒地打滾，不久就要喪命，遠遠的避開，直到一切聲響沉寂下來，然後搬開塞住洞口的石頭，昂然走出去。

猩猩王的副手殺人王，命令所有猩猩不准叫囂，宣佈舊王已死，他是新王，護送馬洛波隆以及大頭六莎蓮娜三人離開殺人谷。

莎蓮娜已經安然回來，包圍殺人谷的軍警遵守馬洛波隆的諾言，全部撤退，人獸大戰的流血慘劇，沒有爆發，馬洛波隆立刻變成超級英雄，他的老闆社羅夫留在非洲繼續拍片，因爲他救出了「天涯烽火」的女主角，對他深深的感謝。名女人歌仙妮，白忙一頓，空無所獲。

莎蓮娜當然是跟馬洛波隆心心相印的了，該片拍完，便即結婚，不必細表。

生物學家葛倫博士在事後向馬洛波隆查問當時情形，說：「眞是可惜，我始終沒法證實大猩猩是否有了顯著的進化。」

馬洛波隆笑了笑，說：「照我看，猩猩的確有了進化，他不但懂得用吼聲和手勢傳達意見，還學會了人類的詭計。」

「你怎樣知道？」

「我跟猩猩王黑金剛決鬥是由副手挑撥的，他建議這樣做，並不是盼望黑金剛殺我，而是盼望我殺了黑金剛，到時他就是新的猩猩王，無怪他很興奮的向我表示友情，親自護送我們出境。」

葛倫博士說：「猩猩王朝半人半獸，眞是不可思議！」

（完）

猩猩王朝彩圖說明之二

羅馬勇士「波隆」是片中的男主角，愛莎蓮娜極深，冒險闖入殺人谷，跟猩猩王「黑金剛」大決鬥，險些喪命，他拍電報向羅馬銀城求救，大批警探急赴剛果，向猩猩王朝羣猩挑戰。

三個半月的逃亡

刀戈・譯

炮聲驚醒了雜貨舖老板梅利，他連忙走出遊廊看看，見到了一支日本軍隊一邊開着火，一邊朝着他的平房走過來。

要換過一件衣服的時間也沒有了，梅利縱身一跳，越過了遊廊，便朝着大路走去。幸好碰到了一架澳洲軍車，它正在全速開行着，準備衝破日軍的封鎖綫。

它稍事緩慢一下，好讓梅利跳上那仍舊走動着的車斗，然後才風馳電掣的駛向一個還沒被敵人佔領的機場。

時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三時三十分，日軍開始進犯澳屬新畿內亞和附近一帶的島嶼了。打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島上那一小撮歐籍的新愛爾蘭人即準備疏散，離開該島。這是俾斯麥羣島中最大的一個島，部份是澳洲殖民地。

來到機場，梅利和幾名士兵，以及另外一個平民，準備橫過該島逃到西部的考德營去。但是，這樣的要到考德營，途中就要經過一處鱷魚橫行的沼澤，他們又不能使用來福鎗，否則鎗聲便會驚動敵人，展開搜索，爲了減少這種危機，除非個個像梅利那般，便衣跣足。經過了兩天的艱苦旅程，終於抵達了目的地，梅利這才有機會換過新的衣服，同時被擧爲該羣人中的領袖。他認爲長期躭在考德營也是非常危險的，除非獲得一架貨車，駛向島南，後來他們果然找到一架貨車，把它僞裝起來，駛到森林的邊緣，等候日軍的護送隊的經過。

終於找到機會

日軍的護送隊通常都是兩架電單車開路，兩部房車走在中間，另兩部軍車殿後的，梅利等到那車隊離開了約莫八十公尺之後，他才駕着他的僞裝貨車跟上去，彷彿跟它們是同一隊伍的，沿途倒也相安無事，到了車隊駛入一塊林中空地時，梅利雖然不知道他們悶葫蘆裏賣什麼藥，但仍舊跟着駛進去，不料其他日軍見到他的車子，竟然擧手爲禮，又响起號角致敬，梅利照樣响起號角，作爲回報，然後掉頭返回考德營，此行查得日軍正要在海岸綫上佈防，梅利認爲事不宜遲，必須改變行程，溜返該島東部，逃往新畿內亞，但他們找得的船，容納不下全隊人馬，結果，只好個人划到八十公里外的坦加島，向一位中國人換得一艘大船，再回到考德營，然後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晚上出發，一行十九衆，幸而沿途都沒有遇到敵機和敵艦，最後終於抵達新畿內亞的巴布亞，然後再換船到摩爾貝港，看來他們的歷程很簡單，但卻嘗盡艱苦，這麼一逃，便逃了三個半月哩。



說明：

（上）走出遊廊一看，原來日軍已殺到。

（下）沿途都是鱷魚橫行的沼澤地帶。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